

我先把这枚党徽交出来，  
交给组织，交给大家，  
交给全省的几百万党员，

LIANG  
XIN  
ZUO  
ZHENG

# 良心作证

我的胸前已经不配  
戴着它了——泰隆公司  
案我有重大责任，  
也许，我作为一个副省长，  
一个有三十五年党龄的  
党的高级干部，  
我已经触犯了党纪国法，  
已经构成了犯罪，  
已经成了党的败类。

莫言 阎连科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LIANG  
XIN  
ZUO  
ZHENG

# 良心作证

莫言 阎连科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莫言 阎连科 20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心作证/莫言, 阎连科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313-2474-1

I. 良… II. ①莫… ②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9226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北宁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12.875 插页: 2
字数: 290 千字	印数: 1—80 000 册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责任校对: 潘晓春 朱立鸿
封面设计: 李 云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一	新娘从婚礼上逃走	1
二	下海第一天	9
三	危险的路程	16
四	身陷囹圄	35
五	挽救自己的一步棋	55
六	来而不往非礼也	72
七	一波三折	95
八	沉着出击	112
九	化险为夷	139
十	险象环生	156

十 一	检察院的内部风波·····	174
十 二	事务所里的风波·····	196
十 三	上市繁华背后的阴影·····	218
十 四	奇怪的病因·····	238
十 五	日本来的追求者·····	258
十 六	一根导火线被瞬间引爆·····	283
十 七	城门失火·····	300
十 八	峰回路转·····	320
十 九	时间长河里的暗礁·····	340
二 十	柳暗花明·····	358
二十一	踏破铁鞋·····	375
二十二	平淡处见真情·····	390

## 一 新娘从婚礼上逃走

在市委家属楼三层的一个大厅里，正进行着一场热闹的婚礼。阵阵喧闹声不时地从窗户里传出来，像一朵朵绚烂的焰火在空气里炸开。很多马路上的行人忍不住驻足倾听观望。大厅里面，周建设眼角眉梢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不停地应付着前来道喜的各色宾客。他的眼睛时不时地向露台上的肖眉望去。只要肖眉在他的视线里，一种心醉神迷的满足感就会从他的心里涌出来。只有他自己知道，能得到肖眉他付出了多么漫长持久的努力。想到这里他长舒了一口气。此时身材高挑、气质优雅的肖眉身穿一袭大红镂空礼服，若有所思地站在露台栏杆前，遥望着远处的山峦。婚服后面的亮片如数不清的眼睛回望着大厅里喧闹嬉笑的宾客。门口一阵寒暄过后，周建设从喧闹的人群中走过来，把手搭在肖眉的肩上，动情地望着她说：“肖眉，你爸爸来了，客人也都到齐了，进去吧。”

肖眉从沉思里转过头，看着眼前这个头上留有花纸屑的男人。身穿一身崭新西服、背衬着新房华丽装修的周建设，在肖

眉的眼睛里突然显得非常陌生。肖眉面无表情地随着周建设来到大厅。肖眉的父亲、市检察院检察长肖凤山微笑着坐在长沙发上，组织部长于兆粮作为贵宾也坐在一旁。刘秘书长正张罗新人给长辈行礼。

于兆粮笑着对周建设说：“别光蔫不唧地傻笑了，小周，今天你对老肖同志的称呼，也得改改了吧？”周围的宾客一片响应，年轻人在后面起着哄，气氛非常热闹。这时周建设在大家的起哄中，窘得脖子都红了，嗫嚅了半天也没叫出口。看着他尴尬的样子，一直微笑的肖凤山急忙制止：“不急不急，等真正成了一家人，再叫不迟嘛。”

大家哄笑欢闹起来。

龚钢铁知道肖眉今天结婚的消息，他昨天一夜没睡。此时他站在楼下，失魂落魄地听着窗户里不时传出来的喧闹声。那声音一阵高过一阵，如一排排锋利的钢针轮番扎在他的心上。他的脸被痛苦扭曲了。面对今天的结局，他无论如何也受不了。尽管他从来没有告诉过肖眉，他默默地爱了肖眉很多年。龚钢铁固执地以为有些事不一定要说出来。当听到三楼的大厅里传出来让新娘子唱一支歌的起哄声时，他的神经再也受不了了。像得到一种神力的帮助，龚钢铁晃晃悠悠地走上楼梯，推开了三楼大厅的门。

眼睛通红、憔悴不堪的龚钢铁就这样出现在大家眼前。刚才还在微笑着他的母亲于兆粮，看见自己的儿子这个样子，怔住了。她站了起来，想说什么，被坐在身旁的肖凤山用手势制止了。

像被施以某种魔法，钢铁穿过房间里所有静默的目光，脚

步沉重地径直来到身着红礼服、显得异常庄重美丽的肖眉面前。他目光定定地望了肖眉一会儿之后，沙哑着嗓音说到：

“肖眉……”他停顿了一下，像在积蓄着一种力量，“你可以嫁给周建设，但我必须在你和建设进洞房之前告诉你，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深地爱着你……”他的嗓音低沉沧桑，但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

房间这时安静极了，像给钢铁沙哑的嗓音伴奏一样，不时传来周建设牙齿“咯咯”的撞击声，他由刚才的面红耳赤，现在已经变得脸色铁青。他看了一眼与龚钢铁四目相对、满面绯红的肖眉，走上前来，站在肖眉的旁边，声音颤抖地说道：“钢铁，你这时候到我们的婚礼上说这些，不觉得晚了吗？”

龚钢铁的目光转到一旁的建设身上，这时房间里所有人的眼光都在看着他们。“建设，算我对不起你，可我必须赶在你们婚礼没有结束以前，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肖眉的爱情选择留一次机会。我不能让肖眉在你我之间没有明确选择时就含含糊糊嫁给你。我赶过来就是要明确无误地告诉她——我爱她。她可以选择。她可以爱你，但我就是要说——我爱她！”

肖眉在龚钢铁的表白中不知不觉的已经泪流满面。

似乎是为了得到某种援助，周建设看了一眼在宾客中发呆的于兆粮，接着冷冷地说着：“老同学，——我没想到你有胆量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没有想到，你不光正直，还这么卑鄙、无耻！”

“也许我今天的行为确实越轨，可这是我对肖眉一片真情。卑鄙也好，无耻也罢，我坚信，只要是真情，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可以大胆表白。”钢铁不卑不亢地说。

龚钢铁的身体转向大厅，面对那些发愣的人，他的声音平静下来：“也许我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种场合，可我知道

这是我的最后机会，大家可以讥笑我，挖苦我，可我也请大家原谅我，相信我——我爱肖眉，我至死都爱着肖眉！”

钢铁说完这些向大家鞠了一个躬，回头看一眼还愣在那里、如在梦中一样的肖眉，转身走出大门。大家还没回过神来，大厅里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被钢铁的真挚感情和那一番掷地有声的话感动了。宾客们面面相觑，交头接耳。

在这个过程中，龚钢铁的母亲于兆粮，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几次想开口说话，都像被噎住了一样，伸伸脖子又缩回去，显得十分尴尬。

肖眉泪流满面，她挣脱了想抓住她肩膀的周建设，手提婚礼服裙裾，下楼向钢铁消失的方向追去……

对于肖眉而言，很久以来，钢铁和建设就像一个钢镚儿的两面，不可或缺，但也不能兼得。他们的友谊是从初中就开始的。钢铁憨厚，喜欢较真，也比较浪漫。看过电影《追捕》以后，他竟然放弃了党校即将毕业的机会，转到法律函授班，决心将来做一个合格的检察长。而周建设一直充当着肖眉的保护神。他对生活总是充满热情和自信。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市委做秘书工作。这世上总有那么一类人，是生活和命运的主宰者，他无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在北京上大学时，肖眉的心里一半装着龚钢铁，另一半是周建设。她的天平总是摇摆不定。似乎是为了让自己找到最终的答案，她回到了这个城市。从小就梦想着成为一个作家的肖眉，曾找过钢铁，想让他母亲给省文联主席打个电话，帮她调到《文学天地》去做一名小说编辑。可是钢铁觉得这种靠关系的行为不好，不肯这样做。而到了周建设那里，为了把肖眉安排进杂志社，有一阵子周建设马不停蹄地找秘书长、找文联

主席、找宣传部长，就差给人家跪下了……肖眉终于进了《文学天地》杂志社。肖眉在这样的情况下答应了周建设的求婚。但是肖眉的心里对龚钢铁的信任一直没有改变过。

今天婚礼上发生的这场风波，钢铁对她那番灼热的表白，像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肖眉的心，她原来的那一点疑惑突然变得那么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简单的了——她爱的是龚钢铁。

男人的较量常常是没有硝烟的战斗。眼看着肖眉像被催眠似的朝龚钢铁走远的方向追去。周建设知道，在那一刻，他输给了龚钢铁。这种伴随着耻辱的失败使自我感觉一向良好的他内心痛苦不堪。他的心好像正被绞肉机翻搅一样。他呆在那里，一个早已淡忘的情景像雪花一样飘到他的脑海里：七岁时一个冬天的傍晚，他又冷又饿，为了早点回家，就在煤堆附近拣了几块好煤，被看煤人在屁股上狠狠地踢了几脚。瘦弱不堪的他握紧拳头，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一定要报仇雪恨。他想，等自己长大了，就没人敢再欺负他。

可是现在，却有人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当着包括市委领导在内的众多宾客，干了比踢他的屁股还过分的事。龚钢铁刚才那番表演，简直是当众扇了他一记耳光，不，这比打耳光更耻辱。出身贫寒的周建设曾经以为，凭着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他可以和高干家庭出身的龚钢铁、肖眉平起平坐了。可是刚才龚钢铁离开的时候，肖眉不顾一切地追了出去。周建设忽然感到，自己还是那个出身贫贱的捡煤球的孩子，还是那个可以被人随便乱踢的无助的孩子。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这个从少年时就建立起友谊的朋友，从婚礼上一露面，就已经成为他精神上最大的敌人。

肖眉走了，周建设呆在原地，他感到自己像一个正在被风化的泥人一样，在宾客面前一片一片地剥落着。他眼前的世界变得有些模糊不清。参加婚礼的人们脸上带着一种很难说清楚的表情陆续开始走了。龚钢铁的母亲走到了他眼前，看着像被冻住了一样的周建设，想说什么，又摇摇头走开了。没多久，偌大的厅堂只剩下他自己。太阳透过窗玻璃照在周建设的身上，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解冻了，机器人一样慢慢走到窗前，看着高楼下面车水马龙的街道。想到自己很多年对肖眉的追求瞬间付之东流，他真有一种从窗户上跳下去的冲动。他知道如果那样做就解脱了。他的脑海里出现了自己血肉模糊的样子，不禁厌恶地皱了皱眉头。周建设从地上拾起一个烟头，点着放在嘴上。他知道自己的情感已经在一瞬间追着肖眉的背影而去，只剩下一个虚弱的空壳留在这里，从此以后将再无真情可言。

命运的黑手要想作弄什么人的话，不到一定的时候是不会松手的。当那种让人绝望的时刻来临了，就意味着此人另一种命运的开始。

不幸的事接踵而至。在市委秘书长的评选中，本来胜券在握的周建设，却被省委汪副书记的内侄高要天代替了。一想到那个颐指气使的家伙将要来领导自己，周建设就浑身直打冷战。

输给高要天的那个下午，周建设很早就离开了市委大楼，面无表情地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飞奔，帽子被大风吹掉了也不去捡。他在城里绕了大半圈，终于来到位于城市西边的一个大杂院。这么破败的大杂院在这个日渐繁华的城市已经不多见了，只有西北角还有几片，但也正一天天被高楼大厦吞噬。

周建设从小就生活在这里。他曾经多么痛恨这个地方，而现在，这里的一切在他的眼里又变得亲切起来。他又一次意识

到了他跟龚钢铁、肖眉的不同，这个地方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太多的印记。

夕阳西下，院子外面的污水沟周围，城里还看不到的苍蝇已经在这里嗡嗡地飞起来了。一只苍蝇舞动着半透明的翅膀，飞到周建设的面前，老熟人一样亲热地在他面前飞来绕去。水沟边上遍布着蔬菜叶子；一只死老鼠躺在污水沟里，眼睛半睁半闭着；东一堆西一堆的是小孩子的粪便，它们和狗的粪便有所不同。小孩的粪便上面带着一个圆锥形的尖，有一种旋转的动感。而狗的就没有这样好看了。周建设仔细地看这些，他感到生活中的丑陋要比耻辱更容易接近一些。

这时正是下班时间，住在这里的人们手中提着顺路买回的蔬菜，陆续地回来了，刚才还很安静的院子慢慢热闹起来。周建设穿过那些忙碌的男女老少，走到角落里的一间小屋前。他熟练地从一个砖缝里面拿出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昏暗破旧的小屋，迎面扑来的霉味说明它很久没人住过了。周建设站在门口，慢慢地适应着房间里的昏暗。角落里一只干瘪的蜘蛛正躺在蛛网上闭目养神，周建设的闯入让它大为惊慌，它来不及观察这宁静黑暗的天地到底发生了什么巨变，就飞快地顺着房梁躲了起来。屋里的供桌上摆着周建设父亲的遗像，此时夕阳的余光正照在遗像上，父亲的眼睛像活着时一样有神，定定地望着周建设。父亲的遗像旁边是他母亲的遗像，他们都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嘴角挂着忧虑的微笑。

周建设在遗像前的香炉里插上香，慢慢地鞠了三个躬。他拿起蒙灰的相框，用衣袖擦了擦，然后就在地上的一个蒲团上坐下来，眼睛直直地望着他们，直到夜色降临。

他一个人蜷缩在小屋里想了很多。在这个漫长的夜晚，无

数过去的日子混杂着肖眉从小到大的笑脸在他的眼前浮现。在不知不觉中，他皱着眉头睡着了。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纸爬上了周建设的脸，他醒了。一种久违的宁静和温暖，像母亲的手一样，在他的脸上慢慢游走。周建设觉得那是冥冥中的父母对他的庇佑，他的精神如一个新生的婴孩，重又获得了轻松和舒适。

思考了一夜，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早晨，市委组织部部长于兆粮满腹心事地走进市委大院。这些日子，周建设的事在她心头挥之不去，儿子在周建设婚礼上搞的闹剧，使得周建设和肖眉离了婚。她一直对他心怀愧疚，很想在市委秘书长的评选中对他有所帮助，其实不用她帮忙，只要按原则办事就行了，因为论实际能力，周建设本来是众望所归。没想到半道上杀出个高要天，于兆粮到底没能顶住上面的压力，只好再一次对周建设心怀愧疚了。想到这里，她不禁叹一口气。

经过办公楼前的宣传栏时，她的目光被围观的人群吸引住了。现在正是上班的高峰期，大大小小的干部正围在宣传栏前看一张大红的海报，她一路上跟人打着招呼，也走了过去。原来，宣传栏上贴出了一张辞职海报。大红纸上写着：

“为了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我——周建设，从即日起辞掉机关工作，不领取国家分文工资，自愿到商海之中，行独木舟，搏击大海。”最后还有两句诗，“天下黄土到处是，何处黄土不绿树——辞职人：周建设。”

听着人们的议论，于部长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迎面碰上周建设提着东西大步走来。周建设的脸上一扫近日的阴霾之气，他恭敬地向于部长点点头，大踏步走了。

## 二 下海第一天

和周建设离婚那天，肖眉的心情也好不到哪儿去，她觉得脖子上被套上了一个看不见的枷锁——那是周建设给她套上的负疚的枷锁。她知道，以后不论走到哪里，她都将带着它。这使肖眉感觉到一种很沉重的压力。从街道办事处出来，肖眉皱着眉头，快步向前走去。她抬起头来，春天的阳光使她头昏眼花，她仿佛看到了无数的七彩光晕。她赶紧低下头，她在迷惘中突然看到，在不远处的梧桐树下，龚钢铁正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她。肖眉的心里稍微感到一些安慰。她转过头去，见周建设已经转到另外一条岔道上不见了。肖眉在耀眼的阳光下，如一个找不到方向的落水者看见了岸，她快步向龚钢铁走过去。她想知道，自己的生活来了一个急转弯之后，是否真的就那么正确？她所能得到的幸福，是否可以抵消负罪的枷锁带来的沉重？从小就梦想成为一个作家的肖眉慢慢发现，激情和浪漫很快就会过去，而内心的不安却长久地停留在她的生活中。

肖眉所在的《文学天地》杂志社位于城市西郊柳荫桥畔。

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肖眉匆匆走来。一抬头，发现周建设正坐在门前的大石狮子旁看着她。很显然他已经在这等了很久了。看着周建设在阳光中显得憔悴的脸，肖眉的负疚感又像一个小兽一样抬起头来，她无法正视那张脸，只好低头看着地面。

周建设眯起眼睛看了看表，对走过来的肖眉说：“搞文学就是好，可以十点钟才上班。”肖眉怔住了。她调到杂志社来，是周建设当秘书的时候费了很大周折才办成的。肖眉知道，只要她想要的，周建设总会想尽办法帮她弄到手。为了她，周建设可以牺牲一切，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在肖眉的记忆里，他总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几天不见，他看上去似乎老了许多。

“去对面的茶座坐一会儿吧。”周建设看着肖眉的眼睛说，然后就自己先往茶社走去。看着他的背影，肖眉犹豫了一下，跟了上来。

中式布局的茶社，透着古朴和清爽，外面的房檐下面有几个红灯笼在微风中飘动。走进室内，空无一人的茶室里很随意地摆放着一些原木桌椅。房间里很安静，只有外面的竹叶在风中发出刷刷的声音。周建设和肖眉在窗口的桌子前相对坐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无话。

周建设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他向窗外望去。窗前的一只翠绿的鸚鵡正在笼子里望着他，微歪着头，很善解人意的样子。

肖眉已经听婆婆于兆粮说过周建设辞职的事。她忧虑地看着茶杯里冒出的热气问道：“建设，听说你打算经商，卖什么呢？”

周建设转过头来，苦笑一下，看着肖眉握在茶杯上的手指，说：“投机倒把，倒买倒卖，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吧。”

说着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着，猛吸一口。二人重又陷入沉默。肖眉把桌前的茶杯移到一旁，两只白皙修长的手交叉着放到桌上，她看着周建设的眼睛，低声说道：“建设，我对不起你……”

听到这话，周建设有些吃惊似的抬起头，看了一眼肖眉，然后低下头，用双手捂住脸。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眼圈通红。他伸出手在茶桌上试着去握肖眉的手，最后把她纤秀的小手握在手里。

“肖眉，现在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回来吧……”他声音沙哑地说。

肖眉的手被周建设握住的时候，时间仿佛突然凝固住了。一瞬间，肖眉觉得自己仿佛在狂风中飘摇，她的身体飘飘忽忽地投进了周建设的怀里。她的心里有个声音大喊着，要她回来，而肉体仍然我行我素。她有些精神恍惚了。片刻以后，肖眉开始慢慢抽回自己的手。她看着周建设的眼睛，低声说：“建设，来不及了，我已经没有选择的资格了。”

周建设沉默着思考一会儿，接下来有些无望地望着肖眉说：“你有，对我来说你任何时候都有权选择……”

“可我爱钢铁……”肖眉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决。

周建设无话可说，只能红着眼睛盯着肖眉，好像在辨别那句话的真伪。最后，他拿定了主意似的站起身来，有些步履摇晃地独自走出茶馆。偌大茶社，只有肖眉孤零零地坐着……

正午的阳光照在周建设身上。他顺着街道毫无目标地走着。一个除眼球以外浑身黝黑一片的拉煤工人，蹬着三轮车从他的后面飞快地过来，车上坐着他那满身煤黑的老婆，三轮车在周建设前方拐了个弯不见了，风中送来两个人的笑声。

周建设突然有种想奔跑的冲动，他想追上去问一问那个拉煤的人，为什么他们的生活那样快乐？周建设在三轮车的后面疯狂地跑了起来，因为跑得太急，他觉得胸口闷得想吐，开始大口喘起气来。

他看见路边有一个生意很好的小吃店，人来人往的很热闹。周建设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于是也随着人流走了进去。小店里陈设非常简单，吃饭的都是一些干力气活和做小买卖的人，也有一些收入不高的在附近工作的职员。胖胖的外地老板娘见周建设像个人物，慌忙为他收拾桌子，结果摔碎了一个盘子。周建设对她宽厚地笑了笑。他要了一碗面条，学着旁人的吃法，把辣椒酱舀到碗里，用筷子搅均匀。他先闻闻冒着热气的红彤彤的面条，接着用筷子高高地挑起，痛快淋漓地吃了起来，一直吃得满头大汗。隐身在这样一群人中间大吃面条，他感觉到了一种很久没有体验过的放松。

他惬意地抬起眼睛，撕下桌上的一截卫生纸擦头上的汗，他惊讶地发现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正关切地望着他。他不由得大叫一声：“文娟！”

那个叫文娟的女孩红着脸走了过来，在周建设对面坐下，有些不解地看着周建设，周建设向她摆摆手。文娟告诉他，她在附近的一家宾馆上班，每天要路过这里。

他们原来是在一个大杂院长大的。周建设比她大几岁。那时龚钢铁和肖眉一来招呼他，都是文娟跑进来报告的。他们三个人一起走出院子时，周建设回过头来总能看见文娟背靠着大门，羡慕地看着他们。自从文娟家搬走后，周建设再也没见到过她。

看着已经长成大姑娘的文娟，周建设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他想起了什么似的，关切地问：“你妈和文清现在在哪？”

文娟说妹妹在读高中，就要考大学了。母亲在家里呢。周建设欣慰地点着头。文娟还问到肖眉姐和龚大哥的事情，周建设告诉她，他们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文娟的脸色黯淡下来，她知道周建设喜欢肖眉，这个善良的女孩有些替周建设难过。周建设心中一动，忍不住轻轻拍了拍她的手。临走时两人互相留了电话。

见到文娟，周建设的心情好了起来。看看时间已过了两点，周建设快步走进市区僻静处一个挂鹰鹏公司牌子的院子。院落里有一栋旧式的二层建筑。周建设穿过院子，来到走廊上。

“你找谁？”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突然从一个房间里伸出头来问。

周建设微笑着说明来意，把自己的简历交到小伙子手里，并且很客气地问他贵姓。

“我姓马，马光明。老葵在楼上，去吧。”马光明说完回屋坐下。

周建设看了看楼上说：“能不能麻烦你带我去？”

马光明看一眼周建设说：“你跟我来。”说完迈开大步就走。

周建设跟着他来到楼上一间办公室。老板老葵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粗壮汉子，留着连鬓络腮胡，头顶像半个青壳鸭蛋。他们进去的时候，他正把两条毛茸茸的腿跷在桌上看连环画。马光明小声向他报告以后，把周建设的简历递了过去。老葵拿眼角扫了一下周建设，接过了简历。看完后扔在桌上，顺手又抄起一本小人书继续翻了起来。

态度傲慢的老葵此时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谦恭的

青年，日后将会跟他展开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接纳了他，从此就在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他的命运将由此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不过在在他眼里，周建设只是一个落难秀才，一条可以随时听他使唤的狗。

一旁站着几个马仔争着看扔在桌上的简历。其中有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女孩特别引人注目，她在那堆人里鲜艳得像一朵怒放的花。周建设很快就了解到：那个长相粗野，左眼边有一块伤疤的叫老四；身材瘦小，样子机灵的叫阿昆；那朵鲜花叫钟小丽。

老葵眼睛盯着小人书，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周建设，对一直站在身边的老四点点头。于是老四拍拍周建设的肩膀，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房间。老四说，他来得正好，公司正是用人的时候。但是他话锋一转，眼睛有些狠毒地盯着周建设，说在这里做事，就要懂这里的规矩，不能泄露公司的秘密。他暗示说，前段时间有个家伙因为泄露公司的秘密下场很悲惨。周建设在老四说的过程中，不停地点头答应着。

周建设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今天是他下海的第一天，新生活并没有让他感到兴奋，他只是觉得疲惫，浑身的精力像是被什么抽空了一样。他拿出钥匙开门时捅了好几下才对准钥匙孔。他感到背后有人在看他，回头一看，龚钢铁正微笑着站在门外不远处的路灯下面。

周建设觉得自己的心往上蹿了一下，堵住了嗓子。他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胸膛里的愤怒翻腾着直往上涌。他感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

“能出去走走吗？”龚钢铁一只脚踏在台阶上问道。路灯很暗，看不清龚钢铁的脸，只有他的双眼在黑暗里闪亮。

“都到门口了，不如进去坐坐。”周建设声音微弱地说着，

接着推开了房门。不远处的树叶在夜风中发出沙沙的响声。

龚钢铁轻声说：“我明天举行婚礼，来把肖眉从你这里带走的嫁衣还给你。”

周建设觉得热血一下子涌到脸上，他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他甚至听到了自己牙齿碰撞的声音。于是他使劲咬着嘴唇，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打开房门说：“进来吧。”

龚钢铁走进来，顺手把门关上。房间里依然保持着婚礼时的模样，尤其是周建设和肖眉的结婚照还异常醒目地挂在墙上。周建设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没顾上收拾，乱得很，你随便坐。”

龚钢铁没有坐下，他从包里取出那件醒目的红婚纱，放在周建设面前的桌上。周建设看了一眼红婚纱，又一次感到热血上涌。他把婚纱推到一边。他的脸在鲜红的婚纱映衬下，白得发青。一直看着他的龚钢铁平静地说：“动手吧，建设。”周建设没有动，也不说话。时间在寂静中一秒一秒地过去。

“我来不是给你赔礼道歉，也不想请你原谅，打、骂，今天都由你，你还可以让别人进来帮忙。”龚钢铁一字一句地说。

周建设一声不响地望着他。

龚钢铁接着说：“现在你不动手，以后就没机会了。”

“你走吧。”周建设的声音不像出自血肉之躯，似乎来自某个飘渺的世界。

龚钢铁走到门口，又转身回来，从兜里取出一沓钱放在婚纱旁，说：“建设，这是两千块钱，也许你做生意能用得上。”说完开门走了。周建设呆望着那沓钱，突然转身扑在那堆红色的婚纱上，发出了狼一样的哀嚎。

### 三 危险的路程

大海在夜幕下和天空连成一片，不见尽头。随着夜色渐渐深沉，海风逐渐大了起来。破布条似的海带被一浪一浪的海水推上粗粝的礁石，它们挣扎着想回到海里，却被下一个更大的浪头猛推一下，搁浅在更远的沙滩上。

货运码头上，有一条靠在码头上的小船正在海水里飘来荡去。瘦高的船主站在浅水里，稳住小船，小心地将油布拉开。几支手电亮了，照着满船的外国香烟。

“卸货！动作要快！”刀疤脸老四对鹰鹏公司的伙计们说。

周建设、马光明、阿昆等一群伙计慌乱地把一箱箱外烟往岸上搬。瘦弱的马光明在踏板上一脚踩空，把一箱烟摔到了岸上，金色的外烟散了一地，他自己险些跌进水里，被周建设一把拉住。正和船主结账的老四回头一看，大骂道：“妈的废物！就知道吃！还不快收起来！”

浑身是泥的马光明从地上爬起来，看看老四，眼睛里似乎有火花在黑暗中一闪。周建设拍拍马光明的肩膀，一起到老四

脚下把地上的烟重新装进箱内。老四和船主说着话，两个烟头一明一灭。船主的声音明显带着不满：“这次就算了，以后再这么低，就没法和你们做了。”

老四冷笑了一声，说：“这话可就见外了，不和我们做你还能和谁做？谁不知道葵哥是这个码头的老大。”

船主在嘟囔：“都在外面混，互相关照点嘛，只要码头通畅，下面可不光是烟了……”

在地上拾烟的周建设仔细地听着。老四回过头来警惕地瞥了他一眼，接着和船主搭肩走到更远的黑暗里。

小船上的烟全部搬上卡车后。老四吆喝大家上车，卡车已经发动了。周建设刚爬上卡车护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喊道：“等一下，我的钥匙掉船上了。”然后就往小码头上跑去。

老四回头看了一眼，恨恨地在后面骂道：“懒驴上磨屎尿多，快点！”

周建设走进船舱里的时候，船主和两个伙计正点着一根小蜡烛喝酒。瘦高个船主听到动静，猛一抬头，厉声问周建设：“你是谁？”

周建设打量一下另外两个人，挺了挺腰板，从容地回答说：“想和你做生意的人。”

船主看了看周建设，拿起酒壶喝一口酒，满脸不屑地问：“就你？”

“不是我，是我老板。大老板。”

船主问：“老葵？”

“比他更大。”周建设淡淡地说，“出价也比他高，有心的话改天见个面。”

船主犹豫了一下，说了一个电话号码。

周建设一路小跑着回来了，老四鹰一样的眼睛狠狠地盯着

周建设。周建设在他的注视下坦然地蹬上卡车。

装满香烟的卡车熄了灯行驶在密林旁的公路上。世界仿佛被黑暗淹没了。车厢里的人好像被闷在一口不见天日的大黑锅里，睁大了眼睛也看不见一点亮光。此时夜风很冷，公路旁边的树丛传出呼啸的风声。

突然前方的路口响起刺耳的警笛，并排堵在路上的几辆警车突然车灯齐开。雪亮的光柱中出现了几十名武警，大喊着冲向卡车。卡车上的人们四散逃窜。老四飞快地窜进树林，阿昆紧随其后。等到周建设和马光明反应过来，跳出车厢，几十名武警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警车的灯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睛。

他们被连夜带回市公安局接受审问。

周建设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公安局刑警队分队长张中林和一个刑警已经坐在审讯台前。周建设在他们对面的长凳上坐下。

张中林例行公事地问过名字和住址，接着问道：“你参与走私活动多长时间了？”周建设好像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惊讶地看了他们一眼，一脸无辜地说：“我从来没参与过走私活动！”

张中林“啪”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胡说！没参与那你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

“这我还要问你呢。我是市委秘书处的辞职干部，做买卖缺钱，别人就介绍我去码头卸货，一晚上能给五十，今天是我头回去，没想到在路上就碰到你们，我还以为遇上打劫了呢。”周建设看着神情严厉的张中林，不温不火地说。

“你想狡辩？你要是真在市委干过，不会不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吧？”张中林眯缝着眼睛，把脑袋往前伸了伸，盯着周建设的眼睛。周建设说道：“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打电话

给检察院的龚钢铁，他了解我，能证明我的清白。”

张中林狐疑地自语道：“检察院的龚钢铁？于部长的儿子？”

周建设转过脸没有回答。

第二天天刚亮，关押室的铁窗被打开了。一个警察喊周建设出来。周建设起身来到院子里，看见马光明和一堆人挤在墙角里互相取暖，正可怜巴巴地望着他。见他出来，马光明赶紧走过来低声说道：“周哥，你要出去了，别忘了救我啊。”周建设冲他点点头，走出监号。

周建设走进看守所会见室的大门，不禁微微一怔。龚钢铁和肖眉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焦虑的神情放松下来。办完了各项手续，三个人一起走出看守所外面的大铁门。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宽阔起来。周建设抬头望天，远处的太阳在树梢背后如一枚悬挂的红蛋。他往旁边看看，见肖眉低着头走路，用脚踢着一块小石子。龚钢铁若有所思地看着前方，皱着眉头。不远处有一个挂着招牌的小饭馆，龚钢铁带头径直走了进去。

饭店很小，只有四张桌子。正对门的墙壁上糊着一张迎客松印刷画。饭菜上来了，周建设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确实饿了。龚钢铁和肖眉相互交流了一下目光，肖眉一声不吭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眼睛一直看着窗外的龚钢铁转过头来，对闷头吃饭的周建设说道：“建设，你和我说实话，这事真和你没关系吗？”

周建设一脸无辜地放下饭碗，眼光拉直了，不认识似的看着龚钢铁说：“钢铁，你可以不信任我，但你总不能不信任公安局刑警队，不信任民警吧。要是我真像你想的那样是走私分子，那你今天怎么能把我接出来？你真以为人家冲你是检察院的就给我开了后门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公司背景很复杂，我担心你和他们搅和得太深早晚要吃亏。”钢铁又把眼睛转向窗外，避开周建设的眼光。

周建设微微一笑，眼睛转过来盯着饭馆墙壁上的迎客松，他习惯性地摸摸口袋，这才想起昨天晚上烟被看守所的人没收了。他坦然地对一脸严肃的龚钢铁说：“钢铁，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不会堕落的。我离职是为了活得更好，不是为放纵自己，更不是要让自己堕落。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到码头卖苦力，就为一晚上挣那五十块钱，没办法，我也得吃饭啊。你们能管得起这一顿，可管不了我一辈子。我和你们不一样，我要想活得有人样，只能靠自己的这双手。”

听见周建设这样说，肖眉眼里闪动着泪花，她想到了周建设的身世。肖眉说：“建设，你别说了。你的苦衷我们理解。”

周建设放下饭碗，叹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苦对我来说真不算什么，我毕竟是捡煤核长大的。”说完将啤酒一饮而尽。他站起来说：“不陪你们了，我还得去干活呢。”周建设走到门口，回头看看站着没动的钢铁和肖眉。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对了，和我一起进去的马光明，情况和我差不多，也是不知情的。钢铁，帮忙帮到底，你再和刑警队解释解释吧。”

几天以后，在城市西北角存放着周建设父母遗像的大杂院，开始热闹起来。阳光下显得越发的肮脏狭小的街上，不断有男女老少急匆匆地往周建设家的院子赶来。周建设站在院里，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头上冒着汗，他的周围站着大杂院里的男男女女。

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工人，站在人群中发话了，周围乱哄哄

的人群安静下来。老工人问道：“建设，你真的能搞到电视机？”周建设把目光转向老工人，坦诚地说：“赵伯，我和大伙是多年的邻居才来操这份心，大伙如果不信，可以不交这份钱。”

一个下颏刚长几根嫩黄胡须的中学生插话了：“建设哥，货什么时候到呀，我们在等着看《霍元甲》呢！”

周建设说：“月底，最多下月初，你还能看几集，就算这次看不到，电视台也会重播的。”说着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人群后面的一位中年妇女嚷道：“要是到时候没货怎么办?!”

周建设隔着人群望着她，又转过身对所有的人群环视一圈，提高了声音，一字一句地说：“没货我连本带息一起还，而且你们还可以告我。我虽然已经辞职，但大伙对我是知根知底的，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从市委机关出来的，不是二道贩子。”听见这番话，马上有几个人附和周建设，回头用眼睛瞪着那个中年妇女。

一个年轻女工小心地问：“一千五一台，是不是贵了点?”说完又求援似的看了看众人。周建设回答得很爽快：“原装、进口，我给你们是一千二，给别人是一千五。不过货不多。”

一个中年人发话了：“小周兄弟，我要一台，现在就交钱!”说着就往周建设怀里塞钱。人群中不时有人叫道：“我也买一台。”“我也买一台。”大家把周建设紧紧围住。周建设微笑着喊道：“不要挤，一个一个来。”

这时刚从看守所出来的马光明，一路打听着找到了周建设的老房子，他随人流进了院子，挤到周建设身边。

“周哥!”马光明喊了一声。

正忙着收钱的周建设转头一看，惊喜地叫了一声，说：“光明，来得正好，你帮我登记一下，姓名、钱数，再给每家

打个收条。”

大杂院里很快排起了长龙。有人把周建设拉到一边，小声请求要替亲戚买一台，周建设满口答应着，要他叫亲戚来交钱登记，接着又小声地说，因为数量有限，就别再声张了。转眼间，队伍越来越长，尾巴都甩到街上了。

晚上，周建设和马光明在老房子里，打开两个麻袋将钱倒在地上。各种面额的钞票堆了一地。

马光明感叹道：“这么多钱，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呀。”

“这只是个开始。”周建设埋头整理钞票，很肯定地说。

“周哥，我跟定你了，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做大事的人。”马光明佩服地说。

周建设问道：“你出来，老蔡他们知道吗？”

马光明说：“我从看守所出来就没回去，我不想在那儿干了，他们根本不信任我，我怎么干都是个打杂的。”

周建设头也不抬：“好，和我一起好好干，我信得过你。”

马光明使劲点点头。周建设接着说：“你明天把这些钱拿到银行全部换成新票子。”

两天后，周建设穿一身笔挺的西服，拎着旅行袋走进一家略显破旧的宾馆。他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前来与船主碰头。走过宾馆安静的长廊，周建设直接来到楼上角落里的一个房间，推门进去。

瘦高个儿船主站了起来。常年的海上生活，使他看起来像一截高大的黑木雕，他的眼睛如鱼鹰一样犀利，一说话露出一口结实的白牙。三个穿黑西服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很警惕地看着周建设。周建设坦然地拉开旅行袋，露出满满一袋崭新的钞票。他望着船主，把旅行袋往前一送，说：“这是十万定金，

一千台我全要。其余部分货到款清。”

船主看着钱袋，又看看周建设，表情放松了一些。他一屁股坐到床上，说道：“爽快！不过，我们是做长线生意的，要的是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不是零售商。你知道，以前一直是老葵代理我们在月江的业务，他这个人不大讲规矩，我们早想换换码头了，就看周先生有没有这个气魄了。”

周建设看着船主，诚恳地说：“我跟你说过，我是在替大老板做事，我们公司的实力你尽可以放心。”

船主高兴地笑了，露出锋利的白牙，他站起来说：“那好，从现在起，我和你们合作。”

周建设的事业发展得比人们想象的还快。半月以后，十几个小工抬着电视机在周建设的宏安公司卸货了。马光明夹着公司招牌和一堆证书走过来。他现在看起来比在鹰鹏公司的时候精神多了，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像个知识分子。他快步穿过来往搬运的小工，回头对一个有点翘起的小工喊道：“小心点，砸了，卖了全家也赔不起！”小工唯唯诺诺，加快了脚步。

马光明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周建设正望着窗外沉思。马光明站在一边，静静地等着。直到周建设转过头来，马光明才走上前去说：“周总，工商、税务、公安的手续都办齐了。可以挂牌了。你那些老街坊订的货都发下去了，余款也打给了船家，咱们的账该进的也都进齐了。”

周建设望着桌上的那些牌证，沉默不语。

马光明接着说：“市委组织部于部长已经到省计经委上任了，按你的吩咐，我把公司的材料送过去了，你看……”

听到这里，周建设离开座位，望着窗外奔走的小工，在房

间里踱起步来，嘴里自言自语地说着：“这可是个大老板，真正的大老板。”

“周哥，下面我该怎么做？”马光明看着不停踱步的周建设问道。

周建设忽然停止踱步，走到原来的座位上，看着马光明，表情严肃地说道：“光明，从今天起你我就在一条船上了，船翻了你我都倒霉。你可要想明白呀。”

马光明看着周建设，由衷地说：“周总，周哥，你放心，打你把我从局子里捞出来那天起，我就想明白了，我马光明这辈子就是你的左膀右臂。”

周建设的眼圈有些发红，他往两个茶杯里各倒了半杯水，递给马光明一个，二人没有说话，重重地碰了一下杯子。

于兆粮坐在省委窗明几净的新办公室里，门口挂着“计划经济委员会”的牌子。她刚上班，不断接到祝贺的电话。她转身对身边的女秘书说道：“告诉总机，再来电话，问清打电话人的身份，一般不要把电话接进来。”说完以后，拿起桌上一个请柬看着。过了一会儿女秘书敲门进来说：“于主任，有位叫周建设的同志在楼下找你。让他上来吗？”

于兆粮犹豫了一会儿说：“让他上来。”

周建设走上省计经委办公楼的楼梯，两旁的华丽的大理石墙壁映衬着他的影子。他好奇地用手一抹，一股寒气一下子凉到心里。周建设来到门口挂有“计划经济委员会”的牌子的房间前，敲门进来。看见精神状态很好的于兆粮，亲热地叫一声“于阿姨”。于兆粮也热情地招呼他，亲自将一杯水放到周建设面前。

周建设双手接过水杯，谦恭地站起来说：“谢谢于阿姨。”

周建设在上初中的时候跟龚钢铁同班。后来他和龚钢铁、肖眉成了最好的朋友后还去过龚钢铁的家，见过于兆粮。那时周建设学习好，人很聪明，会说话。于兆粮很喜欢他。有一次周建设到她家做客，还把她家的马桶刷得干干净净。所以于兆粮对他的印象一直都很好。后来周建设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市委做秘书工作，跟于兆粮接触的更密切了，她一直很赏识周建设。

于兆粮在他的对面坐下来，说：“你是来说公司挂靠计经委的事吧？按理我刚来不该出面……可钢铁和我都欠你小周一份人情啊……”

听到这话，周建设忙说：“于阿姨，我就是来向您解释的，如果您还能跟从前一样，像对待钢铁一样待我，我就知足了。”见于兆粮笑起来了，周建设才接着把公司的打算和建好福利事业的前景说了。

于兆粮很认真地听着，等周建设说完，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从党的组织部门调到经济部门，对我来说也算个新的开始吧。能把工作尽快搞起来，搞好，是尽职。小周，在市委的时候我就看出你是个人才，今后，也不要让我失望啊。”

周建设的表情放松了，他站起来说：“于阿姨，不，于主任，我不会辜负您的信任的。”

挂靠了省计经委的宏安国际贸易公司开业的场面异常隆重。月江市的报纸和电视都作了相关报道。此时，在鹰鹏公司里，老葵在办公室里正跷着脚看电视，手里还拿着一本小人书。电视上，宏安公司的开业仪式正在进行。红绸落下，露出宏安国际贸易公司的金字招牌。接着鞭炮齐鸣，军乐队奏响欢快的乐曲。花团锦簇中，于兆粮、刘秘书长以及一些领导模样的人，向周建设鼓掌道贺。气氛十分热烈。

漂亮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现场一侧报道：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所属的宏安国际贸易公司成立暨揭牌仪式，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担任公司总经理的周建设先生，是一位由机关辞职下海的青年儒商。该公司的成立，受到省市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参加仪式并前来祝贺的省市领导有省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于兆粮，月江市委副书记张泉水、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刘大江等……

正在老葵身旁专心修指甲的钟小丽被电视画面吸引住了。

“哎，这不是咱们这儿的那个大学生吗，也成经理了，到底是文化人啊。”钟小丽惊奇地说。

“去，把老四叫来！”老葵的眉毛皱到了一起，粗暴地打断她的话说。

钟小丽没动，脸上露出不满的神色。老葵不耐烦了，拉长了声音：“去呀！”钟小丽没好气地出了门。不一会儿，老四跟在钟小丽后面，一边提鞋，一边往楼上老葵办公室跑来。老四小声地问气鼓鼓的钟小丽：“什么事呀？”

钟小丽撇撇嘴说：“我哪知道，成天疑神疑鬼的。”

二人一前一后来到老葵办公室。一向很凶的老四，一到老葵面前就变样了。他弓着腰，小心地问道：“大哥，你找我？”老葵冲电视一努嘴。电视上，周建设正在满面春风地接受采访。老四凑近电视，两眼紧盯屏幕。

“周建设！”老四喊道。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把我这儿当什么了？”老葵自言自语。

老四回头望着老葵：“大哥的意思是……”

老葵一扔小人书，说：“找时间补个手续吧。”

接着他们咬起耳朵来。钟小丽厌恶地瞥了他们一眼。

周建设自从上次从看守所出来后，就再也没有回公司报到，老葵心中本来就有些不满，现在他把马光明挖走，开起了大公司，并在电视上大曝其光，这明明是挖了他老葵的墙角。于是宏安公司将面临开业以后的第一道难关，这也是周建设和老葵的第一次较量。他们将在不停的较量中认识对方，也验证自己。

周建设这几天频繁地在省计经委和宏安公司之间跑来跑去。他这次报给省计经委的计划报表被退回来了。问题出在省计经委一个叫林涛的新上任的处长身上。从计经委回去的路上，周建设对正在开车的马光明说：“你抓紧时间再约林涛，出手要狠，一次到位，一直要管到他不当处长了。”马光明点着头。

周建设、马光明一走进宏安公司大厅就愣住了，只见眼前一片狼藉。见他们进来，脸上带血的保安上来报告：

“周总，刚才闯进来一伙人，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还抢走不少办公用品，伤了咱们不少员工。”

周建设和马光明马上挨个房间看了看被毁情况。

“愣着干吗？还不快去报警！”回到大厅以后，马光明对保安喊道。

周建设摆手制止。问保安：“他们说啥了？”

“好像说，要给你办什么手续……”保安摸着脑袋回想着说。

周建设忽然明白了。他拍拍马光明的肩膀，让他把这里处理一下，说完转身出去了。

黄昏，太阳把最后一点余晖抛向大地。天地间通红一片。周建设开着车在夕阳的余晖中来到鹰鹏公司大门口。

鹰鹏公司的院子里很热闹，老葵正在院中吃着麻辣火锅。

老四在一旁忙着斟酒，钟小丽在上菜。更多的人围在一旁看着。不一会儿，阿昆从外面跑进来，伏在老葵耳边嘀咕了几句。

周建设西装笔挺，微笑着走了进来。老葵没抬眼看周建设，在他伸手夹菜时，腕上的手表掉进了滚烫的火锅里。他瞥了一眼阿昆，阿昆心领神会，表情一下变得痛苦起来，挽起袖子，准备伸手去捞手表。周建设走上前去，挡住阿昆的手腕，自己将手伸进火锅，捞起手表。隔着滴汤的手表，老葵抬眼看着周建设，对旁边人喊道：“上座。”

阿昆很快将一张椅子摆在周建设身后。周建设将手表在自己的西装上擦了擦，放到老葵面前，然后坐下来。钟小丽给周建设递过来一条毛巾。周建设感激地看了一眼钟小丽，把毛巾包在手上。转过头来对老葵说：“劳力士满天星，全月江也就只有葵哥能把它当下酒菜。”

老葵哈哈地笑了，院里人的情绪都放松了。老葵把他的光脑袋往前面伸了伸，诡异地问：“听说你现在发达了？”

周建设谦虚地说：“还谈不上，我只不过是替咱们鹰鹏又开了条新道而已，毕竟我也算是鹰鹏培养出来的。”说着站起来将一个皮箱蹶在桌上，“这十万块钱，就当给兄弟们零花吧。”

老葵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我当你忘了呢，知道就好。冤家宜解不宜结，我葵某从今也打算腾出一只脚走走白道啦。”

周建设豪爽地说：“彼此彼此。——来，敬你一杯。”说完举杯，独自喝掉，将空杯放到桌上，站起身来，“不打扰你的酒兴了，兄弟先走一步。”说完要走。

老葵眼睛一转说：“慢着。”

周建设警觉地站住。

老葵说：“东西砸了，人也打了，钱也收了，总得赔点什么吧。”

周建设表情放松了：“说这话就见外了，日后记得也给兄弟备着一条道就行了。”

“有来无往非礼也，——小丽。”老葵喊道。

钟小丽来到身边，十分不解地看着他们。老葵对周建设说：“看得上的话，她就是你的了。”

钟小丽一副愠怒的表情。周建设看看钟小丽的样子，乐了。

第二天下午，钟小丽在马光明的后面摇摇摆摆地走进宏安公司。她在回廊里好奇地东张西望着。周建设正在办公室里翻看账目。马光明进来低声说：“钟小丽来了。”

话声未落，钟小丽一边款款走来，一边巡视着环境优雅的办公室，对周建设敬重地点点头，接着不见外的躺进沙发说道：“到底和老葵不是一路人呀。”

周建设看了一眼钟小丽，没搭腔。对一边站着的马光明说：“先在办公室给她放一张办公桌。”

马光明应声退下。周建设盯着钟小丽看了一会儿问：“你上过什么学？”

钟小丽在沙发里摇晃着两条长腿，随口说道：“算个中专吧，文秘专业。”

“怎么到了老葵那里？”

听到这话，钟小丽站了起来，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表情，接着又变得玩世不恭起来，说道：“爱钱呗，工资高，又虚荣……”

“要是我这儿没有老葵那儿工资高呢？”周建设试探地问道。

钟小丽的脸色变了，显得有些紧张，她很快地说：“你别让我再回老葵那儿，不用我了让我回家好不好？”钟小丽接着告诉周建设她出生在一个全国有名的穷省。

周建设沉默一会儿，问：“除了文秘，你还有什么特长？”

钟小丽苦笑一下：“吃、喝、赌全行。”

周建设开玩笑地接着问到：“嫖呢？”

钟小丽失望地说：“你还是和老葵一样啊。”

看着钟小丽微嗔的模样，周建设哈哈大笑起来。他已经隐隐感觉到，钟小丽可以为自己的宏安公司做很多事情。想到这里，周建设忍不住又笑了。

城市西郊有一片广阔的池塘，现在已被改建成鱼塘。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周建设、钟小丽坐在遮阳伞下，陪着综合处处长林涛钓鱼，岸上摆着六七根鱼竿。林涛戴着宽边墨镜，裸露着上身，看上去兴致很高。

周建设望着远处的鱼漂，跟林涛说着话：“林处长这么年轻，难得有这种雅趣。”

林涛上好鱼饵，正准备着把鱼钩抛到水里，随口说：“喝酒唱歌打麻将，俗，这钓鱼既可修身养性，又能陶冶情操啊。”说完把鱼钩奋力抛到远处。

不远处的树林后面，马光明正与蛙人往活鱼嘴里塞金首饰。塞好的鱼已经装满一篓。蛙人携鱼篓下水。

马光明低声说：“要小心！”

蛙人点着头，下了水，向林涛的鱼钩游去。他游到鱼钩前，从鱼篓里取出塞了金首饰的鱼挂在鱼钩上。没多久，六七个鱼钩每个都挂上了鱼。

此时周建设在岸上高喊：“好！上钩了。”

林涛提起鱼竿。钟小丽指着另一根鱼竿：“哎——又一

条!”

林涛不停地从钩上往下摘鱼。不一会儿，那些“金鱼”盛满一桶。钟小丽蹲在鱼桶前。有些戏谑地暗示说：“林处长呀，我听人家说，这个湖里经常能钓出吞了金子的鱼呢。”

林涛尴尬地一笑：“噢，是吗？要真是那样，可就不光能陶冶情操喽。”

坐在湖边看着这一切的周建设不禁抿嘴一笑。他知道，林涛已经搞定了。接着他看着微风下泛着阵阵涟漪的湖水，在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对付下一个目标，那个叫邱四海的科长。虽是个小小的科长，但没有他的签字盖章，周建设的计划报表还是无法通过。他看着鲜花一样的钟小丽，有了主意。

宴请邱四海是在一条大船上，这是个夜晚营业的湖上酒舫。此时夜幕深沉，酒舫里的灯光映在湖水里，飘摇不定，泛着柠檬一样柔和的光。临湖的包间里，只有周建设、钟小丽和邱四海三人，钟小丽不停地给邱四海斟酒。邱四海醉眼蒙眬地看着面如桃花的钟小丽，很少吃菜，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仿佛在拿她下酒。

周建设的手机响了，他走出包间去接电话。

邱四海借着酒兴，色迷迷地伸过手去摸钟小丽的胸部，被钟小丽躲开了。几次扑空以后，他有些急了：“别装了，来吧……都是明白人。晚上包一间房，我出钱。”

闻着他呼吸里的酒臭味，看着他扭曲的丑陋的脸和伸过来的带毛的肥厚大手，钟小丽厌恶极了。邱科长看钟小丽不吭声，接着说：“你不要这样，你们周总有事求我，没事他能请我来吃龙虾吗？会把你单独留在这儿吗？”说完猛地一伸手抱住了钟小丽……

钟小丽气极了，她端起桌上一杯红酒泼在他的脸上，接着

瞪着眼睛看着邱科长的狼狈相。

“妈的！你敢……周总……周建设！”邱科长勃然大怒地喊着。周建设马上走进来，看着他们的样子似乎明白了一切。邱科长对进门的周建设喊道：“你马上让这个婊子滚！我和她碰杯，她竟敢把酒泼在我的脸上。”

钟小丽哼了一声，厌恶地转过头去。看周建设没吭声，钟小丽拿起提包要走。周建设拦住了钟小丽，对正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他的邱四海冷冷地说：“邱科长，你要对她规规矩矩的话，她不会把酒泼到你身上吧？”

邱科长没想到周建设会向着钟小丽，他怔住了，生气地说：“周建设……你，你别忘了我是你请的客人，你的审批报告我还没有签字盖章！”

周建设的脸沉下来了，严厉地说：“姓邱的，你别忘了你是党员，是共产党的干部，你的所作所为，还有一点党员的样子吗？她不过是朝你脸上泼了杯酒，要是换了纪委恐怕就没这么简单了吧！”

邱四海恼羞成怒，说：“姓周的，咱们走着瞧。”一边气呼呼地走到门口。没走几步，他又回来了，看了一眼沉默着的周建设和钟小丽，拿起搭在椅背上的西服，“哼”了一声，转身走了。看着摔门而去的邱科长，钟小丽放下肩上的小包，坐在椅子上。过了一会儿，她看着沉默的周建设，嗫嚅着说：“周总，不会误了你这笔买卖吧。”

此时正吸着烟沉思的周建设，把半截烟摁灭在一只空碟里，大度地说：“误了也就误了……懂得放弃才能得到更好的。”

见周建设一点也没有责备自己的意思，钟小丽很感动。她倒满一大杯白酒，又倒半杯给周建设说：“来，周总，我敬你

一杯。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气度的人。”说完一饮而尽。喝完酒，钟小丽的脸颊慢慢变得绯红起来，显得格外妩媚。她拿起放在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点燃，低声问一直看着她的周建设：“周总，你知道老葵为什么把我放到你这儿吗？”说完她吸一口烟，抬眼望着房顶上的一只灯笼，像是自问自答一样，“他是要我来注意你怎么做生意，都做些什么生意的。”

周建设猛地一怔，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他拿起桌上的酒一饮而尽，然后默默地看着面前这个女人。他感激地说：“我想，不该说的，你不会说吧？”

钟小丽又倒上两杯酒，二人一起举起杯子。他们的影子倒映在湖水里。大船漂浮在夜的湖面，在水里摇摇晃晃。

夜已经很深了，喝醉了的周建设，被钟小丽扶着回到自己的大房间。钟小丽把周建设扶到长沙发上躺下。明亮的灯光让周建设有些清醒了，不好意思地看着钟小丽。也许是刚才喝过酒的原因，钟小丽在灯光下显得妩媚动人。周建设有些动情了。他发现钟小丽在脉脉地望着自己，就低声问她：

“不想走吗？”

钟小丽点头，眼睛里有泪花一闪。周建设轻声说道：“把衣服脱掉……”

钟小丽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身把上衣脱了，她迷人的身体在灯光下如白玉雕塑一样，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她转过身来，面对周建设。周建设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拿起沙发上肖眉的婚纱，递给钟小丽，痴迷地看着她说：“把这个穿上。”

钟小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还是接过婚纱穿上了。周建设坐起身来静静地看着一身艳丽婚纱的钟小丽，渐渐地，她仿佛成了肖眉了。周建设走上去，温柔地摸索着婚纱的花边。最后把脸贴在钟小丽的胸口。两人忘情地拥抱在一起。周建设喃

喃地说：“肖眉，好好爱我吧，我这一辈子都会爱你的……”

钟小丽一听清醒过来。她猛摇周建设，急切地说：“醒醒，你醒醒，我不是什么肖眉，我是小丽。我是小丽啊。”

周建设的美梦消失了，他回过神来，怔怔地望着钟小丽，说：“对，你不是肖眉。”接着将她猛地推开。

钟小丽还想说什么，被周建设打断了：“你走吧，现在就走。”见钟小丽没动，周建设厉声喊道，“走！给我出去。”

她开始使劲撕脱婚纱，然后一件一件地扔在倒在沙发中的周建设身上。

钟小丽摔门而出，周建设彻底清醒了，他坐起来，将婚纱紧紧贴在脸上，轻声叫着“肖眉，肖眉”，然后向后倒下去。

## 四 身陷囹圄

第二天上午，周建设刚来到公司，屁股还没在椅子上坐稳，钟小丽就走进他的办公室，沉着脸对他说：“周总，我来辞职。”

周建设愣了一下，抬起眼睛看了一眼没有化妆的钟小丽。他有些吃惊，原来她不化妆更漂亮。想起昨天晚上事，他不禁脸红起来。于是放下手里的东西，招呼钟小丽坐下，他点着一根烟，问道：“想回老葵那儿？”

钟小丽摇摇头。

“那你是想回老家了？我知道你弟弟在读书，你父亲没有工作……”

钟小丽眼睛望着窗外摇动的树枝，态度很坚决地说：“反正不在你这儿干了。”接着就咬着嘴唇不吭声了。

周建设沉思了一会儿，恳切地说：“可你总得有一份工作，总不能饿着吧。你想干什么呢？”

钟小丽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眼里有了泪花。接着浪荡

地一笑：“饿着？我怎么会饿着？我可以陪人吃饭，陪人打牌，陪人喝酒、跳舞，还可以穿上婚纱像个傻子似的让人欣赏……实在不行，我还可以陪人睡觉，可以到城郊边上的理发馆、小旅馆里去卖淫呀！”

周建设不安起来。他从老板椅上站起来，走到钟小丽的身后，有些内疚地小声说：“钟小丽，算我对不起你行吗。”

“说声对不起就完了？”钟小丽提高了嗓门。

周建设转到她的面前，看着她的眼睛。钟小丽眼睛看着地上，低声但很坚决地说：“你得告诉我肖眉在哪儿。我要去见见她，我看她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让你迷成这样儿。”

周建设的火一下子蹿了上来，他迅速走回原来的座位，端起水杯准备喝，突然又把水杯蹾在桌上，然后走到钟小丽面前，低声地一字一句地说：“你不要给你一点好脸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你要敢去见肖眉一面，敢和肖眉说上一句话，我就真的把你打发到郊外的理发馆去卖淫，不信你试试看！”

钟小丽眼泪在眼圈里转了几转，气恼地一跺脚，走出了办公室。周建设看着她消失的地方，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发呆。这时，电话响了。周建设拿起电话，听出是于兆粮的声音，立刻精神一振：“啊……于阿姨啊……好，我马上去、马上去……”

周建设打了一个电话，把马光明叫来，一边穿衣服，一边交代说：“通知计经委林处长，让他五十分钟后把我们的计划审批报告送到于主任的办公室。”

上午，省计经委办公楼里一片安静。林涛拿着一份报告走进邱四海的办公室，看着脸色阴沉的邱科长，问：“邱科长，这个文件，你怎么没盖章就送到我那里了？”

邱科长看着林涛，冷冷地说：“林处长，像周建设这样的

人，我觉得我们不能处处给他开绿灯。”

林处长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放，正色道：“不开绿灯也可以，那你就把不支持改革开放的理由写在这上边。”

邱科长无话可说了，看看林处长的脸色，无奈地盖上公章。林涛拿起报告，脸色变得温和了，说：“就是嘛，中央、省委都为他们这些改革的带头人修桥铺路，你还有什么想不开。”

看着林处长走出门去，邱四海颓然坐下，骂一声：“妈的！”抓起一只塑料杯子摔在墙角。

周建设此时正坐在省计经委的办公室里。趁于兆粮低头看文件，他回身取出准备好的笔记本电脑，轻轻放在桌上。于兆粮从文件上抬起头来惊讶地问：“这是干什么？”

周建设笑着说：“朋友从美国带回来的，我那里暂时用不上，就拿过来了。现在不是提倡办公现代化吗，有些时髦还是得赶的，确实方便。”

“这东西很贵吧？”于兆粮用手抚摸着电脑问。

“在咱们这儿是件东西，在美国比打火机贵不了多少。”

于兆粮看着电脑屏幕。说：“建设，以后和阿姨不要搞这一套。”

周建设站起来打了个立正，戏谑地行了一个军礼说：“是，下不为例。”见于兆粮笑了，又接着说，“您就当我是替钢铁和肖眉孝敬您的就是了。以后我哪儿做的不当，也请阿姨像说钢铁那样直接说我。”

两个人正说着话，林处长敲门进来，一副和周建设完全不认识的模样，径直把审批报告交给于兆粮。这时周建设站起来说：“于主任，您忙，我先走了。”

于兆粮把目光从报告上收回来，转头对林处长说：“你们

还不熟悉吧，这就是宏安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周建设……这是我们综合处的林处长。”

周建设和林涛慌忙握手。

“见过见过，就是对不上号，这么年轻……出人意料。”林处长笑着说。两个人互相说着客套话。

于兆粮一页一页地把报告看完，签了字，说：“小周，把你们的计划减掉一半……”又转身对林处长说，“以后这类计划审批，一定要严之又严。”

林处长深深地地点着头。

周建设接过报告，谦恭地说着：“谢谢于主任，林处长，我还没见过哪个部门像你们这样支持我们这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人……”

回来的路上，马光明看了被砍去一半的计划表，算了一阵说：“光卖计划我们可以赚五百八十万，如果能进货，货再出手，可能将近上千万……”

周建设沉思不语。接着好像在自言自语：“大生意不是要把货弄到手，而是要让计经委下次不削减我们的计划。我们要多少，他们就批多少……”

轿车在大街上飞驰。周建设忽然在人行道上看见了急匆匆走着的肖眉的背影。他的心不禁狂跳起来。他悄悄地跟在肖眉的后面，一直到她拐进一个小胡同里，车进不去了。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肖眉了。他知道，即使过了这么久，肖眉还是成为了他心中一个隐藏的痛点，稍不注意触动了那个地方，就会撕心裂肺地痛起来。周建设始终不愿意承认，他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给一个人看的，那就是肖眉。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多么希望肖眉对他表示哪怕一丁点悔意，如果那样，周建设会毫不犹豫地重新接纳她。他知道，肖眉这样的骄傲的女

人无论如何也不会那样做的。而使周建设最欣赏的也正是肖眉身上与别的女人不同的这种东西。

龚钢铁与肖眉虽然换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但屋里的陈设还相当陈旧，到处透着一种随意和邈邈。太阳已经很高了，肖眉还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她随手拿起床头的电视遥控器打开电视，在热闹的晚会画面上她忽然看见了西装革履的周建设，他站在主席台上举着一张巨大的银行存单，正给发不出工资的市黄梅剧团捐款一百万。肖眉知道，这主要是因为婆婆于兆粮爱听黄梅戏的原因。此时的周建设已经成了月江市最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他在电视上春风满面侃侃而谈着。每次看见他在电视屏幕上露面，肖眉就会忍不住回头看看自己和龚钢铁过着的平凡而缺少激情的日子，她有时会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我的选择是不是错了？假如选择和周建设在一起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

肖眉望着窗口发起呆。她的眼光空洞的在墙壁上扫荡着，偶然看见挂历上的一个记号，忽然想起来，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差点忘了，就匆匆起床梳妆打扮起来。想到不久就要和周建设见面，肖眉的心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

上午十点，一辆大奔停在周建设新买的豪华办公楼前。周建设跨出车门，大踏步走上台阶，进了大厅，在下属们恭敬的注视下，神态自若地走进办公室。周建设坐下后，首先打开电子记事本，他的眼光忽然停在记事本某处不动了。

周建设按了一下身边的按钮，很快有一个秘书小姐走了进来。

“把钟小丽找来。”周建设说。

没多久，钟小丽来了。她现在做了宏安公司的副总经理，看起来比原来更漂亮了。见了她，周建设好像不认识一样，盯着她看一会儿，弄得她很纳闷。周建设对摸不着头脑的钟小丽说道：“今天请你去和我演一场戏……演我的未婚妻。”

钟小丽看了一眼捉摸不透的老板，问：“去哪？”

“去文娟家里。上次到公司来的那个女孩，你见过的，我还跟你说过，我们小时候一块长大的。她妹妹文清考上大学了，约大家去聚聚，我今天请你做我的女朋友。”

见钟小丽不大情愿的样子，周建设继续说：“我的女朋友，必须是全城最华贵的女人。”

钟小丽没理他，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突然回头问道：“肖眉去吗？”

“肖眉要不去，我也不会请你。”周建设叹口气说道，眼睛愣愣地看着窗外。

钟小丽来了精神，似乎为了斗气，她说：“不用那么华贵，今天最好让我穿那套婚纱出门。”

周建设站起来又看看她，说：“收拾收拾走吧，能打扮多漂亮，你就打扮多漂亮。”

钟小丽快步走了出去，直奔美容院。从美容院出来时，她显得十分精神，新整的头型，时髦而新奇。

她刚站到路边，周建设便开着大奔到了。一见钟小丽新奇的头型，周建设马上把脸沉下来：“你是鸡呀——去给我整个端庄的头型。我在民族商厦门口等你。”说着开车走了。

钟小丽不耐烦地又回到美容院。没多久她就出现在民族商厦门口，果然又换了一个端庄发型，显得光彩照人，像刚从时尚画报上走下来似的。她往门口的奔驰车走去时，惹得周围的人们都好奇地观看。

钟小丽上车后，周建设从身后的座椅上拿出一套旧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递给她，钟小丽很奇怪地望着他。周建设面无表情地说道：“这些衣服是我送给你的，你今天得穿这套工作服。”

钟小丽看着手里的工作服，抬起头来，不解地问：“为什么？”

周建设简单地回答她两个字：“端庄。”

钟小丽不满地把工作服放到一边。周建设表情冰冷地说：“穿上。”

钟小丽张了张嘴要说什么，却没说，别别扭扭地在车内换上衣服，周建设在车镜中望着换完衣服仍噘着嘴的钟小丽，满意地开车走了。

龚钢铁和肖眉刚在文娟家门前的胡同里锁上自行车，周建设的轿车便从他们身后开过来，停在了他们身边。

周建设和钟小丽手里提着一套包装很高档的被褥从大奔上下来，相比之下，龚钢铁和肖眉手里提的脸盆一类的生活用品显得很寒酸。他们一下车，钟小丽就小鸟依人似的偎依着周建设。

周建设高声叫着：“钢铁，肖眉。”

他们俩没有回应周建设的招呼，却把眼睛一起望着钟小丽。

周建设向他们介绍说：“这是我女朋友钟小丽，和我一样，出身工人家庭，初中毕业，在机械厂开车床、刨床……”

又对钟小丽说：“这是我常跟你说的我最好的同学、朋友龚钢铁、肖眉夫妇。都是大学生，国家干部。”

钟小丽得体地和他们握手，彼此谦让着走路。最后进门上楼梯时，周建设很自信地挺着胸膛走在前面。钟小丽傲慢而得

意地依偎在他的身边。走在肖眉身后的龚钢铁发现肖眉突然转过脸去，似乎有一丝痛苦的表情从她的脸上一掠而过。

龚钢铁轻声问她：“你怎么了？”

肖眉的脸由刚才的苍白一下转为血红，她瞪着龚钢铁，声音怪怪地说：“我为他们高兴。”

大家就这样一直走到三楼，文娟和文清正在门口迎接，一番寒暄之后，大家走进文娟家里。

房间里完全是平民百姓的摆设。正中的圆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六个年轻人围桌坐着。

文娟系着围裙给大家一一倒酒，到了周建设时，刚倒了一半，钟小丽就伸手拦住文娟，说道：“文姐，他一会儿要开车，让他少喝一点。”

龚钢铁见状戏谑地环顾一下大家，对着这对神仙眷侣般让人羡慕的人说：“还没结婚，就管得这么紧呀。”

“我算体会到了，讨老婆就是讨一根捆人的绳子。”周建设苦笑着说，露出愿打愿挨的幸福的表情。

文清嘴快地说道：“那你可以不结婚嘛。”

“不结婚爱情就跑喽。”周建设说着往椅背上一靠，好像的爱河里浸泡得不想上岸了一样。接着为了检验一下自己的表演水平，他看了一眼众人。就在钟小丽不停地往周建设的碗里夹菜的时候，他和肖眉对望了一下。

这时肖眉落落大方地站起来说：“来，建设，我们夫妻俩为你身边有佳丽干一杯。”

听她这么一说，钟小丽忙站起来，举起酒杯说：“我们一起喝吧，算是我们互敬了。”于是，大家一起干了。

干完杯，周建设坐下来，从桌上的一盒烟中取一支，刚吸了一口，钟小丽果真像一个妻子那样从他手中把香烟要走，灭

掉。

周建设的脸马上阴沉下来。极聪明的钟小丽立刻从自己的包中取出一盒大中华说：“来，抽这个，尼古丁少。”并亲自为他点着。

周建设深深吸了一口之后，吐出一团烟雾，望着沉闷的众人，继续表演：“我以前没有体会到爱情的力量有多大，自从和小丽好上以后，我才发现，爱情是一切事业的力量源泉。有了爱，干什么成什么，连做生意都可以大笔大笔的赚钱……”

周建设这样说着的时候，目光不停地透过烟雾，看着肖眉和龚钢铁。对面的肖眉听到这话，不知为什么低下头来。她知道周建设这话是说给他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突然觉得几年过去后，原来熟悉的朋友忽然变得那么陌生。她看了一眼旁边好像在想心事的龚钢铁，又抬起头来，见对面的文娟在看着她，就把身体在椅子上坐直了。

在周建设导演的这出戏中，钟小丽进入了角色。她红着脸给自己满上一杯，举到周建设的面前，口齿不清地说道：“建设，来，我们喝一杯……”

在一旁察言观色的周建设，看出钟小丽似乎有些假戏真做，立刻冷眼看着她。希望她自己能明白，他只是在演戏。而她也不过是他请来的演员。但钟小丽已经沉溺在周建设关于爱情的叙述里了，她又给自己倒上一杯，眼睛直直地看着周建设，突然坦诚地说：“周总，我要真能和你结婚，我钟小丽愿为你做牛做马……”

这时的周建设突然觉得十分尴尬，把手里的烟拧掉在空盘里。

钟小丽还在借着酒劲表白着，她站起来说：“当着龚大哥、肖眉姐，我说句心里话，周总，我是真心爱你，真心想做你的

牛马，想做你的助手！……”

听到钟小丽这么说，大家好像意识到了什么，都把目光盯在周建设身上。周建设开始猛喝酒，他变得把握不住自己了，他慢慢站起来，又干了一满杯酒，怔了一会儿，盯着肖眉，又对着酒瓶猛喝，被文娟拦住，把酒瓶夺了下来。周建设酒后冷笑道：“真的爱我？世界上真的有爱？爱情算他妈什么东西，一万、十万、一百万一斤能买到吗？十块、一块、一毛一斤她值吗？爱情就是水银，剧毒，只能看，不能碰；是狗屎，不能看，不能闻，不能摸。你还以为世界上真的有爱情？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只有钱最伟大，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房间一片安静。周建设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着，嗡嗡直响。钟小丽有些陌生地望着还在大放厥词的周建设，好像失去知觉一样，手里的酒杯掉到地上。她梦游一般站起来，转身出门，往楼下走去。文娟和肖眉追到门口喊她的名字。钟小丽像没听见一样，机器人般一阶一阶下楼梯。

“让她走……让她走。她算什么呀！”周建设嚷道。

大家各自尴尬无言地坐着，房间一时非常安静。

周建设最后喝了一杯酒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

天黑了，龚钢铁和肖眉并肩推着自行车走出胡同口。回过头来一看，文娟还在家门前望着，于是挥一挥手。此时大街上行人很少，只有偶尔飞快行驶的汽车，亮着雪亮的大灯，从他俩身旁呼啸而过。二人并肩骑着车，一路无话。

文娟姐妹正要拐进楼门，文清突然发现了停在胡同口另一头的奔驰车。汽车散发着幽蓝的光泽，像一个匍匐在黑暗里的怪物。文清叫了文娟一声，指着停车的方向说：“姐，像是周大哥的车。”

姐妹俩手拉手来到车边，看见喝醉了的周建设四仰八叉地躺在后座上，一只鞋也不知道掉到哪去了。文娟和文清费力地将一身呕吐物的周建设扶出车门，架着他的胳膊，锁上车，一步一步往家里走去。

她们架着周建设上楼梯，文清在前面拽着周建设的胳膊，倒退着，突然摔倒了，再爬起来看时，手上满是鲜血。文娟想叫人帮忙，往左右看看，无奈此时已经夜深人静，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文娟拽下系在腰上的围裙，扎住文清的伤口，又接着把周建设往楼上拖。

终于进了家门，姐妹俩把周建设扶到床上，脱下他的脏衣服，放入盆中。突然周建设又开始呕吐起来，脖子憋得通红，显得痛苦不堪。文清急忙跑下楼去，她知道附近有个夜间售药的药店。文清敲开售药小窗，买了一瓶醒酒的药水回来，姐妹俩费力地给周建设灌了下去，一番折腾以后，周建设终于睡着了。

周建设醒来时，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窗外的蓝天，一只鸟从格子状蓝天里从容飞过。一种久违的宁静一下子把他包围了。他看着近处：身边一张凳上放有一杯开水和一个已经削好的苹果。又看见文清在房间不远处忙着收拾自己的行李。文清听见这边有动静，往周建设的床上看了一眼，边忙边问：“你醒了？”

周建设答应着，望着自己身上只有一条毯子，衣服不知道哪去了。他往四下里望着。

“是找衣服吧，我姐用热水把你衣服洗坏了，去干洗店里请人收拾啦……”文清说。

周建设释然了，又重新躺下来。

文清还在那里忙着，眼睛并不看这里，问他：“你的衣服

很贵吧？”

周建设看着她，答应着。他突然感觉到这间屋子，还有一直忙着、不时地跟他说几句话的文清，都使他有种很熟悉，很舒服，很亲切的感觉。一种也许以前有过，后来却再也找不到了的感觉。

文清转过头来，很认真地问：“我姐要熨不平你的衣服，你要她赔吗？”

“不要赔。”周建设简单回答着，很舒服地半侧着身体，环视着房间摆设。

“你也不小了，怎么不找个老婆伺候你呢？”文清拿着东西在房间里走动。周建设望着忙碌的文清，无奈地苦笑着。接着，文清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你要把我姐娶走可就有福气了。”听到这话，周建设有些吃惊，可看文清的表情，似乎随口无意。

这时文娟在外敲门，文清答应着把门打开。文娟拿着叠好的衣服进来，文清附在文娟耳边，小声说：“姐，他可还没结婚……”文娟朝文清头上打了一下。周建设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一向活得自在、很少思索什么的钟小丽，自从听见周建设酒后吐出的真言以后，突然感觉到心中的偶像瞬间崩塌了。她现在也想明白了，周建设说得对，这年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她应该趁着年轻漂亮，多存一点钱。她此时坐在一间酒吧里，抽着烟，默默地思考着。她的手机响了，她看到上面显示的电话号码之后，脸色大变。接完电话以后，她急匆匆地离开酒吧，在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飞快地往鹰鹏公司驶去。

钟小丽走进鹰鹏公司里的时候，老葵、老四、阿昆、赵小强等都在客厅呆着，打扮时髦的钟小丽不卑不亢地径直向老葵所坐的藤椅走去。

老葵坐在长条藤椅上，侧身看着小人书，斜眼看着走到身边来的钟小丽，阴阳怪气地说：“真的攀上高枝了？”

钟小丽看着老葵，坦然地坐到老葵对面的一把椅子上，跷起二郎腿，说道：“有话你就问吧，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公司还要开会。”

站在一旁，交叉着双臂抱在胸前的老四问道：“你们老板最近是不是有一批货？”

钟小丽转眼看看老四，好像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平静地回答说没听说这回事。老葵把看完的一本书扔到一边。站起身来，慢慢地踱着步。

老四不信任地看着钟小丽，拿起桌上的小人书一摔，说：“真没听说？我看你以后就不必再到宏安干了！”

钟小丽默默地坐在那里。老四看了一眼老葵的背影说：“昨天电视新闻看了吧，有个姑娘比你漂亮，可脸上被人浇了半瓶硫酸，就再也说不上漂亮了。”

老葵无言地踱到窗前。

钟小丽看看老四，把眼光转到老葵身后说：“周建设的买卖很多，天上的地上的码头的，成天都有货，不知道你们说的是哪批货。”

老四把他的刀疤脸凑到钟小丽面前，凶狠地看着钟小丽说：“别装蒜了，他们是不是一直从水路进烟？”一股刺鼻的大蒜味扑鼻而来，钟小丽厌恶地往后躲着：“你说的不就是码头吗？是有，可我不知道是不是烟。”接着又说，“我求你们放过我好吗，我长这么大，头一回有个正经事做，别总让我搅在你

们之间的是是非非里了，惹急了翻了脸，对谁都没好处！”钟小丽像被逼急了的小动物一样，看着老四的眼睛。

见老四没反应，老葵也站在窗前不说话，钟小丽站了起来，气鼓鼓地朝门口走去。门口有人要拦住她，被老四的手势阻止了。

老四来到老葵身后说：“看来水路码头这条线是周建设这小子抢走的。”

老葵沉着脸望着窗外，好像是自言自语：“鹊巢鸠占。是得搅和搅和了。”

肖眉仍然像往常一样，每天做她的编辑工作。今天，她要做的事情是校对稿件。她身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叫《水坝子风光》的风景油画。那是和龚钢铁一起下乡的一个哥们画的当地风光。现在此人已经成了国内著名的画家。肖眉看过他后期的作品，技法圆熟而气势磅礴，但是肖眉总是觉得这幅《水坝子风光》更朴素，更让人心灵颤动。那时画家只是一个下乡知青，那个叫水坝子的小山村就是他生活的全部。画家动用了他全部的情感来创作这部作品。深褐色的山梁；盘绕在山梁上的羊肠小道像一条苍白的蛇；下面的红色丘陵上零星长着几棵昏昏欲睡的植物。画面上方是一片绿宝石般晶莹的湖水，与天空相连。肖眉想那片湖水一定寄托了作者神秘的梦想。整个画面给人的感觉是，荒凉贫瘠中却孕育一种若隐若现的希望。

肖眉读累了，她放下笔，凝视着这幅油画。身边的一个编辑拽了她一下，说主编通知，到大编辑室开会。于是肖眉随着大家，懒散地向大编辑室走去。没多久，杂志社所有的编辑都散乱地坐在一个大房间。

身体瘦削、头发斑白的老主编对大家说：“现在刊物征订

数字统计出来了，我算了一下，我们每出一期杂志，不仅不赚钱，还要赔进去一万二……”

大家沉默着。一个男编辑嘴里嘀咕着：“难道文学就这样完了？”

“现在我态度非常明确，”老主编把手里的一摞杂志往桌上使劲一拍，大有破釜沉舟的悲壮，“谁能给刊物拉到钱，谁来当主编——我让位。”

编辑们相互望着，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落在了肖眉身上。正在低头看书，留一只耳朵听主编讲话的肖眉感觉到了一些异样，她抬起头来，正迎上大家的眼光。她沉默着站起来，目光锐利地看大家一眼，之后傲然走出编辑室，把门“啪”的一声带上……

肖眉走后，编辑们沉默着，主编和另一位女编辑交换了一下眼神。肖眉并不知道她将面临着一场新的烦恼，她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烦恼总是和周建设有关。

宏安公司一间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一个简单的商务签约仪式。周建设和一位老总握手后，下面一片掌声。那位大肚子凸在裤带外面的老总遗憾地说：“就差最后十层了，我们今天这么一落笔，商贸大厦就随你姓周了。可谓周翁得利呀。”

听到这话，周建设春风得意地微笑着，并不领情地说：“可对你来说这恰恰是甩掉了包袱。总比这样半途而废，戳在市中心压着你的资金强吧，这会压死人的，老兄。”说着拍拍胖老总的肩，送他走出门外。这时有女职员走过来，小声说道：“周总，会客室有客人等您。”

周建设从楼道直接进入会客室。看到周建设走进来，老主编和女编辑急忙起身，谦卑的递上介绍信和杂志。瘦弱的主编

自我介绍说：“我们是省文联《文学天地》杂志社的……”这句话让周建设的眼睛亮了一下，他看看左右，又推门往外面看一眼，显然是在找肖眉。见无人，就不大热心地说：“有什么事吗？”然后做个手势让他们坐下。

周建设坐在沙发上翻看着递上的杂志，等着他们开口。

老主编介绍完杂志社的财政现状以后，屁股往前挪了挪，身体前倾着说：“让您见笑了……周总，听说你给黄梅剧团每年一百万……我们……每年十万就够了。”

周建设从杂志上抬起头来，淡淡地说：“我对文学不感兴趣。”

坐在一旁的女编辑插话说：“周总，是肖眉让我们来找您的。”

“肖眉会这样，那她就不是肖眉了。”周建设露出不屑的眼光望着女编辑。女编辑的脸“腾”的红了，低下头去再不说话。老主编也顾不上很多了，哀求道：“周老板，跟你说实话，从明年元月，我们编辑部就没有工资可发了，不是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来给你添麻烦，看在肖眉的面子上，你从牙缝给我们漏一点……”

听到这些话，周建设又拿起杂志看着，脑子在不停地转着。见周建设还不说话，主编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说：“我们请你当名誉主编行不行？”

周建设考虑了一下，站起来说：“这样吧，我一不当名誉主编，二不当你们的董事长，我每期给你们两万块钱，全年十二期，二十四万，你们每期在封底上发我提供的一张照片……再给肖眉发一个小说专栏，配上几篇评论。”

老主编和女编辑慌忙站起来，面露感激之情，忙不迭地点头：“行，……当然行，照片封二、封三全发都行。肖眉的小

说评论，我们找全国最著名的评论家写。”

当天下午，肖眉留下的那件红婚纱被摄影师拿去了。没几天，一打钟小丽和其他美女穿同一件婚纱姿态各异的彩照，摊在办公桌上。周建设挑出钟小丽的一张对女编辑说：“我只发封底，明年第一期就先发这一张。”

女编辑接过照片一看奉承道：“周总也是艺术家呀……发这种照片，说不定我们刊物的发行还能上去呢。”

周建设不耐烦地挥挥手说：“那就这么定了，你们去把账号留给财务科，我马上把钱打过去。”

傍晚的时候，于兆粮打来电话，约周建设去看黄梅戏。周建设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知道，对于主任来说，黄梅戏就是一服长生不老的药，是要不时的服用的。而他周建设的作用是要给她提供质量最好的药剂，这样于主任才会高兴，只要她一高兴了，他周建设的事情就好办了。黄梅戏开演了，于兆粮和周建设坐在小剧场前排正中间。戏演到精彩的地方时，于兆粮带头鼓起掌来，场面十分热烈。这时马光明走过来与周建设耳语几句。周建设的脸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他站起来，和于兆粮打过招呼后走出剧场。

他们的汽车在大街上飞速行驶着，行人和车辆纷纷向后退去。周建设与马光明并排坐在车后座上，周建设铁青着脸沉默着。马光明在不停地报告情况：“……劫货的时候，碰巧遇上刑警队的巡逻车，一共抓住三个。”

周建设插话问道：“货在公安局？”

马光明回答说：“还没有，在临时货场。主办这个案子的叫张中林，过去和咱们打过交道，他现在已经不是刑警队副大队长了。本来这事不想惊动你的，是他点名要见你。”

周建设沉吟片刻问道：“东西准备好了吗？”

马光明打开随身带的密码箱。

到了临时货场，周建设发现除了装满纸箱的货车以外，还有一辆警车。他的奔驰在警车旁停下，张中林迎上来与周建设握手。

“张大队长辛苦了！”周建设看着张中林的眼睛，客套地说，随手递上一根烟，并亲自给他点上。

张中林叼着烟卷说：“分内之事。事情紧急，客套就免了……”两人向没人的地方走去。警车旁抱头蹲着几个人。周建设厌恶地看了他们一眼。

张中林低声地说：“是老葵手下的人干的，我这就把人带走，货最好赶紧转库，不见你本人我不敢把货留下，所以劳你跑这一趟。”

周建设忙说：“应该的应该的，本来早就该找机会叙叙旧的，张大队长，这点意思先拿着……”周建设将纸袋塞过去。

张中林假意推辞：“周老板，这不合适，我在公安局干了半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过。”

周建设正色道：“张大队长，这不是给你的，是让你转给刑警队别的弟兄，让大家熬碗姜汤，买包感冒冲剂的。”

“要这样，我就接了……”说着张中林随手将纸袋装进大衣里面的内袋里。没多久，张中林的警车闪着警灯离开货场，周建设和马光明在黑暗里向他挥手送别。然后二人向奔驰车走去。

马光明轻轻舒了一口气说道：“没想到这个人挺够意思的。”

“哼，不是他够意思，是钱够意思。谁看上了我的钱，谁就会成为我的狗。邱科长，林处长，他们看上了我的钱，他要

五千，我给他五万，他们成了我的狗。这个张中林，想要点姜汤、要点感冒冲剂，我给他一个药房——全是毒药，我让他浑身中毒，也变成我的狗……”周建设在黑暗里恨恨地说道。两人来到奔驰车旁，周建设拉开车门坐上去，交代着：“抓紧把货挪开。”马光明答应着，随手关好车门。

此时另一条通向这里的路上，正有两辆小车开着大灯疾驰而来，拦截在货车前面。下车迎着周建设走来的竟是上次在酒舫向钟小丽动手、被钟小丽羞辱过的邱四海。现在，他摇身一变，成了市区的工商局长。

邱四海露出嘴里的大金牙，讥笑着说：“周老板，山不转水转，我以为你这几年真的成了企业家、改革家，没想到你也在做这种生意。”

周建设不动声色看着他。

邱四海正色道：“现在我不在计经委了，免得别人让我盖章就盖章，别人不让盖，我手里的章就是一节胡萝卜。从于主任那儿调出来，我就是想独立工作，做一个真正的党员给人看看。”

周建设站着不语。

“周建设，你走私贩私，你想没想过这几车烟一投入市场，会把我们市的烟厂挤垮？想没想过烟厂垮了一个上千人的工厂会发不出工资来？”

一直沉默的周建设突然说话了：“邱科长……不，是邱局长，没想到几天不见你觉悟这么高，为国为民，大公无私——好，你要做一个真党员，做一个政府的好干部，只要你能做到，我姓周的一是尊敬你，二是成全你。这货是我的，走私，逃税，你可以从我开刀，让电视台、报纸来给我曝光，我姓周的如果不配合你做一个好党员、好干部，那我姓周的不姓周

了，我改姓邱，做你邱局长家儿子、孙子都可以。”

周建设说完，上车离开货场。刚才还道貌岸然的邱局长此时在奔驰的尾灯光里怔住了。

## 五 挽救自己的一步棋

马光明和钟小丽走进宏安公司办公室的时候，周建设正在电脑上看着内部资料。他从电脑前抬起头来，看着走进来的两个人，随手关闭电脑，急忙站起来问道：“怎么样？”

马光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姓邱的不买我们的账。”

“……昨晚劫货和向工商局告密，肯定都是老葵干的。我知道他们和工商局有关系。”钟小丽显得很疲倦地说，接着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小镜子照了照。

周建设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考着对策。突然，他停下了脚步，转身对马光明说：“你马上通知老葵，这个月的十三船烟，都给他了。”

马光明好像没听懂一样，也像不相信这是周建设说的话，他猛地抬头看着周建设，瞪着眼睛问道：“什么!?”

周建设点起一支烟，看着吐出的烟圈说：“几船烟是小，保住这条水路是大。”

望着闷头不停吸烟的周建设，钟小丽担心地问：“那姓邱

的那里怎么办？”

“老蔡会去擦那一屁股屎的。”周建设很肯定地对他们说。但他却没有想到，因为走私烟被劫这件事，他们还将面临着来自另外一方面的压力，这股压力将像突然来临的飓风一样，有掀翻周建设的宏安公司的危险。

于兆粮下班回到家里时觉得有些疲惫。她先到厨房门口站一站，接着又懒洋洋地回到客厅，打开电视。此时电视正在播放本市午间新闻：“昨晚我市西城工商局查获两车进口走私香烟，价值一千五百万元左右。为了严厉打击走私和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新任西城区工商局局长邱四海同志，带领所属工作人员……”

于兆粮忽然看见周建设的助手马光明在画面上一闪而过，她好像看见一个恶魔现身一样，惊得心里忽地跳了一下，她揉揉眼睛，又看了看电视画面，接着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摸索着拿起电话。

此时周建设正和马光明在一个盖了半截的大楼工地上仰望着，奔驰轿车停在一边。这是已经停工的商贸大厦工地。大楼位于闹市中心黄金地段，高耸入云。现场上脚手架横七竖八，到处都是垃圾、废品和钢筋水泥。

马光明在太阳光下眯缝着眼睛，面带忧虑地说：“这么高，几十万平方米，对我们公司有什么用？而且一下压进去了咱们全部家底。”

周建设随手拾起一块带花纹的石膏板，像玩飞碟一样把石膏板扔了出去，石膏板在空中快速旋转着，飞向远处一根电线杆上。他拍拍手上的灰，转身对马光明坚决地说：“哪怕贷款，哪怕卖掉公司的每一张办公桌都值得……这不是一栋楼，这是一个城市的象征，就像深圳八十层的贸易中心大厦，像美国纽

约的双子星座商贸大厦……”

“贷款……”马光明下面的话没有说出口，他想说哪有那么容易的。

周建设有些失望地看了马光明一眼，语气比平常说话重了一些：“光明，你跟着我干了这么久，总该比以前聪明一点了吧，难道你不想陪我玩玩金融游戏吗？——很有意思呢。”

周建设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刚看过午间新闻的于兆粮打来的。于兆粮愤怒的声音震得周建设的手直发抖。

“是我，于阿姨……”周建设的脸色一下子苍白如纸。口里答应着“好、好……我现在就去。”

他关掉手机，急匆匆把车开走了。马光明像一根烂木桩一样被丢在工地上。

周建设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于兆粮家，于兆粮还在震怒之中。她刚才对于这件事想了很多，如果挂靠计经委的宏安公司参与走私，那可跟她这个计经委主任有直接关系。她越想越害怕，最后不禁浑身打起冷战。周建设推门进来，还没等周建设站稳脚跟，于兆粮就开始大发雷霆，她把一个玻璃杯摔在地上，面对目瞪口呆的周建设，于兆粮声音颤抖地问道：“我给你批了那么多的国家计划，你还去走私香烟，你太让我失望了……”

周建设显得一脸无辜的样子，坦然地看着于兆粮的眼睛说：“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

于兆粮恨恨地看着周建设，不容他分辩，继续说：“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你那个……戴眼镜的什么助理……幸亏还没有提到宏安贸易公司几个字。如果提到了……全市人都知道你的贸易公司是挂在计经委的名下，你让我怎么向省里领导交代？你让我怎么向全市市民交代?!”

周建设看着处于异常愤怒中的于兆粮，知道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平息她眼下的怒火，于是也做出很气愤的样子，站起来说道：“于主任，您别着急，我回去查一下，宏安贸易公司的下属谁参与了这次走私，我马上把谁开除。”说完周建设拔腿欲走。

“如果事情闹大，该绳之以法的，你就让他去坐牢，如果牵涉到你，你的公司就此撤掉！”仍然处于怒火燃烧中的于兆粮在后面大声地补充着。

周建设点头答应着。这时，于兆粮家的电话响了。于兆粮缓解了一下紧张情绪，拿起电话。

“……噢，知道了……我中午还有个会，请办公厅的同志负责接待一下……对，他们都是从我家乡农村来的，一定要热情……”

于兆粮放下电话，眼睛望着窗外的花园，自言自语着：“哎，三十多年没回去了，还真有点想家了。”心里不由得有些伤感。过了一会儿，她转身看见周建设还在门口弓身站着，一抬手说：“你去吧。”周建设这才像接到赦令一样退了出来。

在回公司的路上，他的手机响了，是邱四海打来的电话。一听到邱四海的声音，周建设的热血一下子冲了上来，双手发抖。

“周总吗，我是西城区工商局的邱局长……午间新闻看了吧。”

周建设努力压着火气说：“邱局长，我真的……尊敬你……”

手机里传来邱四海有些得意的声音：“谈不上谈不上。我还是职务太低，被四通八达的关系网绑得伸不开手脚。所以，曝光时没点你的名，也没点你宏安贸易公司的名……不过，我

已经下决心了，无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我都要做一名好干部，让你们这种人在改革的大道上走捷径时遇到一块绊脚石。让周老板明白，许多时候权力不大，却是千金难买！”

一股凉气从周建设的胸中升起，他冷笑几声接着说道：“那我就先替全市市民，为政府有你这样的好干部向你致敬了！”说完，关掉手机，接着“啪”的一声把手机猛摔在角落里，咬着牙骂道：“妈的！邱四海！”

周建设在愤怒中漫无目的地把车开得飞快。在不知不觉中，他来到了大海边，他从车上下来，站在海边，久久地望着汹涌而来的海水。过了许久，他的理智又恢复过来，开始头脑清楚地想着眼前的处境。他知道眼前当务之急，是要先稳住于兆粮，让她的心态平和下来，只有这样，才能一点一点地解决下面遇到的麻烦。想到这里，他掐灭了手里的烟头，掉转头向回程的大路开去。

第二天中午，在一家高级酒店的包厢里，周建设、马光明正陪着两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喝酒。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两位农民拿起筷子面对如此丰盛的筵席有些不知所措。周建设不停地往他们碗里夹菜，并时不时地劝酒：“你们多吃呀，于主任忙，特意让我陪你们，不要客气，有什么困难就对我说。”

其中年龄稍大的农民胆子似乎更大一点儿，他未说话前先清了清嗓子，接着缩回头看看另一个农民的脸，那个农民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于是他挺起胸来嗫嚅地说：“周，周总经理，兆粮她忙，你跟她说一下，她从十几岁就离开老家了，怕也不认识我们了，乡亲们都很想她，就是想要让她不忙了，回老家看看。”

看着他们的样子，周建设和马光明笑了，脸上的肌肉放松下来。周建设给他们的杯子里倒满酒，嘴里说着：“我一定转

告，其实，她也一直很挂记家乡呢。”两个小时以后，两个农民像两个红脸关公一样，在周建设和马光明的搀扶下，住进了饭店附近的高级宾馆。

在回来的路上，周建设想，要让于主任高兴起来，必须亲自去一下她的故乡，看看那里的实际情况。正想着，他发现前面一个走在人行道上的女人背影很像肖眉，于是加了一脚油门，车子向前一蹿，他从后视镜里望去，看见那女人的脸上长了很多麻子。一股冰凉的失望从周建设的心头迅速升起。

夜色已深。肖眉正在家里拿着蜡笔，远距离地端详着她前面的墙。雪白的墙上已经画出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她在阳光和花草间笑着。肖眉正要完成最后几笔。龚钢铁走过来看了看，笑着说：“嗯，像你！”肖眉放下笔，靠在龚钢铁肩上欣赏自己的杰作。

龚钢铁着迷地看着墙上那个可爱的小女孩，用一条胳膊接着肖眉的肩膀说：“哎，咱们是不是就照这样生一个？”

“去你的！”肖眉掐了他一下。龚钢铁接着有些急迫地说：“不行，我还得在这儿再画一个男孩，双胞胎，儿女双全嘛。”说着从桌上拾起蜡笔就要画。肖眉抢下蜡笔：“美的你，别捣乱啊……”

两人在画前嬉闹起来，最后相拥着走进卧室，只留下可爱的小女孩在花草间微笑。

第二天上午十点，肖眉走进杂志社，看见大家正在忙碌着。一个编辑手里提着一捆新出版的杂志走进来，喊着：“累死我了。”说着把杂志蹶在桌上，拿起桌上的水杯咕咚咕咚地喝起水来。看见肖眉走过来倒水，他立刻来了精神，从那捆杂志里抽出一本放在桌上说：“肖眉，今天你要请客啊！头题不

说，还有小说专辑，三个评论家都说你才华横溢，是文坛新星……”

肖眉倒完水回过头来，高兴地说：“好，我拿一半稿费请大家……”说着，打开杂志，看完目录，接着看正文和插图，翻到封底的时候，她怔住了。封底是钟小丽穿大红婚纱的艳美照片。肖眉的脸色顿时苍白如纸，她的手有些发抖地抱起那捆杂志，目光冰冷地往隔壁主编室走去……

瘦削的主编正在吃盒饭，看见肖眉进来时脸色不对，正在咀嚼的牙齿突然停住了，嘴里塞着乱七八糟的食物。肖眉瞪着愤怒的眼睛，迎着主编惊愕的脸一直走过去，把杂志使劲摔在主编桌上，杂志、米饭立即洒了一地。

“你真够无聊的……”她冷冷地说，还觉得不解气，又大声说，“也真够无耻的！”

主编站起来想说话，因为嘴里还有食物，一下子噎住了，等他费力地咽下食物问“怎么了？怎么了？”时，肖眉已经摔门而去。编辑部的人一片愕然。

周建设带着那两个农民来到客船码头上，他们走过栈桥，正要上通往头等舱的悬梯，他的手机响了。电话是肖眉打来的，周建设很温和地说：“啊……是肖眉？……这是几年来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肖眉用的是编辑部外面的公用电话，她很平淡地说：“我要见你一面，就现在。”

周建设不得不大声说：“我现在已经上船了，要不……”

肖眉说：“我必须见你，就现在。”

听肖眉的口气很坚决，周建设妥协了：“那好，半小时后，在富丽大酒店等你……”

周建设关掉手机，对几个手下吩咐说：“你们先去，我明后天赶到。”

肖眉是坐出租车赶到富丽大酒店的。一进门来，她的眼睛就在富丽堂皇的大厅四处寻找着周建设的影子。这时一位小姐手拿一束鲜花匆匆走过来问道：“请问，你是在找周建设先生吗？”

肖眉说是，小姐献上鲜花说：“这是周建设先生送给你的……请跟我来。”

肖眉有些不悦地跟着小姐穿过大厅。走到电梯旁，她回过头看了一眼，发现有许多羡慕的目光望着她。她顺手把那束鲜花扔在电梯旁的垃圾桶中。上了二楼，另一位小姐带着肖眉经过一个养着热带鱼的大鱼池，来到一个房间前。

肖眉推门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华丽套间，房间里的大圆桌上，精美如饰的冷菜已摆满一桌，而桌前只坐着周建设一人。她进来后，周建设微笑着站起来，看见她的手中没有鲜花，有些疑惑地望望后面。

肖眉表情很冷淡地拿出当期的杂志说：“不用鲜花，有一本杂志就行。”说着坐到周建设对面的凳子上。

周建设的表情有些释然，他对一旁的服务小姐说：“来，倒酒。”接着对肖眉说，“为你的小说干杯。”

小姐倒完酒，周建设喊道：“上菜。”服务小姐走出门去，周建设将杯子举起，见肖眉纹丝没动地坐着。周建设不解地问道：“怎么了？”

肖眉看着脸上挂着殷勤的笑意的周建设，声音轻缓，语调坚硬地说：“周建设，我今天不是来看你摆阔的，而是来告诉你，我今天才真正意识到，我在婚礼上离开你是完全对的，嫁给龚钢铁的选择没有错！我只希望你不要干扰我的正常生活！”

她气愤地把杂志隔桌扔到周建设的面前。周建设杯子举在空中，有些惊讶地望着肖眉。肖眉感到不解气，又站了起来，把脸凑在周建设面前，眼睛眯缝着对他说道：“你别以为有了钱，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要告诉你，你今天就是为我花掉一百万，也没有小时候为我买一个冰糕，买一串冰糖葫芦感动我……”

肖眉说完，转身走出门去。只剩下周建设孤零零地坐在一大桌菜前发呆。小姐端着热菜进来，见此情景愣在门口。周建设默默地拿起杂志看看封底，接着把一沓崭新的钱放在桌上。

周建设从包间出来时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下电梯的时候，他看见了垃圾桶中的那束鲜花，于是放慢脚步走了出去。

晚上，肖眉早早地上床躺着。龚钢铁上床之后，亲昵地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肖眉把他搭过来的手拿到了一边。

“怎么了？构思呀。”龚钢铁躺下，无趣地搭着话。

见她不出声，龚钢铁又坐了起来，关心地问：“谁又烦着你啦？”

肖眉觉得更加烦躁，于是披衣坐起。龚钢铁叹了一口气，嘟哝着说：“把大学本科攻下了，我倒觉得没事干了。”说着，翻身睡去。肖眉站在阳台上呆望着城市的夜景，不知不觉站了很久。她走到桌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日记，写道：“生活没有了目标，这是我和钢铁这段时期最大的问题。今天，我对周建设拂袖而去，可同时又觉得，他似乎活得更充实，更实在，似乎在这个社会里，他才是真正的主角……”

两个月以后，在于兆粮的故乡，一所新的希望工程小学即将竣工。一些工人在往校舍上刷白色涂料，另一些人正忙着做收尾工作，还有些人在周围栽小树苗。周建设不停地走动，

四处查看。当他看到一切都井井有条时，满意地转身拨打手机。

于兆粮正要去上班，接到了周建设的电话。

“哟……是小周……在老家？……什么，什么？希望小学都建好了？你可真是了我一桩心事啊……”于兆粮对着电话，满心欢喜地说道。周建设在电话中说：“于主任，你可是答应过要来参加落成典礼的，这里家家户户，老人、孩子都在盼你回来呢，你不来，人家就不搬到新学校去上课。”听到这话，于兆粮不停地点着头，眼睛闪着泪花，说道：“我一定去，一定去，我把工作安排一下，争取明后天就动身……哎，你跟县里讲好，我一个人去，不要让市里县里任何人陪，不要兴师动众，那样影响不好。”

周建设答应着挂了电话。接着向不远处一直向这边观望的乡长走去，这个乡长平时在乡亲们面前一直腰杆笔直，但在周建设面前却似乎矮了一截，显得唯唯诺诺。周建设对他说：“你去通知县里一声，说于主任后天到，让他们尽量少来人陪同，于主任反对前呼后拥。”

乡长领了圣旨一样颠颠地走了。有几个挂着鼻涕的山里孩子好奇地围着周建设身边，看他的手机。校长过来轰他们：“去！上课去，都走！”孩子们一窝蜂似的跑了。周建设闭上眼睛吸了一口沁人心脾的山间空气，现在他感觉特别良好，他很想放声歌唱。

两天以后，一队轿车沿着山村公路来了，从山头上看下去，就像一条绳上拴着的几只蚂蚱。于兆粮坐在车队中间的一辆轿车上，含着眼泪看着家乡的山山水水，心中无限感慨。车队拐入山间小路，在于家村村口停下。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农民们放下手里的锄头鼓起掌来，于兆粮向农民们款款走去，后面

跟着一大堆县乡级官员。

看着这么多乡亲在欢迎她，于兆粮心里很高兴，但脸上却露出不悦之色，她对着身后戴眼镜的胖子说：“张县长，你们这样组织群众，是真心对我好吗？”

张县长忙走近于兆粮，低声说道：“于主任，千万别误会，你走时还是个小姑娘，现在是省城的领导，给家乡做了那么多好事，乡亲们都为你骄傲哩……欢迎，完全都是他们自发的……”

张胖子一番话，让于兆粮心里十分舒坦，接着她以中央领导常用的姿势鼓着掌，面露微笑。

在刚建好的山村希望小学操场上，灰头土脸的农村孩子们穿着新校服，排队欢迎于主任。当于兆粮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突然举起田野地头生长着的各种时令野花，学着电影里的镜头，双手颤动着野花，打着拍子喊道：“欢迎——于主任！”“欢迎——于主任！”

于兆粮看到这些纯朴的孩子像机器人一样做着整齐的动作，突然清醒了，她严肃地对走在身边的一群县领导问：“张县长，马书记，难道这也都是自发的？”

张县长无奈地望着远处的周建设。见欢迎的场面有点过头，周建设对校长咬耳朵：“让大家鼓掌就行了。”于是校长立刻去组织学生。学生们都把鲜花放在身后地上，不停地鼓掌。

于主任缓缓走过欢迎的人群，脸上带着微笑，手上有节奏地鼓掌。人群中站着几个白发苍苍的农村老教师，他们像布置好的风景一样，一直在遥望着于兆粮。于兆粮加快脚步向他们走过去，握住其中一位掉光了牙齿的老太太的手。不大肯定地说：“你是，傅老师吧？”老太太瘪着嘴点点头，接着感慨地说：“小粮子，你还能认出我来，我都不敢认你了。”说着说着

哭了起来。于兆粮也满含热泪紧紧抱住老师。

天空突然布满了阴云，转眼间大雨倾盆而下。车队像一条蛇，在山坡上慢慢盘爬着，终于在山坡前停了下来。于兆粮走下汽车，抬头往前看去，一幅令人惊讶的情景映入她的眼帘，她呆住了。

泥泞的路上，铺上了一米宽窄的红布。宛如地毯一样，从林边开始，蜿蜒向山上延伸，闪着耀眼的光亮，一眼望不到尽头……显得突兀、庄重、神圣。前来欢迎的贫困农民扶老携幼，睁着热切的眼睛，默默地看着他们一行。

此情此景，让于兆粮禁不住热泪盈眶。几十年官场生活养成的冷静和世故在贫穷而厚道的乡亲们面前土崩瓦解。在那一刻，她真情流露。好像是某种契合，这时农民们一起热烈地鼓起掌来。于兆粮推开举伞过来的周建设等人，向前走过去，到红布边上，她坚决不从红布上走，随同而来的县、乡干部把她拉到红布上，她一边擦泪，一边又固执地从红布上走下来，红布上留下一片泥泞的脚印。那条朝远处伸去的红布，使于兆粮慢慢走近了农民，她感到自己现在已经不是省委干部，而是那站在红布边上数不清的农民中的一员，他们的切身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

远处，有几个壮汉正扛着一匹匹红布，像铺地毯样在泥地上滚动着……其中一个农民问道：“你说那于主任会给我们建电站吗？”

另一个低头干活说：“那个周建设老板不是打了保票嘛。”

于兆粮一行人冒雨翻过山梁，来到水库岸边的时候，大雨停了。一道美丽的彩虹在远处的西天出现，于兆粮等一行人不由得停下来，在岸边远远地眺望着。在岸边等待已久的张县长，适时地说话了，他对有些陶醉的于兆粮说道：“周总已经

请省里的专家论证过了，初步选定把水电站建在这里。”

于兆粮回过头来，表情恢复了平常的严肃：“要在这里把这个小型电站建起来，得多少钱？”

“我们核算过了，不算农工的劳力费用……一共得四百万。”张县长谨慎地说。

四百万，于兆粮有些为难地低下了头，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沉默。她像想起什么似的，突然把目光转向一旁的周建设，看见周建设正在那里看着他，肯定地对她点头。于兆粮的心情放松了，一团雾气从她的脸上退去，她对身边一直看着她的县里干部爽快地表态道：“四百万就四百万吧，我们计经委全部拿出来，但你们县里要组织施工，必须在年内施工完毕，让每一户农民家里都能点上电灯。”

听了此话，附近的农民哗哗地向于主任跪下了，远处的农民见此情景也纷纷跪下……

车队像一串鱼，在下山路上游走摆动。于主任和周建设坐在一辆轿车里。于兆粮表情轻松愉快地听着音乐，车上的音响里正在播黄梅戏……

于兆粮对坐在身边的周建设说道：“小周，我都忘了，你当下届人大、政协委员的事批下来了。”

“谢谢，于阿姨……”周建设高兴地答道，他嘴角漾着微笑，眼睛望着窗外。

于兆粮接着感叹道：“我没想到你……你从小生活在城市，对农民还这么有感情。”

“不是我有感情，是阿姨您对家乡有感情。”周建设转过头来，真诚地说。

于兆粮笑笑，接着叹了一口气，望着窗外的树木，又感叹道：“钢铁要有你这么聪明就好了……”

听到这话，周建设趁机说：“钢铁有钢铁的长处……不过，于阿姨，我有一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

于兆粮看着周建设说：“小周你说吧，和我没有什么不该说的。”

周建设犹豫了一会儿，好像在考虑该不该说，最后鼓起勇气说道：“我想……你只有钢铁一个孩子，希望你把我和钢铁一样看待，像有两个孩子一样……”

于兆粮想了一会儿，动感情地说：“建设，在你来参加钢铁和肖眉的婚礼那天起，我就从心里把你和钢铁一样看待了……”

周建设从山村回来以后，事业更是蒸蒸日上，似乎到了一个巅峰。

今天，他甚至产生了这么一种感觉：这个城市是属于他的。此时商贸大厦工地上一派繁忙景象。大厦的第五层挂出了“商贸大厦移交签约仪式”的大横幅。前来采访移交仪式的记者们，在大厦门口拥挤穿梭着。周建设一落笔，从大楼上吊挂下来的长鞭炮便噼噼啪啪燃放起来。掌声中，电视台记者对周建设进行了现场采访。报纸和电视上到处是周建设对着镜头讲话的特写。停工的大楼工地终于又开始施工了。吊车、卷扬机、搅拌机纷纷运转，工人们上下忙碌着，路上不断有行人抬头向高楼仰望。

看着如日中天的周建设，肖眉在日记里写道：“有人是生活的主角，就有人是生活的配角，比如龚钢铁，比如我，比如许多人……配角是人生的一种悲剧，因为他总是出演在生活的尴尬之处……”

早晨，肖眉与龚钢铁一起上班，他们在一条老街路口分

手。龚钢铁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朝检察院奔去。

老四和几个手下正开着一辆小车经过这条路。阿昆看见前面龚钢铁的背影，拽拽老四的衣服说：“四哥，那就是龚钢铁，抢了周建设老婆的那个检察院的。”老四来了兴趣，他抬起头来，眼睛发亮地说：“噢？那咱们得搅和搅和，盯住他。”

小汽车开到龚钢铁的身边，老四开窗看了看龚钢铁，好记住他的样子。接着他们把车停在一个小街口，看着龚钢铁骑车从他们身边过去。老四小声嘱咐着两个兄弟，打完就说是周建设让他们干的。阿昆、赵小强点头下车，抄近道去了。

龚钢铁骑车经过小街拐角处时，听见胡同里有厮打声，他马上扔下车子，迅速往胡同里走去，果然看见是两个年轻人正在打架。龚钢铁大声喝道：“打什么，打什么？不要命了！”

那两个人继续推推搡搡。于是龚钢铁上去劝架，毫无防备地走到那两个人中间，拽住一个人的胳膊。那两个人突然转过身来揪住龚钢铁就打，骂着：“你才不要命了！”

龚钢铁这才醒悟过来，一脚把赵小强踢出老远。阿昆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在龚钢铁头上猛砸了一下，说：“我让你抢人家老婆！”

血从龚钢铁的头上冒了出来，他靠着墙壁，滑倒在地，又撑着身子问阿昆：“你把话说清楚，为什么打我？”

赵小强走过来，一耳光打在他脸上，一边说：“妈的，周总的老婆你也敢抢！”说着又是一耳光。

龚钢铁挣扎着站起来说：“如果是为周建设出气，你们随便打。”

两个人不解地看着他。

“来呀，随便打，打完我就不欠他什么了。”

阿昆面露讥笑：“哟呵，像个男人似的。”试着给了龚钢铁

一记耳光。龚钢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阿昆左右开弓打了龚钢铁七八个耳光，手都打疼了，龚钢铁仍然站在那里，不吭声，不还手。这时，胡同外传来急促的喇叭声，这是老四在催他们快走。赵小强双手抓住龚钢铁的肩膀，抬膝在他的腹部猛地一撞，他慢慢瘫倒在地上。两个人扬长走去。

龚钢铁想站起来，但是又倒了下去。头上的血还在流，慢慢的，他失去了知觉。

上午十一点，肖眉背着一个书包，满脸怒容地快步走进宏安公司的办公大楼。

“小姐，你找谁？”保安伸手拦她。

她一抬手，把保安胳膊打到一边，脚步毫不停顿地往里闯。保安被她的样子吓住了，在后面追着问：“哎！小姐，你找谁？！”肖眉不理他，上了楼，径直往周建设的办公室走去。

肖眉来到周建设办公室门外，一个抱着文件夹的女职员正从里面走出来，被脸色铁青的肖眉吓了一跳。

“请问，你找谁？”女职员问。

肖眉大声地喊道：“我找周建设！”

女职员说：“周总在开会，请你稍等……”

肖眉转身直奔会议室。女职员见情形不对，在她后面追着试图阻止她。肖眉走到会议室门前推门而入。

周建设果然正在召集部下开会。肖眉一进来，房间里马上变得鸦雀无声。坐在沙发上的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一脸怒容的肖眉。

“肖眉，怎么了？”周建设惊讶地看着她，问道。

“周建设，你给我解释清楚。”肖眉冷冷地说。

周建设一挥手，其他的人都退了出去。

“肖眉，到底出了什么事？”周建设走到她身旁，小声问。

他小心地站在她面前，就像面对一件易碎的工艺品一样。

肖眉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透着一股怨恨：“周建设，我真没想到你能做出这么下作的事儿来！你不是杰出青年吗，你不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吗，你不是改革明星、企业家吗？这么光彩的身份，怎么还遮不住你街头混混的习气！”

周建设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他直起腰来，正色道：“肖眉，你可以恨我骂我，但请你不要侮辱我。”

肖眉冷冷地说：“周建设，我没有侮辱你，也犯不上侮辱你！我只是想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钢铁、我，该还你的全部还掉了，我们一丝一毫，都不欠你什么了。希望你也能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干扰我们的生活……”

说着，肖眉拎起书包，把一堆东西倒在办公桌上。这些都是周建设以前写给肖眉的信，其中还夹着肖眉、龚钢铁和周建设的合影。

听了肖眉这一顿冷嘲热讽，周建设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一言不发，任凭肖眉发泄。

肖眉倒完书信、照片，看着沉默不语的周建设，竟又从书包中取出一个打火机，哆嗦着拿起照片，慢慢点着后，丢进那堆信件中，看着信在桌上燃烧起来，才哼了一声，转身离去。

周建设一动不动地看着书信燃烧。火越烧越大。

肖眉走出会议室，看见钟小丽还站在门口，肖眉挺了挺胸，二人默默地对望一眼。会议室里传出杯子摔碎的声音。肖眉头也没回昂首走了。

钟小丽冲进会议室，看见桌上一堆火正熊熊燃烧，周建设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动不动。她急忙拿起一个文件夹把火打灭。

## 六 来而不往非礼也

周建设把车停在医院门厅外，从车里拿出一大袋营养品，沿着走廊往龚钢铁的单人病房走去。

单人病房里，肖眉正在给头上裹满纱布的龚钢铁喂水。

“这件事要不要告诉咱妈？”肖眉把一勺水喂进龚钢铁的嘴里，轻声地问道。

龚钢铁摇了摇头说：“算了，对建设不好……”

正说着，门被轻轻推开了，周建设出现在门口。

看到周建设，龚钢铁忙支撑着身子坐在床头，微笑着说：“建设，快进来。”

周建设没动，看着肖眉。肖眉把头扭到一边。

他有点尴尬地走了进来，坐在床前的凳子上，凑近龚钢铁看了看，关切地问：“好些了吗？”

“没事，都是外伤……那两个人其实不会打人……”龚钢铁轻松地说。

周建设看着龚钢铁和肖眉，见肖眉一脸不屑的样子，沉默

了一会儿，诚恳地说：“钢铁，肖眉，你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朋友。这事儿你们不容我做解释，而且这么肯定是我叫人打的，我很难过。”

肖眉转过脸看了一眼周建设，他低着头，阳光从窗口照下来，他的脸一半陷在阴影里。接着肖眉又把眼睛转向窗外。龚钢铁大度地摆摆手说：“这事和你有关也好，无关也好，我挨这么一顿，心里反倒特别好受……”

“不要这么说了，我只想告诉你们，你们不欠我的，从来就不欠。”周建设有些痛苦地抬起头来，接着又低头看着地上一只犹犹豫豫的蚂蚁。蚂蚁向前爬着，突然又改变主意似的向旁边爬去。房间里一时非常安静。

这种宁静让三个人都很尴尬，龚钢铁费力地扭过头望着肖眉，说：“肖眉，倒水呀，给建设倒水。”

肖眉没听见一样，面无表情地坐着不动。龚钢铁瞪着肖眉不说话。肖眉犹豫了一下，拿起暖壶，想想又放下，把杯盖儿盖在空茶杯上，端到周建设身边。

“建设，喝水……”龚钢铁热情地说。

周建设端起杯子，才发现杯中没有水。他瞟一眼肖眉，对着空杯子喝了一口，盖上盖子，慢慢放下，然后站起来抓住龚钢铁的手说：“钢铁，你慢慢养着，我会把这件事给你弄个水落石出，一清二楚。”说完，转身快步走了出去。后面的龚钢铁伸着手说：“建设，怎么了？我们俩还没好好聊聊哪……”见他已经出了门，又对肖眉说，“肖眉，去送送建设呀！”

肖眉把头转向一边，说：“我不去！”

周建设沉着脸走在长长的走廊上，经过护士值班室的时候，有电话声响起。护士接听后喊道：“肖眉——电话。”听到肖眉的名字，周建设停下了脚步，但没有回头。

肖眉小跑着从病房出来接电话。电话是钟小丽打来的，她告诉肖眉，龚大哥被打的事，确实与周建设无关。

肖眉拿着电话默默听着。钟小丽接着说：“只有我最清楚，这是一个叫老葵的人叫他的手下干的，他们对周总了解得很透，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这么做就是想给周总制造麻烦。我过去在他们公司干过，请你相信我……”

肖眉慢慢放下电话，望了望周建设离开的方向，长长的雪白的走廊上，只有一个瘸腿病人在慢慢走来。

这天晚上，周建设在湖上酒舫请刑警队的张中林吃饭。两个人话不多，包间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偶尔飘来打鱼人沙哑的小调。

张中林猛吸了几口烟，使劲摁灭烟头，说：“周总，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要保密，一个小时前市局接到了上面的指示，全省马上就要搞严打了。”

“我不管宽严，反正要尽快把人抓起来，还我一个清白。”周建设看着张中林的眼睛说。

张中林站起来，拿起自己的杯子一饮而尽：“你放心……没别的事我就走了。”

周建设也随着起身，拍拍他的肩膀说，“张队长，经济上的问题你尽管找我。”

阿昆和赵小强正在游戏厅玩游戏，老葵的儿子小葵也坐在他们中间。别看小葵长得又瘦又小，玩起游戏来却是个高手，他一边骂着游戏里的敌人，一边用各种武器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阿昆看着荧屏上激烈的枪战画面，拍拍小葵的脑袋说：“行啊小子，有出息……”

这时，一辆警车戛然停在游戏厅门口。张中林带着几个警察，冲进门来。游戏厅里的人们顿时慌乱起来。警察挨个儿查验他们的身份证。小葵机灵地缩在游戏机下，静静观望着。

张中林来到阿昆和赵小强面前索要证件。他拿他们的身份证和手中的照片对照起来。阿昆和赵小强对视一眼，头上冒出了冷汗。阿昆支支吾吾地对张中林说：“我们没怎么呀？”

“铐起来！”张中林一摆头，四个警察上来抓住阿昆和赵小强，立刻给他们戴上了手铐，不由分说就往警车里拖。阿昆挣扎着向张中林哀求，赵小强回头从容地说：“阿昆，看你那熊样，别给大哥丢脸！”

阿昆停止哀求，安静下来。警车呜呜叫着开走了，小葵撒腿就跑，消失在夜色中。

鹰鹏公司的院子后面还有个小院，老葵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正颤巍巍地跪在一间房子里烧香。老葵微闭着眼睛坐在前院的藤椅上，手里摇着一个大蒲扇，桌上的收音机里正播着京剧《盗御马》。这时老四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附在他耳朵上低语几句。老葵拿起茶壶送到嘴边，听完猛地将茶壶摔在地上，狠狠地骂道：“蠢东西！惹是生非！”听到碎裂声，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从佛堂出来，看着外院问老葵：“葵，又要干啥……”

老葵抬眼望一眼老太太，缓和一下情绪说：“妈，没事，没事。”

老四随着老葵慌忙地朝老太太点头，也连声说没事。老太太回去后，老葵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老四轻声耳语说：“大哥，得先把人弄回来再说。”

老葵拿起电话又放下，拿起纸笔，画了一个开着的门，对老四说：“你马上跑一趟，去公安局找姓赵的。”

老四接过纸看看，点着头，一边往外走。老葵又闭上了眼睛，摇着蒲扇对走到门口的老四说：“以后这种小事不要一惊一乍的，老太太受不了。”

晚上，周建设开着车来到于兆粮家。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看见他们进来，于兆粮热情地招呼：“小周……苗护士……坐、坐呀。”

周建设环视一下房间，试探着问：“今天是周末，钢铁和肖眉……没回来？”

于兆粮兴致很高地说：“钢铁出差了，肖眉打电话来，她在那边赶写一篇小说不过来……你们干吗都站着？”

护士在她身边坐下，轻声问道：“于主任……这几天，你觉得精神好些了吗？”于兆粮高兴地站起来说：“好多了，不光觉得精力好，人也像年轻了几岁。”

护士接着说：“又半个月了，今天得再打一针……”

于兆粮有些犹豫地问：“这种针……贵吗？如果价格高，就算了。”

在一旁的周建设给护士递了一个眼色，插话了：“不贵。每支也就比咱们的青霉素高出几块钱……就因为进口药，也就紧张些。”

“是美国产的吗？”于兆粮猜测地问道。

“日本的。日本这个国家，就是发达。”周建设若有所思地回答着。护士和于主任进卧室打针的时候，周建设打开了屋里的电视机。电视上正在播放关于全省严打工作的通知……

市检察院里，检察官们急匆匆往楼上会议室走。吴小红一脸兴奋，走在最前面。她后面有人说：“妈的，可到时候了。”

早就该严打了！”另一个人搭话说：“你激动什么，第一线是人家公安局的事。”

牛明快走几步，赶上吴小红，神秘地小声说：“我调到批捕科了。”

“知道。”吴小红觉得他那神秘的样子有点可笑。

办公室主任董廉生在楼道里大声喊：“快一点，后边的快一点。”大家都加快了脚步，最后面的还小跑起来。

检察院关于严打的电话会议开始了。检察长肖凤山和全体干警都面容严肃地围桌坐着，会议室四角的音箱中不时传出省里领导讲话的声音。肖凤山附在董廉生耳朵上说：“你去一趟医院，让龚钢铁马上出院。”

一夜之间，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从重、从严、从快”等关于严打的标语口号。法制教育宣传车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喇叭里传来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

严打的消息在鹰鹏公司引起了一阵不安。去公安局办事的小弟兄回来了，向老四报告说情况不妙。老四眉头紧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最后他把烟头摁死在烟灰缸里，说：“你再跑一趟，给姓赵的加五万。”

小弟兄刚想说什么，窗外传来了法制宣传车的喇叭声，等宣传车走远了，他说：“四哥，现在正在风头上，人家连我一根烟都不接。”

老葵从里院出来时，透过窗子看见老太太跪在菩萨像前烧香祈祷，心中突然觉得有些难受。他走到正在看书的小葵身边，说：“小葵，要听奶奶的话。”小葵头也不抬地答应了一声。他还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把手在空中挥了一下，走出了里院。一到外院，他心里骂了一句：“妈的，大老爷们，怎么婆婆妈妈的！”

老葵进来的时候，老四们正一筹莫展地呆坐在桌前。看见老葵，老四抬头叫道：“大哥……”

老葵看了一下屋里的人，问道：“新闻都看了吗？”

“看了大哥，这次怕是不同往日，有点像八三年那次……”老四担心地回答说。

老葵瞟一眼老四，老四不说了。老葵看看其他人，他们都点头说看过了。

“那两个小子怎么样了？”老葵坐下来问道。

老四摇了摇头。

老葵沉默了一阵，抬头对满脸丧气的老四说：“你给姓周的赔个不是……”

老四有些无奈地拿起电话，拨通了周建设的手机，换了一副温顺腔调：“是周老板吗？”

周建设正在大楼工地，带着安全帽和一个工程师指指点点。他一接电话，听出是老四，马上关掉。

老四强压着心中的怒气，接着又拨。

周建设指着图纸，对工程师说：“这里改一下，要给我留出一个游泳池……那边，弄出一个小剧场，可以唱戏，也可以看电影。”

正说着，手机又响了，他一接电话，听到“周总，我是老四……”立即又关了手机，又和工程师比画起来。

老四再拨电话，电话说：“对不起，您呼叫的用户没有开机……”

老四无奈地把头转向老葵说：“大哥……”

“不给面子，那就磕到底吧！”

“大哥的意思是……”

老葵目光阴冷地说：“衣服穿在身上，不信抖搂不下二两

土来……”

宏安公司办公室里，周建设正在和市建总公司通电话：“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分不少地把全款从银行转过去，我们有合约，钱不到你可以通过法律解决嘛。”

周建设放下电话，马光明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周总，四家银行全都不同意贷款……他们知道了我们的财务状况，说我们信誉不足，不符合放贷条件。”

周建设一下子惊住了，他转身对秘书吼道：“把财务科长给我叫过来！”

秘书回答说：“他已经三天没来上班了。”

周建设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马上同马光明一起急匆匆地走进财务科。发现科长的办公桌上一片凌乱，杯子里的剩茶叶都干了。

一个出纳对周建设说：“周总，科长三天不来上班，我们所有的现金都提不出来，根本没法工作……”

周建设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放松了表情说：“是我派他到广州出差了……”又回头对另一个人说，“李亮，现在你把他的抽屉撬开，把所有的公章、私章都取出来，他没有回来之前，你就是财务科长。”

周建设说完这些，和马光明回到自己办公室。他脸上布满了焦虑，说：“光明，你亲自带人去找他，一定要找到，马上去。”

五天后的中午，马光明一路小跑进了公司大门。他顾不上同别人打招呼，马不停蹄地冲进周建设办公室。一见马光明，周建设马上站起来问：“怎么样？”

马光明的气还没喘匀，回答道：“找了他五天，该找的地

方全找了，都不见影子。听他家邻居说，他带着一家人出国探亲了，说是去了加拿大……”

周建设跌坐在椅子上，眼睛发直，自言自语：“看来他毁我的心早就有了。”

马光明走上前来，小声说：“周哥，码头那边情况也不大好，这次严打波及面广，时间又长，旱路水路都停止供货了。”

周建设不说话，想了想站起来，缓步踱到窗前。

电话响了。马光明见周建设没有回头，就拿起了电话：“喂，不是，我是马光明……你稍等。”

他捂住话筒低声说：“周哥，是法院的，说是受理了市建总公司的起诉，来送传票，你看……”

见周建设仍不吭声，马光明对着话筒说：“请他们到会客室等等。”马光明放下电话。周建设自言自语：“是到了整理整理自己的时候了……”

周建设和马光明走进公司会客室，两名法官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周建设一脸信心十足的微笑让他们感到很意外。

周建设笑着伸伸手，说：“别客气，坐，两位请坐。”

两名法官说明来意后，把传票递了过来。周建设接过传票很自信地说：“公司财务部门出了点小差错，我跟市建公司解释一下，相信他们会撤诉的。”

法官走后，周建设给香格里拉大酒店打了个电话，订下了总统套房。黄昏时，西装笔挺的周建设走过大酒店堂皇的大厅，走过一朵朵姑娘的微笑，走进了总统套房。

这恐怕是全城最奢华的房间了。墙上装饰着欧洲油画，房内的桌椅也都是从欧洲进口的。典雅的餐厅里，巨大的雕花餐桌上摆满海鲜。

于兆粮和周建设坐在桌前，不时看看手表，客人并没有迟到，但也没有早到。

“于主任，这批计划……”周建设试探着说道。

于兆粮果断地说着：“这是省委订的，全部计划都要用到重点工程上……你只能另想办法了。”

周建设一时无语。于兆粮又看了看表，有些不耐烦了，皱着眉头，眼睛望着别处，抱怨说：“你没有这个实力，就不要去接这么大的工程嘛！经济工作光凭热情和冲动是不够的，你现在缺少的是脚踏实地的精神和严谨的运筹……”

服务员进来通报：“周先生，客人来了。”

周建设慌忙起身迎接。客人是一位瘦高个儿，五十来岁，文质彬彬。周建设和他握手后，客气地把他让进餐厅。客人看见坐在桌前的于兆粮，有些吃惊，接着就热情地伸出手来，说：“哟，于主任也在，让你久等了，对不起。”

于兆粮也站起来同来客寒暄：“周经理请你是真的，我是在这开会，碰上了，就被拉来陪客。”转头对周建设说，“巩行长来了，咱们就开始吃吧。”

小姐上来倒酒。于兆粮拿起了筷子。可是巩行长从随身带着的黑布包里，摸出了一个铝皮饭盒，抱歉地放在大虾旁说：“于主任，真对不起，你知道的，我这个胃啊，老毛病了，大鱼大肉碰也不敢碰，走到哪都吃这个。”说着，打开饭盒，是半盒稀饭和炒青菜。

于兆粮和周建设一时都非常尴尬。

巩行长举着筷子说：“你们吃，于主任，周总……我真的是胃不好。”

于兆粮自我解嘲地说：“看我这记性，上次咱们在一块开会，你也是走到哪都提一个饭盒。”

巩行长笑了起来：“对，对，上次你还喝了我半碗稀饭。”

于兆粮对一旁的服务员说：“给我来一碗龙须面……我陪巩行长吃面条。”

服务员很快端来两碗面条和一盘青菜。满桌海鲜谁也没动一下，三人吃着稀饭、面条。

吃了几口，周建设犹豫着问：“巩行长……我们那笔贷款的事……你要能签个字……”

“周总，你是咱们市里的改革带头人，我们银行最应该支持的就是你……可最近，中央对金融贷款有明确规定……传达文件时于主任也在……”巩行长咽下一口稀饭说道。

于兆粮在一旁插话道：“巩行长，不知道像宏安贸易公司这种情况……能不能灵活一下，变通变通……”

巩行长喝光饭盒里的稀饭，撂下筷子说：“这是巨额贷款……要真想贷，请于主任跟省长说一下，管金融的副省长也行，只要有他们的批示……我们银行没有一点问题。”

周建设、于兆粮对望着。

于主任的态度马上转变过来：“说到底是不懂金融，如果宏安不够贷款条件，我支持巩行长坚持原则……一个亿，这可不是小数目。”

吃完饭，周建设和于兆粮一起出门送巩行长。看着小车开走后，他们站在寂静的广场上。夜风吹来，使人感到格外清爽。来接于兆粮的车开了过来，她临上车前安慰周建设说：“小周，你也别急，车到山前必有路。明天日本要来一个贸易代表团，有一个开发商对月江的投资很有兴趣，我安排你去接待……说不定柳暗花明呢。”

第二天，周建设设宴款待日本人，宴席之奢华连财大气粗

的日商也暗暗吃惊。周建设甚至拿出了自己珍藏的黑瓦瓶茅台酒。这瓶陈放七十年的茅台让日商赞叹不已。晚饭后，周建设又亲自开车送日商回他下榻的富丽大酒店休息。

周建设和日商走进大酒店时，文娟正在收拾宾馆的房间。从楼道传来同事的喊声：“文姐，你快一点，客人马上就上来。”

文娟应答着，动作麻利地整理着房间。周建设陪着日本客人，离开总台，穿过大厅，向电梯走去。日商喝得有点高，身子微微摇晃，周建设殷勤地扶住他。

日商叽里呱啦地说着日语，仍在赞美那瓶茅台。周建设不知他在说什么，只好礼貌地听着。他们走进电梯时，周建设总算插上了话，他用英语向日商介绍商贸大厦的投资前景。日商也改用英语说：“投资……我一定投资……”

他们走出电梯，刚好碰到文娟从客房退出来，周建设和文娟都有些惊讶。

周建设惊奇地问：“文娟，这个房间由你负责？”

文娟点点头。

周建设说：“太好了。这是我的日本朋友，你一定要替我细心照顾他。”

文娟答应说：“周大哥，你放心……”又微笑着对日商点点头。

“漂亮……漂亮……”日商盯着文娟用英语连连说道。

周建设似乎明白了什么，也用英文说：“你是第一次到中国，先进房休息休息，晚上我带你到这个城市最好玩的地方，那里美女如云。”

大酒店的保安祁小三正在门口值班，听到远处马路边有人

喊他的名字。祁小三抬头往那边一望，却不见人影。于是祁小三和另一名保安交代几句后，朝马路那边走去。

祁小三走过去一看，是老四，心里顿时不安起来。老四拍了拍小三的肩膀说：“混得不错啊，走，到车里坐一会儿。”

祁小三往后挣着肩膀，说：“我不去……我早就不干了。”

老四眼露凶光，威胁说：“你是不是脚后跟的大筋痒痒了？”

祁小三犹豫了，他领教过老四的心狠手辣。最后只好垂着头跟在他后面，钻进停在路边的一辆小车里。

上车以后，老四马上扔给祁小三一沓钱：“别害怕，没别的事，就是让你监视一下 9028 房间那个日本人，看看他和周建设在搞什么名堂。”

祁小三拿着钱，有些不相信地问：“就这些？”

“就这些，去吧！”老四不耐烦地说。

祁小三揣着钱乐颠颠地回到值班室。

周建设满意地从酒店客房出来，走到长廊尽头的楼层服务台和文娟交代了几句，然后进了电梯。

保安祁小三在电视上见过周建设。他若无其事地看着周建设走出来，像酒店所有的保安一样，礼貌地向他鞠躬，嘴里说着：“先生，您慢走。”

周建设一下酒店台阶，马上就有小车开到面前。祁小三赶紧过去为他拉开车门。车中的马光明迫不及待地问：“有希望吗？”

周建设不动声色地上了车。祁小三替他关上车门。

文娟端着一盘新鲜水果敲开了日本人的门。留着小八字胡

的日商打开房门，一看是文娟，不禁心花怒放。柔和的灯光下，文娟显得更加柔美了。已有几分醉意的日商把文娟让进客厅，一双色眼定定地看着她。

他操着不太流利的汉语说：“小姐，你和周建设，什么关系？”

文娟把水果放在茶几上，转过头来问：“你是说周大哥？”

日商不大明白“大哥”的含义，他见文娟把垃圾袋收起来准备出去，就问：“周建设，大哥？你们是兄妹？”

“不是兄妹，可他像大哥一样对我好。”文娟答道。

日商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我明白了。是那种，那种关系。”

文娟要走，日商用手指着床，用日语又说了些什么。文娟不懂他的意思，以为是让她整理床铺，于是走过去把弄乱的床铺拉拉整齐。

日商以为文娟同意了，取出一沓人民币举在手里说：“够……吗？”

文娟不明白他的意思，睁大了眼睛直摇头。

日商又拿出两张百元钞票放到原来那一沓钞票里。

文娟红着脸微笑，还是摇头。

日商有些不耐烦了，他把手中的一沓钱举在手里，喊道：“够了，够了！”然后把钱放在桌上，解着扣子向文娟走过来。

这下文娟全明白了，她惊恐地躲到墙角。小胡子日商脱着衣服，咿咿呀呀地向文娟逼去。文娟大叫着退到里屋。日商跟着扑了进去，里屋传出厮打声和玻璃破碎声。最后是一声嚎叫和一声闷响。

文娟衣衫不整，神色慌乱，惊叫着跑出客房。

祁小三装作巡视，正准备去日本人住的地方看看。突然听到一声嚎叫，就循声快步走了过去。他发现日商住的 9028 号客房门开着，就警觉地走了进去。只见屋里空无一人，一片凌乱，他意识到一定出事了，就快步走到阳台向下看去。一看之下，大惊失色，日商已经摔死在楼下。

他拔腿就往客房外边跑。他见走廊上空无一人，转念一想，又跑回客房，手忙脚乱地打开日商的行李，找出一沓钞票，从床上的外套里翻出钱包，临出门，又拿了桌上的那沓钞票。

出了大酒店后门，祁小三躲躲闪闪地走到集体宿舍的二楼。文娟的宿舍中有一个服务员在化妆。祁小三缩在卫生间，焦急地等着。这时，有人叫那个服务员接电话，她放下口红，门也不关，匆匆跑了出去。

祁小三迅速溜进文娟的宿舍，把日商的空钱包塞进文娟床头的纸箱中。他回到大厅，经过那个女服务员身旁时，她还在对着电话嗲声嗲气地撒娇。

祁小三若无其事地回到酒店大门口。见他回来，另一名保安抱怨说：“你这泡尿可够长的！”

祁小三整整帽子，答道：“拉肚子。”

这时，一个女清洁工从酒店一侧尖叫着跑了过来，大喊：“有人摔死了！有人摔死了！”可是见了门前的保安，她反而瘫在那儿说不出话来，只能用手指着楼后。

祁小三和保安立即向楼后跑去。

接到报案，警察很快就行动起来了。照例是警笛呜呜大叫，警灯耀眼地闪烁，然后警车随着尖利的刹车声停在事发现场。七八个警察跟着保安急匆匆地来到 9028 房间。接着又快速跑到楼后，对着惨不忍睹的尸体拍照。

此时周建设正准备接日商去体验一下月江的夜生活。临走前他指示几个下属：“你，去和市建总公司联系，告诉他们日商投资下月就到，不要动不动就找法院；你，还是去工地监督施工，无论如何要保证工程质量，那是我们宏安的旗帜……”正说着，电话响了。

周建设拿起电话，才听了个开头就愣住了。

严打期间，检察院忙得不可开交。龚钢铁伤还没好利索就回来上班了，他所在的批捕科更是任务繁重。

今晚又是加班，他和同事们一起快速地查对案卷，然后在表格上签上名字。龚钢铁从案卷上抬起头来，伸了个懒腰，将签过字的一堆表格推给对面的吴小红，说：“可以交检察长签发逮捕令了。”

吴小红收拾着龚钢铁签过的表格，一边笑着说：“科长，你真厉害呀。现在你知道‘龚钢铁’三个字有多厉害了吧。”

龚钢铁停下笔，揉揉眼，对另外两个同事说：“你们俩，谁去把大家的夜餐领回来。”

这时牛明又抱了一堆卷宗进来说：“科长，公安局请我们今晚把这些全都审批完。”

龚钢铁示意他放下。他桌上待审批的卷宗已经堆了二尺多高了。牛明放下待审的卷宗，马上又抱起龚钢铁审批过的卷宗，正准备走，见桌子一角还有几个。就问：“那几个呢？”

“证据不足。”龚钢铁头也不抬地答道。

“人家已经对我们有意见了，说我们批捕效率太低。”牛明走的时候嘀咕道。

吴小红在冲着他的背影叫道：“那是人，不是萝卜白菜。”

牛明抱着卷宗走进会议室，将卷宗交给等在那里的公安干

警。公安干警接过来，数了数批捕证明说：“少三份呀？”

牛明说：“那三个暂时不批！”

公安干警好奇地问：“为啥？”

牛明说，证据不足呗，还能为啥。公安干警不满地说：“你们这边太磨蹭了，省委都说了，要从重、从快、从严。”

牛明正色道：“都是人命，不是萝卜白菜。”

公安干警被噎了一下，说：“牛！你们检察院比我们公安牛。可现在治安这么乱，老百姓骂的是公安不是检察院。”

夜已经很深了，龚钢铁和同事们还在批捕科里工作。吴小红边吃盒饭边看卷宗。翻过去几份后，忽然看到了一个女犯。她盯着女犯的照片看了好一会儿，觉得有些面熟，仔细看了几页，慌忙问龚钢铁：“哎，科长，这是不是那个文娟呀？”

听到这话，龚钢铁吃了一惊，他连忙放下碗，接过卷宗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把碗推到一边认真审查起来。

牛明边吃边问：“什么罪名？”

吴小红回答说：“抢劫杀人。”

牛明一边收拾着碗筷，一边淡淡地说：“一个女的，她真有这个胆儿？”

龚钢铁仔细看完文娟的卷宗，觉得里面问题不少，拿着几份可疑的卷宗走出批捕科，直奔检察长办公室。

龚钢铁走进检察长办公室，肖凤山正在审查有问题的卷宗，他面前已经放了一摞这样的文件。正看着，电话响了。是市公安局打来的，向肖凤山抱怨检察院的效率太低了。

肖凤山向他解释说：“对，是十八个……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不是我们检察院限制你们的工作……是，听说了，我也知

道有的检察院就跟在公安的屁股后面，公安抓一个，检察院就当场批捕一个。可这是抓人，不是五八年大跃进。我们不能和别的地方比谁抓的多，谁枪毙的罪犯多……”

对方没耐心听下去，很不客气地把电话挂了。

肖凤山拿着听筒发呆，看见龚钢铁站在面前，就问：“又有几个？”

龚钢铁把手里的卷宗放下，特意把文娟的摆在最上面。

肖凤山认真地看着文娟的卷宗。龚钢铁像在自言自语：“怎么倒霉事儿都跑到文家去了。”

肖凤山感叹道：“这就是命运啊。”

“明显属于案情不详、证据不足……怎么能说抓就抓呢？”龚钢铁不满地说。

肖凤山接着感叹：“中央让从重、从快、从严，指的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到了下边就走了样了。文娟的案子，你要亲自介入。不能因为死了一个日本人，案子就可以不问细节。”

龚钢铁点了点头，出去了。

夜已深了。肖眉急匆匆地骑着车往父母家赶，她把车停在父亲的小楼前，轻轻敲着房门。

刚睡着的肖凤山警觉地醒来，披衣起床问：“谁？”

“爸，是我，肖眉。”

肖凤山打开门问：“半夜三更的，有急事吗？”

“你不用开门，天冷。我问你一句话，刚才钢铁回去说你又要上书最高人民检察院？”肖眉刚说完，门开了一条缝。

“是的，怎么了？进来说？”

肖眉说：“我不进，你忘了因为上书被打成右派吗？忘了

因为上书蹲了三年监狱吗？”

肖凤山隔着门不说话。

肖眉：“我半夜回来，就是想跟你说，你年纪大了，这才过了几年安稳日子。”

肖凤山想了想，说：“回去睡吧，你爸是检察长，是检察长就不能眼看着有些人把严打这本经给念歪了，突击抓人，像捆麦子一样。”

肖凤山说完，把半开的门又关上了。

肖眉在月光中站了一会儿，只好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听见身后的门又打开了，肖凤山说：“这突击抓的人里，文娟也在里面，还是重罪，你说管不管？”

说完，他又把门关上。

肖眉站在月光中呆住了。

龚钢铁与一名同事来到戒备森严的看守所，出示了提审手续。武警战士打开一扇小门，让他们进去。

文娟身着囚服，戴着脚链和手铐，被人押着从空旷的大院中走过，前往提审室接受审问。在看守所关久了，她已经很不习惯外面的阳光了，她眯起眼睛看着太阳，人已显得十分瘦弱、苍白。

进了提审室，文娟一抬头，看见坐在桌后的是龚钢铁，激动地张了张口要说什么，见龚钢铁一脸严肃，就把头低下，泪流满面。

龚钢铁给记录员递了个眼色，开始审讯。问过例行公事的问题后，龚钢铁说：“文娟，请你把事情的经过再讲述一遍。”

流泪不止的文娟回忆了在客房里，日商欲强奸自己和她怎样把他推下窗台的经过。

龚钢铁问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个日本人是想要对你实施强奸吗？”

文娟想一会儿后摇了摇头。

“你再仔细想想，哪怕很小的一点线索。”龚钢铁启发她。

文娟仍然摇头。

龚钢铁接着问道：“你有证据证明你床头纸箱中那个日本人的钱包不是你放进去的吗？”

文娟还是摇头。

龚钢铁无奈地和记录员对望后，龚钢铁问道：“文娟，你还有什么要说吗？”

文娟信任地望着龚钢铁，说：“龚大哥……现在，我信命了。人再要强，抗不过命运……麻烦你转告我妹妹文清，就说她姐姐在死前交代，让她好好读书，照顾好妈妈……说我对不起她，该由我对母亲承担的那一半责任，就交给她了。”

文娟含泪说着，被警察带走了。

龚钢铁疲惫地回到家，一推门，见周建设独自坐在客厅里，面前放的水和苹果一动未动。

“建设！你怎么来了？”龚钢铁诧异地叫道。

周建设仍然坐着，冷冷地问：“你去看文娟了？”

听到这话，龚钢铁垂下头，沮丧地说：“哎，毫无进展。”又对厨房里喊道，“肖眉，多烧几个菜，我要和建设喝两杯。”说着就进屋找酒。

肖眉没应声，但厨房里传出了切菜声。

周建设平静地说：“我来就是想和你说一声，钟小丽告诉我，富丽大酒店的保安祁小三是鹰鹏公司老四的手下。有可能是老四让他盯着我和那个日商，也许他进过 9028 号房间。”

听到这话，正在找酒的龚钢铁惊喜地说：“嘿！你怎么不早说！”

他把刚找出来的两瓶酒放下，把藏在酒柜最里面的一瓶茅台酒拿了出来。当他兴奋地拿着酒出来的时候，周建设已不在屋里了。

“建设！建设！”龚钢铁转着圈叫。接着挨个屋子找，连厕所也看了还是没有。

餐桌上已经摆好了肖眉做的几个家常菜，还有三双筷子，两个酒杯，可周建设已经走了。

龚钢铁推开窗子，看见周建设已经到了楼下。龚钢铁招着手大叫：“建设！建设！”

周建设抬头往楼上看看，没有回答，独自走远了。龚钢铁转身问肖眉：“你又说他什么话了吧？！”

肖眉很冷淡地说：“他不在这儿吃，我们自己吃。”说着独自坐下吃饭。

公安局根据周建设提供的线索，传讯了祁小三。这次审讯由公安干警主审，龚钢铁在一边旁听。

祁小三被带了进来，审讯室里的灯光异常刺眼，他眯着眼睛，看看四周，坐了下来。

“祁小三，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主审的警察问道。

祁小三缓缓地摇摇头，就像快睡着了一样。一个警察马上拿出一个石膏脚印，又过去把祁小三左脚的鞋脱下，刚好放入那个石膏鞋印中。

主审接着问：“你知道这个鞋印是从哪弄来的吗？”

“我到处走，哪知道你们从哪弄的鞋印。”祁小三迷迷糊糊地回答。

主审冷冷地说：“这是 9028 房间的脚步，案发当日下午四点二十五分，你离开值班岗位，说是去上厕所。但据我们了解，你没有进卫生间，而是坐电梯进了 9028 房间，然后，就有人发现日商坠楼死亡。”

警察的这番话如炸雷一般，冲击着祁小三的耳膜。他受惊一样突然跪倒，抱着脑袋叫道：“政府，警察叔叔，我说实话，我说实话！那个日本人确实不是我害的，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我只是顺便拿了钱的钱包。”

“钱包呢？”

祁小三回答说：“因为那个房间归文娟管，我就把钱包放进了文娟床头的纸箱。”

警察接着问：“除了这个钱包，还拿了什么，看见了什么？”

“别的什么也没拿，对了，当时我看见地上有个绿扣子，被我一脚踢到床下了。”祁小三痛哭流涕地说道。

听了祁小三的交代，一个警察马上离开审讯室。主审警察看了看龚钢铁。龚钢铁接着问：“你认识老葵吗？”

祁小三想了想说：“不认识。”

“到底认识不认识？”龚钢铁拍了一下桌子。祁小三又想了会儿，反问道：“百家姓里有姓葵的吗？”

主审警察说：“你先下去吧。”

一个警察把他带走，到了门口，祁小三回头来喊道：“我是拿了钱，可那日本人摔死和我没关系！”

文娟和几个女犯坐在牢房里发呆，铁门开了，一个狱警指着文娟说：“你，13号，出来。”

其他几个女犯都惊恐地望着文娟。文娟看看她们，跟着狱

警出去了。

文娟被带到一间办公室，那里已经坐了几个穿囚衣的人。狱警拿来两张表格放到文娟面前说：“在这里签个字。”

文娟呆呆地看着狱警，如做梦一般。狱警很随和地说：“签吧。”又对另一个说，“还有你，你到这边来签，我就说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们都不信。”见文娟还在发愣，就对她说，“签呀，你们家的人在外边等着呢。”

文娟的手哆嗦着，慢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字，文娟换上自己的衣服，走出了看守所。她看见母亲、妹妹还有龚钢铁、肖眉和周建设都在门口等她。文清长高了不少，已经成了一个大姑娘，她一见文娟就哭着扑了上去。姐妹俩抱头痛哭。

她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心中的感激，要给龚钢铁等人跪下来。

龚钢铁说：“文娟，是你周大哥提供的重要线索，是他救了你。”

文娟向周建设跪了下来，叫了一声“周大哥”，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 七 一波三折

阳光透过院里的树叶照在老葵的光头上，一只蝉躲在树上不停地叫着，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儿童玩具。

现在正是老葵一家三口吃早饭的时候，老太太忙着给老葵和小葵盛粥、夹咸菜。老葵把光头往旁边移动了一下，以避免斜射的阳光。他把咸菜倒进碗里，用筷子下意识地搅动着，想着心事，粥溅到桌上也没发现。小葵放下碗筷，在一旁很感兴趣地看着他，接着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树枝，伸到老葵面前摆动着，想看看他的反应。老太太一抬头看见了，伸手“啪”地打掉了树枝，瞪了贪玩的小葵一眼，说：“小葵，你今天还不去上学吗？”

小葵害怕地偷看一眼老葵，哀求地向奶奶挤了挤眼睛。老葵一言不发，心不在焉地喝着粥。

这时老四慌慌张张地进来了，对闷头吃饭的老葵喊道：“大哥，祁小三进去了，八年，是周建设……”话还没说完，见老葵有些厌烦地丢下饭碗，急忙抬起头冲老太太咧嘴一笑，

然后俯在老葵的秃头边耳语着。老太太似乎对他们的事不感兴趣，继续忙自己的。

听完老四的报告，老葵往树上蝉叫的地方看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有来无往非礼也。”

说完，端起饭碗，认真地喝起粥来。老四站在一旁，想一会儿，似乎拿定了主意，迅速地转身走了。

小葵在后边追着踩老四投在院里的影子，跑到门口偷看。老太太把他拽了回来，回屋拿起书包，挂在小葵的脖子上，拉着他的手往学校走去。

文娟出来后，周建设聘请她到宏安公司财务科做现金出纳。新上任的赵科长把一沓账表、发票放在文娟的面前说：“你重新核算一遍，然后请周总签个字。”

文娟开始用计算机算，觉得不适应，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算盘，噼噼啪啪打了起来。她的算盘打得快捷、流利，惹得许多办公室里的人都看着她。

文娟觉察到别人在看她，抬起头笑笑说：“小时候在家练的。”

宏安公司对面的马路上，停着一辆轿车，老四和几个手下坐在车里。他们观察了周围的环境后，把车开到一个人少的小门前。

文娟算好后，拿着一沓发票去找周建设签字。走到周建设办公室门口，发现门虚掩着，就在门口叫了一声。见没人回答，她就推开门走了进去，却不见周建设的影子。

文娟好奇地打量着周建设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套间，看起来整洁大方。她走到办公桌前，发现大玻璃下压着一张被烧掉了一部分的照片，那是周建设、肖眉和龚钢铁的合影。文娟觉

得很奇怪，就低头仔细看了起来。正看着，三个蒙面汉子闯了进来，一进门就把办公室反锁上。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扑过来，从背后抱住文娟，用匕首抵着她的脖子，低声说：“不许叫！敢叫一声就捅了你！”

文娟睁着惊恐的眼睛，身体瑟瑟发抖。

另外两个人马上到里间去找周建设，不见他的影子，就厉声逼问文娟：“周老板呢？”

文娟摇摇头。一个汉子把匕首抵在文娟的脸上：“说！周建设到底去了哪儿，两分钟前他还在这里。”

文娟微微摇头，不说话。

那个汉子猛地揪起她的头发，抽了她几个耳光，继续逼问。

文娟还是不说话。

一直静静地站在旁边的一个蒙面人插话说：“再不说就把她从楼上扔下去！”看来他是个领头的。

两个汉子推开窗户，一看，窗外是一片宁静的花园，就把文娟推出窗外，一人抓住一只脚，把她倒提着吊到了外面。

领头的蒙面人冷冷地说：“是死是活，就看你一句话了。”

文娟使劲挣扎着，两只手在空中乱抓。

“最后问你一遍，说还是不说？”领头的问。

文娟突然看见周建设在办公楼前的街道拐角处，正和两个人说话，她就像被人泼了一桶凉水，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数到三，她还不说你们就放手！”领头的对两个手下说，然后开始数，“一……”

文娟向他们连连点头。

抓住她的两个蒙面人把她从窗外拉了上来，领头的拍拍她的脸说：“乖，早一点说哪会受这个罪！”

也许是被倒吊着太难受了，文娟上来后不停地咳嗽，咳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放开她，让她喘口气。”领头的对两个手下说。

两个人松了手，文娟理了理头发，活动活动手脚，果然不咳了。三个蒙面人不耐烦地等她开口，她突然向门口跑去。刚握到门的把手，一个汉子就扑了上来，一把抓住她的后衣领。文娟扭转身子，一手抓住把手不放，另一只胳膊往身后乱甩，想挣脱他的手，结果一肘碰在他的鼻子上。那汉子只觉得鼻子猛地一阵酸疼，本能地用手捂住脸。文娟乘机扭开门跑了出去。三个蒙面人紧追不舍。

文娟快速地跑下楼梯，叫喊着向大街跑去。几个蒙面人不再追她，向另一个方向跑了。

文娟跑到外面，见他们没有追上来，就向周建设站着的地方跑去。周建设和客人握了手，送他们上车。小车开动后，周建设站在路边向车上的人挥手告别，听见文娟的叫声，转头一看，文娟正向他跑过来。

“出什么事了？”周建设问道。

文娟正要回答，突然发现周建设身后有一辆轿车飞速冲来。她意识到情况不妙，对周建设大喊：“快跑！”

周建设没有反应过来，惊讶地站在那里。文娟跑到他身边，猛地推了他一把。汽车冲过来时，文娟躲闪不及，尖叫一声倒在血泊中。

肇事的轿车毫不减速，等周建设清醒过来，它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文娟！”周建设大叫着，见她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血流不止，急忙把自己的车开过来，将她抱到车上，往医院驶去。

文娟躺在医院外科急诊床上，仍然昏迷不醒。床头吊着输液瓶。脸上和双腿到处缠满绷带。龚钢铁和肖眉在床边关切地看着她。周建设在窗口站着，沉默地看着楼下。他的手机响了，在宁静的病房里特别刺耳，他急忙走到病房外面。

周建设站在病房走廊里，打开手机，一听是老四的声音，又慌忙走到更安静的一角。

老四在电话里说：“周总，我向你转告葵哥的意思，你和我们鹰鹏公司的事情就算扯平了……我们三个弟兄被抓，你生意上受点损失，那个姓文的住院……这就算谁也不欠谁的了。如果你还想和我们斗下去，葵哥说了，要完蛋的就不光是你的公司了，你这条命恐怕……”

周建设表情阴沉，一言不发地听着。

电话里老四还在说：“怎么样，周总，是斗是和你给一句话。”

周建设拿着话筒的手在微微发抖。老四的声音又从电话里传出来：“还想和我们斗下去是不是？”

周建设的脸被怒火烧得通红，但嘴上却像是很无奈地说：“老四，你告诉葵哥，冤冤相报何时了……我生意上的事情，和你们无关，那是我经营不善……”

电话里传来老四得意的笑声，他说：“周总，你早有这句话，我们何必这样两败俱伤。”

周建设客气地连声称是，挂了电话，在身旁的椅子上坐下，茫然地仰望着雪白的墙壁，长叹一声。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周建设晦气的脸上。见他情绪低落，龚钢铁问：“是不是公安局的电话？”

周建设摇了摇头。

“还没查到肇事者？”龚钢铁看着他的脸色追问着。

“车牌号是假的，全市都没有那个牌号。”周建设叹了口气说，“真把我撞死，我倒不用陷在这一堆官司和债务里了。”

说着，他无力地坐下。床上的文娟还在安静地躺着，房间一时间静悄悄的，只听见床头输液管发出滴答声。

看着沉默不语的周建设，龚钢铁担心地问：“怎么最近生意也不顺？”

周建设苦笑一下，掐灭手里的烟头：“天下没有好挣的钱。”

坐在一旁一直没说话的肖眉，看着浑身缠满纱布的文娟说：“得赶快通知文娟家里人。”

“等她醒来再说吧。”龚钢铁说。

一个医生走进来，对周建设说：“周总，请你出来一下。”

周建设走出病房，跟着医生来到医护值班室。

外科主任拿着文娟的X光照片对周建设讲解：“这里，还有这里，两个膝盖都是粉碎性骨折，人可以保住，但双腿残疾是肯定的了。”

“那怎么行，花多少钱都要保住她的双腿。”周建设焦急地盯着医生的脸说。

医生说：“这种情况，不是花钱能解决的，你就算花上一百万，也没用啊！”说着，将一张表格推到他的面前，“签字吧。”

周建设拿起笔，犹豫了一会儿，眼睛里似乎有火花在噼啪作响。他慢慢地写下“老葵!!!”，用劲太大，把纸都划破了。

主任拿起来一看，见不是周建设的名字，有些莫名其妙，

问：“周总，这是……”

周建设低头一看，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连说对不起。将“老葵!!!”涂掉，写上自己的名字。

周建设约市检察院办公室主任董廉生到湖上酒舫吃饭。现在时间还早，他又无心做任何事情，只好独自开车在夜晚的街道上漫无目的的行驶。他透过车窗，看着夜幕下来来往往的人们，突然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车子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北，不知不觉来到了湖上酒舫。

董廉生早就等在那里了。看见周建设进来，他慌忙站了起来，周建设对他一摆手，两人一起坐下。周建设调整了一下情绪，对着董廉生笑了笑，笑得有点僵硬。董廉生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周建设倒满两杯酒，举杯说：“来，喝。”

“周总，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姓董的能帮上忙。”董廉生还是有些迷惑。

“没什么事，就是想喝酒，想到你，就把你拉来了。”

二人碰杯，干了杯中的酒。周建设给自己倒了一杯，又一口喝了。

董廉生说：“周总，我看你心里有事，要能给你帮上忙，还算我有点用。”

周建设笑了起来：“董主任，你说我能有什么事？生意上一帆风顺，要说有事，就是和朋友来往少了，像你，咱们最少一年没在一块儿吃饭了。”

董廉生举起酒杯：“没事更好，来，干！”

两只杯子碰在一起。

可能是昨晚喝多了酒，早上起来，周建设觉得四肢乏力。

上午，他又没精打采地开车来到宏安公司。走进大楼，周建设突然呆住了。眼前一片混乱，一大群人在吵吵嚷嚷。一些法院干警正在查封他的公司。许多办公室都已经贴上封条。一个法警从财务科抱出一大摞账本，然后把门锁上，贴上封条。

公司的人都默默地站在被封了的办公室门口。

法警们穿梭的身影不停地在走廊上晃动。周建设紧张地环视四周，木然地站在那儿，他觉得眼前的世界如同万花筒般令人眩晕。

一名法官拿着一张纸来到周建设面前说：“对不起，周总，我们是执行公务，请您签个字。”

周建设定了定神儿，拿起笔在那张纸上签了字。

执法人员走后，宏安公司的职员们都呆呆地向周建设围拢，站定。有人手里还提着自己的东西。马光明和钟小丽也站在其中。周围一片宁静。

周建设慢慢抬起头来。使劲眨了眨眼睛，看着周围的人们。过了一会儿，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涨潮，就有落潮。公司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因为我周建设头脑发热，贪求太多。谢谢大家这些年跟着我风雨同舟，从今天开始，全体放假。大家可以回家休息，也可以到别的公司上班，但宏安贸易公司仍然存在，有一天，宏安公司又重新兴旺了，大家可以回来，也可以另就高枝，永不回头。”说着，看看大家，摆摆手，“都走吧，如果大家认为公司发达的时候，我对大家不薄的话，那么出去后有人问起公司的情况，请各位不要说宏安完蛋了，请告诉他们，我们是一流的公司，因为公司有你们这些一流的员工……如果你们到别的公司上班，有人问你们为什么离开宏安，请你们告诉他，宏安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蛮不讲理的周建设，无端训人发火，乖张暴戾，我们恨他，

但永远都热爱宏安公司。”

周建设说到这里，黯然离开人群，独自走上楼去。

周建设呆呆地站在办公室中，望着窗外。他已经在办公室里呆了一天了，现在已是下班的时候。大街上车水马龙，夕阳将天空烧得一片火红。从窗户可以看见公司的大门，公司的职员们一个个面色灰暗，陆续离开了公司大楼。

钟小丽默默地走了进来，小心地叫了声“周总”。听到她的声音，周建设如梦初醒，他回到椅子上坐下。钟小丽轻手轻脚地倒了一杯水，放到周建设面前，小心地问：“要我陪你喝杯酒吗？”

周建设头也不抬地说：“我想单独呆一会儿。”

钟小丽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走到周建设身边，轻声说：“晚上我想去看你，我想穿那件婚纱了。”

周建设苦笑了一声，说：“谢谢。你也走吧。回到老葵那儿去。”

“你就这样放过了老葵他们？”钟小丽看着周建设说。

周建设说：“好歹是弟兄一场，我不想冤冤相报。”

钟小丽默默地走了。

省计经委主任于兆粮在家里准备了一桌菜，然后给周建设打电话，却一直没人接。打他的手机，还是没人接。周建设孤独地坐在办公室里，任电话铃响个不停。

于兆粮无奈地放下电话，对保姆说：“张姐，咱们吃吧。”

此刻，公司已人去楼空。周建设独自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走来走去，他到贴了封条的财务室门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梦游一样从楼上走下来。他来到大门口，看见马光明像门卫一样站在

大门前，好像在等他似的。他突然感到就像在漫长黑暗的矿井里见到一点阳光一样，从心里涌出一股暖流。

周建设走过去，紧紧握住马光明的手说：“谢谢你，兄弟，我知道你不会就这么走的。”

马光明真诚地说：“周哥，想开点，大不了我们从头开始，只要现在你不撵我走，还能像过去一样让我在你鞍前马后，这盘棋早晚可以走活的。”

周建设说：“你要能这么想我就踏实了。你我都是从给人家卖苦力当马仔起家的，之所以能支起今天这个摊子，就是因为不甘心。现在远不到我们分开的时候。”说着，他的声调提高了，“商贸大厦还没建完，它还没有最后属于你和我，我们的事业还长得很呢，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要做月江最有钱的人，做全中国最有钱的人，如果时间还够，我们还要当世界级的富翁。让那些欺负我们的人、我们巴结的人、鄙视我们看不起我们的人，统统像仰望高山一样仰望我们。”

周建设走到空荡荡的大厅中央，进入了忘情的演讲状态。仿佛在他的面前有取之不尽的宝藏，他就是命运和财富的主宰者，他被自己的激情打动了，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投入。

这番激烈生动的演讲，深深打动了周建设自己和那个惟一的听众。马光明眼含热泪地走上前去，握住周建设的手说：“周哥，跟着你，就是上刀山我也认。”

周建设却愣住了，从那种极端虚妄的状态中回过神来，看一眼马光明，说：“但你今天必须走！”

马光明不解地看着他。周建设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小心地交给马光明说：“你今晚就去北京，把它交给我的这个同学，要么从他那儿直接拿到资金，要么取得贷款的必要手续。这是我们最后一张底牌了。”

马光明郑重地点头。

周建设看着前方的虚空，自言自语地说：“是活过来还是垮下去，就看你的肩膀能不能扛得住了！”

马光明再次使劲点头。

周建设走进停车场时，宽阔的停车场上，只剩下他的一辆轿车。钟小丽如轿车模特一样，独自在车旁站着。见周建设过来，她冲周建设很甜地笑了。小车开进黄昏的城市。

周建设和钟小丽一起来到民族商场，走到残疾人三轮车柜台前，为文娟挑选了一辆残疾人三轮车。

商贸大厦长高了一大截后，又一次停工了。处于脚手架中间的大厦，显得脆弱不堪，像一个不堪一击的大个子病人似的矗立在阳光中。工地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看工地和机器的民工不时走动。他们看见周建设走过来，已经丧失了往日见到他时的热情，就像没看见一样面无表情。

周建设走上施工用的电梯。一摞开关，电梯缓缓升到了大厦最顶层。那里到处是散乱的水泥预制板和砖头。周建设慢慢朝大楼的边沿走去，顺手把倒下的一根钢管扶起来，和墙上的一排钢管放在一起，然后站在楼顶的边沿，俯瞰这座城市，心中感慨万千。

文娟双手费力地摇着轮椅在人行道上走着。汽车、自行车不停地从她面前一闪而过。她来到了宏安公司门口，看了看通告和紧闭的公司大门，就摇着车子来到商贸大厦工地。她在周围转了转，看见周建设的车停在工地的一角，就摇着车子过去。车上没有人，文娟急切地往周围看看。她抬起头来，看见周建设站在大楼最顶层的边缘。

文娟找到施工电梯，艰难地将轮椅挪进电梯，用拐杖按下

绿色按钮。电梯升到了顶层。

周建设还在呆呆地俯瞰着城市的高楼、车流、公路、人群、立交桥。文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顶层。她小心地绕开倒下的架子，在周建设身后不远停了下来，凝视着周建设的背影。

站在高楼边缘，看着广阔的天地，周建设心情轻松了许多，他张开双臂，做了一个扩胸动作。

“周大哥！”文娟大叫一声。

周建设转过身来，惊讶地望着轮椅上的文娟。衣着素雅的文娟，脸色在一头乌发的映衬下略显苍白，一双明净的眼睛静静地望着他。周建设觉得如果自己能一辈子照顾她，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起，流遍全身，他在心中作出了一个决定。

“周大哥，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你想不开。”文娟说。

周建设走到文娟面前，怔怔地望着她。文娟被周建设看得低下了头。

周建设说：“文娟，你说得对，这个世界上没有让我想不开的事情。”他蹲下身子，望着文娟秀丽的脸庞，动情地说，“你和我都曾经是这个社会中最底层的人，都吃够了苦，尝够了被人欺负没有尊严的滋味，所以我们应该比别人更皮实。”

文娟点点头。

周建设继续说：“命运是个有意思的东西，从我认识你以来，你和我总是在不幸的时候连在一起，我想，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安排。文娟，嫁给我吧，我们在一起一定能改变命运。”

文娟听后，无言地看看周建设，调转轮椅，往下楼的方向走去。到了街上，周建设开着汽车慢慢跟在文娟后面。上坡的时候，文娟费力地摇车，突然发现车轻了很多，回头一看，是

周建设在后边推着。

文娟冷淡地回头对周建设说：“你开车走吧。”

“我推你回家。”周建设不容争辩地继续推着。

行人都用异样的目光望着他们。肖眉骑车下班经过这儿，看见这一幕，停下车来静静地望着他们。一个游客放下行李，取出相机，追上周建设和文娟，想给他们拍张照片。周建设冲那人笑笑，随他拍。

周建设和文娟渐渐走远，肖眉还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消失的方向。

天慢慢地暗了下来，周建设推着车来到文娟家的胡同口，文娟让他停下，说：“你走吧，我不想让人看见。”

周建设在路边扶着文娟，固执地说：“文娟，我要和你结婚。”

文娟似乎有些生气，一声不响摇着车子走开了。她到了楼下，大声朝上面喊：“妈——妈——”声音好像一个快哭出来的孩子。文清推开窗子一看，忙和母亲从楼上跑下来，抬着轮椅走上楼梯。

周建设直到文娟一家消失在楼梯口，方才转身。

于兆粮家的保姆张姨正在准备晚饭。电话响了，张姨拿起电话。

“于主任回来了吗？”周建设在那头问。

“还没回来。”张姨说。

“钢铁和肖眉他们回来吗？”

“他们总是礼拜六才回来。”

周建设开玩笑地说：“那我可不可以去喝碗稀饭？”

张姨很高兴地回答说：“好啊，你来呀！于主任每天都念

叨你。”

周建设关上手机，开车直奔于兆粮家。到了于兆粮家门口，正碰上给于兆粮打针的护士从家里出来。周建设问她：“打过了？”

护士说：“周总，快没药了。”

“没了再买。”

护士犹豫了一下说：“现在涨到八千多一支了。”

周建设想了想，咬了咬牙说：“买！无论如何都要保证于主任每周一支。”

护士点点头走了。

进了门，保姆正在盛饭。于兆粮分着筷子说：“小周，你这么长时间不来，我还以为公司的事把你压垮了。”

“差不多要垮了。”周建设笑着说。

于主任一边往周建设的碗里夹菜，一边说：“凡事一定要想开点，市场风云变幻莫测，目前这种情形下，贷不出款的不是你小周一个人，公司垮掉的也不是你们宏安一家。”

他们边说边吃，周建设说：“于阿姨，你把我当成儿子看待，有件事我不能不和你商量。”

“噢，什么事？”于兆粮放下筷子，表情严肃起来。

周建设嗫嚅着说道：“文娟，你还记得吧？”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最近钢铁和肖眉也老说起她的情况。”

于兆粮表情放松了，又拿起筷子给周建设夹菜。

周建设鼓起勇气说：“我想和她结婚。”

于兆粮惊讶得又放下碗筷：“她不是双腿残了吗？”

“唉！”周建设低下头来叹了口气，“就因为她残了，我才和她结婚。我愿意伺候她一辈子！她也是为了救我才变成这样

的。”

于兆粮也叹了一口气，说：“小周，我劝你再考虑考虑，要照顾她的生活，还可以采取别的方式。”

周建设说：“我已经下了决心，阿姨。”

于主任又端起饭碗，说：“婚姻大事，你要三思而行啊。”

肖眉看着墙壁上的蜡笔画，对卫生间里的龚钢铁说：“钢铁，我今天在胜利路看到文娟了，周建设推着她的轮椅，两个人都是很幸福的样子。”

龚钢铁擦着脸走到卫生间门口，说：“你不是在编小说吧？”说完又去洗脸。

肖眉朝卫生间瞪了一眼，说：“你不信算了。我知道你心里没把周建设当好人！”

龚钢铁愣了愣，说：“他要真对文娟好，当然也算好人了。”

夜晚，文娟看着窗外的树影，翻来覆去无法入睡。身边的文清已经睡眼蒙眬了。文娟把身子转向妹妹，小声问：“文清，你怎么每天都回来？”文清含混不清地说：“好照顾你呀，我跟学校说了，以后不住校，改为走读了。”

“三十多里路，你骑车得多长时间啊。”

文清没有回答，她已经完全睡着了。

时间在黑夜中一分一秒地走着，文娟睡不着，干脆从床上坐起来，悄悄下了床，慢慢坐到床边的轮椅上，摇着椅子，来到阳台上。

幽蓝的夜空，繁星点点。四周一片静谧。文娟茫然地望着夜空，不知不觉中，泪水涌上了眼睛。

楼下路灯中有一辆轿车，和周建设的一模一样，她惊喜地探头去望，却发现一对年轻夫妻带着孩子钻进轿车，将车开走了。文娟觉得非常失落。

文清醒来，不见文娟，就趿拉着鞋走到阳台上，扶着文娟的肩膀，轻声说：“姐，睡吧。”

文娟转身，一下子抱着妹妹低声哭了起来。

周建设把车停在街道办事处旁边。他和肖眉就是在这里登记结婚的。他走进去，发现值班的还是那个中年妇女。他认真地看了看办事处门前挂的黑板，上面写着“登记结婚日”。

“同志，我想问一下，一个人可以办结婚手续吗？”周建设很礼貌地问。

中年妇女好奇地看着周建设，又看看他身后，说：“你和谁结婚？我在这儿干了半辈子，只见过一个人来闹离婚的，没见过一个人来办结婚的。”

周建设说：“我女朋友是个残疾人，行动不方便。”

中年妇女更加惊奇，有点不相信，仔细看着周建设的脸说：“残疾，残疾可以推个轮椅嘛。”

周建设转身就走。中年妇女想了想，追到门口把他叫了回来。

周建设来到文娟家门前，举起手来想敲门，想了想，轻轻一推，门开了。进了屋，文娟正坐着轮椅在阳台上晾衣服。听到门响，转过头来，只见周建设抱着一束鲜花和一堆礼品正冲她微笑。一时间文娟有些不知所措。接着冷冷地说：“周大哥，你走吧。”转过头去，不再说话。

周建设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走到文娟身边，把鲜花塞到文娟手里。文娟接过鲜花，见一个红本子夹在花里，她拿

起来一看，是一本结婚证书，上面有自己和周建设的照片，眼泪顿时涌了上来。

周建设从背后将她紧紧抱在怀里。

## 八 沉着出击

肖眉开门进来的时候，龚钢铁正坐在床上看书。肖眉看他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走进卫生间洗脸。龚钢铁转眼看着她，发现她的眼角眉梢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肖眉从卫生间出来，走到蜡笔画前忙碌着，一会儿翻包，一会儿翻书架，好像在找什么东西。钢铁悄悄走到她旁边问：“怎么了？”

肖眉在桌前坐，冲龚钢铁笑了笑，尽量用平静的口吻说：“文娟和周建设结婚了。”

“真的？”龚钢铁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睁大了眼睛问，“什么时候结的婚？”说着兴奋地在桌上砸了一拳，震得上面的东西跳了起来。

肖眉白了他一眼，他赶紧收回手，凑过来坐在在她身边。

“下午刚办。”肖眉拿起笔记本看着。

龚钢铁摇了摇头，抑制不住喜悦，自言自语地说：“这两个人还真挺沉得住气，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他们没说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文娟说不办婚礼了。”肖眉有些落寞地叹了一口气。

龚钢铁说：“是吗？那我们得送个礼啊。”

肖眉眼睛看着墙上的小姑娘，说：“我也这么想，可送什么好呢？”

龚钢铁挠挠头，也说：“是啊，送什么好呢？”

“钢铁，你说，过去我们是不是把周建设想得太坏了？”肖眉转过头来，有些懊悔似的说。

龚钢铁伸手搂住肖眉的肩膀说：“人嘛，总是有个两面性的，不能说他不好，就得是个十足的恶棍；说他好，就一点毛病没有。他最终能娶文娟，至少说明他良心未泯，可是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谁能保证他会一辈子对文娟好呢？”

听龚钢铁这么一说，肖眉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转过头来，有点严肃，也有点天真地问：“那你会一辈子对我好吗？”

钢铁一怔，追问一句：“什么？”

肖眉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能保证会一辈子对我好吗？”

钢铁摸摸她的头发，想了一会儿，很认真地说：“我当然会了，肖眉，你今天是怎么了？”

肖眉摇摇头叹口气说：“没什么。钢铁，你说实话，你嫉妒周建设吗？”

龚钢铁像被噎住了似的，接着尴尬地笑了起来。

他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想了想说：“我干吗嫉妒他？是嫉妒他有钱，还是嫉妒他对你的那点心思？扯不着的事嘛。这绝不是吹牛，我龚钢铁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会在他面前充满自信，就是他真成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也一样！”龚钢铁脸有些红了。

肖眉有些闷闷不乐，嘟哝着说：“谁要听你扯这些。”

龚钢铁站住，不解地看着肖眉说：“可我说的是实话呀。我真的相信我的理想，比世界上所有的钱加起来都高贵。”

肖眉有些忧郁地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小姑娘，低头说：“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像你这样靠理想过日子。”说完起身离开了桌子。

龚钢铁在后面略带醋意，半真半假地说：“你不会是听到人家结婚，心里有点失落吧？”

肖眉从卧室里露出头来吼道：“龚钢铁，你混蛋！”

龚钢铁在半夜醒来，往身边一摸，不见肖眉。他忙起身往四周望去，见屋里无人，他悄悄来到外间。肖眉正背对着墙上的蜡笔画，伏在桌上写着什么。他轻轻来到肖眉的身后，只见肖眉在稿纸上写着：“有一个字，已经被人们说滥了，也已经被人们淡忘了，那就是——爱。人人都在说爱，那些虚伪的、卑鄙的、被金钱和权欲冲昏了头脑的人也在说爱，因为他们说得太多，爱变得像一堆垃圾一样一钱不值了。可是，今天，当我看到一个企业家推着一位残疾姑娘的轮椅时，我从垃圾中看到了一朵盛开的鲜花……”

周建设推着文娟走在林荫道上，轮椅前边挂了一个大红色的布袋，袋中装着喜糖。周建设不时向路人点点头，表现得满足而快乐。文娟一身新娘打扮，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他们一起慢慢来到巩行长家门前。

巩行长抱着小孙子正准备去公园，刚下楼就碰到了周建设。周建设忙迎上去打招呼：“巩行长，要出去啊？那好，我们就不用为上楼费事了。”

巩行长有些不解地看着他们。

周建设解释道：“噢，这是我爱人文娟，我们刚刚结婚，特意来给您送份喜糖。”

巩行长走过来与轮椅上的文娟握手道喜。

周建设从袋中取出一些小袋装的喜糖，先给巩行长怀里的小孙子一袋，再给巩行长和周围老人、孩子每人都发了一袋，然后就准备推着文娟向前走。

见他们要走了，巩行长的孙子一边吃着糖，一边叫起来：“我要新娘子，我要新娘子！”

周建设停下来，把轮椅转过来，文娟接过巩行长怀里的孩子，抱着亲了一下。

周建设对巩行长笑笑，推着文娟走了。

巩行长站在那里，望着他们渐渐走远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暖流，眼眶湿润了。他像突然想起来什么，放下孙子，快步朝着他们走去。

“周经理，等一下。”

周建设站住了，回过头来等他走近时说：“巩行长，你叫我小周。”

巩行长喘着气说：“小周，你可以重新写一份申请报告送给我。再试试。”

周建设一怔，一丝微笑从心里闪过，但脸上不动声色。他想了想，说：“等条件成熟了吧，钱永远挣不完，现在我只想给自己好好放个假，陪陪文娟。”

巩行长的孙子在不远处叫：“爷爷，走啊。”

周建设道别后又推着文娟向前走去，老人目送他们走远。

周建设推着文娟走到了鹰鹏公司门前，大袋子里的喜糖已经所剩无几了。鹰鹏公司的大门前冷冷清清的，周建设望着大门，心里瞬间被愤怒充满。想着自己从这里开始的奋斗经历，

感慨万千。

文娟回过头来，关切地问：“建设，累了吗？”

周建设醒悟过来，又继续推文娟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忽然停下，说：“我在这儿还有几个朋友，你稍等一会儿。”说着，提起剩下的喜糖向鹰鹏公司的大门走去。

老四正在给几个马仔分配任务：“春子，这个星期你一定要把公司的账目弄清楚；二双，把新四口饭店的老板叫过来，妈的，哪能三个月不交一分钱……”

一个马仔推门进来说：“四哥，宏安公司的周建设来了，正在门口。”老四一怔，马仔们全都站起来，一个马仔恶狠狠地说：“他胆儿不小啊！”说着活动起胳膊，做着动手的准备。

老四瞪他一眼，面无表情地走出门去。见周建设正安静地看着公司贴在走廊上的业务来往表，于是面露笑容地打着招呼：“哟，周总，里边请。”

周建设平和地笑笑说：“四哥，你们生意做得不错呀。”

老四摆摆手说：“哪里，哪里，周总过奖了。”

“葵哥在吗？”周建设问道。

老四摸摸脑袋说：“哟，葵哥今天刚好出去了，周总，找他有事？”

周建设遗憾地说：“葵哥不在，那我就不进去了，你把这些喜糖给葵哥和弟兄们——我结婚了，葵哥什么都不缺，我想送几个喜糖比什么礼物都好！”

说着朝门口走去。

老四接过糖，回头对挤在门里的马仔们瞪了一眼，转过头来说着道喜的话，送周建设出大门口。分手时，老四坦诚地对周建设说：“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就是你。”

周建设拍拍老四的肩膀，说：“四明，宏安垮了，如果有

一天还能起来，只要是我公司的事情，你……还有葵哥都可以当一半家！”

老四很感动，使劲握着周建设的手。

周建设推着文娟继续在大街上慢慢走着。身边是飞快的车辆和匆匆的行人。他们在繁忙的大街上显得特别安静、从容。老葵站在窗前看着他们走远。老四走进来，把装喜糖的小袋放在桌上说：“大哥，周建设的喜糖。”

老葵继续望着大街，自言自语：“别是口蜜腹剑呀。”

一个晴朗的日子，周建设和文娟、文清一起在公园的湖畔散步。文清捡起几个石片，递到轮椅上的文娟手里，和她一起打水漂。

周建设坐在离她们不远的柳树下，翻看着一摞材料。马光明在旁边兴奋地看着他。

周建设看完材料，忘情地仰头长叹：“天不灭我呀！”

树上的一只鸟惊叫着飞远了。

马光明说：“临走陈总特意要我转告你，希望你这个月能抽时间去北京和他会面，商量成品油的事情。”

周建设恢复了平静，他看着马光明说：“我会和他联系的。你现在马上叫人起草申请报告，直接送到巩行长手上。”

马光明答应着去了。湖边传来文娟和文清的笑闹声。

周建设走过来的时候，文娟和文清玩得正高兴。周建设微笑地看着她们，也拾起一个小石片，喊道：“看我的！”向着湖面扔了出去，湖面上出现了一长串漂亮的水花。

检察院下班的时候，别的科室的人都陆续走了。龚钢铁还在和批捕科的人一起开会。

“这几项工作必须在这一周干完，下周向省检察院详细汇报，谁负责的环节出了问题，谁就要承担责任。”他指着墙上的小黑板，严肃地对着下面的同事说。

吴小红插话说：“龚科长，首先你这个环节就有问题。”

“哦。”龚钢铁不解地看着吴小红，“什么问题？”

吴小红把戴着手表的手伸出来：“下班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电话铃响了，吴小红拿起电话：“喂。”

电话是肖眉从编辑部打来的：“是小吴吗，让他现在打开电视，一套，有重要节目。”

吴小红放下电话，对龚钢铁做一个鬼脸说：“嫂子让你赶快打开电视，有重要节目。”说着伸手把电视打开，原来电视上正在播肖眉的电视散文《爱——人的永恒》。

电视上出现了周建设和文娟的镜头，周建设推着轮椅，和文娟有说有笑地走着。优美抒情的女声响起：“这就是爱，这就是情，这就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源泉……一个人，当他最终明白金钱、地位都不过是人海中的泡沫时，他就懂得了爱的高尚和伟大。”

此时下班回来的于兆粮也打开了电视。

“他甘愿放弃一切，而用自己真诚的双手，去推动一个残疾姑娘的轮椅……而那轮椅的转动，则在书写着一个女性的善良、一个姑娘的坚忍、一个残疾人付出美好感情后的收获……”

巩行长也在看电视，他手中正拿着《关于宏安贸易公司申请贷款的审理报告》。

“在河边、在公园、在人行道上、在郊外的旷野，当我们看到他推着她时，我们想到了什么？是金钱与享乐？是权力与

高贵？还是爱的伟大与永恒？”

于兆粮看到这里换了频道，而巩行长则看得更加认真。

批捕科的同事们一直看到电视散文结束，正准备下班，电话又响了起来。还是肖眉打来的，她的声音急迫而兴奋：“看了没有？”

龚钢铁回答：“看了。”

“怎么样？”

龚钢铁说：“酸！”

肖眉的声音明显很不高兴：“我赶一篇稿子，你自己烧饭吃吧。”说完，挂了电话。

龚钢铁拿着话筒怔了一会儿，放下，和大家一道说笑着离开了检察院。

回到家里无事可做的龚钢铁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了一阵呆，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站起来，到外面推上那辆旧自行车，到夜市的水果摊买了一兜水果，向母亲家骑去。

龚钢铁进门后问道：“张姨，我妈呢？”

保姆正在厨房收拾着，回答说：“出门送医生去了，你还没吃饭吧？”

龚钢铁把水果放在桌子上，焦急地问：“我妈病了？”

张姨端着菜走出来，放在桌子上，轻松地说：“没病，是保养。”

龚钢铁看见茶几上的药盒，就拿起来看了看，见上面全是日文，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把空药盒装进了口袋。

于兆粮回来后看见儿子来了，很高兴地笑了。吃饭时龚钢铁似乎很随便地问道：“妈，你打的什么针？”

于兆粮正把一口饭送进嘴里，含混地说：“是小周从日本让人带来的，人老了，打几支提提精神，吃这个，钢铁。”

龚钢铁关切地看着头发有些发白的母亲，提醒道：“妈，你和建设来往可要谨慎一些。”

于兆粮有些不高兴地放下筷子，说：“他是你的同学，好友，我把他当成儿子一样看待，你还有什么想法。”

看着有些生气的母亲，龚钢铁想了想，低声说：“就怕他不是真的把你当母亲看待！”

于兆粮一下子把筷子拍在碗上，瞪着儿子不说话了。

闷热的夏天快过去了，天空变得高远起来。不知不觉中，人们的心情也爽朗起来。这一天，宏安公司的原班人马都到齐了，他们各自撕着自己办公室上的封条，打扫着室内卫生。

周建设穿过大厅，有几分得意地望着忙碌的员工们。一个小伙子看见周建设走来，讨好地说：“周总，我们应该买几挂一万响的鞭炮挂在门口放放。”

周建设瞪了他一眼，说：“宏安贸易公司从来都没有停过，更没有被人封过，只是大家在宏安累了，政府给大家放了一个假，今天假期满了，大家照常上班，照常工作就是。”

说完，脚步轻松地走进办公室，此时他的办公室已被整理得焕然一新。他坐进大皮椅子，用脚使劲蹬一下地面，皮椅飞快地转动起来。周建设在旋转中陶醉地闭上了眼睛。

钟小丽悄悄走进来，等着转椅停下来，对他说：“老葵让人送来一个花篮祝贺，接还是不接？”

周建设平静地看着钟小丽：“为什么不接？接！马上就搬到我这儿来。”

钟小丽转身出门，周建设叫住她，说：“让来的人转告葵

哥，说我非常感谢。”

一会儿工夫，几个小伙子将花篮搬进了周建设的办公室，放在中央。周建设走近花篮捋了捋“贺宏安贸易公司再业大吉”的红绸带子。见周建设心情很好，站在旁边的钟小丽试探地说：“我昨天看了肖眉的电视散文，很感人。”

周建设转过头来，轻描淡写地说：“我对文娟是真心，她写出文章来才能感人。”

说完，弯腰闻着花香。钟小丽本想看看他的表情，他却给了她一个后背。她沉着脸默默走了出去。

钟小丽一走，周建设直起身来。默默地盯着花篮，渐渐地他的目光变得阴冷起来。一把将“贺宏安贸易公司再业大吉”的带子撕下来，狠狠地扔在地上。

周建设给刑警队长张中林打了个电话，请他吃饭，地点还是湖上酒舫。

张中林走进包间时，周建设已经等了一会儿了。这次见面，周建设少了一些寒暄，他一见张中林就从公文包里拿出老葵的照片，把它推到张中林的面前。看到老葵的照片，张中林的脸色马上就变了，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抬头望着周建设。

周建设沉默地看着他，一时间，两人都不说话，气氛有点尴尬。临湖的窗户半开着，一阵微风吹进来，桌上红蜡烛的火苗忽闪了几下。周建设伸手捉住一只飞蛾，捏着它的翅膀，放在蜡烛上活活烧死。

张中林打破沉默说：“严打过去这么久了，最好的时机也过了。”

周建设看着张中林说：“老葵是黑社会头目，害群之马，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影响改革开放，搞掉这样的人，根本不需

要等什么时机。”

张中林想了想，抬头看一看周建设的脸，又低下头去，有些犹豫地说：“周总，你缓我几天，我再把他那两个马仔从监狱里提出来审一审，怎么也得有个由头。”

周建设站起来，声音提高了：“由头，你要什么由头？要在犯罪现场抓到他才算数吗？”

张中林低声说道：“很难现场抓，他是一个从来不动窝的人。”

周建设背着手，看着窗外的湖水，阴冷地说：“那就叫他在家犯罪好了！”

几天后，周建设派人把老四请到了宏安公司。老四到了公司接待室，等在那里的周建设站起来，热情给老四让座倒水。

“周总叫我来有什么事？”老四开门见山地问。

周建设在老四身边坐下，叹了一口气。

老四站起来说：“周总，有事你就说，只要兄弟能帮上忙。”

周建设面露难色，说：“这事本来应该和葵哥说，可是葵哥……我想还是先和你商量一下，如果你能办我就不麻烦他了。”

老四说：“周总，我最敬重的人就是你，当然，还有葵哥。有事你直说。”

“爽快！”周建设说着从衣兜里取出一个存折推到老四面前。老四打开存折一看，怔住了，上面有二十万元。

“如果不够，你尽管说话。”周建设在一旁看着老四的脸说。

老四吃惊地望着周建设，一声不吭。

周建设说：“有一批货，明天从海上运过来，当天必须再送到北边……”

老四插话问：“什么货？”

周建设转身从白墙上抠下一点白灰点在茶几上。老四的表情变得很谨慎，他想一会儿，说：“这事不能不和大哥商量。”

周建设又取出一个存折递到老四手上，说：“这是给葵哥的。”

老四看看存折，把两个放到一块推到周建设面前：“周总，我跟葵哥商量后再给你答复。”

周建设拿起两个存折，放进老四的衣袋，说：“这不是小事，我知道只有你和葵哥能办。不管葵哥接不接，这算我周建设的一点心意。”

老四犹豫了一会儿，走到门口，回头说道：“周总，我尽量说服葵哥。”

下午，周建设接到了老四的电话，说葵哥请他晚上到“天上人间”吃饭。天慢慢黑了，周建设独自开车来到“天上人间”，这是这个城市最豪华的饭店。他一下车，老四就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出现在周建设面前。

“周总，二楼牡丹厅。”老四恭敬地说。

周建设提着一个小皮箱，随着老四穿过长长的走廊和一排小姐，来到一个雅间门前。两边站满老葵手下。老四点点头，周建设推门进去，这是一个像会议室一样大的房间，墙壁上挂了字画。饭桌是能坐二十余人的大转桌，桌边只有两把椅子相对摆着。老葵正在看连环画《桃园结义》。周建设进来后，老葵瞟了他一眼，继续看小人书。

周建设放轻脚步来到桌前，像怕惊醒他似的轻轻叫了一声“葵哥。”

老葵不语，继续看书。

周建设走过去坐在老葵对面，环视着周围的环境。过了很久，老葵终于看完最后一页，合上书。一拍手，老四推开门，一个小姐端着一盘煮红薯进来，恭恭敬敬放在大饭桌上。

老葵将那盘红薯转到周建设的面前说：“我是个农民。”

周建设扭过头去，对服务小姐说：“来点蒜汁。”

马上有小姐用一个青花瓷盘端了一碟蒜汁上来。周建设剥掉红薯皮，沾了一下蒜汁，又把红薯转到老葵面前：“谢谢葵哥，我是个孤儿，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红薯。”

老葵连拿了三个大红薯，又都放下，最后找到一个很小的红薯，没有剥皮，直接沾了蒜汁吃，一边取出那两个存折放到盘边，将桌子转到周建设面前，说：“礼重了，干不了。”

周建设迟疑了一下，把存折收起来，打开精致的皮箱，取出几服中药放在桌上，说：“葵哥，那笔生意就不提了。”

老葵吃着红薯冷冷地说：“听说你手下有几十号人？”

周建设合上皮箱，叹了一口气，说道：“都是政府机关下来的干部，除了写公文，百无一用。这次生意是我个人的，和公司无关。”

老葵把红薯头儿咽了下去，不说话。

周建设把几包中药转到老葵前面，口气随和地说：“葵哥，听说令堂一到冬天腰腿不好，你让老人家吃这几服药试试。”

老葵盯着中药看了一会儿，站起来，拿起连环画书，提上中药不辞而别。

看着老葵出了门，偌大的雅间里，只剩下周建设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红薯。老四给老葵开门时回头朝周建设看了一眼。

回到鹰鹏公司，老葵派人请来了一位有名的老中医，请他

辨认周建设送的是什么药。老中医坐在院里石桌前面，慢慢解着那三包中药。老葵和老四站在一边仔细看着。老中医瘦长的手指把第三包中药打开时，发现里面有一个存折。老中医抬眼看一下老葵。老葵就像没看见一样。

老中医把存折放到一边，一扬手臂，说：“纸，笔。”

身后马上有人递上纸笔。老中医取出老花镜，在中药中翻一阵，就在纸上写一个药名。

老葵的母亲，拖着两条有点僵硬的腿，提着一篮菜从他们身边走过，似乎对围桌而坐的这些人不感兴趣，径直进了里院。老中医很快写出了个药方，并拿出一本古旧的医书翻看起来，写上最后一个药名，认真看了一会儿，用手摸着飘洒在胸前的白胡子，轻轻点头说：“好方子，真乃神方。”抬头望着老葵，“贤侄，你能告诉我这是谁开的药方吗？”

老葵好像患了失语症一样，沉默着。边上的老四试探着问：“这药方能治老太太的病吗？”

老中医抬起头，惊讶地说：“何止是治！”

听到这话，老四把二百元钱放到老中医面前。老中医收起药方，把钱推到一边说：“让我知道了这个药方，比给多少钱都值。”说着哈哈笑着走出大门。

老葵坐在桌前，像在梦境中一样，机械缓慢地包着那些中药。老四从外边回来时，老葵刚把药包好，存折已经收起来了。老葵说：“办去吧。”便提着中药往屋里走去。

周建设现在的家，是一套别墅小院。为了文娟进出方便，门口特意修了坡道。早晨的阳光照在院内葱郁的花木上，一片安宁景象。周建设吃过早餐，手机响了一下，他看看挂钟，时间是八点半，起身亲昵地吻了吻文娟，走出门，开车走了。

文娟摇着轮椅追到大门口，大声对周建设的车喊：“公司没事，就早些回来。”

周建设把车开出院子，长鸣喇叭，以示回答。轿车很快驶出小区，门卫老远就向他挥手致意。

周建设在车上，用手机发了一个信号。

刑警队队长张中林接到信号后，命令整装待发的干警们各就各位，开始行动。几辆警车在大街上奔驰。

宏安公司会议室里，钟小丽和几个部门经理在等着周建设。

有人看看表说：“周总到底来没来？昨天不是通知说九点钟开会吗。”

钟小丽也看看表，走出会议室。她敲了敲周建设办公室的门，见无人回答，就推门进去。发现周建设正坐在老葵送的花篮边喝茶，一边看着一本小说，悠闲自得。

钟小丽说：“周总，人到齐了，该开会了。”

周建设看看墙上的挂钟，对钟小丽说：“让大家在会议室等一会儿，就说我有一份文件没有看完。”

钟小丽瞟一眼周建设手里的书，是一本武侠小说。她站着没动。

周建设温和地说：“去吧，就这么说。”

钟小丽走出门去，周建设掀过书页，看得很投入。钟小丽在门外徘徊了一会儿，向会议室走去。

大海汹涌起伏，浪头拍打着客运码头。不远处，一艘豪华货轮正鸣笛靠岸。岸上的停车场上，老四和几个弟兄坐在面包车上盯着码头。一个提着皮箱的中年男子从货轮上下来，走过栈桥时朝四周看了看。马光明提着一只同样的皮箱慢慢向他走

去。

两人相遇时，马光明被什么绊了一下，趔趄着撞到那人身上，两只皮箱都撞落在地上。马光明连声道歉，拿起一只皮箱走了。马光明快步往面包车走来，等他上了车，老四命令司机开车。

码头的隐秘处，一辆警车悄悄启动，跟在面包车的后面。面包车在街上快速行驶着，老四偶然一瞥后视镜，发现后面有一辆警车悄悄尾随着。他一插坐在身边的马光明，指指后视镜。马光明一看见警车，顿时脸色苍白。

老四果断地对马光明说：“你提着东西下车，我把警车引走。”

马光明摇头，身体发抖，死活不愿意单独下车。

老四哼了一声，说：“妈的，瞧你这副熊样！”从马光明手里夺过皮箱，对司机喊道，“快找个僻静地方让我下去！”

车子在街道拐弯的地方停下了，老四提着皮箱下了车，迅速钻进胡同不见了。面包车也迅速开走。

将近黄昏时，鹰鹏公司的大门开了，老葵的母亲提着菜篮子走了出来。老四躲在胡同口四下观望着，确认没有异常情况。看看手里的箱子，终于下决心提着箱子先回公司。

老四走到门口又小心地四处望了望，最后闪身进去。他刚进去不久，张中林就带着十几名警察，冲进了鹰鹏公司大门。

警察进来时，小葵正趴在沙发上看动画片，不时哈哈大笑。老葵正在厨房熬中药，院里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药香。

老四提着箱子悄悄走进来，对老葵喊道：“大哥。”

老葵突然回过头来，盯着老四手里的箱子。老四脑门上全是汗水，他神色慌张地把箱子向上提了提：“大哥，这也是我

们的一次好机会。”

老葵看着他沉思不语。

院里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老葵一惊，到门口一看，发现警察已经冲进院子，他迅速回身骂道：“你他妈的，还不快跑！”

老四提起箱子，跳上窗台，正准备往下跳，张中林在门口向他开了一枪。

老四应声从窗上掉了下来，箱子裂开了，海洛因撒了一地。老四挣扎着，想爬起来说点什么，刚一张口，又颓然倒地，痉挛似的在地上抓了一阵，死了。

警察们拿枪对准老葵，老葵慢慢把药罐从灶上拿下来，走到窗前。一个警察大喝：“站住！不许动！”

老葵就像没听见一样，看看窗外撒了一地的白粉，回头望着拿枪对着他的警察，慢慢走到屋子中央坐下，问张中林：“是不是姓周的让你来的？”

张中林不说话，拿出铐子向他走过来。

老葵伸出双手，等着张中林来铐，他冷冷地哼了一声，说：“水总会干的，石头总会露出来的。”

张中林没有马上给老葵带手铐，而是对部下说：“搜！不要漏过一个房间。”

警察们马上分散到各处进行搜查，小葵悄悄地趴在床下，惊恐地瞪着双眼，看着外面的情况。老葵不屑地望着张中林，又把双手向前伸了伸：“来呀，总有一天……”

张中林环顾一下左右，见警察们都出去了，突然往后退了几步，对着老葵连开三枪。

老葵倒在血泊之中，瞪着眼睛望着床下的哆嗦着的小葵。

警察们听到枪声，迅速从各个房间跑了过来，见老葵中枪

身亡，都不解地望着张中林。

张中林对着死去的老葵骂道：“妈的，差点遭了他的暗算。”

宏安公司各部门的经理还在会议室中耐心地等着。钟小丽不安地站起来，又走到周建设办公室，一进门，只见周建设还在认真看武侠小说，但身边的花篮却散了架，鲜花落得满地都是。

钟小丽愣住了，她的脑子飞速运转着，突然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转身跑下楼，在街上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鹰鹏公司。到了鹰鹏公司门口，看到门已经被警察用黄色警戒线封锁住。她装作过路，好奇地往里看了看。两副担架从里面抬了出来，急匆匆地抬进门口的救护车。钟小丽故作镇静地走出老远，然后疯了一样快速奔跑起来，嘴里发出骇人的嚎叫。

周建设还在办公室里看武侠小说。过了一会儿，手机响了起来，周建设打开手机，只听了一句就把手机关上，合上书，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两分钟，接着缓缓地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走出门去。他从容地走进会议室。会议室里的部门经理们等得直打瞌睡。周建设走进进去的时候咳嗽了一声。

大家都从慵懒中急忙站起身，向周建设致意。

周建设坐在总经理的位置上，坦然地说道：“对不起，刚才看了一份中央文件，迟到了。”又对财务科长说，“按规章制度办，这个月扣我百分之十的工资。”

财务科长点点头。

周建设接着说道：“今天会议，我说两件事情，一是商贸大厦已经基本竣工，由哪个单位承担装修业务，我们还是实行

竞标。这件事由马助理和业务科负责，抓紧时间把几家装修公司的材料整理一下，马上报上来。第二件事，我决定，从本月起，公司全体员工，工资上浮百分之三十，另外，月奖金翻一番。”

周建设说着，递个眼色，一个财务人员端着一盒红包进来。周建设当场给大家发了红包，会议室中马上洋溢着一片轻松喜悦的气氛。

钟小丽慌慌张张回到宏安公司。一个刚从卫生间出来的财务科女职员告诉她：“钟经理，大家都在会议室领奖金，所有的人工资都涨了百分之三十。”

钟小丽定了定神，问道：“周总在吗？”

女职员诧异地说：“周总不在，谁敢这么发钱？”说着走进会议室。钟小丽双腿发软地靠在墙上。突然她快速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迅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提在手里，匆匆下楼。

走到公司门口，钟小丽碰到了从外面回来的马光明，两个人匆匆对望一眼，钟小丽突然全都明白了，她像逃避一个噩梦一样慌忙离开。

马光明进来的时候，周建设正满脸喜气地坐在办公室里。一个清洁工在收拾地上的花篮。

马光明跟周建设耳语了几句，周建设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喊道：“还不把她给我找回来！”

马光明转身就走，刚到门口，周建设又改变了主意，低声说：“回来。”

马光明回头不解地望着他，周建设若有所思地坐下说：“让她去吧。”

老葵的骨灰葬在市郊的公墓里。下葬那天，老葵的手下都

去给他烧纸、磕头。周建设和马光明也去了，还给他送来一个巨大的花圈。这让老葵的手下很惊讶。

周建设一脸悲伤，亲手把花圈放在老葵墓前，向老葵的墓碑鞠了三个躬。老葵的几个手下都面面相觑，被周建设宽广的胸怀感动得眼圈都红了。

周建设取出一沓钱，对一个马仔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麻烦你交给葵哥的母亲。”

马仔动情地接过钱。

周建设转过头去擦了擦眼泪，接着对所有在场的人说：“葵哥不在了，还有我。你们应该干点正经事情，有个正当职业。不为别人，也得为了老婆孩子想想，如果不怕辛苦的话，可以到我的公司去。”

几个马仔感激地在周建设面前跪了下来。

几年过去了，龚钢铁家墙壁上的蜡笔画已经有些陈旧。像过去一样，桌上总是放着纸笔。稿纸上写着这样一段话：“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知是社会在改变着每一个人，还是所有的人在努力改变着社会。总之，岁月之河，每日每夜都在承载着生活的船。每一个人，在社会的变革中，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似乎都被改变了。然而，有一点却始终没变，那就是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命运里，也生活在别人的命运里，而绚丽的梦想总是在现实里一天天褪色。”

市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成立了，会议室里正在进行局长的投票评选。台下坐满了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唱票人嗓音洪亮，不断念到龚钢铁的名字。这个名字后面的“正”字远远超过了其他名字。

唱票结束后，检察长肖凤山上台宣布：“今天的民意调查十分令人满意，与院党组研究的结果完全一致，我现在宣布，从即日起，原批捕科科长龚钢铁同志任反贪污贿赂局代局长！正式任命待报上级党委批复后宣布。”

一片掌声之后，检察长宣布散会。大家涌出会场，批捕科的同事们围着龚钢铁，让他请客。

龚钢铁掏出钱包翻了翻说：“好，我请。不过先说好，不能喝白酒啊。”

同事们起哄说：“那就喝红酒，喝 XO！”

龚钢铁站在原地说：“大伙先到天地间酒店大门口等着，我马上到。”

说着转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匆匆打开抽屉找钱，母亲经常注射的那个药盒被他翻了出来。他拿起药盒，突然想起什么，脸上被一层忧虑笼罩了。他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他有某种预感，周建设下这么大的本钱讨好母亲，用不了多久，母亲将陷入某种危险里。这时他听见门外同事们在喊他的名字，赶紧拿了钱，又拿上了那个药盒走出办公室。

第二天下午，龚钢铁拿着药盒，到省人民医院药剂科，找到一个日本留学归来的药剂师攀谈起来。

药剂师拿着那个药盒，看了上面的说明，说：“这是日本的小牛胸腺素，是一种高级保健药品。药是好药，但打的时间长了会上瘾，尤其是过了更年期的女人，经常打就显得年轻，有精神，过一段时间不打，就会四肢乏力……”

龚钢铁急切地插话问：“一支要多少钱？”

药剂师摇头说：“国内没有同类产品，也很少进口，我们医院就从来没进过。我在日本进修时也没见过，但我知道这种药在日本有钱人中很流行，一支估计得上万吧。”

“是日元？”龚钢铁问道。

“人民币。日元至少得十万，对了，我好像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过，是十几万日元。”

龚钢铁接过药盒连声称谢。

晚上龚钢铁回到母亲家里，进了屋，见保姆在厨房忙着，母亲不在家，就径直来到母亲的卧室翻找起来。保姆听见了动静，很紧张地问道：“谁？”

龚钢铁慌忙回答着：“张姨，是我，钢铁，上次回来吃饭，我有支钢笔忘家了，回来找找。”

他拉开几个抽屉，最后在母亲的梳妆台抽屉中发现了十个那样的针剂盒。龚钢铁望着那些药盒发呆，过了一会儿，他把小抽屉关上。

周建设的商贸大厦高耸入云，雄伟壮观，成了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楼下停满了各种亮闪闪的轿车。龚钢铁骑着自行车穿过停车场，把自行车停在一个角落，通过旋转大门，走进富丽堂皇的大厅。他乘电梯来到十二层，走出电梯，两个保安同时迎上来，问道：

“先生，请问你找谁？”

龚钢铁说：“找你们周总，周建设。”

保安用对讲机联系了一下。很快就有一个小姐过来了，领着龚钢铁往周建设办公室走去。

周建设一见龚钢铁，惊喜地叫道：“是你呀，钢铁——反贪局龚钢铁局长。”

龚钢铁好奇地望着周围，发现周建设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内部装饰非常豪华，最与众不同的是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照片，照片上文娟坐在轮椅上，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龚钢铁摸着墙角木线上的花纹，惊奇地问：“建设，这栋楼都是你的啊？”

周建设微笑着看着龚钢铁，痛快地说：“是我的我就送给你一半，可惜它是国家的。”

一个小姐来为龚钢铁倒茶，放好茶具后轻轻地走了出去。

周建设把茶杯放到龚钢铁的面前，开玩笑说：“第一天当反贪局局长就到我这儿，该不是反贪来了吧。”

一听这话，龚钢铁的脸色严肃起来，想起了到这里来的目的。他取出那个药盒放到周建设面前，说：“建设，你跟我说实话，这种药多少钱一支。”

周建设严肃起来，瞪起眼睛问：“干啥？真查呀？”

“你就说多少钱一支。”龚钢铁眼睛定定地望着周建设。

周建设把眼睛转到窗外的风景上，轻描淡写地说道：“我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多少钱。日本的朋友一见面，把它像烟一样送给我，我又把它当雪花膏一样给了于阿姨。”

龚钢铁接着问道：“你还送给我妈什么了？”

周建设转过头来，显得吃惊地望着他的老朋友，说：“这你不该问我呀。”

龚钢铁叹了一口气，声音也低了下去，一脸无奈的表情，他对周建设说道：“建设，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我来这里就是想跟你说，我不想让你和我妈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她已经五十多岁了，说起来是干了一辈子革命，不能到老了又……”

周建设面色一沉，冷淡地笑了一下：“你是想让我于阿姨少来往是不是？”

龚钢铁点点头。

周建设脸上又开朗起来，他笑着说：“于阿姨已经五十几岁了，她也需要儿子、儿媳，需要孙子、孙女，需要天伦之

乐。你和肖眉回去了给她带些水果，买一条高级围巾；我和文娟去了给她带点提神的补品，你说这有什么错吗？”

龚钢铁无话可说了。

周建设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接着大度地说道：“钢铁，我不是要把于阿姨这样的革命干部拉下水，而是作为你的好朋友，作为她的晚辈，我必须处处支持她的工作。”

龚钢铁把杯子重重放到桌上，站起身来嘲讽地说：“建设，我谢谢你对我母亲工作的支持，如果像你说的这样，我母亲这一生真的会有一个光辉的晚年，等她平安退休之后，我钢铁不是去请客谢你，而是要跪在你面前赔罪。”

这时，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周建设拿起电话：“啊……是于阿姨……哪能让你请客。在哪儿？……好，我马上赶到。”

周建设放下电话，望着龚钢铁，态度突然诚恳起来，说：“现在市里的肉联厂和玻璃厂都有三分之一的工人下岗，几千人发不出工资，没饭吃，每天到市委、市政府门前静坐，于阿姨在省委书记和省长面前拍过胸脯，说让我把这两个厂兼并下来，把拖欠的工资发出去……你说钢铁，我去不去见于阿姨？我兼并了这两个厂，会把我的公司拖垮；不兼并，于阿姨在省委书记和省长面前又打了保票。”

周建设说着，穿上外套，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最近，你也听说了，于阿姨是副省长的人选之一，在这个节骨眼上，钢铁，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听你的。你说现在不让我去见于阿姨，我就坚决不去。”

周建设走到门口，回头说：“你等我一会儿，我快去快回，晚饭我们一块儿吃，我还有很多事要和你商量。钢铁，你不过是一个反贪局长，可你母亲的面前是个副省长，孰重孰轻？你

不会分不出来吧。”

周建设走后，龚钢铁发了一会儿呆，接着恼火地把手里的药盒撕碎，扔进纸篓。

龚钢铁从周建设的商贸大厦一口气来到省计经委办公楼。他气恼地来到母亲办公室门前，刚要举手敲门，林涛处长走来，问：“你找谁？”

龚钢铁没好气地回答：“于主任。”

林处长问：“你找她什么事？”

龚钢铁不耐烦地回答：“我是他儿子。”

林处长热情地说：“你是钢铁呀……你不记得我了？我是林涛啊，噢，于主任和周总一起出去了。”

龚钢铁应诺着，掉头走了。

于兆粮和周建设来到一处专卖各种稀粥的“粥棚”饭店，里面的装修淡雅而清静，十分高档。他们在一个包间坐着，桌上摆了六七种稀粥，其余全是小菜。

于兆粮起身去给周建设盛粥。

周建设慌忙站起来，惶恐地说道：“我来，我来。”去夺勺子，于兆粮没松手。

于兆粮话中有话地说道：“这次让我来。从来都是被人请。被人请了就只能答应给别人办事了。今天我也请请别人，看是不是不请就不行。”

周建设有些脸红了，他不好意思地接过粥碗，说：“于阿姨，你这是批评我。”

于兆粮叹了一口气，眼睛望着窗外那个跟她自己年龄相仿的讨饭的老太太，说道：“小周呀，现在是我求你，哪敢批评

呀。今天，省委书记又把我叫去了，省长给我打了三个电话，几千名下岗工人围着省委、省政府，你说怎么办？如果你明确说不要玻璃厂和肉联厂，我就明确告诉省委书记了。”

周建设把碗放下，把筷子横在上面，眼睛定定地望着于兆粮说道：“于阿姨，你直说，要这两个厂到底和你当副省长有没有关系？”

听到这样直白的话，于兆粮有些生气，也把碗放下，冷冷地说道：“这是两件事，你不要混为一谈。首先，我当副省长是一种谣传。就算不是谣传，也只是人选之一。其次，就是我在省常委会上打了保票，你不要这两个厂又能怎样？最多也就是省长和书记觉得我于兆粮工作能力不像他们想的那样。但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小周。”

于主任似乎越说越激动，她站起身来说：“你小周能有今天，你的公司能有今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中央的政策，靠的是政府的支持。如果在政府有困难的时候，你要躲起来，那你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支持，这意味着什么恐怕就不言自明了吧。”

周建设沉默片刻之后说：“于阿姨，什么都别说了，这两个厂我要了，就是公司像上次那样被彻底拖垮，我也在这个月把所有拖欠的工资发出去。”

听到这话，于兆粮马上面露喜色。她把自己面前的一碟咸菜夹到周建设的碟子里说：“就是嘛，现在国企改革到了最困难的时候，上个月市里把你报为全省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省里还想报你为全国十杰，可你面对几千、上万名下岗工人，却又一口一个我的公司、我的公司，这算什么嘛。”

周建设陪着于兆粮走出粥棚大门，他说：“什么好菜，山珍海味都没有这粥好喝。”于兆粮点着头表示赞同，接着说：

“你别忘了，有几千工人，几千个家庭连这粥都喝不起。”

周建设答应说：“三天内，我先把这个月的工资发下去。”

于兆粮笑了。

郊外老葵墓地，此时已是荒草萋萋。老葵墓前的石碑已经有些歪斜。赵小强和阿昆刚刑满释放回来。此时正在老葵的墓前跪着。身边放着行李包。

赵小强对着墓碑低声说：“大哥，我和阿昆出来了。我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们不会让你受冤的。”

他们花了几天时间，摸清了周建设的踪迹。

周建设送走于兆粮，刚打开自己的车门，一只手伸了出来，把他拖进车里。周建设正要挣扎，一把冰凉的匕首抵住他的脖子。赵小强凶狠地低声说着：“动一下就宰了你！不许喊，开车！”

周建设定了定神，问：“往哪开？”

“沿着大路往前走。”赵小强把匕首移到周建设的腰间，“不老实就一刀捅了你！”

## 九 化险为夷

周建设的商贸大厦乱成了一锅粥。许多警察走出走进地忙碌着。张中林坐立不安，一会儿出去一趟，看着前面的大路，一会儿抽着烟走进来。检察院的肖凤山和吴小红也来了。肖凤山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踱步。大家的神情都很焦虑。

龚钢铁脸色阴沉地坐在电话机旁。电话铃响了。房间里顿时一片寂静。

龚钢铁接过电话，听了一会儿，说：“对，我是龚钢铁，准备好了，一百万，分文不少。”

郊外密林里，周建设被反绑着坐在车座上，嘴里塞着布团，瞪眼看着赵小强打电话：“现在就来，出南城门，东拐，到那个砖塔下边。姓龚的，就你一个人，你如果带了第二个，我们立刻要他的命……你开一辆越野车来！给车子加满油！”说完，赵小强果断地挂了电话。

龚钢铁看看听筒，慢慢地放下，站起来对众人说：“我去了！”

身边的肖凤山拍拍他的肩膀说：“照顾好自己。”

几分钟后，几辆警车的警笛一起嘶鸣着，像一群愤怒的骏马，在大街上飞驰。龚钢铁、张中林、吴小红和牛明坐在一辆越野吉普上。车后还坐着老葵原来的手下，现在在周建设的公司当保安的小六子。

张中林好像很担心龚钢铁的安全，说：“你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

龚钢铁平静地说：“我已经决定了。”

吴小红厌恶地从后视镜里瞥了张中林一眼。

两个小时后，他们来到赵小强说定的树林中。几辆警车远远地将周建设的车围住。从车上跳下许多持枪的警察，把现场包围起来。赵小强和阿昆紧张地抓紧周建设，用匕首顶着他的脖子，四下张望着喊道：“不要过来！过来他就没命了！”

龚钢铁开着越野车在他们的前方停下，提着钱箱走下车来。

龚钢铁把装满钱的箱子朝周建设那边举了一下，喊道：“老兄，可以放人了吧？”说着往前走了几步。

树林里一片寂静。

赵小强高声喊道：“站住！别过来！”

龚钢铁只好站在那里。赵小强冲着众人喊道：“你们看好了。”说着撩起自己的衣服，他的腰上缠了好几颗手榴弹。再撩起周建设的衣服，只见他身上也挂着几颗手榴弹，拉线都联在一起。

周建设脸色苍白，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龚钢铁诚恳地说：“老弟，我跟你说实话，你现在被警察包围了，根本走不了。老葵已经死了，你们犯不上为一个死人送了自己的性命。把周建设放了，别的什么都好说！”

赵小强喊道：“少废话，把东西放下，你和车上的人都往后退！”

龚钢铁将皮箱放下，离开。车上的人也下来走开。

赵小强和阿昆押着周建设，谨慎地朝皮箱和车走去。龚钢铁盯着他们，往后退去。

阿昆快速地拎起皮箱，和赵小强背靠着背，中间夹着周建设上了越野车。

龚钢铁和众人远远地看着。阿昆飞快地打开皮箱，转头对赵小强说：“强哥，钱是真的！”

赵小强开始发动汽车。

龚钢铁突然迎着车头走过去。吴小红在后面大喊：“危险！”

赵小强驾车朝龚钢铁冲去。龚钢铁没有一点让开的意思。车子在距龚钢铁半米的地方停下来。

龚钢铁坦然地说道：“想离开这个地方，你们听我的，把周建设放了，你们把我押上车，让我当人质。我是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抓你们的时候我是批捕科科长，你们的案子都是我姓龚的一手办的。周建设只是个商人，你们进去和他没关系。要报仇跟我报，要抓人质就抓我。”

龚钢铁说着向他们走过去。

赵小强厉声说：“别过来！过来一块儿死！往后退！”

龚钢铁往后退了几步说：“我是来救你们的，不是送你们去死的。相信我，我对你们来说比他有价值。”

赵小强仍然喝令龚钢铁走开。龚钢铁从衣兜里取出手铐把双手铐上，然后举着双手说：“这下相信了吧，把周建设放了，我当人质。”

赵小强、阿昆看着龚钢铁举着戴了手铐的双手，再次向他们走来。眼看着龚钢铁距他们只有几步之遥了，车里的周建设突然大喊：“钢铁，别过来，千万别……”

周建设话还没说完，就被阿昆勒紧了脖子，顿时没了气息。

龚钢铁一直走到车头。阿昆把周建设脖子上的匕首抵得更紧了，一丝鲜血顺着匕首流了下来。

赵小强死死地盯着龚钢铁的眼睛，好像要顺着他的眼睛看清楚他的内心，嘴里仍然叫着：“走开！”

龚钢铁一动不动地站在车前。

赵小强吼道：“我开车了，再不让开就从你身上轧过去！”说着踩下了离合器，挂挡的手有些发抖。周建设又鼓足力量喊道：“钢铁，让开！”

龚钢铁依然在车前站着不动，他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彩照举给赵小强看，照片上是文娟在轮椅上抱着女儿，和周建设办公室里挂的那张一模一样。

“小马、小赵，你们看见了吗？这就是被汽车撞断双腿的文娟，她现在是周建设的妻子，他们有了一个不满四岁的女儿。你们把周建设带走她怎么生活？还有这个孩子，这些恩恩怨怨和她们母女有什么关系？你们杀了周建设，就是杀了他们一家三口。我告诉你们，还有玻璃厂和肉联厂，你们也都有亲戚、朋友在这厂里上班，这两个厂有几千个家庭，半年没有领到工资，下个月这几千户人家有的就没有饭吃了，他们都要靠周建设给他们发工资。放了他吧，我无儿无女，又是执法人员，你们扣押了我，有什么条件都可以和执法部门谈。”

龚钢铁的一番话，就像虫子一样钻进了赵小强的内心，让他的心动了一下。一种难言的痛苦从他的心里涌到了脸上，他

脸上的肌肉颤动起来。他想到了自己上小学的儿子，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他知道今天这件事发生以后，他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他对阿昆一摆手，阿昆打开车门，跳下车，用匕首顶住龚钢铁的脖子，把他带到车上。接着，周建设像一个包袱一样被扔了下来。赵小强发动越野车，向前冲去。

周建设踉踉跄跄地跟车跑了几步，大喊：“钢铁！钢铁！”

龚钢铁从车窗露出头望着周建设大声地喊道：“建设，请你不要像现在这样照顾我母亲，让她平安退休就行啦！”

听了这话，周建设呆呆地站在那里。

远处众人都清楚地看着这一切。当越野车开过来时，警察们纷纷让开。

在越野车里，龚钢铁伸出戴了手铐的手，自觉地将周建设留下的手榴弹绑在自己身上。赵小强有些不解地看着他说：“姓龚的，别耍心眼，要不一块儿完！”

龚钢铁说：“兄弟，我比你们年长几岁，我在检察院干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经过我的手进了监狱，可我从没有见过像你们这么傻的人，好不容易出来了……”

阿昆猛勒龚钢铁的脖子，龚钢铁只得停住不说。此时西天的太阳已经落到树林背后去了，它的余晖透过车窗，洒在这三个人脸上。

可是等到阿昆一松手，龚钢铁又接着说到：“好不容易出来了，可以和父母、妻子团聚了，又一时头脑发热干这种事……”

赵小强气恼地叫道：“妈的，少废话！”但是他脸上还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这一瞬间被龚钢铁看在眼里。

龚钢铁不再说话，只是看着窗外。现在正是下班的时候，

他们超过了数不清的自行车。紧跟在他们后面的警车拉响了警笛，行人纷纷停下脚步，站在路边看着这警匪片里才有的场面。

沉默了一会儿，龚钢铁又说开了：“你们替老葵报仇，可老葵是死有余辜！”

赵小强喝道：“闭嘴！”

龚钢铁叹一口气，诚恳地说：“兄弟，我今天命都不想要了，你们还不让我说几句话吗？老葵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你们比我清楚，可你们被哥儿们义气迷住了，好像不这样就对不起死去的老葵。可你们要真对老葵好，就不应该是这样。你们知道老葵的母亲现在在哪吗？她现在住在城外一间破房子里，靠捡垃圾，卖废品过日子。我去看过她，给她买了两听肉罐头，她感激得要向我磕头，可你们这些老葵的弟兄，从里面出来却把她忘得一干二净。”

阿昆被龚钢铁说得有些惭愧，匕首离龚钢铁远了些，但忽然看见前面有辆警车挡在路中间，就又把匕首逼近龚钢铁。

赵小强加快速度，越野车疯了一样向前开去。

龚钢铁拿起车载喇叭，高声喊道：“刘副局长，让开，让开。让我们过去！”

前面的警察让开一条通道。赵小强开着车呼啸而过。

警察们不解地望着远去的越野车，慌忙和前边路口联系：“拦住，先拦住再说！”

龚钢铁接着说道：“是老葵的弟兄，你们就该买点东西去看看老人。”

阿昆跟小葵的感情一直很好，他关切地问：“小葵呢？他到哪儿去了？”

龚钢铁说道：“老葵死了以后，他不知去向了。”

赵小强骂了一句：“妈的！”不知道是骂谁。

龚钢铁说道：“我知道那孩子聪明，他要有条件好好读书的话，准能考上大学。”

龚钢铁的手机响了，他看看赵小强，接了电话。

肖眉一走进省计经委于兆粮的办公室，就扑进她怀中哭了起来。于兆粮不解地问：“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肖眉边哭边说：“钢铁……”

一听到钢铁两个字，于兆粮的心马上悬到了嗓子眼儿上，她瞪着眼睛，嘶哑着嗓子问：“钢铁怎么了？你快说啊！”

肖眉说：“他被人绑架了！”

于兆粮不相信地问道：“什么，怎么回事？”

肖眉哭着说了一些她知道的情况，于兆粮刚听出一点眉目，就一把拉起肖眉，往公安局指挥中心去了，到了那里才发现，肖眉的父亲和公安局领导都在。

肖眉忍着泪水，拿起电话，拨通了龚钢铁的手机，她问：“钢铁，你还好吧？”

龚钢铁看了看赵小强和阿昆，平静地说：“没事，你别紧张。晚上吃饺子吧，肉馅多包一点……真的没事……给文娟也说一下，让她别着急，我很安全。”

正说着，他们的车子又过了一道关卡。

龚钢铁把手机递给赵小强，说：“是我老婆肖眉，你们和她说几句吗？”见赵小强不理他，又收回手机自语道：“我俩昨天晚上吵了架，她现在要向我道歉。”

说着就挂了手机，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应该一块去看

看老葵的母亲，她都七十多了。”

赵小强不说话。可是车速渐渐慢了下来。

龚钢铁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去吧。逃能逃到哪里去，与其躲躲藏藏地过日子，还不如自首后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如果你们出来后能照顾好老葵的母亲，老葵在天有灵，也应该知足了。有这么好的兄弟，他还有什么话说？”

老葵的母亲被警察接来了，在前面大桥下的路口等着他们。老人佝偻着身子站在风中，散乱的白发随风飘动。

越野车在老人的面前停了下来。赵小强和阿昆隔着车窗望着老人。埋伏在附近的警察，随时准备上前采取行动。

赵小强看着老太太孤苦伶仃的样子，难过地转过头去。老太太对他们说：“孩子，你们这是干什么？死了两个还不够吗？还要打打杀杀，我死也不愿意看见你们这个样子！”说着把头转了过去，一行混浊的老泪从她的眼角流出。

龚钢铁在赵小强和阿昆的脸上来回看着，捕捉着表情的变化。阿昆受不了了，他扔下匕首，趴在座椅上号啕大哭起来。赵小强望着窗外没有说话，但也已经完全丧失了勇气。警察们见时机成熟了，就围了上来。他们给阿昆和赵小强戴上手铐，押到附近的警车上。

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告，房间里欢呼声响成一片。肖眉激动地紧紧抱住了于兆粮。于兆粮如释重负地瘫坐在椅子上。

在周建设的别墅花园里，大学已经毕业的文清在厨房忙着烧菜，文娟摇着轮椅要端菜，文清抢过来送到餐厅。

餐厅只有周建设和龚钢铁在相对而坐。见龚钢铁喝光一杯酒，周建设马上给他倒满，他举起酒杯，感慨万千地说：“有

了今天的事，我这一辈子……不说了。”和龚钢铁碰了一下杯，“为今天化险为夷干杯。”

龚钢铁举起杯没喝，放下杯子，叹口气说：“建设，我有一件事，算我钢铁求你了。”

周建设愣住了。

龚钢铁接着说：“我参观了你大楼里的娱乐城，也看到了你的小剧场，我希望你以后对我母亲冷淡些。”

看着龚钢铁带着恳求的样子，周建设沉默了一会儿，有些伤感地说：“有了今天的事，我应该对于阿姨比往日更好，我是个孤儿，我没机会孝敬父母，我一定要像你一样孝敬于阿姨。”

周建设说完，龚钢铁把杯子墩在桌上，生气地站起来说：“你是在害她！”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轮椅上的文娟在另一个房间里一边逗孩子玩，一边仔细地听着外面餐厅里的对话。

周建设望着窗前龚钢铁的背影，说：“你如果把我当兄弟，你就会说我比你更有孝心！”

龚钢铁生气地转过身说：“你心里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说着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衣，开门走了。

周建设没有去送他，怔怔地坐着不动。文清端着菜走进来，见龚钢铁不在餐厅里，愣了一下，问：“龚大哥呢？”

周建设平静地说：“出了这么大的事，让他早点回去和家里人一块儿聚聚。”

文清放下菜。

周建设接着说：“文清，明天你就去会计师事务所报到，叫你姐来吃饭。”

文清隔着走廊喊：“姐，吃饭了，把萍萍抱过来。”

检察院在大院里隔出了几个房间，作为反贪局的办公地点。

现在正是早晨上班时间，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整个检察院办公楼都披上了红光，一片安静融合的气氛。同事们在大门口碰到龚钢铁，互相招呼着走进大院。

吴小红和龚钢铁开玩笑说：“龚局长，你行啊，临危不惧。肯定可以记个特等功。”

龚钢铁苦笑着摆摆手说：“算了吧，公安局的人把那两个人一带走，我就瘫在地上了，你没看见？”说着，取出钥匙打开办公室门走了进去。

牛明跟进来说：“龚局长，今天我一开门，就收到了一封检举信。”

龚钢铁收拾着桌上零乱的东西，头也没抬地问道：“检举谁？”

牛明看看龚钢铁的脸色小心地说：“是检举周建设的，是一份打印的匿名信，不好查。”

龚钢铁的手在桌上停住了。他愣了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阵慌乱。他的心就像进了水的蚂蚁窝一样，无数蚂蚁在里面乱爬。他定了定神，看着面前的牛明说：“不能每封信都去调查，现在拿几毛钱邮票想害死一个人的事多得很。”

龚钢铁说着，接过信仔细看了起来。慢慢地，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牛明走后，龚钢铁从抽屉里取出几封和那封信完全相同的揭发信，把它们一起摆在桌上，反复看着。他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望着头上的天花板发起呆来，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于兆粮此时正坐在省计经委的办公室里，和市公安局局长交

谈。于兆粮显然还沉浸在儿子被绑架的阴影里。她看着公安局长，说：“我能不能和你一块儿去看看守所看看那两个歹徒？”

局长面有难色地说：“于主任，我说你就不要去了，那种环境……”

于兆粮的火又冒了出来，眼睛看着窗外说：“我还是想见见，从钢铁出生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我都没舍得打他一下。我要看看是什么样两个人，竟敢把刀架在我儿子脖子上三个多小时。”

局长站起来，他很理解于兆粮此时的心情，安慰地说：“你放心，于主任，我们会从严处理的。”

于兆粮也跟着站起来：“如果我去不违法，我就一定要见见他们。至于如何处理，你们依法办事好了。”

话说到这一步，局长只好答应。

于兆粮一脸严肃地坐在公安局长的车里。从机关大楼出来，车在大街上飞奔着。走了一段以后，于兆粮望着车外的来来往往的行人，阴沉的脸色渐渐好转起来。

她突然淡淡地说：“停车。”

车在路边停了下来。公安局长不解地看着她。

于兆粮叹了一口气说：“算了吧，那两个孩子，你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要因为绑了我的儿子就从重。”说着就开门下了车。

黄昏的时候，于兆粮疲惫不堪地走进家门。她进了卧室，拉开梳妆台抽屉一看，发现里边只有一支药剂了，忍不住拿出来打开盒子，却是个空盒，不禁有些沮丧地一屁股坐在床上。

于兆粮看起来衰老了不少。她坐在沙发上，有些犹豫地问厨房里正忙碌的保姆：“张姐，这两天小周没过来吧！”

保姆回答说：“他已经两个月没到家里来了。”

于兆粮忍不住叹了口气，这时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她有些喜出望外地站起来往门外望着。

来人正是周建设。他停车后，和女护士一道，从后备箱拿下轮椅，扶着抱着孩子的文娟下车，坐上轮椅。于兆粮高兴地走出门去接孩子：“来来来，正想你们，说来就来了。”大家一阵欢笑，走进屋里。

护士开始为于兆粮做打针的准备，她竟从药箱中取出十盒针剂。

周建设从随身带着的文件包里拿出一沓文稿递给于兆粮说：“于阿姨，这是我们组建泰隆集团公司的计划，您抽时间先过过目。”

于兆粮接过文件仔细地看，惊讶地说：“你的动作倒是蛮快的，国有资产这部分怎么处理，省里还要统一拿出方案。不过，这倒是你当红色资本家的一个机会，我会全力支持的。”

护士准备完毕，请于主任走进卧室。

喜形于色的周建设从文娟怀里抱起女儿，一下把她抛向半空，女儿发出一串咯咯咯的笑声。

看着这些文娟幸福地笑着。

牛明抱着档案走进龚钢铁的办公室时，龚钢铁正在看两封信件。他抬头看一眼牛明，顺手把信交给他：“你把有关宏安贸易公司的检举信集中到一块，专门给我整理出一个档案来。”

牛明答应着坐下来。这时吴小红急匆匆地走进来，脸上的汗水也不擦，径直来到龚钢铁的桌前，严肃地说：“龚局长，向你汇报一件事。”

龚钢铁指指凳子，吴小红在他对面坐下来说：“今天我值班，接到一个电话，揭发宏安贸易公司的周总又带着邱局长去

郊外的‘避暑山庄’吃喝嫖赌。还检举说他带着市里的领导去了趟澳门。”

听到这里，龚钢铁下意识地往门外看一眼，吴小红马上住口不讲了。龚钢铁问道：“电话录音了吗？”

吴小红说：“录了，但对方用的是假声。”

龚钢铁有些失望，他眼睛看着墙壁，为难地说：“这都不能作为证据，很难说明什么。”

吴小红有些失落地站起来，走到门口，想起什么似的回头说：“龚局长，你不会因为和周建设的关系，碍于面子吧。”

听到这话，龚钢铁瞪一眼吴小红，吴小红眨眨眼睛说：“我得给你提个醒，你的部下可都以你为荣啊。”

坐在一旁的牛明，忙用眼光制止吴小红，吴小红装作没看见。

龚钢铁严肃地说：“贪污受贿案件和普通的治安案件不一样，每一件事都事关领导，你们对每封检举信，每个举报电话，都要慎之又慎！”

夜晚，商贸大厦财务办公室灯火通明。所有的工作人员案头都放着一堆账本，财务人员埋头工作着。

周建设与抱着账本的马光明匆匆走进周建设的办公室。他们进来的时候，文清正站在办公室里看墙上周建设、文娟与女儿的照片。见周建设有些焦急的脸色，文清问：“姐夫，有什么急事吗？”

周建设没有说话，马光明把一打账本和计算器、算盘等会计专用物品放到桌上，走了出去。

周建设严肃地对文清说道：“就是今晚，关系着你姐夫从明天开始，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老板，还是市里、省里独一无二

的亿万富翁。这些账，是这几年宏安的核心，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让我放心。今晚，你把这进与出给我走平，你走出来一千万，你姐夫就多出一千万，你走出来五千万，明天你姐夫的资产就多出五千万。”

文清有些惊恐地看着周建设。她觉得，周建设在灯光下说话的样子，跟白天看到的一贯平和的做派有所不同，现在他的脸色有些惨白，眼角眉梢偶尔会透出一丝狰狞。

周建设见文清看着他发愣，就坐下来，接着说：“姐夫不是跟你开玩笑，你账目走得好，明天肉联厂和玻璃厂的资产可能就是姐夫的了。”

文清胆怯地坐下来翻着那些账目，犹豫地说：“姐夫，我刚毕业，从来没具体做过。”

周建设给文清倒了一杯水，把水放到桌上，态度坚决地说道：“没做过也得做，天亮必须做完。明天一上班，市里、省里就来人检查、封账。”

文清有些为难地说：“姐夫，能不能再来一个有经验的会计师。”

周建设摇摇头，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鼓励她说：“文清，这些账不能让第二个人插手，姐夫知道你是财经学院的高材生，你肯定能做好！”说着，关门走出去。

文清为难地翻着账本。马光明在其他的房间来回走动。

晚上，龚钢铁专注地看着文件。肖眉高兴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本书的封面设计图说：“钢铁，你看是这个封面好，还是抽象的好一些。”

龚钢铁的心思还放在手里的文件上，他放下信件，说：“肖眉，这段日子我们不断收到检举信。”

肖眉有几分扫兴地把书的封面收起来，敷衍地问：“揭发谁的？”

龚钢铁看出了肖眉的敷衍，知趣地说：“你忙你的吧，没揭发谁。”

肖眉走开，无趣地坐在桌前，把封面扔进了抽屉。

龚钢铁似乎想起了什么：“你刚才让我看什么？”

肖眉头也不回，冷冷地说：“没让你看什么。”

说着走进了卫生间，拿起牙膏往牙刷上挤。捏了几下，没有挤出来。她恼火地一使劲，牙膏喷了一镜子。肖眉泄气地将牙膏抹进洗脸池。

文清在周建设的办公室里忙到半夜，放下账目表，走进卫生间，不停地在用清水洗脸，然后定定地看着镜中的自己。

她走出来时，周建设正在认真地看一本名人传记。文清又翻开一页账目，愣在那里，抬头不敢相信似的看着周建设。见周建设仍在专心地看书，文清小心地拿起计算器算了算，惊愕一会儿，走到周建设面前叫了声“姐夫”。

周建设抬起头来，见文清额头上都是汗水。

文清紧张地说：“姐夫，我有点怕。”

周建设把书扔到一边说：“你看你，做一个账就把你吓成这样儿！”

文清说：“我听都没听过这么大的数目。”

周建设站起来说：“现在不仅听了，见了，还做成账目了，这样你就长大了，成熟了。”

文清只好又转身回去，动作像个木头人一样僵硬，手里的计算器掉在地上也没发现。周建设捡起计算器，过去放到文清面前说：“不要怕数目大，就怕你数目做不大。也许过三年五

载，这个城市的经济命脉都在你姐夫手里了，那时再让你做账你怎么办？你难道要被吓死吗？”

现在周建设的花园别墅里只有文娟和女儿在家，宽大的房屋在夜里显得异常宁静。女儿在床上睡着了，文娟在轮椅上给她换纸尿裤，换好后她摇着轮椅进了周建设的卧室。周建设的枕边放着几本杂志，封面鲜艳夺目，她拿起来一看，几本完全一样，封底都是钟小丽穿嫁衣的那张照片。她看看封面日期，是几年前的。

文娟翻开杂志，看到了肖眉的小说。她想了想，把那几本杂志放好，拿走了手里那一本。

天亮了，公司财务人员陆续离开办公室。马光明面带笑容地在门口对他们说：“大家辛苦了，今天的加班费按两天算。”

他凑到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会计跟前，悄声问：“全部完成了吗？”

老会计说：“万无一失。只要工商、税务部门不故意找事。”

马光明说：“工商、税务好说。”

到了电梯口，马光明一摁开关，电梯没有反应，抱歉地对大家说：“电梯停电了，大家再辛苦一下，走楼梯吧。”

文清的工作还没做完，她揉揉眼睛，又去卫生间洗脸。回到桌前，再次拿起笔时，手有些哆嗦。她用力掐自己的手腕，又揉太阳穴，刚洗过脸，汗又冒了出来。她努力克制着自己，在一个账本上写下最后一行巨大的数字。这一笔仿佛用尽了她的全部的力气，笔从她手中滑落在地上。

文清叫了一声“姐夫”，虚脱地倒在地上。周建设赶紧把

文清的账本收好，接着大声叫来马光明。两人在楼梯间轮换着背文清下楼，到了楼下，两个人都已经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

他们把文清抱进车里，周建设发动了轿车。他们来到最近的一家医院，急救人员闻讯出来，把脸色苍白的文清放在推床上，给她戴上氧气面罩，推进了急救室。

周建设和马光明在急救室外焦急地等着。过了一会儿，一个戴眼镜的女医生走了出来。

周建设急忙迎了上去。医生摘下口罩，有些不解地说：“醒过来了，你们干什么了，把她吓成这样？”

周建设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医生很认真地说：“是打麻将吧？昨夜我们就抢救了一个昏倒在麻将桌上的，太紧张了。”

周建设不说话，走进急救室。文清躺在病床上，看见周建设走进来，虚弱地说：“姐夫，做完了。”

周建设看着她，脸上满是赞许的表情，说：“我不是说了嘛，你肯定行。”

文清闭上眼睛。周建设像亲哥哥似的微笑着，感激地摸着文清的额头。

天已经完全亮了。见文清没事了，周建设和马光明一起回到了公司。周建设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走到窗前，看着正在苏醒的大都市，呼吸着清晨凉爽的空气。然后又兴奋地爬上楼梯，站在商贸大厦的最顶端，望着东方，张开双臂，仿佛就要迎着朝阳飞去。

## 十 险象环生

检察长肖凤山今天要到省里开会。龚钢铁陪着他向等在远处的轿车走去，边走边向他汇报最近反贪局里的情况。肖凤山清癯的脸庞在秋风里显得很沧桑。

龚钢铁对他说：“周建设成立泰隆集团公司以后，反贪局一连收到几十封揭发他长期贿赂工商局邱局长的检举信，吃、喝、嫖，还送邱四海的儿子出国留学。邱四海在宏安公司和政府机关脱钩的时候，对周建设上交的假账不闻不问，使几千万国有资产一夜之间流入了周建设的泰隆集团公司。”

肖凤山看着不远处正在转黄枯萎的树叶，然后转过头来问道：“说了这么多，你到底想怎么办？”

龚钢铁简洁地说道：“拘传！”

肖凤山哼了一下，眼中出现了一丝忧郁。他看着眼前这个火气很旺的小伙子，接着把目光投向远处，慢慢地说着：“你以为周建设和邱局长是一般公民？周建设是社会名流、政协委员，能说拘传就拘传吗？那个邱四海在市里、省里的关系你比

我清楚，这是拘传就能水落石出的事情吗？”

他们说着走到肖凤山的小车旁边。肖凤山刚要上车，又回头严厉地对龚钢铁说道：“对这些人物，没有铁的事实，就不要放出半点风声。”

龚钢铁领会地点着头，又走上两步说：“爸，你到省里开会，都说你要去省院当检察长了。”

肖凤山苦笑了一下，接着有些无奈地说：“如果我能当省院的检察长，我现在就可以让你把这些硕鼠、蛀虫抓起来！”说着关上了车门。接着他又摇下玻璃，态度和蔼起来，对走在车旁的龚钢铁说：“你和肖眉是不是又吵嘴了？开会回来我请你们俩吃个饭。”

龚钢铁站在原地，默默地看着小车开走。他看到车在前方消失后，就顺着原路回到检察院，他知道同事们还在反贪局等着他。

龚钢铁回到办公室，发现牛明、吴小红其他几个人正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检察院的董廉生主任从门口过去的时候，朝里边瞟了一眼。龚钢铁坐下来，看了看屋里的几个人，吴小红把一个卷宗放在他的桌子上。

龚钢铁问道：“西城区的赵区长，到底贪污多少？”

吴小红回答说：“光受贿一项就是八十万。”

龚钢铁把杯子往桌子上一蹾，说：“你今天把那几个贪官的卷宗给我整出来。”

吴小红小声地嘟哝着：“人家说我们反贪局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

“软的捏多了，就有经验去捏硬的了。”龚钢铁不愠不火地说。

办公室里的人见局长这样说，就都舒了一口气。这时龚钢

铁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肖眉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钢铁，我的书出来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龚钢铁看了看桌上的一大堆卷宗，说：“知道了，我这儿有急事，中午不回去吃饭，晚上再庆贺你的新书出版吧。”

肖眉感觉到龚钢铁说话时心不在焉，呆呆地拿着电话站在电话亭，她觉得很失落。

她在电话亭旁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往步行街走去。快步走了一阵，刚才的失落感渐渐散去了。她突然作出一个决定，往路边一个电话亭跑去。拨通了周建设的手机，对着话筒嚷了起来：“建设，我是肖眉，忙吗？不忙我请你吃饭。”

“你请我吃饭？”周建设觉得很奇怪。

肖眉肯定地说：“对，我请你，宏安贸易公司改成了泰隆集团公司，我应该向你祝贺一下。”

肖眉看着路边一家小饭店说：“你来，还是不来？我就在步行街路口的明雅餐厅。”不等对方说话就挂了电话。

过了不久，周建设开着车沿街找了过来，他看见肖眉说的小餐厅后，就把车停在餐厅门前，走了进去。小餐厅干净雅致，周建设看见肖眉坐在一桌冒着热气的饭菜后面微笑着，不禁也高兴起来，笑道：“好丰盛呀。”说着坐到肖眉对面，“你今天好像有什么喜事？”

肖眉微笑着，递上一本带着墨香的《雪白的墙》。

周建设接过书来，认真翻了一阵，高兴地站起来说：“这可是件大喜事，我们到富丽大酒店去，我请你！”

肖眉坐着没动，她说：“就在这儿，就这几个菜，花的是我的稿费。”

周建设又坐下来翻翻书，站起来说：“你等等。”向门口走去。

肖眉在座位上大声喊道：“周建设，你要买单，我现在就走。”周建设在门口稍停一下脚步，快步走出门去。

周建设出门以后，往四处看了看。他发现餐厅不远处有一个笔记本电脑专卖店，就向那里走去。热情的小姐迎上前来。

周建设问道：“把你们这里最好的笔记本电脑拿给我看看。”

小姐拿出一台电脑放在周建设面前，开始不厌其烦地介绍起来。周建设听了几句，打断她说：“多少钱？”

小姐回答说：“两万九千八。”

周建设从公文包里抽出三沓钞票扔了过去。

坐在餐厅里的肖眉等得有些着急了，她不知道周建设在搞什么名堂。她走过去问门口的服务员，小姐指着大街的方向。肖眉莫名其妙，只好回到座位上。又等了一会儿，见周建设兴致很高地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冲有些光火的肖眉一笑，把电脑递给肖眉说：“肖眉，祝贺你的大作出版，送给你。”

肖眉绷着脸不肯接。

周建设换了一下口气说：“这不是我送给你的，是我女儿送给他干妈的，你如果不要，不是瞧不起我周建设，而是瞧不起我女儿。”

肖眉面对如此贵重的礼物，还在犹豫，她说：“要送，你就送我一支笔，一支派克金笔也行。”

周建设佯装生气，瞪了肖眉一眼，说：“就送这个电脑，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对你的祝贺，你如果不接，我马上摔了。”

肖眉只好接了电脑。两个人又重新坐好。肖眉把一杯满上的红酒递给周建设，二人隔桌碰杯。不知不觉中，周建设的脸开始红起来。

酒足饭饱之后，两个人一齐走出餐厅，来到周建设的车旁。周建设打开车门，说：“肖眉，你应该去看看你的干女儿，送给文娟一本书，她每天在家呆着，寂寞得很。”

肖眉犹豫一下说：“好吧，走。”

周建设把车开到一个十字路口停下。他看见面前有一个妇女摇着轮椅在人行道上走着，他一直看到轮椅走远。绿灯亮了，他还没回过神来。后边的车摁响了喇叭。周建设醒悟过来，他没有直行，突然拐弯，旁边的肖眉见了，急忙问：“哎……你往哪去？”

周建设搪塞道：“到那边，拿点东西。”接着开着车子拐入一条胡同。

肖眉有些不悦，她皱起眉头说：“建设，你停车，我下去。”

周建设也有些生气了。他转头说：“肖眉，你不至于小气到连我到这边来一下都不让吧？”

车继续开着，肖眉看着前方，不再说话。车停在他们结婚时那间新房的楼下。周建设先下车，接着去替肖眉开门。肖眉冷冷地说：“不，我不进去。”

周建设生气地关上车门，独自走进原来的房子。他看着布满灰尘却原封未动的房间，显得黯然神伤。周建设用指头擦了一下桌上的灰尘，放到眼前看看。又抬起头来看看墙上他和肖眉的结婚照。他搬来一把椅子，站在上面，擦了一把镜框上的灰尘，肖眉的脸清晰明亮起来。周建设沮丧地下来坐在布满灰尘的沙发上。

肖眉还在楼下的车内一动不动地等着，发呆。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走出车外，想自己离开。可是走了几步，又回头望望窗子。肖眉忽然打定主意，她关好车门，往楼上走去。

肖眉推门而入，站在房间中央环顾四周。这里的一切还和她离开的时候一样。周建设坐在沙发上抽烟。听见肖眉的脚步声，他抬起头来，脸上露出渴望的表情。他站起来，向肖眉走过去。

肖眉冷冷地看着周建设，说：“建设，我已为人妻，你已为人父，还有这个必要吗？”说完，自己走出门去。周建设不声不响地摁灭烟头。

楼下有几个年轻姑娘从另一个楼梯口说笑着走出来，楼梯口贴着“喜”字，看来她们刚参加了同学或者朋友的婚礼。文清跟在她们后面，出了楼梯口，看见了不远处停着周建设的汽车。文清盯着车牌看了看。接着她装作系鞋带，让几个同学先走。

肖眉从楼上走下来，脸上带着怒气。紧接着周建设也跟了出来，开车跟在肖眉的后面。最后肖眉上了周建设的小车。

文清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心里非常不安。她六神无主地慢慢站起来。同学们在前边叫她的名字。可她却转身朝另一方向走了。同学们在后面直纳闷。

夜晚，周建设的花园别墅一片安宁。文娟在屋里给孩子织着什么小东西，文清一脸忧愁地在帮姐姐收拾衣服，孩子在床上睡着。文清看着姐姐和孩子，犹豫着说：“姐，我想和你说一件事。”

文娟抬起头来，看着文清说：“说吧。”

文清嘟哝着说：“说了，又怕你受不了。”

文娟笑笑说：“还有你姐受不了的事情？”

“岭南街市委家属院，那儿以前是姐夫和肖眉的新房吧？”文清问道。

文娟惊愕地放下手里正织着的毛衣，说：“是啊，怎么了？”

文清看了看文娟，接着说：“我今天见姐夫和一个姑娘从那儿出来，那女的，高个，秀气，气质很好。”

文娟不说话，从身边取出有钟小丽照片的那期杂志，看看身穿婚纱的钟小丽，又将杂志放下，将轮椅摇出门，说：“文清，捕风捉影的事，你可不要到处乱讲。”

文清叹了一口气说：“我知道。”接着有点忧愁地说，“姐，你说姐夫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文娟好像在想着别的事情，她把头转过来问道：“什么到底怎么样？”

文清说：“和龚大哥比起来呢？”

文娟说：“他们的工作差别太大。”说着，脸上露出难过的神色，“你姐是残疾，对外边的事情知道得太少。”

文清看看姐姐，一边叠着衣服，说：“我找对象，就找龚大哥这样的人，叫人放心。”

文娟低头不再说话。

肖眉回到家里，木然地坐在椅子上，望着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过了一会儿，她起身打开电脑，试着打了几个字，回过神仔细一看，竟是“周建设”，她猛地一惊，赶忙删去，重又打出别的字来。

龚钢铁下班回来，进屋一看，饭桌上空空的，走进厨房，也没人，他大声地叫着“肖眉”，走到卧室，见肖眉正在摆弄电脑。龚钢铁不由得惊讶地说：“哟，买了个电脑呀！”

肖眉关上电脑，高兴地取出那本《雪白的墙》递给龚钢铁。龚钢铁接过书一看，由衷地赞叹道：“你行呀，还真成作家了。”他飞快地翻着书，接着说，“走，别做饭了，到饭店去，咱好好去吃一顿庆祝庆祝。”

肖眉开始换衣服准备出门，随口说：“算我请你吧，用我的稿费。”

龚钢铁正弯腰换鞋，嘴里说着：“有多少稿费啊，还买个电脑。”

已走出门外的肖眉说：“电脑是周建设买的。”

听到这话，龚钢铁怔住了，脸色阴沉下来，有些紧张地瞪着眼睛问道：“多少钱？”

肖眉轻松地说：“两万多吧，你看你的样子，怎么了？”

龚钢铁不走了，严肃地说：“肖眉，把电脑给他送回去！”

已经走到楼梯口的肖眉忽然转过身来，说：“哎，龚钢铁，别因为你是反贪局工作，我连干女儿送的东西都不能接了。”

龚钢铁呆呆地站着。肖眉生气地回到卧室，坐到床上。龚钢铁也跟着走到卧室，把电脑扔到床上，严厉地说：“肖眉，我也警告你，你要的不是周建设的电脑，你要的是周建设的陷阱。”

肖眉不屑地看了龚钢铁一眼，又抬头看着天花板说：“我都三十多了，看得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哪里有桥，哪里有路，哪里有陷阱。”

龚钢铁被噎住了，他气鼓鼓地坐下。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商贸大厦原来挂“宏安贸易公司”牌子的地方，现在挂上了“泰隆集团公司”的大牌子。

马光明正在会议室和来报到的新职员交谈。他的助理带进一个容貌姣好的女大学生，站在一边等着。

马光明转头问她：“你和邱局长什么关系？”

女大学生说：“他是我舅。”

“你先去娱乐城上班吧，不合适以后再调。”

女大学生说着谢谢，和别人一道出去了。

一个职员带着另一个女大学生走了进来，向马光明介绍说：“马助理，这是上海交大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原来是前锋公司老总的秘书，现在不干了。”

马光明抬起头来问：“为什么？”

女大学生直截了当地说：“因为我没有委身给他，没有做他的情人。他喝了酒对我动手动脚，我打了他一耳光。”

马光明犹豫了一下，问：“谁把你介绍来的？”

女大学生回答说：“谁也没介绍，我自己找来的。”

周建设正从会议室门口过，刚好听到这几句话，转身走了进来，问道：“你叫什么？”

“夏敏。”女大学生回答。

周建设露出了微笑，随便地说：“夏小姐，这儿的老总也有喝醉酒的时候，如果他喝醉了，和你原来的老板一样失态，你也会打他耳光吗？”

夏敏直视着周建设的眼睛说：“我知道你就是周建设，周总。我是了解过你才来的，看过电视，也看过宣传你的文章，还问过你们公司的人，我是因为尊敬你才来泰隆的，和别的公司比起来，泰隆的工资不算高。”

周建设继续问道：“我是问我喝醉酒后失态你会怎么办？”

夏敏机敏地回答道：“只有喝醉的职员，没有喝醉的老总。你如果和我原来的老总一样，我马上离开。”

周建设沉默一会儿，对马光明点点头。夏敏被录用了。

夜晚，世贸大厦的小剧场内灯火通明，一片忙碌景象。几个黄梅戏的琴手在舞台上试琴，两个演员在试腔。有一个服务生在台下沏茶，摆放水果。

马光明进来后走到舞台上，给演员和琴手每个人发了一个

红包，演员们向马光明鞠躬致谢。一个年轻的女琴手问：“今天谁来？”

马光明一边看着周围的布置，随口回答：“副省长。”

演员们有点吃惊地站在那里。

周建设陪着于兆粮走了进来。大家相互看看站起身来。周建设向于兆粮介绍说：“他们几个你都认识。”他转向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说，“她是咱们省黄梅戏的新皇后，刚在国家戏剧节上拿过梅花奖。”年轻演员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慌忙向于兆粮鞠躬。

于兆粮微笑着说：“见过，在电视上见过，我是你们忠实的戏迷。”说着向后面的演员都招了招手。

周建设对演员们说：“听见了吧，于副省长说她是你们忠实的戏迷。开始吧，按那个戏单，先唱《苏武牧羊》。”

小剧场里面的灯光逐渐暗淡下来，那个获奖的演员开始清唱。

于兆粮慢慢地沉浸其中。

十点了，龚钢铁和肖眉仍然一个坐在床上，一个坐在椅子上，不说话，也不动，晚饭也没吃。

有人在外面敲门，他们谁也不去开。敲门声越来越急促，龚钢铁站了起来，走到门口问：“谁？”

外面回答说：“局长，我，小牛。”

龚钢铁把门打开。

牛明进来后，还在喘着气，看来他是跑上来的。他悄声对龚钢铁说：“有一条线索。钟小丽现在傍上了一个大款，住在郊外的御园避暑山庄，今晚十二点她就要离开月江去广州，那个大款在广州等她，然后一起去香港。”

听到这个消息，龚钢铁精神为之一振。他当即决定和牛明一道出门，穿好鞋子后，反身走进卧室，对还在床上瞪着眼睛发呆的肖眉说：“你先睡吧，我有点急事。”

肖眉的气已经消了一半，她站起来想说点什么，龚钢铁已经匆匆下楼了。肖眉走到窗前，看着他和牛明急匆匆地消失在楼下。

肖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她坐起来，把灯打开，一动不动地望着电脑。她把电脑打开，接上电话线，在电脑上打下一行字：

“周建设，钱是祸水，你和你那个邱局长好自为之吧。”

肖眉犹豫了一下，没有发送，关了电脑。她抱臂走到窗前望着夜色。突然她回过头来又打开电脑，把刚才写好的话发送到了周建设的邮箱里。她没有想到，她这短短的一句话，改变了她身边几个人的命运，也给她的已经不安的灵魂增加了新的内容。

郊外的星空格外晴朗，龚钢铁和助手吴小红、牛明开着车飞奔在郊外的公路上。他们来到西郊一片松林的后面，那里有一片别墅区。他们把车停在一栋别墅前。

钟小丽正在别墅里收拾行李，准备出门。听到有人敲门，她说着“别急，马上就好”，手里还在忙乱地整理着。

敲门声加重了。

“谁呀？”钟小丽有些不耐烦地说，走过去把门打开，见灯光下站着龚钢铁和吴小红，后面还有牛明，她一时呆住了。脸色在瞬间变得煞白。

钟小丽突然口吃起来：“龚……龚大哥。”

龚钢铁温和地说：“你别怕，我们不会让你误了飞机，只

谈半个小时。”

钟小丽镇静下来，把身体一转，让他们进了屋。几个人坐下后，龚钢铁认真地说：“我们收到了不少有关周建设的检举信，有些事情和你有关，希望你能配合一下。”

钟小丽无奈地抬起眼睛，叹口气说：“龚大哥，龚局长，你知道我和周建设的关系，我不过是，说难听一点，是周建设连穿都不愿穿的一件衣服，不过是一个吃青春饭的人，他有事情，也不会让我知道。”

龚钢铁看着钟小丽的眼睛说：“小钟，我知道你是害怕周建设，为避开他才住到几十里外的乡下，可你怕他什么？要避开他什么？”

钟小丽沉默着，她的思维一时很混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低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龚大哥，希望你能谅解我。”

坐在一旁的牛明看着龚钢铁。

龚钢铁又接着说：“如果他真要为难你，你躲得掉吗？你了解周建设，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

钟小丽低头沉默着，然后抬起头望着龚钢铁，说：“龚大哥，这些年我经历的是是非非太多了，你让我清静清静，好吗？”

龚钢铁站了起来，说：“小钟，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并不是我不让你清静啊。好吧，我们送你上机场。”

大家一起动身。警车在夜色中疾驰在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车上的人都很安静。钟小丽的行李堆在她的身旁，她两眼无神地注视着窗外的黑暗。机场到了。

龚钢铁一个人在安检入口送钟小丽，吴小红和牛明眼看着钟小丽拉着皮箱默默地走进候机大厅。

龚钢铁回到大门口的警车上。扶着方向盘的牛明嘟哝着：“一条好好的线索，断了。”

龚钢铁脸色阴郁地说道：“开车。”

牛明发动了汽车，正要走，后视镜中突然出现钟小丽拉着皮箱的身影。

龚钢铁急忙喊：“停车！”

钟小丽上了车，一行人马上连夜把车开回检察院。

在反贪局的办公室里，钟小丽向龚钢铁说出了她知道的情况，吴小红在一旁快速作着笔录。在一问一答中，天渐渐亮了。

钟小丽打着哈欠，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说：“我所知道的就这些，最重要的就是送邱四海他儿子到英国留学，那一次送了六十万。”

龚钢铁继续询问道：“你再想想，其他的还有什么。”

钟小丽摇摇头说：“后来我就离开了周建设，什么都不知道。”

龚钢铁和吴小红对视一下。吴小红把笔录放到钟小丽面前，钟小丽在那十几页记录上按下手印。

早晨，周建设刚来到他的办公室里，就有人敲门。他说了声“进来”，夏敏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走进来说：“周总，弄好了，现在上网比原来快了两倍。”

周建设接过电脑，高兴地说：“既然学的是这个专业，以后公司的机房就交给你了。”说完就接线，开机，按键。他打开电子邮箱，看到了肖眉发来的电子邮件：“周建设，钱是祸水，你和你那个邱局长好自为之吧。”

周建设怔了一下，表情迅速恢复了正常，他对还站在身边

的夏敏说：“小夏，是快多了，你现在去机房帮帮他们，争取在这个星期内把公司的局域网建起来。”

夏敏答应着出去了。周建设马上给邱四海打电话，接通后他急迫地说：“邱局长，我有急事要见你一下……对，非常急，就现在。”他放下电话，马上走出门去。他们已经约好在一个茶馆见面。

半个小时以后，周建设来到茶馆的时候，邱局长已经等在那里了。

两个人小声地商量着对策。周建设拿出一条小金鱼放在邱四海的面前：“金鱼算什么——就是它，镀金，你把这个给他们看。重要的是那六十万，最好的办法是，我现在给外贸局幼儿园六十万现金，说那六十万是两年前给他们的赞助，你让幼儿园把这六十万接下来。”

邱四海把桌上的水杯拿起来，一口喝干，像喝了一杯酒似的。他站起身来说：“就这样吧，妈的！”

肖凤山看着送来的钟小丽供述材料。龚钢铁和牛明在他的办公桌前站着，等着他的反应。肖凤山从材料上抬起头来，看了他们一眼，说：“站着干什么？先坐下。”

肖凤山看完最后一页，望着沙发上的龚钢铁问：“有把握吗？”

龚钢铁用力地点着头。肖凤山站起来，走到窗前，若有所思地看着检察院前面的繁华大街，接着又在屋里反复地踱着步。最后他走向自己的桌前，拿起笔，重重地在一张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办公室主任董廉生从检察长办公室门口悄悄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从窗口看着一辆警车出去了。他犹豫了一会儿，起身关

了屋门，拿起了电话：“喂，周总吗？”

周建设在办公室里听完董廉生的电话，默默地坐在那儿。十几分钟后，门外传来脚步声和敲门声。他知道检察院的人到了。

周建设泰然地上了检察院的车。下了车，跟着牛明到了审讯室门口。龚钢铁正坐在里面，吴小红在做着记录准备。龚钢铁向门口的人点一下头，戴着手铐的周建设被两个检察官带了进来。

周建设一进门，见坐在正中间的是龚钢铁，怔了一下，马上平静下来，淡淡地说：“钢铁，你真让我想不到。”

龚钢铁也淡淡地说：“你倒是让我想到了。”

周建设笑了一笑说：“我也让你想不到。”

龚钢铁指了指周建设的手，马上有人给周建设打开手铐。周建设活动了一下有些发酸的手腕，说：“谢谢！”

其他人都走了出去。

周建设大方地坐在龚钢铁对面的椅子上，说：“问吧，弟兄是弟兄，工作是工作。”

龚钢铁沉默着。

周建设露出一脸无辜的样子，主动地说：“钢铁，龚局长，听说你们还拘传了邱局长，我一路纳闷，以你我这样的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你是不会拘传我的。可我想了一路，除了我请邱局长吃过饭，他吸过我几支烟，我对他还做过什么呢？”

龚钢铁看着不停演戏的老朋友，说：“周建设，咱们不用这样遮掩了吧。”

周建设说：“也是，有什么事你早点说出来，是误会，我也好早一点解开。”

龚钢铁看着周建设的眼睛，直截了当地问：“邱局长儿子

出国留学时，你送没送给他六十万元人民币？”

周建设想了想，恍然大悟似的说：“他儿子出国时，送过，是现金，可那是让他转给外贸局幼儿园的，我想给孩子们建个游乐场，你现在可以派人到幼儿园去查账，也可以问那儿的叔叔阿姨，看有谁不知道我周建设给他们捐过六十万元人民币。”

龚钢铁怔住了。周建设的回答，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他严肃地说：“建设，在这儿说话，可是每一句都要负责的。”

周建设坦然地说：“不光在这儿，在哪儿说话，每一句我周建设都会负责任。我知道检察院是执法重地，一言一行，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龚钢铁让人把牛明叫了进来。龚钢铁说：“现在去把外贸局幼儿园的账给封起来！”

牛明刚要出门，又有一个人进来，附在龚钢铁的肩上耳语几句。听完后，龚钢铁一惊，他迅速地瞟了周建设一眼，立刻站起来走出门去。

龚钢铁刚走到楼梯上，就看见几个阿姨带着一群孩子，手拉手，站成队，还举着牌子，上写：“周叔叔是好人！”等字样。

孩子们在院内大叫：“把周叔叔还给我们！”

“我们要周叔叔！”

越叫越兴奋。

龚钢铁下到楼梯口。孩子们向他拥来，喊着“我们要周叔叔！我们要周叔叔！”很快把他围住了。这时董廉生解围似的走过来，劝几个阿姨把孩子带走。正闹着，文娟摇着轮椅远远地过来了。

龚钢铁拨开孩子向文娟走去。文娟急切地说：“龚大哥，萍萍发烧，建设忙，我本来不想让他知道女儿病了。”

龚钢铁的头上冒出了汗，他对文娟说：“文娟，你先回去，这不是说说闹闹的事情。”

文娟声音很轻，但是很坚决地说：“没事，你忙你的，我等他。”

检察长肖凤山正在办公室里接省里的电话，他的脸色非常难看。对方在怒气冲冲地训斥他：“放人，现在就放人！刚刚开完检察会议，要求稳定第一，稳定第一，你们市院回去不是抓紧把上边的精神落实下去，而是盲目抓人，故意引起社会不安。你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了政府好，还是生怕社会乱得还不够?!”

肖凤山一脸无奈地听着。龚钢铁匆匆走了进来。肖凤山慢慢放下电话，对一头雾水的龚钢铁说：“放人吧，省里来了电话。”

龚钢铁站着不动。肖凤山对还在发愣的龚钢铁扬扬手臂，无奈地说：“放人去吧，向周建设和邱局长赔礼道歉，等候处理意见。”说完，怅然坐下。

龚钢铁无奈地走出门，向审讯室走去。进了门，龚钢铁盯着周建设默默不语。周建设神态自若地坐在椅子上，态度温和地说：“钢铁，金鱼的事你还没问呢。”

龚钢铁低下头来，轻声说：“你赢了，建设，走吧。”

周建设站起来说：“那我走了。公司的事多，我就不陪了。”说着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对屋里说：“下星期我被评为十杰青年的喜讯就要公布了，到时候我请大家去喝酒！”说完出了门。

龚钢铁、吴小红和牛明等人都不说话。房间一片静默。

“妈的！”一个检察官突然飞起一脚踢在周建设坐过的椅子上，一根椅腿应声断了，飞落到对面墙上。

院里的孩子们已经散去，只有文娟还孤零零地等在那里。周建设走到院里的时候，刚好碰到从另一个方向出来的邱局长。二人点了一下头，周建设推着文娟的轮椅，同邱局长一前一后走出检察院的大门。

## 十一 检察院的内部风波

黄昏来临的时候，肖凤山家门前的银杏树的叶子在风中慢慢飘落着。一对燕子，在房檐下不停地啁啾，它们绕着院子飞了几圈后，向南边飞走了。天快冷了。

此时在肖凤山家的客厅里，肖凤山和龚钢铁一起面色阴沉地坐在餐厅，桌上放着酒杯。几天不见，肖凤山原来花白的头发，现在又白了不少。他透过窗子望出去，外面的草坪已经开始变黄了，上面撒满了枯黄的树叶，秋风吹来，树叶在草坪上打着旋。肖凤山沉默一阵之后，叹口气，声音沙哑地说：“今天省里又来了电话，批评检察院办事草率。报纸登了，电视也播了，说什么企业家、改革家、政协委员无辜被传讯，幼儿园的阿姨、孩子上门要人。”

龚钢铁抽着烟，看着吐出的烟雾，不出声。一会儿，他把手里的烟头掐灭，转过头对最近明显衰老的老检察长说：“小船撞不过大船，要顶不过去，你就把我这反贪局长撤了吧！”

在里面厨房切菜的肖眉，听到这些话，脸色变得阴郁起

来。

肖凤山慢慢地把眼光从窗外的景物转移到桌子上的酒杯，又转向不停地喷云吐雾的龚钢铁，说道：“我年龄到了，快退休的人，没什么好怕的。不过，你要知道，执法，也要有中国特色。”肖凤山说着站起来，往厨房里面看着，心想肖眉的菜怎么还没有做好。

龚钢铁走进厨房，见肖眉愣在那儿不动，就把手搭在肖眉的肩上担心地问：“肖眉，怎么了？”

肖眉回过神来，端着菜走了出来。三个人默默地吃完了晚饭。

夜晚来临了，世界被黑暗笼罩着。远处高楼上的灯光五颜六色，使高大的建筑物看上去像巨大的花灯。龚钢铁和肖眉推着自行车从肖凤山家出来。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后，龚钢铁独自骑上了自行车。肖眉看着他的背影，也骑上车跟在后边。快到家时，肖眉跟上去，和他并肩骑在一起。龚钢铁突然把车拐到一个无人的花坛附近，下了车对肖眉说：“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肖眉也下了自行车，站在一边，看着龚钢铁独自坐在花坛上吸烟，不说话，只有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肖眉只好自己先往回骑去。到了楼下，她回头看了一眼，龚钢铁已经不见了。

龚钢铁骑车来到文娟家楼下。抬头望望，见她家的灯光还亮着，就取出手机打电话。文娟的母亲拿起电话。

龚钢铁说：“请问，文清在家吗？”

老太太没听出是龚钢铁，嗓门很大地说：“找文清呀，她在单位加班，你到单位找她吧。”

龚钢铁知道文清现在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上班。他骑车边

找边打听，终于找到文娟说过的那家会计师事务所。事务所在一个临街的花坛后面，旁边有一小片杨树林。它的周围一片黑暗，只有两间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一左一右，远看像妖怪的两只眼睛。

龚钢铁敲门的时候，文清正和同事在加班做账。文清来开门，一看是龚钢铁，怔住了。她脸红了红，伸手整整头发，惊讶地问：“龚大哥，怎么是你？你怎么会来找我？”

龚钢铁笑笑说：“想跟你说说话。”

文清回身跟同事打声招呼，就陪着龚钢铁走到事务所门前的小花园里。此时一轮新月已经升上暗蓝色的天空。微风吹过，树影在小路上摇晃着。看见前面的大花坛，龚钢铁说：“就在这儿吧，文清，你是财经学院的高才生，又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每天都在查账。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说，如果一个公司做了假账，工商、税务又被买通了，我们查账该从哪儿入手呢？”

文清坐在花坛上，像梦游似的仰头望着龚钢铁问：“你是在说泰隆公司？”

龚钢铁看着文清，她的脸在月光中看起来很纯洁。龚钢铁说：“这个问题只和我的工作有关，不涉及哪家公司。我是信任你，才来问你。”

文清低下头去，小声地说：“你和我姐夫，这几天的事我都知道了。”

龚钢铁见文清有些难过，就抬起头看着远处事务所的灯光说：“我知道你参与了你姐夫的那一堆假账，可我想那肯定不是你想做的事情。”

远处的树上有一只蝉叫了起来。

文清站起来，低着头不说话。她突然转过身，往会计师事

务所走去。龚钢铁有些失望地望着文清的身影，直到她走进事务所，才骑上车走了。经过事务所门前时，文清开门出来，内疚地望着他走远。

夜已经很深了，龚钢铁疲惫地从外面回到家。他直接走进卧室，不见肖眉。他站了一会儿，走到另一个房间门口，看见肖眉已经在那里铺好了床，独自坐在床上发呆，手里的烟快要烧到手指了。龚钢铁快步走上前去，一把抢过肖眉手中的烟，扔到地上踩灭，抱起肖眉的被子、枕头，放回卧室的床上，将自己的被子和枕头抱进了小屋。

肖眉在小屋门口默默地看着忙碌的龚钢铁。龚钢铁把被褥扔到杂乱的小床上，转身关了屋门。

龚钢铁铺好床，脱掉衣服，呆坐在床头。门开了，肖眉站到门口，望着床上的龚钢铁，声音有些怪异地道：“那天晚上你和小牛走了以后，是我告诉了周建设他贿赂邱局长的事检察院知道了，这样他才有了准备。”

龚钢铁听到这话，先是一惊，然后不认识似的望着肖眉，片刻之后，他叹了一口气，说道：“要换了我，可能也会给建设透点风声，就怕这件事不光牵涉我，还牵涉你父亲，中央都在要求稳定。”

肖眉还站在门口，看着不再说话的钢铁，内疚地说：“钢铁，我现在就把那台电脑还回去。”

龚钢铁笑了笑，摇了摇头说：“还有这个必要吗？”

说着，钻进被窝，拉灭了灯。肖眉失落地站在门口，靠在门边小声地说：“钢铁，我怀孕了。”

这句话，犹如一个炸雷在龚钢铁的耳边响起，他猛然起身，不相信似的问：“什么？”

见肖眉不吭声，他跳到地上，抓住肖眉的手，一直拽着她

回到主卧室里。这时肖眉的眼泪滚落下来，她在龚钢铁的怀里呜咽起来。

夜深了。肖眉平静地睡着了。龚钢铁睁大眼睛定定地看着她熟睡的样子。他俯下身轻轻吻了她一下。

早晨，反贪局的同事们刚刚上班。牛明把一张报纸伸到吴小红面前。吴小红看了几眼，不相信地说：“哎，牛明，你说这太阳还真有从西边升起的时候啊！”

牛明见吴小红没有看见他所指的地方，就又指着报纸说：“你往后边再看看。”

吴小红看着看着，脸慢慢变红了，气得把报纸揉成一团，摔在墙角垃圾桶里，一屁股坐下生起闷气来。牛明走到角落，把报纸捡起来，放在桌上抹平。

此时，董廉生也在看报纸，神色显得很不安。

龚钢铁从门外走进来。牛明把报纸铺到他面前。龚钢铁淡淡地说：“我看过了。”

吴小红气愤地走到龚钢铁身边，说：“龚局，我们可是人民检察官啊，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不行大家去找市领导，也可以集体联名向高检反映。”

龚钢铁望了望吴小红那张年轻的脸，叹口气说：“事情没那么简单，这恐怕还是刚刚开始。”

旁边的牛明说：“等一等，看上边怎么说吧。”

九点半。所有的检察官都沉闷地坐在会议室里，有人在小声地议论什么。龚钢铁坐在人群中间一动不动。有个老检察官走过来安慰似的拍拍龚钢铁的肩膀，龚钢铁向老同志点点头，老同志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肖凤山走了进来，咳了一下。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

他严肃地看着众人。打开手里的文件夹，取出一张打印

纸，说：“今天开会，我来宣读一份处分决定：兹有我院反贪污贿赂局局长龚钢铁同志，在调查有关泰隆集团公司总裁周建设和市外贸局局长邱四海涉嫌行贿、受贿的过程中，在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即动用法律程序，拘传了周建设和邱四海两位同志，造成很坏影响，严重干扰了全市目前以稳定为大局的工作方针。为此，经市检察院党组研究决定，给龚钢铁同志以警告处分，暂时调离工作岗位，到市第二看守所任所检察室主任。月江市人民检察院党组。”

肖凤山念完处分决定后，会场下一片愕然之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片刻以后，肖凤山宣布散会。人们好像没听见一样，都坐在那儿不动，沉默地望着肖凤山。董廉生第一个站起，有人开始跟着默默离开。大家正走在走廊上，牛明忽然把自己的杯子使劲摔在地上。“砰”的一声，大家被吓了一跳，纷纷回过头来。龚钢铁盯着牛明的脸，厉声喝道：“你干什么？”

牛明看看龚钢铁，又看看周围的人，发牢骚说：“没意思，我不干了！”

肖凤山走过来，看看一地的碎玻璃，又看着牛明，声音很轻，但很有力地说：“小牛，你再说一遍。”

牛明从来没见过老检察长这种神色，害怕地低头不语。

肖凤山低声说：“把杯子捡起来。”

牛明嗫嚅着：“检察长，我的杯子，我不要了还不能扔？”

肖凤山看看周围的人，挥一挥手说：“不要了，不要了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

牛明无奈地把碎片捡起来。

肖凤山边走边说：“遇到这么点事情就这样，看你们能办

成什么大案。”后面的龚钢铁、牛明、吴小红都默默地听着。

下午三点，第二看守所买菜的小货车开到了检察院楼前，菜车是装完菜顺便来接龚钢铁去看守所报到。龚钢铁提着行李从办公室出来，董廉生、吴小红和牛明，还有新上任的反贪局长等，都出来为他送行，气氛很沉闷。此时的天空也很阴郁，秋天的凉风吹过，一派萧瑟景象。

龚钢铁和大家一一握手。和新局长握手时，龚钢铁苦笑一下，说：“反贪局出师不利，这一摊子就交给你了，还有钟小丽的安全。”

新局长握着他的手点头说：“放心去吧，钢铁。”

龚钢铁把行李放在菜堆上，接着自己上了车。

车正要开走，检察长肖凤山拨开人群，上了汽车。肖凤山见大伙不解地看着他，说：“我去送送！”

董廉生忙说：“用我们的车吧。”

肖凤山一摆手说：“就坐这个！”说着叫司机开车。菜车向远郊的看守所开去。龚钢铁和肖凤山望着窗外的乡村风光，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肖凤山换了一个座位，看着外面已经收割完了的麦地，自言自语地说：“我也快了，说不定会马上宣布退休。”

龚钢铁有些吃惊地抬起头来，拿起一个从编织袋里滚出的土豆，问：“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肖凤山含蓄地说：“已经干满两届了，年龄也到了，与这事有什么关系？”

龚钢铁嘟哝着：“可前一段都还说你要调到省院去当检察长。”

肖凤山苦笑一下：“这种传闻多得很，怎么能相信呢？”

龚钢铁看着手里的土豆，二人一路无话。

看守所到了。大铁门旁站着两名持枪的哨兵，高高的院墙上架着两米高的电网。在院内打扫卫生的犯人不时地往外面张望着。菜车开进看守所大门，停在食堂门口。龚钢铁走下车，等着肖凤山把行李递下来。肖凤山没有递给他，把行李背到了自己肩上，一老一少向办公室走去。扫地的犯人们停下来望着他们。一个女检察官老远瞧见他们，叫道：“是肖检察长！”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慌忙出来迎接。

肖凤山刚从看守所回来，于兆粮的车就停在了肖凤山家门前。她气呼呼地下了车，向肖凤山家的小楼走去。一个老干部模样的人谦恭地问候说：“于副省长，走亲家啊！”

于兆粮微笑着点头寒暄，走了几步，脸又沉了下来。于兆粮门也没敲，直接走进了肖凤山家。见肖凤山正坐在沙发上看报，于兆粮嘲讽地说：“老肖，你倒自在啊！”

肖凤山一抬头，赶紧放下报纸，热情地说：“哟，你来怎么不打个电话，好让肖眉回来烧饭。”

于兆粮自己坐下，又站起来从饮水机中接出一杯水，摆摆手说道：“不用，我就几句话。晚上省委还要开会。”接着埋怨说，“老肖，钢铁调到看守所，你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

“这是检察院党组定的，也是钢铁自己要求的。”肖凤山看着有些生气的亲家说。

于兆粮把杯子放下，眼睛发直地看着窗外，说：“好歹我是个省委常委，虽然不管政法，可有事你和我说一下，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肖凤山安慰地说：“我看也没什么被动，也没什么不好的，让他去锻炼锻炼也好。”

于兆粮站起来，有些生气地说：“我明天就把钢铁调回来，

不行我就把他调出检察系统。”

“只要他愿意，我没意见。”肖凤山也站了起来。二人对视了一会儿之后，于兆粮又泄气地坐下说：“现在，我觉得我这个做母亲的，处处都对不住儿子了，好像，我对亲儿子还不如对干儿子好。”

肖凤山沉默地看着她。心里暗自想着，总有一天你会吃到周建设这个干儿子带给你的苦果子的。

周建设在商贸大厦会议室召开了泰隆集团公司上市的计划会议，此时正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望着下面各部门的经理，兴奋地说：“今天，我们上市的批号就算正式拿到了。我们泰隆集团又取得了一个胜利。远方集团、胜茂集团、五洲集团为了这个批号和我们打了一场血战，而最终胜利的是我们泰隆集团公司。”

周建设正激动地说着，夏敏从外面走进来，凑近周建设轻声说：“周总，有人找你。是个女的，叫肖眉，她说必须现在见你。”

周建设想了想，冲下面的员工做了一个手势，转身离开了会场。

此时肖眉正在周建设办公室里看着里面的摆设。她端详着墙上的大照片。茶几上摆着周建设送给她的笔记本电脑。周建设走过来，看着肖眉的背影，问道：“肖眉，有什么急事，我正在开上市筹备会议。”

肖眉转过头来，看着兴高采烈的周建设，有些讥讽地说：“我是来还电脑的，它已经替你完成了任务！”

每当肖眉这样看他的时候，周建设马上会身上一冷。不知道为什么，在肖眉面前，他无论怎样风光，也经不住她怀疑地

一瞥。

“没出息！”周建设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他看了一眼笔记本电脑说：“你怎么这个腔调。”随手关了屋门。

肖眉冷笑道：“听不惯了？是啊，你现在是如日中天啊，准备做全省第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可钢铁呢？龚钢铁被撤了职，下放到看守所当了检察员，我父亲呢？我父亲可能这几天就要宣布退休。”

周建设叹口气，给肖眉倒了一杯水，像念台词一样说：“仕途多变啊！这年月走仕途也不那么保险。”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轻松口气。

看着周建设的表演，肖眉冷冷地说：“周建设，你不为今天的结果觉得内疚吗？是我背叛了我丈夫，成全了你，你才摇身一变成了十杰青年，成了新长征突击手；才能打败那几家公司，拿到了省里的第一个上市批号。可你得到这些还嫌不够，还要落井下石，利用新闻界大做文章，使钢铁一败再败。”她嘲弄地接着说，“现在好了，你的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可龚钢铁虎落平阳，天天与囚犯为伍。”

周建设坐下，耐着性子皱着眉头说：“肖眉，这你就有些生拉硬扯了。我周建设准备上市与龚钢铁被下放到看守所有什么关系？我泰隆集团欣欣向荣与龚钢铁虎落平阳有什么关系？这是风马牛不相及嘛！我周建设能有今天，是我奋斗的结果，是我个人牺牲的结果。全市都在吃大锅饭，我第一个辞职下海；退休老工人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我第一个为他们盖了敬老院；市里、省里的戏剧走入低谷，那么多老艺术家发不出工资，又是我第一个为剧团捐了一百万；贫困山区的孩子没地方上学，我为他们盖希望小学；国有的肉联厂和玻璃厂濒临倒闭，我又接下这上万人的烂摊子……肖眉，你怎么不想想，我

为市里、省里做了多少贡献，解决了多少难题，我为什么不可以当十杰青年？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新长征突击手？为什么不可以第一个拿到全省、全市的上市批号？”

见周建设振振有词，肖眉逼问道：“周建设，你是为社会付出了一些钱，可你挣了那么多钱，你能说你的钱都是干净的吗？你做那些好事纯粹是为了社会、为了慈善吗？”她冷笑了一声，“你倒是振振有词，有理有据啊，可你想没想过，你站起来了，成了名人，成了实业家，可有那么多人却在你面前栽倒了，他们的前途，甚至一生都成了你的牺牲品！”

周建设反问道：“谁成了我的牺牲品？谁？龚钢铁？文娟？还是你肖眉？”

肖眉问：“你不觉得你对钢铁有愧吗？还有你的家庭、文娟、孩子。”

周建设摇头说：“不！是我为他们做了牺牲。是我为他们献出了我的爱情、家庭。一个人连爱情和家庭都献出了，得到一点别的有什么不可以！”

“一点别的？”肖眉咬着牙说，“你最应该得到的是地狱！”她将水杯中的水泼到周建设脸上，看了一眼水淋淋的周建设的狼狈相，愤然离开。她昂着头出了门。没有理会门口的一脸惊愕的夏敏。

周建设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擦擦脸上的水，打开柜子，取出一件西装换上。

他走出办公室，发现夏敏还在门外站着，马上若无其事地说：“你也到会议室参加会议吧，还有事情需要你去做。”

周建设从容地走回会议室坐下，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平静地说：“请大家原谅，让大家久等了。接着说公司上市的筹备工作，筹备工作当前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完善我

们内部的财产账目，二是完成泰隆集团的财产评估，扫除一切影响泰隆上市的障碍！”

周建设的讲话很有条理，姿态潇洒有力。夏敏在下面听得很专注。散会后，周建设走出会议室时，马上开始考虑另一件要紧的事。

他给张中林打了一个电话，约他见面。中午，他们开着车来到约好的林荫道上，并排停着。两人都没有下车，隔着车窗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周建设轻声说：“钟小丽必须消失。”

张中林抽了口凉气说：“周总，要人命的事还是慎重些。”

周建设淡淡地说：“你又不是没做过。”接着又给他打气，“老葵那么厉害不也让你灭了吗？”

张中林说：“可这事对我来说太冒险了。”

周建设盯着他的眼睛说：“她知道的事太多了，她要是再冒出来，对你我都不利。我的上市计划要泡汤，你灭老葵的事也会露出来。怎么做你掂量着办吧。”说着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牛皮纸袋，从车窗扔到张中林的车里。

张中林叹了口气，摇上车窗。两人各自开车离开。

几天以后，马光明带着几个人，开车来到文清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马光明走进事务所喊道：“哎，中秋节快到了，周总让我给大家送点过节的东西。”

文清和几个同事走出门外看着，几个小伙子把后备箱中的几箱水果、带鱼、冻虾等搬进事务所。大家慌忙给马光明倒水，让座。马光明拍着手说：“不啦，你们忙吧。我还有点事。”

马光明上车前对送出门外的文清小声说：“文清，最近两天事务所可能有人去公司查账，到时你心里有个数。”

文清说：“赵所长不会派我，我太年轻了。”

马光明说：“他肯定派你。”说着开车走了。

文清有些忧愁地站了一会儿。马光明走后，事务所又恢复了安静，大家都各忙各的。五十多岁的赵所长走进来，看看那一大堆礼品，踢了踢问：“这谁的？”

一个会计抬头说：“泰隆集团的周总派人送来的，给大家过节。”

赵所长皱着眉头看了一会儿，猛地向那些东西踢了一脚，骂道：“妈的，他蹲监狱都要让我们陪着。”说着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文清一直在偷偷瞧着赵所长，接着又看看大家，小心地走到赵所长办公室。

她进门以后，胆怯似的站在赵所长背后，小声地说：“赵所长，去泰隆查账，请你不要派我。”

赵所长转过身来，冷冷地盯着文清。在他的注视下，文清接着小声说：“周总是我姐夫，我不想让人说闲话。”

赵所长嘲讽地看了一眼文清，拉长声音说：“你姐夫不光是泰隆的老总，也是我们事务所的老总，他能管住你，也能管住我！”

文清不解地站在那里，看着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准备下班的赵所长。

在下班路上一路沉思的赵所长又经过那个露天垃圾堆。每次到了垃圾堆前，他都要捂着鼻子快步走过去。今天他觉得垃圾堆发出的气味格外地恶心，他从黑皮包里拿出毛巾，捂住鼻子跑了过去。回到家，看见儿子正坐在电脑前玩游戏，怀里抱着一台样式古怪的游戏机，屋里枪炮声不断。赵所长喘着气问

儿子：“这东西哪来的？”

儿子正玩得如醉如痴，没有理他。老婆手上沾着白面，从厨房跑了出来，看着老赵阴沉的脸色，有些胆怯地说：“游戏机是周总派人送来的，说是你买的。”

儿子不停地摇着游戏机上的操纵杆，嘴里随着游戏高叫着。

赵所长一下把儿子从电脑前拉开，又一把扯掉电源，拿起游戏机就往纸箱里装。儿子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哭声里夹杂着“我要玩游戏，我要玩游戏！”的尖叫，这些像钢针一样一下一下扎在赵所长的心上。赵所长被儿子的哭声刺激得火冒三丈，一耳光打在儿子的脸上。儿子像受了惊吓一样，瞪着眼呆呆地望着他，瘪着嘴不敢哭出声来。

老婆急忙把儿子抱在怀里，红着脸问道：“老赵，你今天怎么了?!”

赵所长恨恨地说：“姓周的送的不是游戏机，是手铐!”

第二天早上。文清骑车来到事务所门前，正锁车。赵所长推着自行车从她后面走来，自行车后座上夹着那台游戏机，他一边停车一边说：“文清，你今天不用到所里上班，去泰隆集团审查他们上市计划中的账目吧。”

文清哀求地说：“赵所长，换个人吧。”

赵所长摇了摇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昨天半夜你姐夫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必须是你。如果我换人，他就换所长。”说着，他把车上的纸箱提下来放在文清面前，“把这个也带给你姐夫，里边还有六万块钱。”说完，赵所长锁车进屋。

文清无奈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把游戏机放在后座上，骑车往商贸大厦去了。

马光明提着那个游戏机箱子进了周建设的办公室。周建设一见箱子，脸立刻阴沉下来。

马光明看着他说：“赵所长不要。”

周建设沉默一会儿，站起来打开箱子，往里面看一眼，里面塞着一个大信封。他坐回去感叹说：“都像老赵这样秉公办事就好了。”接着陷入了沉默。

马光明等了一会儿，问道：“我们该怎么办？”

周建设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问道：“文清来了没有？”

“来了。”

周建设掐灭手里的烟，果断地说：“该怎么办，还怎么办。”站起来拍拍马光明的肩，和他一道走了出去。

大厦顶层腾出一间房作为文清专用的会计室。桌上除了一大堆崭新的账本，还有几本有关公司上市的专业书籍。文清望着那一堆账目，不知道如何下手。

周建设和马光明走了进去，周建设拿起桌上的一本书说：“文清，现在不是姐夫的账上缺什么的事，而是你必须照着这本《上市规范》来修改账目，重新做账。这本书上需要什么样的账目，你就造什么样的账目，需要多大的数字，你就填多大的数字。”

文清坐那儿，紧张地说：“姐夫，这是……违法的呀。”

周建设朝后看看，马光明立刻走了出去，锁好房门。周建设坐在文清对面：“不违法姐夫就不用找你了，财务科会计、出纳十几个，哪会用得着跑到你们事务所要人。”

文清睁大眼睛说：“姐夫，这事一旦让人知道，不是能不能上市的事，是要蹲监狱的！”

周建设岔开话题说：“你最近没去看过你姐吧？”

文清摇头。

周建设接着说：“我上周让人从国外给她带了件大衣，样子不错，你姐非常喜欢，穿上那件大衣居然哭了，说她一辈子都想不到会跟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文清明白了周建设的言外之意，脸上有了惊恐之色。

周建设接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枚宝石戒指说：“文清，这是我让人从泰国特意给你带的，蓝宝石，一万多。”

文清马上站起来推让说：“姐夫，太贵了。”

周建设瞪了眼睛说：“你不要，就是在你心里没把我当姐夫，没有把姐夫当成亲哥看。”

“姐夫……”

周建设生气地说：“既然你不要，就不要再叫我姐夫了！”作势要走。

文清只好将那枚戒指接过来，攥在手里。

周建设接着振振有词地说：“文清，说起来你已经不小了，学了四年经济学，难道你还不明白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还不明白中国股市？中国这样的体制，决定了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许多公司设有账外账，有许多工厂要有假账、糊涂账。这样的公司、国企要上市，怎么能不在假账上下工夫？不做假账，又有多少私营企业、国企够上市的条件呢？我不说别的，文清，你们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是专门帮政府查账的，可你们会计师事务所有没有假账呢？你们会计师事务所的那些做账专家们有没有帮助别人做假账？”

文清无言以对。

周建设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外省还有人专门来请你们事务所的专家去做假账，这你知道吗？”

文清仍然沉默着。

周建设最后亲切地说：“文清，不光是这次上市的账目，

还有上市以后所有的账目，你都要有个数。公司上市以后，资金的出入都是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管账的必须是自己人。到了合适的时候，我会把你从事务所里调过来。到那时你就不再是一个会计了，你可能就是泰隆集团的财务经理！”

周建设说完，满怀豪情地走了，好像想象中的那些钱已经到了他的账户上一样。

他走后，文清坐在那里发着呆。

周建设回到办公室，马光明迎上来低声说：“检察院的董主任来过电话，没说什么事情。”

周建设给董廉生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心里不由得一阵高兴。他放下电话，走到墙壁前，一动不动地望着面前“轮椅上的全家福”。

夏敏进来了，周建设浑然不知。她将几份报告放到周建设的桌上，轻轻地叫了声“周总”。

周建设回过头来，拿起报告，客气地说：“夏小姐，麻烦你一件事，如果不忙，你去帮我买个花篮，要最大的，最贵的，今天我要去看一个人。”

夏敏走到门口，又回头望着周建设，突然说：“周总，我三年换了四家公司，你是我最敬重的一个老板。”

周建设一愣，说：“是吗？”微笑着看夏敏出了门。

于兆粮当了副省长后，换了一套住房，房子外面到处养着花草。今天，她家里很热闹。龚钢铁在厨房杀鱼，保姆在洗菜，于兆粮很有兴致地帮保姆择菜。

于兆粮问儿子：“钢铁，肖眉怎么没来？”

“她一下班就来，说好了的。”龚钢铁说。

于兆粮放下菜，看着儿子，问道：“你就真的不想回到市

检察院吗？”

龚钢铁很肯定地说：“不想！”

于兆粮感叹说：“你妈这个副省长，给别人帮了多少忙，可就是在你身上使不上劲。”

龚钢铁洗好了鱼，放在案板上，说：“妈，你别管我的工作，如果是检察院调我，我就回，如果是你调，我宁愿留在看守所。我愿意和那些犯人打交道。你知道吗？很多犯人刑满后，不愿离开监狱。因为监狱里比他们家里条件好，有吃、有住、有电视、有热水洗澡。”

他说着，不见母亲接话，就从厨房出来，发现母亲不在客厅。正纳闷，见母亲提一大兜人参之类的补品从卧室出来了。

于兆粮说：“肖眉回来，你们一块儿去看看她父亲，从今天起，老肖正式退了。”

龚钢铁怔住了。

“他年龄到了，你也拖累了他。”于兆粮感叹着说。

龚钢铁从母亲手里接过东西：“我就不相信，周建设竟真的能手眼通天！”

于兆粮瞪着自己的儿子说：“你妈再跟你说一遍，肖凤山退休，是他年龄到了！”

下午下班前，肖凤山向新检察长交接工作。他把一串钥匙放到新检察长黄大桥手里说：“老黄，你来接班，也算我如愿以偿。”

黄检察长看着老上级，忧郁地说：“检察长，你有什么让我做的，尽管说。”

肖凤山叹了一口气，说：“没什么说的了，要说也就是周建设的案子。我干了八年常务副检察长，两届检察长，十八年

了，这个案子可能是我遇到的最大的案子，可能是我们省建国以来的第一经济大案，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别去碰它。要吸取教训，龚钢铁，是检察院最难得的人才，先放在看守所避一避，不要急着把他调回来。”

说完两个人提着肖凤山的行李出门。下了楼梯，看见走廊和院内站满了昔日的部下，大家都默默地看着他，依依不舍。院里停着肖凤山原来的专车，司机过来接行李，肖凤山没有松手。

他望着众人，动情地说：“让我自己走吧，谁都不要送我。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一个人提着行李走进这个院子，几十年后，还是让我自己提着行李离开这个院子吧。”

大家无语。满头白发的肖凤山默默地走过人群。一些检察官眼睛湿润了。肖凤山在夕阳下拖着长长的影子走到大门口，向大家挥了挥手。

肖凤山回到家，见桌上摆着丰盛的饭菜，桌子中间还摆着一个生日蛋糕。肖眉慌忙上来接过行李，说：“爸，就你一个人回来？单位没派人送你？”

肖凤山说：“你爸不会那么没有人缘，我想图个清净。”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还有一个不请自到的客人就要光临了。

周建设来到肖凤山家的门外。从车上抱下花篮，走进大门。他出现在门口的时候，肖凤山正在弯腰吹蜡烛。龚钢铁、肖眉正举着刀准备切蛋糕。

看见他，屋里一片寂静。

周建设打破僵局，笑着说：“肖伯伯，今天是您六十大寿，我来为您恭贺生日。”

肖凤山冷冷地说：“你不光是来恭贺我六十大寿的吧。今

天也是我退休的日子，你是不是也要恭贺我从检察长的位置上退下来？”

周建设把花篮放下来，说：“也是，肖伯伯，有人六十岁没有退下是因为他有真才实干、工作离不了他；有人到了六十五岁还在岗位上，不是因为他能干，而是因为他关系硬；可您在刚满六十岁的时候退下来，不是因为您没有真才实干，也不是因为工作不需要您，而是因为您太坚持原则，不是像一个党员，而就是一个真正的党员。在共产党的干部中，您是我真心敬重的一个！也是我以为最傻、最不懂政治的一个！”

肖凤山笑笑：“谢谢你的评价，周总，你走吧。你知道在这个几百万人口的省会城市，我最不想见到的是谁？就是改革家周建设！”

周建设无奈地看了一眼一直没说话的龚钢铁和肖眉，转身离去。

肖眉抱起花篮生气地追出门外，走到周建设面前，冷冷地说：“周建设，以后别再费这些心思了，从这里，你得不到任何好处，把你的花带走。”

周建设并不理会，拉开车门说：“我不是来得什么好处的，我是由衷地拜望他。没想到，你爸在台上时不肯见我，下了台还不肯见我，难道他这一辈子，从生到死都这么嫉恶如仇？！”

周建设说着摔上车门，开车走了。肖眉看看手中的花篮，一行字赫然醒目：天下真党员！

周建设走进商贸大厦时已经微醉了，他取出钥匙开办公室的门，门却自己打开。周建设一进去，看见夏敏正在办公室看杂志，他有些吃惊，问她：“你没走？”

夏敏见周建设有些晃，忙过来扶住他说：“我怕你到那种

场合会喝醉，没想到你真的醉了。”

她把周建设扶到沙发上，给他倒了杯水。周建设有些摇晃地说：“夏敏，你说我在那种场合，哪种场合？妈的，他们不容我，难道我就能容得了他们？谁输谁赢已经一清二楚。”

夏敏端起水杯：“周总，你喝点水。”

周建设盯着夏敏，说：“你放心，我不会醉。夏敏，你说实话，我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夏敏没有说话。

周建设继续说：“其实，我自己最知道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对了，今天你说你三年换了四个公司，你最尊重的老板是我周建设。那好……”说着，打开柜子，拿出那套婚纱，“你敬重我就把这个穿上。”

夏敏远远站在那儿不动，不卑不亢地说：“周总，你的经历我都知道，可我夏敏不是钟小丽，也不是肖眉，我尊重你是因为你能干，是因为你尊重你的家庭！”

周建设慢慢将柜门关上。

夏敏说：“周总，你酒醒了，我就走了。”

周建设不说话。夏敏果然出了门。

周建设看夏敏消失在门口，将视线移到墙上的“全家福”上。

夜色很深了，肖凤山站在门口送女儿和女婿。龚钢铁和肖眉推着自行车刚走几步，肖凤山又将女儿叫回院内，却看着肖眉不说话。

肖眉纳闷地问：“爸，什么事？”

“爸觉得你和钢铁不太对劲儿。”肖凤山低声说。

肖眉搪塞着说：“没有呀，一直很好。”

肖凤山叹一口气，说：“你走吧。爸老了，退休了，不希

望看到你和钢铁中间有什么隔阂。”

肖眉沉默了一会儿，坦然地说：“爸，钢铁拘传周建设时，是我给他透了消息。”

听到这话，肖凤山吃了一惊，瞪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意味深长地说：“那你就永远良心不安去吧。”

说着，慢慢返回屋里，他的背影仿佛又老了许多。

肖眉的眼泪涌了上来。

深夜的大街空旷无人。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龚钢铁和肖眉推着自行车默默地走着。龚钢铁转过头来，看着日渐憔悴的肖眉，心疼地说：“我在看守所路远，也照顾不上你，自己多注意身体，别累着。过一段时间就回妈那儿住，张姨能帮我照顾照顾你。”

肖眉停下脚步说：“钢铁，你就不肯原谅我吗？”

龚钢铁说：“肖眉，你别多心。你没有什么需要叫人原谅的。我说了，换了我，我也会那样做。”

这时他腰间的传呼机响了，龚钢铁拿起来一看，说：“不好，陪不了你了，单位出事了。你自己早点回去吧。”说完，骑上车就走。

肖眉站在路灯下，久久地望着龚钢铁消失的方向。不知什么时候，身边的自行车倒在了地上。

## 十二 事务所里的风波

泰隆集团大厦会议室里，会计师事务所的三四个工作人员正在翻看、检查各种账目。赵木林所长也在其中，只是他与众不同，表情木然，木讷而倔强。桌上摆着各种水果，每个人面前都有吃过的果皮果壳，只有赵面前的一动未动。周建设亲自去给大家倒水。

一中年人受宠若惊：“哟，周总，我自己来，自己来。”

周建设就站在边上，说：“不好意思，今天又让大家加班，省政府要求两个月内泰隆集团必须完成上市准备，所以，今天就仰仗各位在账目上尽可能速度快一些……”

中年甲：“我们这边……一定会全力落实省政府的指示……”说着，他瞟了一下赵所长，马上闭嘴了。

大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赵所长身上。

赵所长平静地说：“现在，财产评估账目……”

边上的马光明马上插话道：“赵所长，总额评估账目已经又让文清进行了一遍梳理，因为上次她在汇总账上漏掉了一大

笔的固定资产……现在已经在补记了。”马光明转对另一人说：“去告诉文清我们这就过去。”

那人答应着离开了。

马光明说：“赵所长，你到那边看看吧。”

赵所长坐着没动，“到哪边？大家都在这，把账搬到这儿嘛！”

马光明无奈地望着周建设。

周建设斩钉截铁，言词强硬地说：“赵所长，我泰隆集团上市不仅是因为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而最根本的是我泰隆集团任何一方面，资金、财产、经营、管理……”周建设说着把面前的一个茶杯举起来，“哪怕是一个杯子、一口水，都符合我国的上市条件……马助理让你到那边查账，不是为了别的，而是给你一个更安静的环境，让你把总额评估查得更清、更细，丝毫没有差错。”

周建设的目光硬硬地掴在赵所长的脸上，赵所长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回话，而是摘下老花眼镜，用边上的水果皮擦湿，又用自己的衣服擦干，起身问：“在哪间屋？”

马光明看了一眼周建设，说：“跟我来吧。”

马光明带着赵所长走进集团为文清安排的会计室，进门一看，只见文清疲倦不堪，两眼红肿，正在最后一本账上急急写着算着。

文清看见赵所长进来，恭敬地起立，叫了声“所长”。然后她把做好的账搬到所长面前，自己又到电脑前打着，抄写着。

赵所长坐下来，开始极其认真地查账。

马光明在一边说：“赵所长，听说你小弟弟想出国，手续上遇到点困难？”马光明向文清使了个眼色，文清离开了。

马光明掩上门，然后把一大兜人民币放到赵所长的面前。赵所长略显紧张地看看那钱，沉默一会儿，把钱推到一边。

赵光明说：“马助理，把这收起来吧。我弟弟没啥困难，我已经不让他去了，这就一分费用也不用再交了。”

马光明脸上有些挂不住，尴尬地拉椅子坐到赵所长的身边，春风化雨般地说：“赵所长，你快到退休的年龄了吧？一辈子搞财务，区里、市里、省里连国务院财政部的奖状都挣到了手……也该为自己退休以后谋划谋划了……”

赵所长盯着马光明不语。

马光明又说：“我没有别的意思，赵所长，我是说泰隆集团上市以后，您要是退休的话，如果想到哪个花园，哪个小区住，你就吱个声。”

赵所长固执地说：“马助理，你看不出来，我是个有间房子有斤大米就无所求的人？”

马光明被噎得脸上泛青，站在那儿有些不知所措。这时，他想起不久前周建设交给他的死任务，心里更加懊恼。他还想，要是上市可以绕过会计师事务所这一关，他恨不得立刻把姓赵的轰出去。

可是，他不能，他无法忽略赵木林的存在。他只好眼巴巴地看着。

赵所长极其仔细地翻着账目，不时用计算器核算一下。文清回来后，又忙活了一阵，最后疲惫而胆怯地把一本账放到赵所长面前。

“文清，我没想到你做账的技术进步这么快，”赵所长严厉地说，“胆子也这么大。”

文清咬着自己的嘴唇，低头不语。

赵所长把一本账合上，又拿起另一本，同情地望着文清：

“你就不怕判刑，不怕蹲监狱吗？”

文清明亮的眸子挂上了泪水。

这时，马光明尽量压制住心中的怒气，调整了一下情绪，说：“赵所长，你放心，我们周总办事，从来是滴水不漏。”

赵所长扭头冷瞟一眼马光明，又转向含泪的文清说：“你是我们事务所派来的人，我知道，你又是周总的小姨子，两头为难，可你不替我们事务所着想，你也要替你这一辈子想想，你还要谈恋爱，你还要成家，还要生孩子……有一天东窗事发，你拖累的不光是你，还有……”

早已站在门口的周建设、听到这儿时走了进来。

“赵所长，文清是我妹妹，她后半辈子幸福不幸福有她姐夫安排，”周建设冷言冷语，意味深长道，“可赵所长你……你的后半辈子该怎么过，才是你自己应该多考虑的。”

赵所长望了眼周建设，脸上似乎有些犹豫，沉思起来。

马光明轻声说：“其实也就是让你签个字、盖个章，几秒钟的事情。”

赵所长问：“要是不签呢？”

周建设笑了笑，问道：“就为了你家的墙上再多贴一张奖状？”

赵所长盯着周建设沉默一会儿，说：“我一辈子不干昧良心的事。”

周建设点了一根烟，谦虚地说：“赵所长，我想问你一件事。好长时间了，这件事我一直闹不懂。”

赵所长警觉地望着周建设。

周建设道：“我想问问你们事务所，是不是属于政府的一个机构，属不属于共产党的领导？有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说法？”

赵所长似乎遭到了戏弄，一下站了起来。

周建设低沉地说：“你要走，我就不送了。”

赵所长愤然走去。就在他即将出门的刹那，周建设从凳子上拧着屁股转过身，叫道：“慢。”

赵所长又站住了。

周建设有些伤感而无奈地说：“我没想到你这么倔，秉公办事，不卑不亢。你要不是会计师事务所所长，我会叫你一声叔叔，你退休了，我会像你亲孩子一样孝顺你……可惜你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

赵所长转过身，从口袋取出钢笔，斜觑着周建设：“周总，我这一辈子查账签字都是用的这支笔……”说罢，把手里的笔一折两半，丢在地上，拂袖而去。

破碎的钢笔在众人的目光下滚动出耀眼的光芒。

龚钢铁在看守所检察室的电脑出了问题。此刻，他在电脑面前正左右调动，查看里边的材料，忽然电脑屏幕上出现警告词语，他于是紧张地数次热启动，电脑仍不听使唤。龚钢铁起身出门，到隔壁的办公室叫小刘帮忙。小刘来到他的办公室，摆弄电脑，一通忙乎，仍无结果，龚钢铁急不可耐。

小刘说：“别着急，咱们这儿可是卧虎藏龙之地，我去给你找个高手来。”

“你说是里头的吧？”

“是呀，这群人里人才辈出哪。”说罢小刘离去。

看守所操场阳光明媚。操场上的少年犯正在训练队列，他们队列整齐，服装特别。小刘站在操场边与管教干警耳语。干警唤道：“立正。二十七号，出列。”小刘看见一个娃娃脸的孩子向前跨出一步，他是老葵的儿子小葵。

小刘招呼道：“跟我走一趟！”

小葵一怔：“政府，我最近表现很好呀！”

小刘说：“出来——再给你一次立功的机会。”

小葵狐疑地跟着小刘走去。

龚钢铁站在看守所检察室门口看见走来的小葵时，眼前顿时一亮。

小葵向龚钢铁鞠躬道：“政府好！”

龚钢铁同情地问：“你多大啦？”

小葵答：“十七岁。”

龚钢铁一愣：“几年？”

小葵答：“三年。”

走进龚钢铁办公室后，小刘向小葵示意一下电脑。小葵马上明白，坐在电脑椅上，神情专注地摆弄起来。龚钢铁在一边望着，只见小葵的双手在键上行走如飞，屏幕上画面不断变化……

小刘凑在龚的耳边轻声道：“网上诈骗罪，三十多万……”

龚钢铁轻轻点头，然后突然问：“老葵是你什么人？”

小葵如同受了一击，猛然回头害怕地望着龚钢铁。龚钢铁心里立刻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新落成的检察院是一栋倚天高楼，十分豪华气派。龚钢铁急匆匆地开辆破吉普车回来，慌慌张张停车，正看见吴小红和另一人带着一个戴有手铐的国家干部从那走来。龚钢铁主动跟小吴打了声招呼。吴小红仍是快人快语地说：“龚大哥，咱们院搬进新办公楼，你就不来了。连我和牛明的结婚你都不露面，真不够意思。”

龚钢铁解释说：“那天不是去办越狱案了吗——哎，检察

长在吗？”

吴小红摇头：“检察长在不在又不跟我请假。”

龚钢铁在检察长办公室门前敲门的时候，不知道黄检察长刚参加一个会议，正在省委会议室往外走的当儿跟自己的母亲“套瓷”呢。

黄检察长说：“于副省长，你不忙的时候，也该多过问过问我们检察院的工作。”

于兆粮道：“检察院，我哪儿管得起哦。”

黄检察长说：“钢铁去看守所时间不短啦，我想把他调回到法制局。”

于兆粮怔一下说：“黄检察长，以前我们不熟，你不太了解……钢铁的事，我不便多问，一切都靠他自己，都靠组织上。”

“那好，那就谢谢于副省长的支持了。”

黄检察长的车刚刚驶进新办公楼，就被坐在门口台阶上的龚钢铁发现，龚钢铁起身迎上去。

龚钢铁神秘地说，“周的案子，有了重大线索。”

黄检察长吃惊地望着龚钢铁。

龚钢铁说：“老葵的儿子找到了，就在少管所。”

二人说着就进了检察长办公室。

龚钢铁把掌握的情况和盘托出。

黄检察长起身踱步，思忖了会儿说：“钢铁，泰隆集团正在折腾着上市，省里、市里都非常重视……吸取上次的教训，办不成铁案，就不要打草惊蛇。”

龚站起身欲走时说：“我明白，黄检。”

黄检察长边送龚钢铁边说：“为了周案，也为了整个工作，你要听组织上的安排，调离你的通知会马上发下去，在离开看

守所之前，你一定要把小葵安置好，绝对不能让这条线索再断掉。”

龚钢铁点头：“小葵在少管所表现很好，我想给他办个假释。”

黄检察长道：“行……你去办吧。最重要的是不能让泰隆公司那边有半点风声。”

分手时二人紧紧地握了握手。

泰隆集团公司大厦走廊里，上市机构人员都从大厦集团会议室出来，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提有一袋精美礼品，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周建设和马光明矜持而热情地把他们送到电梯口，周建设向大家招手：“大家走好……哎，王教授，你说那件事我明天就派人去办！”头发银白的王教授感谢着，电梯门缓缓地关上了。

此刻，走廊里只剩下周建设和马光明，马光明问：“周总，会计师事务所那边怎么办？”

周建设脸色马上阴沉，无言地走回办公室，坐下来沉思不语。跟进来的马光明小心地吞吞吐吐建议：“我说……不行的话……周总……”

周建设瞪一眼马光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泰隆集团总公司不是几年前经不起风浪的宏安了。”

马光明立刻心领神会，“嗯”了一下，从周办退出了。

周建设独自在屋里坐着，有些不安地拿起桌上的《上市指南》一书，看一看，像洗牌样翻一遍，扔在桌子上。这时有人敲门。周建设说了声“进来”，文清款款走进来将一张表格放到桌上。

文清说：“姐夫，请你签字。”

周建设在表格上的指定位置签了字。

文清说：“要是没别的事，我今天就早点回家了。”

周建设轻哼一声。文清刚要离开，被周建设叫住，只好答应着转回身。

周建设望着文清说：“文清，如果你们赵所长休息了，你想想把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所长接过来？”

文清非常吃惊：“姐夫……我，我不行……”

周建设有些不高兴：“有什么不行？我说你行你就行。”

文清哀求似的说：“姐夫，我真的……不行，赵所长也才刚过五十岁……”

周建设盯着文清看了一阵，冷言冷语道：“回去吧，你让姐夫感到失望……”

文清胆怯地转身离开了。

文清从大厦出来时，天空阴云密布。她望了望天空，从车棚推出自行车，面带担忧地骑车走去。刚一上街道，大雨滂沱着倾泻下来。

文清骑车穿行在雨幕里的情景，吸引了许多躲雨人的目光。

黄昏时分，雨仍然很大。会计师事务所内，只有一位老人在关着各个窗子。文清推门进来：“赵所长……”老人回头看着湿透的文清，显然对她异常不满，没有理她。文清慌忙去帮着关窗和收拾东西。

文清说：“所长，我是没有办法……”

赵木林耿直地说：“什么没有办法？你不那样做账，我就不信他敢把你头给砍了。”

文清委屈地望着窗外。

这时，电话铃响了。

文清拿起话筒，只听电话中一个男的急促地说：“事务所吗？我是交警……快告诉你们所长，让他赶快回家，他老婆被车撞了一下。”

文清顿时十分惊恐，未及张口细问，电话那边已经挂断。

赵木林问：“怎么了？”

文清道：“快，所长，刚才交警电话，说阿姨下班被车撞了一下。”

赵木林马上夺门而出。

文清也迅速跑到门口。看见赵所长慌慌张张骑车走进雨中，影影绰绰间有一辆 212 吉普跟了上去。文清愣了一下，似乎意识到什么，急速地跑到雨中望着。只见那辆小车撵着急速骑车的赵木林紧追不舍。文清狐疑地站在雨中，突然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回身朝事务所跑去。

文清在所长的办公桌上查着电话号码。办公桌的台玻璃下，是一张奖给所长的特大号奖状，奖状旁有一张电话号码表。文清查完号，迅速打电话：“喂……是赵所长家吗？”

电话中赵木林的老伴说：“是呀，你是……”

文清问：“阿姨，你没事吧……”

赵所长的老伴声音很洪亮：“什么事？我好好的呀……你们所长怎么还没下班？”

文清脸色突变：“所长……他、他马上就回去。”说完赶紧放下了电话。

赵所长在大街上骑着车子。跟着他的那辆北京 212 从他身边快速经过，溅起的水洒他一身一脸。赵所长抹一把脸，继续用力地骑着。212 车停在了一个拐弯处。赵木林骑车经过那个拐弯时，突然有两个穿着雨衣的小伙子从路边蹿出来，一下把

他拉下车，将他推到了212车上。赵急叫：“干什么？干什么？”还未上车的一个小伙子举起他的自行车，扔到了路边的水沟中，然后回到车上。

212汽车在雨中飞驰远去的一刻，文清穿一件雨衣在雨中骑车追来。“赵所长——赵所长——”文清的呼唤被风雨声淹没了。

十几分钟后，车子驶入密林公路。车内的赵所长嘟嘟囔囔，非常紧张。前座一个生面孔的小伙子嬉皮笑脸地说：“赵所长，不用怕，我们不会害你，就是听说你脾气较倔，来让你改改脾气。”

赵木林所长瞪着眼不解地望着小伙子。

又一小伙子拍拍赵所长的脸：“要那么多奖状干什么？钱多了才是真的！”

赵木林似听明白了什么，彻底安静下来。

汽车行驶到一条河边停了下来。小伙子把赵木林从车上推了下来，将他捆在河边的一棵树上，令他下身在水中，上身在水外。赵木林仍然倔强地望着小伙子们。

小伙子们戏弄地拍拍手：“赵所长，你好自为之，我们走了，只要雨一停；就会有人从这里过。”说完坏笑着开车离去了。

赵所长在护城河般的水沟里眼巴巴地望着……

雨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水沟里的水越积越深，已经深至赵木林的脖子。他挣来挣去，无济于事。他露出了绝望的神情，深深地叹了口气。

就在身下的水深至下巴的时候，赵所长突然听见文清熟悉的喊声。

他拼命地挣扎起来，他下决心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文清终于看见了河沟里的赵所长，大喊着跑了过来。

龚钢铁要调离看守所了，同事们帮助他往停在院内的北京吉普上装行李。狱警领着小葵走来，小葵手里提着行李。

龚钢铁问带小葵的警察：“手续办好了吗？”

警察说：“全办好了。”说着亲昵地拍了一下小葵，对龚钢铁说：“交给你了，再出问题就与我们无关了。”

小葵怔怔地望着龚钢铁。

龚钢铁说：“上车吧……你提前八个月离开这儿了。”

小葵不敢想地站着不动。

警察说：“上呀……不想走了是不是？”

小葵说了声“想，我想”，慌忙上车。

龚钢铁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关照。”

带小葵的狱警说：“龚检察员……有一天你当检察长了，千万别忘了我们啊！”

龚钢铁跟大家开了句玩笑，然后上车了。车子如箭一般离去。

在车内，龚钢铁严肃地说：“小葵，你是假释了，可你还不能彻底自由。”

小葵不解地望着龚钢铁。

龚钢铁说：“在没有捉到真正杀害你爸爸的凶手以前，你先住到一个吴阿姨家里，你无论去哪，都要跟她说。”

小葵说：“我想找我奶奶。”

龚钢铁说：“吴阿姨会替你去找的。”

车子驶到吴小红家门前时，司机按了几下喇叭。吴小红和牛明迅速跑出来。龚钢铁先下车，左右看看，又让小葵下来。

龚钢铁说：“交给你了。”

吴小红点点头。牛明迅捷地提着小葵的行李领小葵回家。

临走时龚钢铁说：“明天提审，你和我一块去啊。”

吴小红招手说：“你怎么一回来就又领导我？”

会计师事务所的赵木林平生第一次因为这种事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脸色发白，头上搭着毛巾，人看上去苍老了许多。老伴正扶着他喂药，不时还安慰他几句。

这时，事务所的上级机构领导和两个工作人员在医生陪同下，走了进来，他们手里提了许多水果、鲜花和营养品。

赵木林慌忙从床上坐起来：“刘处长……”

刘处长慌忙扶住他：“别动别动……怎么样？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别动，老赵……”

刘处长对医生说：“张大夫，赵所长的病你们该怎么检查就怎么检查，该怎么用药就怎么用药，钱用完了通知我们，我们马上再送支票来。”

大夫点头：“他是需要多住些日子，好好检查检查，养一养。”

赵所长挣着身子对医生：“差不多我就出院，医院又不是家，单位里又人手不够……”

刘处长说：“老赵，工作你别管，为了让你养好身体，我们已经把高会计师暂时调到事务所履行所长职责，你静心养病就是。”

赵所长微微一怔，疑惑着问：“高会计师……不是因为市里的那个集资案已经……”

刘处长说：“咳，人谁能不出点儿错误？他毕竟是个财务专家，改了就是个好人嘛……你以养病为主，泰隆公司上市

那一摊子交给他，你就别管啦！”

赵所长正在喝水，听后脸色陡变，他望着别处，直接问：“刘处长，我的所长……是不是，已经被免了？”

刘处长答：“免？免什么呀，让高所长先替你工作一段……这也是组织上对你的关心。”

赵所长又天真地问：“那我要马上出院呢？”

刘处长说：“出院？上市那块工作也归他管，你工作量太大……什么都没有身体要紧。”

赵所长手中的杯子失手落到地上。大家望着碎玻璃，一片愕然。

两天后，公安局的人来了。赵所长仍然躺在床上输液，他脸色发白，精神萎靡，身上的倔强刚正荡然无存，似乎整个人都已被“命运”击垮。女医生在给他量着体温，他的老伴守在一边。医生取出体温计看看，皱着眉头：“怎么会轻了，轻了又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再把药量加大一些。”护士在一边记录着病历。

医生问：“你觉得怎样？”

赵所长小声道：“我想清静……”

医生说：“事情过去了，住院就想着治病，不要老想着那事……”又扭头望着公安人员：“病人想清静，你们最好也少打搅他一会儿。”

公安人员慌忙点头应着。

医护人员走后，公安人员歉疚地说：“赵所长……我们希望你配合我们……那些歹徒什么模样，汽车是什么颜色，车牌号是多少，你能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就行。”

赵所长怅然地望望天花板，拉过被子躺下不言不语。

公安人员说：“你放心，有我们就不会有人报复你。”

赵所长在床上翻个身，背对着公安人员。老伴劝道：“看见你就说，有政府，你怕啥？”赵所长躺着，哼一下，老伴马上不语。

两个公安人员相互看看，其中一个看了看表，无奈地说：“赵所长，那你好好养病，病好点我们再找你。”

两个人走了。下午他们还要询问一个叫文清的女孩。

初秋的下午阳光明媚，可是公安局审讯室内却没有一点自然的光亮。那两个公安人员在询问文清，一人问着，一人准备记录。本子上还没有什么内容。文清的脸上矛盾而又恐慌。

甲问：“你再想想，那些人到底什么特征？”

文清脑中闪过那几个人从事务所门前一闪而过的画面，闪过周问她愿不愿当事务所所长的画面。文清欲言又止。

甲问：“穿了什么衣服？”

文清沉默一会儿，痛苦地摇头。

甲问：“汽车呢？是什么车？什么颜色？车牌号多少？”

文清脑海里清晰闪过她看到的212车的汽车牌号。文清沉默不言。

乙严厉地说：“你知道知情不报也是犯罪吗？”

文清痛苦地点点头。

甲说：“我们希望你不要犯下包庇罪……”

文清惊恐地望着。

甲又说：“说吧，什么都别怕……”

文清痛苦而无奈地摇头。

两个公安人员相互望了一眼。

甲继续开导说：“文清，你好好想想，赵所长是全省财务战线的典型，几个歹徒这样对待他，这背后有别的文章……希

望你不要让你们所长白白受这么一场冤枉。”

文清望着公安人员柔弱而无奈。

公安甲很沮丧地说：“文清，既然你不想说，那你走吧，想起来了随时和我们联系。”

文清犹豫而默默地离去。

与此同时，龚钢铁和吴小红在检察院审讯饭店保安祁小三。

龚钢铁严厉地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并没有把你知道的老葵的情况全部讲出来，现在，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不讲，等我们把事情最后查清以后，你在这儿就不是减刑不减刑的问题，而是加刑不加刑的问题。”

祁小三慌慌地望着龚钢铁和吴小红。

龚钢铁鼓励道：“讲吧。”

祁小三狡猾地说：“真的，知道的我全都讲了……”

龚钢铁逼问道：“你被判刑的前一天在看守所见了谁？”

祁小三怔了一下。

龚钢铁问：“到底见没见老四——李四明？”

祁小三不语。

“不说就算了……”龚钢铁说罢，站起身要走，“我实话告诉你，小葵已经回来了，小葵把他在老葵面前听到的全说了，之所以老四要派人开车去撞周建设，正是因为你被判了刑，老四派人在看守所中见了你，要替你出这一口恶气，从此才开始了老葵和周建设的一连串人命恶斗，周建设的宏安公司濒临垮掉，老四提一箱海洛因跑到老葵家里，公安局偏巧这时闯进葵家将老葵和老四开枪打死……这一切都不是偶然，都另有人在幕后导演，而你，对这一切虽然不会知道，但却掌握着重要线

索，讲了，是戴罪立功，可能会减刑；不讲，结果可能就是加刑……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要减刑还是加刑……”

祁小三不安地望着龚钢铁和吴小红。

龚钢铁给吴小红一个眼色，愠怒地命令道：“带走！”

马上进来两个警察把祁小三从审讯椅上放下，戴上手铐，欲要带走。

吴小红替祁小三求情道：“龚局长，他还是个孩子，再让他想一会儿，再给他一个机会。”

龚钢铁生气地不语，也不再去看祁小三。

吴小红踱步走近祁小三。

吴小红说：“你这孩子，年龄不小了，已经在这儿呆了八年了，还没呆够是不是。知道了就说吧……老葵和老四已经死了多年，按理你应该提供线索让我们抓住真凶，可现在你反而站在凶手一边……这样你能对得起老葵老四吗？等三天五天龚局长从小葵那里把所有的事情弄清楚，你不是被动了？”

祁小三仍然不语。

吴小红诱导道：“小葵当时就躲在案发现场，来龙去脉我们已经基本掌握，现在我们就是要弄清楚你的态度问题……”

祁小三还是没有要说的意思。

龚钢铁更加生气，对吴小红说：“别问了，把他带走，查清了给他申请加刑就完了。”

狱警押着祁小三离去。龚和吴在审讯室相互望着。

转眼间，狱警又回来一个：“犯人问他要说了真的就会减刑？”

龚吴相视一笑，龚钢铁说：“把他带回来。”

祁小三又被带回，站在审讯室中央，以目光询问减刑的可能性。

龚钢铁说：“减刑不减刑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你自己。”

祁小三想了一会儿，自己自动坐回到审讯椅上。

“我说。”祁小三狠下了最后的决心，沉默了几秒钟后说：“老葵和老四死了以后，我原来的一个弟兄突然来狱里看我，说他在周老板那里当保安，说周老板的一个助手说了，只要我不把老葵打算用车撞死周老板的事情说出去，出狱后我要钱了就给一笔钱，要工作了，可以到周老板的手下干……”

龚钢铁问：“你说的你那个弟兄是不是叫小六子？”

祁小三答：“是。”

龚钢铁又问：“小六子说的那个周老板的助手是不是姓马？”

祁小三想一会儿，答：“好像是姓马。”

这天上午，会计师事务所代理高所长带人来到泰隆集团大厦，最后议定泰隆集团上市一事。周建设亲自在楼道间恭候着，见高所长刚一出现，忙微躬着身走过去，老远就伸出手去握高所长的手，嘴上说：“高所长好，来，里面请……请！”脸上是谦卑、得意和胸有成竹的表情。

夏敏等人慌忙鞠躬，开门。众人鱼贯进入会议室。

会议室内，所有的上市机构的专家都在座位上坐着，每个人面前都有几本账本。高所长象征性地跟各位专家道了歉，然后宣布会议开始。几位专家先后发言。最后，由高所长作总结性讲话。这个人按照习惯讲了讲国家稳定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又谈了谈泰隆集团上市对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和深远意义，最终，在云山雾罩了半小时以后，拿起摆在面前的账本，在眼前晃了晃，打开，又晃了晃，然后把账本合上，大声宣

布：“泰隆公司完全可以上市，毫无问题。”

坐在对面的周建设面带笑容，向高所长微微点头。

马光明助理说：“如果没问题，就请你签个字，盖公章……然后，咱们到富丽大酒店就餐。”

高所长龙飞凤舞地签字、盖章。

其他专家也都说着同样的话，动笔签字。礼仪小姐给每个签完字的专家递上一条热手巾。大家纷纷说笑着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往外走。

周建设起身说：“各位老师、专家，吃完饭请到我们泰隆公司的游乐城放松放松。今天早晨，刚从香港特意赶来的两位当红歌星，还等着诸位捧场呢！”

众人高兴得手舞足蹈，样子像不谙世事的中学生。

马光明立刻对身边的小姐轻声吩咐道：“通知娱乐城经理，一级接待。”

文清决定要去趟医院。她在一个水果店买了一些水果，走进医院大门，上病房楼，到病房门口时停下来，朝里望着。

赵所长的老伴正在给输液的赵所长喂饭，她的动作小心翼翼。赵所长没输液的一只手轻握着老伴端碗的手腕，一副相依为命的样子。

文清小心地推门进去。

老伴扭头说：“文清……快，进来，提这些东西干啥？”

文清望着赵木林，说：“所长……”

赵木林望着文清叹了口气，“坐吧。从今天开始，别再叫我所长了……”

文清大惑不解。

赵木林望着天花板说：“世道，不是从前了。就因为……”

我没在你做的那些账上……签字。”

文清内疚地坐在赵所长的身边，以沉默消解内疚。

这时，赵木林对老伴说：“你出去一下，我和文清单独说几句话。”

老伴拿着空碗、空饭盒出门。

赵木林深情地望着文清问：“你今年多大？”

文清答道：“过了二十二了。”

赵木林深情地说：“你还小，我知道你没有做假账的胆……现在，财务人员蹲监狱的越来越多……我们事务所，管着上市，要犯罪，那就是大罪、恶罪……听我一句话，你太单纯，调走吧，改改行，别在咱们这个行当上走钢丝了。”

文清感动地望着赵木林，内疚地说：“所长，我对不起你……”

赵木林感悟地说：“什么都别说，公安局问你，你就说你什么都没看见，我脾气倔，可心里明白……我只劝你一句话，一辈子不要干财务，更不要到泰隆公司干财务，那是一大火坑……”

文清感动地低下了头。

一个星期以后，赵所长出院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等待他的竟然是一纸退休令。老人几乎气得晕死过去。

那天，赵所长在老伴的搀扶下走出医院大楼。他们的孩子忙着往三轮板上装行李、暖瓶、营养品等杂物，一辆小车驶过来，停在三轮车和赵所长附近。刘处长和新任事务所的高所长从车上下来，他们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奖状镜框。

刘处长十分高兴地说：“老所长，双喜临门呀！一是恭喜你病愈出院，二是恭喜你又被省财政厅评为‘全省廉洁奉公、

忠于职守的优秀财务干部’啦。”

赵木林失神地望了他们一会儿，没言语，自己爬上了三轮车。

高所长说：“老所长，上小车吧，我们是专门来接你出院的。”

赵木林倔强地说：“我不配坐小车……”转对老伴说：“我们走！”

老伴和儿子愣着没动。

赵木林大吼一声：“走呀！”

老伴赶忙骑上三轮车，儿子从后面推着，向街上走去。

高所长尴尬地说：“这、这……老所长，还有你这奖状……”

高所长慌忙追了几步，把奖状放到三轮车上。

刘处长愠怒地喊道：“赵……赵木林，你等一下。”

三轮车慢了下来。

刘处长向前走了几步，说：“我来还有一件事——就是正式通知你，你因长期生病住院不愈，无法工作，组织上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决定让你提前退休——从今天起，你就不用上班了。高所长，高道贵同志，已经正式接替你当会计师事务所所长了！”

老伴和儿子怔怔地回头望着。

赵木林死死盯着刘处长。

刘处长阴险地讥讽道：“你是全省财务战线连续三十多年的劳模，组织上相信，你不会因为提前退休给组织添什么麻烦的。”

赵木林低沉而严肃地对老伴说：“走。”

三轮车缓缓走去。坐在三轮车上的赵木林，面容严肃木

然。在经过一个陡坡处时，老伴满脸汗水，车子走得异常艰难。儿子吃力地在后面推着，气喘吁吁。

赵所长面容严肃，始终不语，只是盯着车上那个特大号奖状镜框，一动不动。镜框在目光中一闪一闪。赵木林慢慢拿起镜框，仔细端详了一阵，突然把那镜框用力像飞盘一样扔出去，镜框在空中飞旋着，闪耀着刺目的光。赵所长自己，却如一段木头样从三轮车上栽了下来。

### 十三 上市繁华背后的阴影

无论如何，事务所这关终究是过了。周建设心里踏实了许多，这些天他的精神非常好，有事没事回家的时间格外早，为文娟做饭，陪文娟聊天，甚至跟文娟下一盘象棋。文娟偶尔也问一问周建设公司的事情，周建设总是乐呵呵地说上两句，让妻子百分百对自己的事业放心。晚上，文娟睡熟了，周建设却又陷入沉思，毕竟，公司真正上市，还要经过评估团这一关。他深深知道，自己还远远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在公司上市这场战役中，还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

周建设决定用那个废工厂做一篇文章。

第二天，周建设和马光明就陪着证券商张桦去了那里。

丙纶厂是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车间、厂院内一片荒芜，杂草丛生。零零星星的守厂工人在车间和厂院忙着。

三个人在厂里转了转，证券商望着倒闭的工厂，忧虑地说：“周总，这不行……现在是泰隆公司上市的最后关口，你把这样一个倒闭的工厂给评估团看，评估团会把你上报的固定

资产数字减去一半……”

周建设问：“张总，如果二十天后这个院里一片绿地，鲜花盛开，而每个车间都安放着从欧洲进口的最新的机器设备，泰隆集团的固定资产会上升还是会下降？”

张桦瞪大眼睛望着周建设问：“二十天？二十天野草能变成鲜花吗？就是有一个航母专门从欧洲给你运机器设备，二十天能走完太平洋的航程吗？”

周建设狡黠地说：“张总，你是上市专家，正是因为我们办不到，才把你请过来……听说大华、明珠，连一些空手套白狼的公司，都是经你一包装，就成功上市了……何况我们还实打实地有工厂、有车间、有设备……”

张桦望着周建设不置可否。

周建设大度地说：“我以泰隆集团公司总裁的名义跟你说句话——张总，只要我们上市成功，你的劳动，你的报偿，不是我们说多少，而是你自己说多少……”

张桦顿时心动，开始细心地在工厂废墟中走着望着……

这时，马光明的手机响了。马助理接完手机，立刻低声向周建设汇报说：“周总，刘副市长的秘书打电话，说刘副市长在广州的会议今天结束，希望你能陪他到澳门去一趟。”

周建设立刻皱起了眉头。

马光明提醒道：“丙纶厂最后转让的手续，还要从刘副市长那里过……”

周建设当机立断说：“订晚上十点的机票。”

夜晚的月江五彩缤纷，各种造型的路灯、广场射灯、地灯和公园节能灯绚丽夺目，城市因此更加神秘而热烈。去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周建设感叹说“时代变化

快”，马光明附和了一句。

周建设问：“现在账上可动用的钱还有多少？”

马光明答：“真正可调动的资金，只有一千二百多万。”

周建设忧思疑虑一阵：“这两天你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丙纶厂的包装上……通知财务部，把可调动的一切现金，都挪到文清的账上去。”

马光明应诺着点了点头。他看了眼窗外奔驰的车流，很谨慎地说：“周总，有一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周建设瞟了眼马光明：“说吧。”

“这次到澳门……你自己……就不要玩了……”

周建设没有吱声，脸上有些不悦。

马光明忠诚地说：“现在公司上市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上次你在澳门，三天输掉了八百二十六万……”

周建设舒口长气，懊悔地仰头，闭上眼睛说：“光明，谢谢你……我从机关辞职到现在，十几年了，从仅有三千元的资本奋斗到今天，累得很，真是筋疲力尽了……所以，上完市后，公司的事情你要多管一些。”

马光明向周建设承诺道：“周总，只要你信得过。”

周建设自言自语似的感叹：“刘备得力于张、关、赵，我得力于你马光明呀……”

车轮飞转的奔驰轿车驶入机场。

现代高科技大大缩短了时空距离，四个小时后，周建设就入住到澳门一家五星级酒店。周建设还没来得及欣赏一下套房的豪华布局，刘副市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这位除了赌博没有任何其他爱好的刘副市长，已经在自己的房间坐等了两个小时。此刻，当他接通周建设房间的电话，欣喜若狂，但还尽量

保持着一贯的风格，连连说道：“好，好，好。”放下电话后，他一边收拾要带的东西，一边自言自语道：“还好，没有晚点。”

二十分钟后，他们来到皇园赌场。豪华宝马轿车刚一停稳，门童赶忙上前开门。周建设和刘副市长及随从下车，风度翩翩地进了大门。门里边早有赌场的人盛情迎接。

周建设到筹码台换码的时候，刘副市长坐在休息间的沙发上。随从为他点燃一支烟，他接烟的动作显得心不在焉。他的手指在大腿上不断地敲来敲去。短短的六七分钟因为等待似黑夜一样漫长。

还是老地方。还是轮盘转。还是那位服务生。还是巨额筹码。刘副市长的气势令对手紧张，也令人窃喜。开始，他还尽量维持着自己党员干部的作风，喜怒不形于色，可是后来，随着胜利的一次一次到来，他实在按捺不住了，欣喜之余他甚至回头冲周建设说了句：“真牛×！”站在身后观阵的周建设一边点头称是，一边兴奋地搓手。他也太想试试了，这种气氛，这种游戏，简直太刺激了。他心里叹道：妈的，观阵的滋味真不好受。

刘副市长仿佛看出了周建设的心思，冲他说道：“周总，这一阵为上市你马不停蹄，既然出来了就放松放松。”

周建设有些犹豫，面露难色。

赌场的人马上说道：“老总，这边请……”

周建设心一横，马上把一皮箱筹码交给刘的随从，交代几句，跟着赌场的人到另一赌桌。

周建设上了赌台，服务生把一箱筹码放在他身旁的空座位上。

周建设专业地看着台上的情况。看了一会儿，向身后一伸

手。身后的随从打开一个小皮箱，从中拿出两摞筹码递到周建设的手上。

周建设稳健地从筹码中摘出一部分，压在某处。轮盘转动起来。一圈。两圈。三圈……周建设的眼神很失望。再来。又是失望。第三轮，仍是失望。这是周建设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以往都是先赢后输，这次倒好，上来就连输三局。难道今天是先输后赢吗？周建设这时想起一句俚语：先赢的是纸，后赢的是钱。于是，他大胆地玩起来。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然而，周建设的算盘完全是一厢情愿，今天的月亮在他这里只有缺，没有圆，仅仅一个小时的工夫，他就把一百万的筹码全部输光。人也只有悲而没有欢的份儿了。

周建设又去刘副市长那边，想借些筹码，结果正遇上他垂头丧气地往出走。刘副市长懊恼地说：“妈的，又忘了见好就收……”

刘副市长的三百万筹码一个不剩。

两个人在餐厅吃宵夜时，刘副市长神情冷峻，周建设故作轻松，然而两人的眼神都有些空洞。

后半夜的鏖战更加惨烈。

天色朦胧时，刘副市长与周建设面带疲惫地走出赌场大堂。他们回到宾馆。

周建设说：“刘副市长，您看……您要是不尽兴，我让公司马上再汇些钱来。”

刘副市长沮丧道：“算啦，手太背……再说今天晚上赶回去还要开会。”

于是，他们订了下午的航班。

下午四点整，在澳门机场安检处，刘副市长在前，周建设在后，准备接受安检员的检查。

周建设突然对刘副市长说：“刘副市长……我想再留一天。”

刘副市长怔住，欲说什么，安检员催促道：“快点，下一个。”

刘副市长慌忙收起自己的机票和证件，向前跨了一步，回头望着周建设说：“下次再来嘛……”

周建设站住不动。

警察过来：“走——走——快一点。”

刘副市长急促中对周建设嘱托道：“明天你一定回去！”

周建设点点头，又反身走出机场。

回到原来住的酒店，周建设立刻拨打马光明的手机。线通了却没人接。周建设不知道，此时马光明正在丙纶厂指挥工人造假，有人在旧机器上擦洗、喷漆，有人用崭新的帆布往旧机器上盖着，有人往新盖好的帆布上喷印英文字母，场面的嘈杂淹没了手机的铃声。当周建设又一次拨号时，马光明才发现有电话打过来，忙走到僻静处接听。

周建设说：“光明，你再给我汇过来八百万……”

马光明惊道：“八百万？……周总，刘副市长不是今天回来吗？”

周建设不由分说：“不要问那么多，马上寄来。”

马光明轻声犹豫道：“周总……公司上市到了最关键，也是财政最困难的时候……”

周建设不耐烦地说：“少废话！”如赌徒样一下关了手机。

龚钢铁侦查老葵案的工作已经开始，并且这些日子取得了

一些进展。这天夜里，他和吴小红还在向黄检察长汇报情况。

龚钢铁说：“从小葵提供的线索，从祁小三和赵小强提供的线索，都可以证明老葵和老四不是贩毒，而是被人利用毒品所害……谁害了老葵？当然是周建设。现在能够证明周建设是真正凶手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张中林，二是钟小丽。”

黄检察长说：“张中……张中林是公安局的刑警队长，是他亲手打死了老葵和老四，你怎么能让他开口去证明周建设？”

大家不语。

黄检察长又问：“钟小丽呢？”

吴小红说：“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也到了她的老家，从上次抓了周建设又放了周建设，钟小丽就离开了这个城市……有可能是在南方的哪里躲着，现在，连她父母都不知道她人在哪里。”

黄检察长说：“可凭线索……而不是证据，我们不能去抓周建设！”

大家面面相觑。

黄检察长说：“现在，泰隆公司正在准备上市，一旦上市成功，又要有成千上万的百姓，把存款送给泰隆公司这个无底洞里……所以，最好是赶在上市以前，把泰隆的黑幕揭开……我建议换个思路，可不可以从泰隆公司内部入手……”

龚钢铁与吴小红对看一眼，他们都发现了对方眼睛里的血丝。

“还好，这晚上没白熬，”龚钢铁说，“毕竟有一个新的可操纵的计划出炉了。”

文清这些日子明显瘦了。吃的本来不多，加上心事重重，晚上常常睡不好觉，憔悴在所难免了。文清有心劲，有怜香惜

玉者想探究原因，都被文清随便应付掉了。就是自己的姐姐文娟，文清也守口如瓶，她不愿让身体残疾的姐姐再在精神上紧张了。她的沉默就是战胜苦闷的武器。

那天文清骑车下班，路过街心公园时，看见偏瘫的老所长在路边练习走路。文清下车，痛心到老所长面前，无比愧疚地叫了声“赵所长”。

赵所长双手哆嗦，望着文清：“文……文姑娘，听说你调……调到泰隆公司了……火、火坑呀！”

文清怔怔地站着，不知说什么好。

赵所长的老伴过来把赵所长扶走，冷冷地看了文清一眼，训斥道：“还多嘴！再多嘴命都让你没啦！”

老伴一边扶着赵所长练习，一边吆喝道：“抬腿，高点，再高点，你不会有点骨气呀……”

文清望着他们，若有所思地走了。

到了姐姐家，文清帮助坐轮椅的姐姐浇花，还不时跟姐姐说几句闲话，后来又抱着外甥女圆圆玩了一会儿。临走时，文清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姐夫周建设到澳门的事告诉了姐姐。

文娟立刻一怔，满脸的忧虑。忧虑的文娟立刻回到屋里，拿起电话拨号，话筒里说“对方已经关机”。

姐妹两个忧愁地相互望着。

文清有了不祥的预感。

文清的预感一点不错。第二天，文清回到集团财务部，打开电脑查账，真就发现了问题。她紧张地盯着电脑，脸上显出惊恐。这时，职员小楠走了进来。

文清说：“小楠，你来看看，这个账是怎么回事？”

小楠过来凑在电脑前看看说：“噢，这个啊，你别管了……”

小楠说完走开。

文清不依不饶地问：“这是成本账，我分内的事，出了这么大的漏洞……”

小楠说：“嘿，让你别管就别管，这个账都是公司内部消化的事……”

文清不解地问：“内部消化？”

外边有人叫小楠，小楠出门。文清继续琢磨电脑上的账，发现了更大的问题，慌慌地关了电脑。

文清惊恐地离开电脑，出门去敲马助理的门，正走过来的夏敏说：“马助理在丙纶厂。”

文清迅速下楼，要了一辆车，急切地奔丙纶厂驰去。

文清走进丙纶厂，看见有人在往马路边的地上涂着草坪漆，她一脸疑惑。在车间，她看到了全面包装造假的景象，惊得站住不动。

马光明闻讯走过来，神秘地问：“你怎么来了？”

文清害怕地说：“马助理，我账上的一千二百万块钱不翼而飞，昨天还在，可今天……”

马光明环顾一下左右，没有任何语气地说：“周总在澳门全部输了……”

文清吓得瞪起杏眼：“这一千万是收购丙纶厂的，周六前必须转到银行……这、这可怎么办？”

马光明仰天长叹道：“等周总回来吧。”

三个小时后周建设就回来了。

周建设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赌场上输得如此惨烈。血本无归的结局使他懊悔不已，他一想起那天在机场返回的选择，就像肚里吞进了鱼刺一样难受。可是，他还得强打起精神，面对残

局。

此刻，他沉闷而忧愁地坐在泰隆集团自己的办公室里。

马光明和文清站在一边。

周建设问：“就是说，账上可动资金还不到三百万？”

文清答：“如果明天按时给工人们开工资，就还剩三十二万元。”

周建设沉默不语。

马光明小心地说：“要么，把工厂工人的工资推迟一下……”

周建设坚决地说：“半天都不能推迟……”

马光明说：“要把钱发给工人，上市计划恐怕……”

周建设看着他们，打断马光明道：“你们走吧，让我静一会儿。”

马光明、文清小心地走出去。

周建设迷惘地望着窗外。

文清又转身回来，说：“姐夫，今天银行来催还贷款了，说公司既然能上市，就肯定有能力还钱……”

周建设轻声问：“现在公司总共亏损多少？”

文清小声说：“将近三个亿……”

周建设大吃一惊。

文清嗔怪道：“姐夫……光你这几次在澳门……”

周建设摆摆手：“出去吧。”

文清轻轻关门，出去了。

周建设痛苦地用拳顶着额头……

夜里，周建设在无人的长廊里踽踽独行，走了上百个来回。他的脚步沉重而迟缓。最后，他孤独地顺着楼梯往上爬，他爬上了耸入云霄的楼顶。他独自站在大厦边沿一动不动。

月色如水。天空、夜城、灯流……一切的一切，在周建设眼中都如苍茫的大海。

周建设孤独地站着，时间如水样流淌出黄河的气势。

子夜时分，马光明也爬上楼顶，悄悄地走到周建设身后三四米的地方，站定。

周建设没有回头，轻声问：“什么事？”

马光明有些吃惊地说：“龚钢铁又从看守所回来了，是法制局局长……”

周建设一怔，转身道：“回来好呀……钢铁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弟兄，把他处理降职到劳教所，是检察院最愚蠢的行为。”

马光明谨慎地说：“听说他又开始对我们泰隆上市进行调查了……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把上市脚步慢下来，集中精力应付一下检察院，如果检察院知道了我们账上亏空后，又要上市怕会马上专案调查，到那时，我们反而被动了，一旦翻船……那翻的就不是小船……”

周建设在楼顶慢慢走着问：“于副省长那边有什么情况？”

马光明说：“听说省里领导每天开会，全城绿地扩建工程突然停了下来，资金缺口高达八千多万，把主抓城市建设的朱省长急得饭都吃不下……”

周建设边听边走，突然停下脚步，异常坚定说：“现在不是我们把上市脚步慢下来，而是要加快脚步，在检察院的调查工作还没有展开以前，把上市工作全部完成，使泰隆正式成为上市公司……光明，你现在连夜给我做两件事情：一、通知上市机构的所有专家，明天上午十点，到丙纶厂参观评估，一定要在明天一天，把泰隆公司上市的固定资产评估文书全部完成；二、你连夜给我弄出一个宽一米、长三米的捐赠支票，月

江市绿化工程的八千万缺口我们泰隆堵上！”

马光明惊愕得眼球都要爆了：“周总……这……现实吗？”

周建设十分坚决：“去！照我说的办。”

马光明犹豫地下楼。周建设望着马光明离去的背影，脸上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这真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夜晚。这个表面上平静而实际里酝酿着巨大阴谋的夜晚，喧嚣得令许多局外者都无法入睡。

龚钢铁家凌乱的墙壁前，肖眉正用崭新的笔记本电脑写作。她熟练地敲击着键盘，只见液晶显示屏上出现一行行的文字：

一切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像一股暗流，汹涌而来。这些日子，我的心绪烦乱就像这墙上的线条。我似乎预感到一场真正的动荡就会出现。这会儿，我就像一个在梦魇中失语的孩子，心中不停地追问着，我是谁？龚钢铁是谁？还有周建设，他们究竟是谁呢？

肖眉突然感到恶心，冲进卫生间呕吐。在洗漱镜前，她抬起头端详着自己的脸。

重新回到电脑前，她又写道：

尤其是他，正寄居在我身体里的尚未出世的小生命，甚至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实实在在搅进了我的生活。

也许是月江的夜晚太迷人了，许多人都不愿早早睡去，年轻人在公园里卿卿我我，中年人在大排档喝啤酒吃小龙虾，老

年人去广场打扑克，所有人都能找到生命的快乐和意义。而也有一种人，他们不属于前边“三种人”，既不休息也不娱乐，他们喜欢加班，他们常常沉醉在自己的工作中。比如市检察院的龚钢铁和吴小红。此刻，他们抱着一线希望，迈进了原事务所所长赵木林的家里。

赵家墙上的那些奖状都已不知去向，满墙挂过奖状镜框的印痕清晰可见。赵所长在床上坐着，一只手抖动不止。

龚钢铁和吴小红坐在一边。

龚钢铁说：“老所长，我们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比如，泰隆公司的账目……”

老所长望着挂过镜框的墙壁，倔强地说：“你们走吧，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吴小红小心地问：“赵所长，你是几十年的老典型，怎么会突然……就变成这样呢？”

赵木林望着外屋大声道：“老，老伴……送，送客人……”

龚钢铁、吴小红没趣地站起来。

龚钢铁单刀直入地问：“赵所长，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害怕泰隆公司？害怕周建设……”

赵木林看了看龚钢铁，对门外唤道：“你死了——送客人呀！”

龚钢铁和吴小红相互一看，只好悻悻离去。

两人只好按既定计划，将车开到吴小红家，拉上小葵，直奔泰隆集团，停在了大厦前路边树荫下。他们坐在车上，透过车窗观察公司大门和大门口的保安。

这时，正巧有一辆车驶进来，停在门厅前。保安上前去替人开车门，小葵突然说：“他，就是他……他就是小六子……原来跟着我爸的小六子……”

吴小红马上用目光征询龚钢铁。

龚钢铁说：“别打草惊蛇……等明天他下了夜班以后……”

说着，龚钢铁启动车子离去。他的车子从树影下离去的瞬间，刚好被从大门出来的马光明看到。马光明嘴角浮起一丝坏笑，哼了一声，上了开到面前的小车。

第二天吴小红冒充小六子亲戚去泰隆找小六子时，扑了个空。小六子宿舍里的一个保安说：“他昨天半夜回老家去了，他爹有急病……”

吴小红出来把情况汇报给车里的龚钢铁，龚钢铁气得骂了句娘。

周建设的黑色奔驰在省政府大门畅通无阻，哨兵以一个标准的军礼，表示他对车子的放行和欢迎。好像连哨兵都知道，周建设今天是来为省长“排忧解难”的菩萨。

此时，省长们正在省政府常务会议室开会。

省长把一份学习完了的文件放到一边说：“现在文件学习完，大家再议市建工程。全省一年的财政就那么多，这个工程要钱，那个工程要钱，就是一台钞票机每天都印也不够……我建议，大家都动动脑筋，每个领导的脑子，都应该是一家银行……”

朱副省长说：“省长，这次全省城市全面绿化一共用掉了一点二个亿，这一点二个亿还是于副省长出面替我化的缘，剩下这八千万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工程停下来，市民骂娘，我都想不出辙来。”

大家都望着省长的脸。

省长为难地说：“我可以把钱给你，可你们大家说，现在全省拖欠教师的工资发不发？再把教师工资拖下去，我们省就

成全国的反面典型了……到了那时候……”

大家面面相觑。

省长望着于兆粮说：“于副省长，你再想想办法吧，我知道你的能耐有多大。”

大家就都看于兆粮。

这时，一位秘书轻轻走进来，凑到于副省长的耳朵小声说着什么。

于兆粮脸上有些不悦，说：“叫他等等。”

别的领导都把目光集中到于兆粮这边。

秘书再次耳语，于兆粮不自觉地“噢”了一声，脸色马上好转。她扫视大家，然后望着省长，说：“财神来了——泰隆集团的总裁周建设就在外边，他愿意把全省绿化投入的缺口给补上。”

会场一片惊喜，大家立刻交头接耳起来。省长说：“让他进来，快让他进来。”

周建设成功了。

他的“慷慨”感动了省长。他的难处也告诉了省长。省长说话了，他要求各部门为泰隆上市大开绿灯，确保公司上市的批文三天内全部办齐。

第二天，周建设就组织评估团进厂。

评估团成员乘豪华面包车进了丙纶厂焕然一新的厂子大门。他们在车上通过窗帘望着路两边一片片假的绿草红花，议论道：“这哪里是工厂呀，这是花园嘛。”

马光明在车前给大家介绍说：“现在，丙纶厂的进口设备已经全部到位，都已安装完毕——可投资商——新加坡的爱国华侨田富仁总裁人在美国，要到月底才能到大陆……田总裁在对丙纶厂的改造中，一共投资三十一亿三个亿，单从欧洲新购

设备一项，就是九千七百零三点二七万元人民币……所以，工厂开工的剪彩推闸仪式，我们必须得等田总裁到了以后……”

说到这儿，马光明一笑：“各位都是上市专家，见国外投资商人多了，都明白……人家投资几十个亿，可剪彩的那把剪刀不让人家握着……终归不够合适……”

专家们心照不宣地点头，议论。

豪华面包车停在一栋大型厂房前，评估团成员纷纷下车，在马光明带领下，走进车间。

有人揭开了第一台印有外文的帆布，一台台翻新的机器出现在大家面前。

大家边看边议论着。

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站在机器面前，用半是英文、半是汉语介绍道：“这是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涡轮机，其性能特点主要有三点……”

马光明在外边喊道：“请评估团的各位老师快一些！”

大家又往前边走去。在经过一个厕所时，评估团成员几乎同时闻到了一种熟悉的香味，有的夸赞，有的咋舌。

评估团陆续走到花池边的车旁时，已是中午十一点半，众人丝毫没有疲倦的意思，甚至有些意犹未尽。

事务所的高所长说：“赵总工，没想到泰隆集团有这么厉害。”

赵总工说：“泰隆上市一点问题都没有！”

议论中，马光明组织大家说：“请各位专家、教授上车，中午我们周总在天上人间设宴招待大家！”

专家们谈笑风生地上车了。

泰隆集团公司上市了。

街上到处是“庆祝泰隆集团公司上市”的横幅。电视播放着泰隆集团捐资绿化工程的新闻，电视画面上，礼仪小姐端着八千万元的大支票，周建设和朱副省长站在支票前握手。两个人笑容可掬，闪光灯在他们的脸上忽明忽暗。于兆粮等领导带头起立鼓掌。

当天下午，周建设代表集团出席上市仪式，证券交易大厅内掌声如潮。龚钢铁是唯一没有鼓掌的来宾，他的冷眼和沉默根本无人理睬。

龚钢铁走到街上，看到到处都是泰隆上市的宣传标语，到处都有肩披着“庆祝泰隆上市”绶带的礼仪小姐给行人发传单。他表情茫然，眉宇间凝着迷惑。龚钢铁心情颇为悲壮，不知怎的，他突然就想起辛弃疾的那首《菩萨蛮》，竟低声朗诵起来：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  
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  
山深闻鹧鸪。

朗诵过后，他又觉得很荒唐。自嘲地笑了笑。

泰隆集团在公司内部对员工发行原始股，每股五元，每人两千股；员工的直系亲属，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持户口簿每人可以认购一千股，每股八元。这一决定一公布，员工们如潮水般向财务部涌去。

面对这一切，文清既紧张，又担忧。

她心事重重地走在湖边的步行街上。由于步行街靠近月江湖，这里的空气清新而湿润，但是文清仍然感到郁闷，有些透

不过气来。远处的商业银行，认购泰隆集团股票的人群已经排到街上。

文清望着那些排队的人群更加迷惘。突然，在人群中，文清发现了老所长赵木林和他的老伴。

文清看到老所长满脸抑制不住的激愤和无可奈何。在老伴的搀扶下慢慢走去，老所长的脑溢血偏瘫更加厉害，双手哆嗦不止，右腿颤颤巍巍。老两口衣破人寒，显现出生活的窘迫和悲苦。

望着老所长背影的那一刻，文清的脑袋一片空白。

老所长突然跌倒。

文清慌忙追上，同他老伴一同将老所长扶起。

文清说：“老所长……”

老所长认真看了文清许久，哆里哆嗦地说：“文清……泰隆公司……上市了……上市了……上市了……”

老所长异常激愤地说着，突然丢掉拐杖，挣脱老伴的手，一瘸一瘸独自走着……老伴惊奇地在后边望着，待明白过来，赶忙去追，老所长却突然摔倒了。

文清慌忙去扶老所长，老所长却有力地把她推到一边。

文清同情地望着老所长走远。

文清转身要走的时候，看见了站在身后的龚钢铁。

文清低声叫了声“龚大哥”。

龚钢铁又回头望望抢购的人群，动情地说：“文清，你就这样忍心看着全城的老百姓往火坑里跳吗？”

文清看看龚钢铁，深怀内疚地低头要走。

龚钢铁回身望着文清：“文清，你还小，要好自为之，听龚大哥的劝……别把自己陷进去。”

文清慢下脚步，犹豫一下，默默地走了。

这个世界永远是不公平的，当一部分人在备受痛苦煎熬的时候，必有另一部分人在享受着快意。而上帝从来不理睬这痛苦和快意的合理与否。

此刻，周建设就得意地坐在泰隆集团总裁办公室里，听取马光明的汇报。

马光明面露喜气地说：“这一周，内部股一共发行了三点二个亿，各家银行的存款，被抽走了一点八个亿……如果照这样的势头，再有三天，可能会突破四个亿。”

周建设满意地点头：“立刻通知中层干部，半小时后召开重要会议……别忘了找几家新闻媒体。”

马光明点头出去了。

三十分钟后，泰隆集团中层领导干部会准时召开。

周建设亲自做开场白：“泰隆集团的内部股发行到今天已经全部售完……一个月后，泰隆股份将正式走入股市，为了让泰隆集团这艘经济航母能更加快捷地运行，现将集团领导干部调整如下……”

大家都静静望着台上。

文清孤独地坐在后排，惊恐地睁着双眼。

马光明助理站在周建设的一边，取出名单，轻咳了两声，宣读道：

“从今天开始，业务接洽处改为市场部，经理为雷鸣生先生；原公关部改为接待办，办公室主任为夏敏小姐；原财务处改为财务部，经理为文清小姐……”

文清眼睛睁得老大老大，当听到念她的名字时，没有像雷鸣生和夏敏那样站起来，向大家微笑致意，而是木呆呆地坐在那里。

于是众多目光交织在她的脸上。

马光明看了眼周建设，提高嗓门又一次念道：“财务处改为财务部，经理为文清小姐……文小姐在吗……”

文清目光惊悸，动作迟缓地站起来，不料脑海中却幻化出种种令她紧张的画面，突然尖叫一声，于眩晕中软软地瘫在地上，昏迷过去……

会场哗然。

## 十四 奇怪的病因

人民医院精神科以最高的效率、最好的条件收诊了文清。没有人知道她还是一位良心未泯的会计，倒是在一夜之间，泰隆集团老总的小姨子入住成为了医院的头条新闻。她享受到了集团中层干部的待遇。按照马光明的话说，文清为公司上市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文清坐在病房里的表情十分呆滞。

主治医生问：“你到底受了什么刺激？”

文清哀求地说：“求求你，别让我干好不好……真的求求你，我什么都干不了……”

医生问：“告诉我，你究竟不想干什么？”

文清说：“我干不了，干不了……”

这时，文娟拄着双拐在公司接待办主任夏敏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文清一副痴呆、可怜的样子，见谁都是那几句无来由的话。

女医生又转问文娟：“她到底害怕干什么？”

文娟迷惑地望着夏敏。

夏敏说：“公司宣布提拔她干财务部经理，她一下就成这样了……”

医生怀疑地说：“提拔经理……好事呀，怎么会成这样呢？”

这时，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大夫和几个随从走进来。

女医生介绍说：“这是泰隆集团周总的小姨子，您看……”

老医生观察着文清。

文清躲避着老医生的目光，道：“我不干……别让我干好  
不好……”

老医生慈祥而和蔼地问：“干什么？好，不让你干，每天都让你在家歇着行不行？”

文清哭着说：“你……你不当家……说了不算……”

老医生望着夏敏问：“你是公司的？”夏敏点点头。老医生说：“能不能打个电话，让你们老总来。”

夏敏犹豫一下，从兜里掏出手机，出去了。

周建设接到夏敏电话有些不悦，他本不想在这时候见文清，可是当夏敏说了句“文娟嫂也在这里”，周建设只好答应。周建设说：“好，我马上就到。”

一刻钟后，周建设到达医院，穿过医院的走廊，到了一间更大的门诊室里。老专家对周建设说：“她可能是精神恐惧刺激综合征……无论她有什么要求，你都可以答应她……”

周建设点点头，迟缓地朝专家手指的套间走去。

周建设推开门，女医生、夏敏、文家姐妹的目光都聚在周建设的脸上。文清忽然惊恐地往文娟和夏敏的身后躲。

周建设礼貌地对女医生说：“大夫，对不起……我想单独

和她说几句。”

女医生有些吃惊，大白天的，姐夫小姨子就要单独谈，女医生想，这太不像话了。所以，这位医生脸上挂着不悦，坐在那儿没动。

夏敏说：“王大夫，这是我们集团的周总……”

女医生愣一下，有些慌了，忙站起身：“哟，你就是周总呀……我还买了你们泰隆三千股的内部股呢……”说着，脸上立刻显出一种诡谲的神情，“谈吧……好好谈谈，可能比任何治疗都有效。”

说罢女医生出去了。她的表现令文娟、夏敏很不自在，她们也出去了。

周建设走近文清。文清哆嗦着缩在一角。

周建设亲切地说：“文清，你到底害怕什么？跟姐夫说说。”

文清说：“我不干，姐夫，我真的不干……”

周建设说：“好，姐夫不让你干财务部经理……”

文清脸上有了惊喜之色。

周建设进一步哄劝道：“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文清，公司是你姐夫的公司，是咱们的公司。公司能上市，你给姐夫出了力……现在你什么都可以不干了，每天在家陪陪你姐，带带圆圆行不行？”

文清不敢相信地望着周建设，但仍是一脸痴相。

周建设道：“姐夫说了算，以后你什么都不干了，在家当圆圆的家庭教师就行了。”

文清脸上突然有了笑容，一下从一种悲哀转入喜悦，像孩子样拍着手跳下床，从屋里蹦蹦跳跳走出来：“好啦好啦不干啦……好啦好啦不干啦……”

文清笑着从里间走到外间，谁都不看地拍手笑着、唱着，往医院外边去。

夏敏、文娟慌忙往外边追。

周建设站在套间门口，无奈地望着两个大夫。

老大夫皱着眉头对周建设说：“神经性刺激综合征……住院吧，到精神病科。”

周建设问：“能治好吗？”

老大夫说：“有治好的例子，也有在医院一住几年的人……”

周建设的样子显得十分无奈。

今天对编辑部肖眉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她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的邀请函。这个消息还是主编告诉给她的。当时，肖眉正在看稿，主编神秘地探进头：“肖眉，你来一下。”

肖眉不知领导又要玩什么新花样，警觉地来到主编办公室。

主编从桌上拿起那个印有中国作家协会字样的信封，递给肖眉，说：“行啊，肖眉，要不是作协来个电话，我这主编还不知道呢。”

肖眉一怔，伸手去接信封，主编却又缩回手去，让肖眉扑了个空。肖眉刚刚来到好情绪当即打了折扣，不高兴地说：“孙主编，你不同意我可以不去……这是中国作协的安排，不是我跑的人情。”说罢转身要走。

主编被抢白了一下，惊讶地问：“嘿，肖眉，难道我这老头子就不能说你一句？”

肖眉又回过头来，乐呵呵地说：“不说领导，您还是长辈

呢。甬说说上两句，就是打我几下……您还打不过我呢。”

主编立刻笑了，他还是第一次领教到肖眉的微笑和玩笑，老人家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天肖眉早早地回家了，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龚钢铁回来时发现满桌饭菜，站在那儿就有些犯傻，同时大脑里飞速转着，想是什么值得纪念的日子。

肖眉把最后一个汤放下，微笑着从包里拿出出国邀请函，放在丈夫面前。

龚钢铁看完，腾地坐下，倒上两杯酒，喜悦地举起杯说：“来——为你出国干杯！”

二人碰杯喝了一口后，龚钢铁又忽然想起什么，没什么城府地问道：“哎……你出国与周建设没有关系吧？”

肖眉沮丧地放下杯子：“你神经过敏呀……你那份自信哪去了？”

龚钢铁有些尴尬：“哎，不……不是，因为最近他周建设的名字老在我眼前晃悠。哎，你知道他这次假上市从市民手里圈走了多少钱吗？光内部股……”

肖眉没好气地说：“龚钢铁，以后，没有真凭实据的事，你少跟我谈周建设。”

龚钢铁赔笑道：“好好，好，不谈他，不谈他，——哎，你这次出去，那孩子不碍事吧？”

肖眉嗔怪道：“你还想得起来呀？”

龚钢铁很郑重地说：“看你说的，就是想不起自己了也不能忘了他呀。是不是？”

肖眉说：“亏你没说连我都可以想不起来。”

龚钢铁自嘲地一笑。

这时，肖眉轻声地问：“钢铁，你说这孩子要吗？”

龚钢铁说：“当然要，为什么不要？你可别有旁的想法啊，别说咱们了，首先你爸我妈就通不过。——我知道，这些年我做的不是太好，陪你的时间少，正好这个孩子来了，还可以当咱俩之间的黏合剂嘛！”

肖眉睁大眼睛问：“你真的相信这种说法吗？”

龚钢铁也不是很坚定地说：“信吧。”突然想起什么，问道：“什么时候走？”

“周六，还有四天。”肖眉问，“你送我吗？”

“你第一次出远门，当然要送。”龚钢铁说，“高检约我也不成。”

星期六下午，龚钢铁送肖眉去机场。他们走在机场大厅里的时候，身后传来圆圆的叫声：“干妈——干妈——”

肖眉转过身，见圆圆跑过来，忙迎上去蹲下身，圆圆一头扎在她的怀里。肖眉惊喜地叫着“圆圆”，抱着站起身，周建设推着文娟也已经走来了。龚钢铁和周建设握了握手。

龚钢铁说：“这么巧……建设，又出国啊？”

周建设说：“和你一样，来送送肖眉。”

肖眉说：“送什么呀……好像我一走就不回来了。”

周建设接过肖眉的挎包，肖眉接过文娟的轮椅。

周建设说：“怕你投敌叛国……”又转身对龚钢铁说：“别吃醋啊，是文娟和圆圆，把我给拉来的。”

龚钢铁笑道：“吃醋……就怕让肖眉没醋吃。”

周建设说：“人家现在是作家，名人，你要留个心……”

肖眉推着文娟也在说着什么。

肖眉问：“文清的情况好些吗？”

文娟轻叹口气，无奈地摇摇头。

龚钢铁说：“建设，这次上市不错呀，你又膀大腰圆了，内部股到底发行了几个亿？”

周建设针锋相对、滴水不漏地说：“咳……公司的账你比我都用心，有多少钱你还能不知道？”

龚钢铁说：“什么时候都是狼比猎手跑得快……要不世界上早就没狼了。”

周建设说：“没狼生态还平衡吗？我周建设失业了也是个商人，也还能上街卖碗馄饨……你失业了怎么办？”

龚钢铁还想说什么，肖眉插话：“你俩是来送我我还是来斗嘴的？”

说话间，作家协会的人来了，在大厅里冲肖眉招手并“肖作家、肖作家”地大声叫着。

文娟和龚钢铁叮嘱了几句，跟肖眉挥手道别。

从机场出来，龚钢铁要打出租车，周建设说：“龚局长，坐一坐我的车，总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吧。”龚钢铁说了句“那当然”，侧身钻了进去。龚钢铁坐在奔驰轿车里，摸摸这，瞧瞧那，颇感新鲜，颇受震撼。

龚钢铁说：“建设，你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周建设笑着问：“送给你吧？”

龚钢铁眼望窗外：“不敢当。”

周建设认真地说：“你什么时候能让我送你一辆轿车，那你就算我的亲兄弟了。”

龚钢铁也认真地说：“等我退休了，或者调离了检察院……接你的东西不算受贿了，我一定让你送给我一辆最好的车。”

周建设叹气道：“就怕我等不到那时候，你就把我整垮了……”

龚钢铁侧目问：“你怕我？”

周建设耸肩一笑：“怕？怕还远远谈不上，但我得时时提防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十条敌人的枪，不敌一把朋友的刀！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龚钢铁哼了一下：“建设，咱两个谁在暗处？……谁是敌人？”

周建设没言语。因为车子到了高速路收费口排队处，他看到另一交费口的一辆车中，坐着一个熟悉的人——钟小丽。

周建设怔住了。龚钢铁捕捉到他表情的细微变化，继而也发现了正在摇起车窗玻璃的钟小丽。

钟小丽的车子交过费风驰电掣般离去。

周建设前边交费的车在和收费员啰嗦什么。周建设和龚钢铁都焦急不安，又都掩饰着，不露声色。

龚钢铁灵机一动，突然说：“建设，我有点事，先下去了……”

周建设明白其意，将车门打开。龚钢铁同车后的文娟和圆圆招手再见。尔后下车。

周建设交完高速费，加大油门驰去。

龚钢铁向收费员出示证件，要求帮助拦一辆出租车。收费警答应后，帮他打了辆桑塔纳普通型轿车。令龚钢铁苦恼的是，无论他怎样催促司机快开，也无论司机把油门踩到什么程度，龚钢铁连钟小丽奔驰车的影子也没见到。

钟小丽的意外出现令周建设大伤脑筋，他知道这丫头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走得远远的。“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周建设心里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周建设一定不能犯低级错误。”

他把公安局的张中林约到一家茶楼。二人相对而坐，马光明站在一旁。周建设将面前杯中的水往桌上细细倒着，轻声说：“钟小丽回来了……”

张中林愣了一下。

周建设仍在慢慢倒着水，让水从餐桌慢慢往地上滴着，如自语一样：“车是奔驰，车牌号是 A22197。”说着，把手里的水倒完，将杯子扣在了桌上。

张中林顿时明白了，脸上掠过一层惊色。

周建设站起身，在屋里踱起步，淡淡地说：“她回来的不是时候，泰隆股份下月一号就要在沪市正式上市。”

说完周建设看了一下马光明。

马光明立刻取出一个鼓鼓的信封放在张中林面前：“张队长，这是你的那份泰隆的原始股，现在黑市上已经翻了几番。”

张中林望着信封抽烟，不语。

周建设走到门口，又回过身说：“龚钢铁也见到了钟小丽，他是一个动作很快的人……”说罢扬长而去。

张中林凝神抽烟，还剩大半截时，突然狠狠地拧灭烟头，站起身，把信封装进了口袋。

不出周建设所料，龚钢铁确实速度奇快，此刻，他站在检察长办公室内，已经汇报完毕。在场的还有吴小红、牛明和新任反贪局长等人。

龚钢铁看着表急切地说：“大约是十点十二分，她出现在了收费站，坐的车是黑色奔驰，车牌号是 A22197——毫无疑问，她可能和那个老板下榻在四星级以上的哪家酒店。”

黄检察长当机立断：“现在钟小丽已经十分危险，四星级以上的酒店我市只有三家，你们分三个小组，赶快找到钟小

丽，把她保护起来。”

十分钟后，众人在检察院大楼大厅集结完毕。他们边往腰里插枪，边向外走，龚钢铁吩咐道：“高局长，带人到富丽大酒店……小红，牛明你们到大富豪……”

说着跑下楼梯，迅速分别登车。几辆车由于起步突然，车轮与地面剧烈摩擦时发出了尖厉的叫声……

吴小红、牛明在大富豪酒店里没有找到目标。还不死心，又到酒店后边的停车场察看一遍，仍未找到那辆“22197”的奔驰，只好返到酒店门前。

吴小红立刻取手机向龚钢铁报告。

龚钢铁接电话时正在另一家饭店前台询问。

前台小姐在住宿登记簿上查看一遍，向龚钢铁摇头。龚钢铁失望地站在那儿，静等着第三组的消息。

几分钟后，吴小红、牛明赶过来了。吴小红问：“会不会到郊外的避暑山庄？”

龚钢铁向外走着摇头：“她傍的已经不是那个老板了。”

龚钢铁向外望着大街上的人流，又给另一小组打电话：“老赵，怎么样？”待听到回音后脸上更加茫然。

牛明突然说：“龚头……南湖那儿新建了一家豪华宾馆，上周刚刚营业……”

龚钢铁一怔，然后一声令下，大家迅速上车。

警车在街上飞奔而过。警笛嘶鸣不断，连闯红灯，引起交警和过路群众的不满和大胆的推理……

九分三十秒后，到了湖边酒店大堂。

前台小姐手拿登记簿，说：“啊……有，三个小时前到的，一男一女，男的一米七五左右，穿深紫色西装，女的……”

龚钢铁急着问：“住几号房间？”

小姐答：“1903。”

众人迅疾地登上电梯。龚钢铁在电梯中的神情十分焦急。从电梯出来后，并不费劲就找到了钟小丽住的房间。

龚钢铁礼貌地敲门，没反应。

龚钢铁又急敲，仍然没反应。

这时，一名服务员推着卫生车走来。

牛明问：“小姐，三号房间的客人在吗？”

服务员答：“男的一住下就出去了，女的还在。”

龚钢铁第三次敲门，还是没反应。龚钢铁让服务员打开房门。

房门打开后，龚钢铁等人走进客厅，发现空无一人，又推开虚掩的卧室门……

钟小丽已经死在床上，身旁放着未吸尽的毒品。

钟小丽之死令检察院感到震惊，也大大出乎龚钢铁的意料。他们在第一时间把情况汇报给检察长。检察长立刻召集大家开会，细致研究案情。

吴小红汇报说：“从时间推算，钟小丽是住进饭店一个小时以后死的，而从化验结果看，钟小丽和那位姓固的老板是一到房间，就有了一次云雨情，之后，固老板外出联系业务，钟小丽就开始吸毒，但从固老板的笔录中知道，钟小丽跟他在一起这一年半中，从来没有吸毒的历史……”

检察长思索不语，望着龚钢铁。

龚钢铁道：“毫无疑问，钟小丽死于他杀，吸毒只是一个圈套，而知道钟小丽回到这个城里的只有我和周建设，而能以最快速度找到钟小丽住在哪里的，只有我们执法部门……”

大家都望着检察长。

龚钢铁说：“我建议，立即拘传周建设和张中林，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无论是小葵提供的线索，还是祁小三的证词，再或南湖宾馆提供的钟小丽死亡经过……从哪个角度讲，我们拘传周建设和张中林都是合情合法，有理有据……”

检察长有些犹豫地说：“张中林是市局刑警队长，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检察院和公安局的关系，抓不抓张中林，由我和公安局李局长谈了再说……而周建设，现在不光是市里的典型，也是省里的一面旗帜，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要抓，就必须把小葵、祁小三和南湖宾馆等这一切线索弄得一清二楚，办不成铁案，就不要动手……”

大家相互望着不语……

晚上，龚钢铁接到了肖眉的电话。肖眉说她在日本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过得充实而惬意。龚钢铁问她身体怎样，闹没闹什么毛病，肖眉说挺好的，只是吃的略微有些不适应。肖眉说她结识了两个日本人，帮爸爸了却了一桩心愿；其中一个汉学家，他的父亲曾经作为战俘被关进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受过一位姓肖的军官的审判，肯定是爸爸说的人。龚钢铁一边听着肖眉的叙说，一边换着电视频道，心里生出一些感慨。是啊，肖眉好长时间没有这么投入地跟自己说话了。看来，距离产生美真还有点道理。两个人面对面久了，肯定会派生出烦躁和厌倦，分开一段反而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也是一剂镇痛药。

肖眉谈兴很浓，可是龚钢铁有些撑不住了。这些天熬得太厉害，身体有些吃不消了。龚钢铁就说：“这可是国际长途，已经十分钟了，再说下去该破产了。”

肖眉经这么一提醒，立刻说拜拜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龚钢铁组织精兵强将轮番对祁小三和

钟小丽死前的姘头进行审讯，并再次和小葵以及南湖宾馆服务员认真谈话。功夫不负有心人，祁小三提供了张中林杀害老葵的新的证据，而南湖宾馆服务员则指认了进入钟小丽房间的凶犯嫌疑人的照片，可以说收获颇丰。

这天，龚钢铁和吴小红把所有案卷材料放在检察长的面前。

龚钢铁说：“都在里边了。”

检察长翻开案卷，认真看起来。

龚钢铁、吴小红站在一旁紧张地期待着。

检察长看完后，终于有力地做了一个下决心抓人的手势：“兵贵神速，出手一定要狠、准、稳。”

龚钢铁问：“检察长……我还，去吗？”

黄检察长不假思索地说：“废话，你要全面指挥这次行动。”

龚钢铁犹豫一下，毅然道：“早晚都得有这么一天……”

检察院警车向泰隆集团飞奔的时候，吴小红等人在车上验枪。龚钢铁看看众人道：“还是收起来吧……”

众人瞟了龚钢铁一眼，互相看看，只好把枪收起来。

到达泰隆集团大厦后，车子停在了大楼下边。龚钢铁向吴小红点一下头，吴小红迅速带着人下车。吴小红等人穿过大厅时，招来许多人惊异的目光。众人刚一上电梯，就有人马上拿起电话向总裁报告。

周建设在办公室接过那个电话十分恼怒，他愤怒地从座位上站起，在屋里踱起步来，渐渐地，他又冷静下来，坐下，若无其事地拨起电话。

这时，吴小红等人冲进了办公室。

周建设抬头看了眼吴小红，一边继续拨号一边问道：“你

是吴小红吧？”

吴小红取出拘传证亮给周建设，“我是吴小红……电话不用打了，来不及了……这一次谁都帮不了你。”

周建设瞟了瞟拘传证，镇定地拨完最后一个号，平淡地说：“马助理，你来一下。”

吴小红说：“跟我们走一趟吧。”

周建设蔑视地看着吴小红：“请龚钢铁上来一下，我单独和他说几句话。”

吴小红、牛明等犹豫一下，牛明出门用对讲机与龚钢铁通话。

龚钢铁下车时一检察员把枪递给他，龚钢铁看看那枪，没接，无言地奔楼上走去。

大厦总裁办公室里，吴小红等人多少有些紧张地盯着周建设。

周建设极有风度取出一根烟，但火机打了两下没有打着，他把烟扔在了桌上。

马光明助理进来了。他望着屋里的情景，有些紧张。

周建设若无其事地说：“马助理，我到检察院办点事，时间可能长一些，也许半天一天，也许三天五天，但一定不会超过一周……留下的业务，我不在时你全面负责。”

“你放心，周总……现在就去？”

周建设瞟了瞟门口，问：“龚钢铁怎么还不来……”

龚钢铁这时进门，和周建设对视一下。

周建设说：“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龚钢铁向吴小红递了个眼色，众人退出了。

周建设踱着步给自己接了一杯清水。

周建设说：“钢铁……你我真的就到了你死我活的地

步……”

龚钢铁站在屋子中央，语气冷硬地说：“建设……你过了。你事情做得太过了……钟小丽……她是人，不是一只鸟！”

周建设斜睨着龚钢铁，沉默了一会儿，从座位上站起来，揶揄地问：“钢铁，等事情闹到最后，造成有人诬告我周建设的局面……那就不太好吧？”

龚钢铁坦坦荡荡地说：“建设，如果是有人诬告了你，那就是我……我愿意为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周建设盯着龚钢铁看了一会儿，大口地喝掉那杯水，把纸杯扔进纸篓，冷眼对龚钢铁说：“那就走着瞧吧……”先向门口走去。

龚钢铁紧跟其后，大步开门出来。

周建设在走廊走了几步，回头对马光明说：“马助理，我走了，把这一摊子事情收拾好一些。”

马光明领悟道：“周总，你放心去吧，什么都不用惦记……早去早回啊！”

周建设就这样被迫离开了他的泰隆大厦。

月江市检察院多年来一向很少被人提及，然而周建设被传唤的消息一传出，顷刻间就成了备受关注的对象。一时间，黄检察长的电话铃声不断，几乎要被打爆。说情者有检察长的亲戚、朋友、同学和战友，施压者有市领导，有省领导。黄大桥快要顶不住了。

这不，他正在电话里跟省检察长解释。

黄检察长面目严肃，“对，我是老黄，我已经三次接到了省里的电话……是……是……我们一定会把事实弄得非常清楚……我们明白，周建设不是一般的人物……也请检察长和省院

机关上上下下顶住……再给我们两天时间……两天不行就一天……如果周案还没有进展，我们市检察院会承担全部责任……”

黄检察长痛苦而疲惫地放下电话。他深深知道，省检察院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周建设毕竟不是一般人物，不是十拿九稳，谁愿意在他的头上动土呢。现在只能加快侦查速度，拿到铁证。

这时，电话又响了。黄检察长实在不想去接，铃声却响个不停，不得已只好拿起电话。

于兆粮在电话里没有任何开场白，在确认是黄大桥后，兜头就问：“周建设的案子到底怎么样？一星期过去了，你那边没有进展，又不肯放人……不要到时候你们不仅向省里交不上账，而且向全市市民交不了账……”

黄检察长忙解释说：“于副省长，你放心，我们检察院一定不会冤枉周总……”

于兆粮严肃地说：“不是冤枉不冤枉的问题……而是泰隆集团三天以后就正式上市，如果泰隆集团有了问题，会影响全市、全省的经济改革……”

黄检察长谦卑而诚恳地说：“你放心……于副省长，我代表检察院向你表个态，我，我们检察院决不做改革开放的绊脚石……”

“好啦，就这样吧……我还要去省委见陈书记……”说罢，于兆粮没好气地放下电话。

黄检察长放下电话，立刻走向审讯室。

楼道里警卫森严，审讯室门口有哨兵和牛明站着，他们见到黄大桥后立刻敬礼。

黄检察长问牛明：“有进展吗？”

牛明摇了摇头。

黄大桥盯着电视屏幕上审讯室里的画面，目光里充满期待。龚钢铁、吴小红同周建设僵持着，龚钢铁死死盯着对面的周建设。周建设神态自若，拒不开口。龚钢铁怒不可遏，冥思苦想。这种僵持的局面持续了很久。

黄检察长沉默一会儿，低声道：“把龚钢铁叫出来……”

龚钢铁出来到检察长面前，向检察长轻轻摇了一下头。

黄大桥沉默一阵，说：“我不断接到上级的电话，其中，也有你母亲于副省长的……”

龚钢铁望着牛明的目光有些茫然。

黄大桥叹了一口气，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我已经向省委表了态……再有一天，周案没有进展就放人……”

龚钢铁感到有些意外。

黄大桥又安慰似的说：“时间还可以拖延，压力我也可以扛着，重要的……是上级要新的进展……没有就得放人了。”

龚钢铁眉头间拧起了疙瘩。

秋季的黄昏，落日鎏金，新华航空公司一架 767 客机缓缓降落于月江机场。肖眉面带笑容，拉着大皮箱走在出港大厅。

肖眉走出大厅，站在路边张望，找不到龚钢铁的身影，有些失落。

这时，文娟摇着轮椅从边上走来：“肖姐……”

肖眉期待地问：“文娟……钢铁和建设……在哪儿？”

文娟说：“建设被检察院……”

肖眉脸上的喜悦和期待顿失，逐渐演化为愤恨和烦躁，推着轮椅往路边一辆出租车走去。

肖眉回到家里也没有看到龚钢铁的影子。

龚钢铁和黄检察长在老检察长肖凤山家里呆到深夜。

此刻，老检察长肖凤山和黄检察长对桌而坐，龚钢铁坐在对面。一壶开水，三个茶杯，挂钟的时针已经指向深夜两点。客厅里的气氛十分沉闷，三个人脸上也都非常阴郁。

龚钢铁说：“……刑警队的张中林，有充分的不在现场的证据，而且所有的证人都一夜之间翻了供……”

肖凤山又去倒水，暖瓶中也已空掉，正要去烧水，黄检察长叹口气站了起来：“老肖，我该走了……你只给我说一句话，你如果没有退下，还在检察长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办？放人？还是关人？”

肖凤山沉默着不语，脸上冷峻木然。

黄大桥又问：“如果我放了周建设，你会理解我吗？”

肖凤山轻缓而痛苦地说：“会……是我……我也会放人。我们谁的话都可以不听，可不能不听上级的。”

黄大桥似乎得了某种支持，紧紧地握住了肖凤山的手。

如同周建设被检察院拘传家喻户晓一样，检察院放掉周建设同样一夜之间成为月江市的重要新闻，成为百姓街谈巷议的新话题。

放人那天，龚钢铁等十几人站在检察院院内，个个脸色阴沉，压抑着满腔的愤怒和怨气。

周建设的奔驰轿车从外边开来，停在众人面前。

随后，周建设在黄检察长的陪同下，从检察院楼里缓缓走出，他表情轻松而暗藏自得，斜眼瞟了一下众人，和人群中的董廉生默契地对望一眼，回身对黄大桥说：“检察长，请留步……有你那一声对不起，我周建设就什么也不再说了……我只

希望，这样的事情有一有二，一定不能有三有四了……”

黄检察长柔中带刚道：“周总，你放心，我们检察院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周建设冷笑道：“检察院也不是没有办过错案吧？检察长……”

黄检察长没言语，龚钢铁接过话说：“建设，我记得在学校时你不是常说，兔子变不成羊，狐狸变不成狼，麻雀变不成凤凰那样的话吗？”

周建设针锋相对道：“钢铁，你不提醒我都差点忘了，我还曾经是同学……既然想起来了，那就给老同学赏个光，再有一个小时，我们泰隆股份就在沪市正式挂牌上市，中午，我把南湖酒店的餐厅包下来，咱两个好好去吃一顿……怎么样？”

龚钢铁的脸阴冷得十分难看。

周建设向着奔驰车走去，马光明彬彬有礼地打开车门，有意把手放在门顶，如迎接首长样。待周建设上车，方关上门，然后绕到另一边上车。奔驰轿车迅速启动时发出了隆隆的声响，疯狂地开出检察院大门。

望着车子远去的方向，牛明愤怒地举起手中的文件包，狠狠地摔在地上，然后一屁股坐在检察院的台阶上……

龚钢铁的牙齿咬得格格响。

五十分钟后，周建设风度翩翩地走进一家豪华漂亮的证券大厅中，马光明紧随其后。

门外挤满了股民，人山人海。

九时整，证券公司正式开门营业，股民们迅速而有序地涌进大厅。股价显示屏首先闪现出“泰隆股份，每股十五元”的字样，股民们立刻一阵喧哗，他们激动地议论起来。很快就有

人开始认购泰隆股份。认购的人越来越多，挤挤攘攘。泰隆股价仍然在不停地上升。

证券大厅内的秩序开始有些乱，形成抢购之势。泰隆股份很快升至接近涨停板。抢购泰隆股份的人更加疯狂……

周建设稳稳地坐在大厅一隅，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 十五 日本来的追求者

肖眉与龚钢铁去看肖凤山时，肖凤山正在研墨练字，他一直在练习“法”字。

肖眉手里拎着个大包，一进屋就喊“爸爸”。

肖凤山依然弯腰写着问：“我们的作家从日本回来啦？”

肖眉顽皮地说：“正式向您报到。”

到肖凤山身旁，看着写就的毛笔字说：“行啊爸，

虚道：“笔锋还应该再硬朗些啊。”

里取出一件类似日本和服样的睡衣，“爸，你试软舒适……日本老人都穿。”

成最后一个“法”字，把宣纸转个方向，让龚钢自己去洗手，准备试女儿买的睡衣。

：“这个三点水还是不好……”

边穿睡衣，一边问：“真的不好吗？”龚钢铁那边肖凤山突然发现睡衣上有日本国旗的图案，立刻

脱下扔到一边。

肖眉不解地问：“怎么了？爸。”

肖凤山脸一沉：“不怎么。”说罢往沙发走去。

肖眉提衣服凑过来，问道：“爸，到底怎么了？”

肖凤山不语。龚钢铁走过来撩起衣服一看，顿时明白，从口袋取出一张照片问：“爸……你看看肖眉给你捎的这个……”

肖凤山接过照片，平静地看着，他只是觉得有些眼熟。

肖眉也说道：“这可是我给你捎的最好的礼物，肯定你喜欢……”

肖凤山还是没有想起……

龚钢铁提醒道：“……我们检察院的档案里还有他的备案，是你当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审理公诉过的伊藤兼人……”

肖凤山突然想起，一脸兴奋，眼睛泛着光亮：“他呀……是他！”

肖凤山立刻起身，回自己卧室拿出一个镜框，把照片镶进去，然后挂到墙上，自言自语道：“伊藤兼人当年是我负责改造那几个战犯里最顽固的一个……”

肖眉一边收拾茶几，一边说：“他儿子下个月就来月江，还要专门来拜访你……”

肖凤山听着有点兴奋，刚要说什么，电话响了。

龚钢铁去接电话，“喂……张姨，是我，钢铁……啊？严重吗？我马上就回去！”

肖凤山和肖眉都有些吃惊地问：“怎么了？”

“没事，我妈替张姨在阳台上挂衣服，摔了一跤。”

肖眉问：“严重吗？”

“已经送医院了。”

肖凤山对肖眉说：“你们都回去吧……到医院看看，尽点

孝心。”

夕阳的霞光照在文娟清秀的脸上，轮椅上承载的凄婉之美，辉映着别墅院落里的枫叶，像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画中的“维纳斯”面色苍白，眸子里盛着期待，眉宇间悬着深深的疑虑，嘴角挂着淡淡的忧伤。她实在不明白，丈夫怎么就进了趟检察院呢？

忧伤的文娟终于把自己的男人等了回来。

周建设从车上下来时，看到眼前等待已久的妻子，立刻为之动容。

马光明张嘴想说什么，看到周建设和文娟四目相对的场景，示意司机静静地掉头，缓缓地离开了。

文娟脸颊上小溪般的泪水令周建设眼眶发酸，他疾步走过去，弯腰把妻子揽在怀里。

晚饭以后，文娟开始收拾去看文清的东西，周建设进来径直往卧室走，要去睡觉。

文娟摇着轮椅来到卧室，小心地说：“建设……你走的这几天，我也没去医院，现在才八点多，还不太晚，要不要去看看文清？”

周建设无精打采地说：“改日吧，我正经三天没有睡觉了……”

文娟想想也是，便上前将他随意脱下的鞋摆到一边，小心而体贴地说：“建设……你这些天受苦了，身体肯定不如以前了，以后就少去澳门……”

周建设顿时有些不耐烦，翻了个身，背对着文娟道：“文娟……我一天到晚地忙碌……你也得让我的生活有点乐趣吧……”

文娟沉默一会儿说：“可我……我担心你的身体……”

周建设沉默了一下，支吾说：“你看文清去吧，我已经给医院打了电话，让他们给文清调换最好的病房……”

文娟有些无可奈何。

这时，圆圆从外屋跑了进来高兴地叫道：“爸！”

周建设抱女儿亲着，摸着她的脸蛋：“和你妈一块去吧，让爸休息休息……”

文娟拉着失落的圆圆走出卧室。

这时，周建设的手机响了。文娟侧耳听到周建设的不耐烦的语气，继而变成惊讶，最终变成果敢的命令：

“让车子赶快来送我到医院！”

于兆粮的到来给月江人民医院带来一阵紧张，高干病房中，医护人员都在忙着，龚钢铁和肖眉站在旁边。

于兆粮躺在床上：“好啦，好啦……李院长，让大家去忙吧，就是扭了一下腰嘛。”

院长亲自把一台康复仪器安置在于兆粮身上后，让别的医护人员都走开，对于兆粮说道：“于副省长，这台 NJ 康复仪是刚从英国进口的，你先试一下。”

于兆粮应着：“好……李院长，你也去吧，这里有钢铁和肖眉，有事了我让他们叫你。”

院长也就走了，屋里只剩于兆粮、龚钢铁和肖眉。

肖眉把倒好的一杯水放到于兆粮的面前。

于兆粮扭头望望屋里，严肃地说：“钢铁，你过来……”

龚钢铁在做什么，走到床前。

于兆粮指了一下沙发，龚钢铁坐下。

“检察院没给你什么处理吧？”

“处理我什么？”

“你错抓了建设。”

“妈……抓他半点都没错！”

“那你们放他干什么？”

龚钢铁被噎一下，又说：“抓错了……我倒真希望组织来处理我一下。”

于兆粮不屑道：“没有处理你是因建设是你同学，他不会起诉你，还因为你妈是……”

于兆粮说到这里，意识到了什么，话题一转，说：“唉，你和肖眉都结婚十年了，你看人家建设和文娟，小女儿都四五岁了吧！你们也该多为自己的小日子打算打算，让我和老肖也省省心……”

肖眉在削着苹果，削了一半，停住了。龚钢铁尴尬地望了一眼肖眉，对于兆粮说：“妈，这都哪跟哪啊，扯不上的事嘛。”

“什么扯不上，你要是能把精力多往肖眉身上放一放，多往家里放一放，也不至于总在单位惹麻烦！”

肖眉接话道：“妈，你别说了！”

于兆粮翻身向里，给两人一个后背。这时，刚好有人敲门。

龚钢铁去开门。门口站的是周建设，提一兜高级补品。龚钢铁立刻火冒三丈，横在那里，没有让周建设进来的意思。周建设风度翩翩，倒是很平和地问：“我能进吗？”

于兆粮听出是周建设，扭头便喊：“建设，进来、进来！”

龚钢铁就像被扎漏了的自行车车胎，立刻没了脾气，懊丧地转身回到原来位置，周建设跟着就进来了。

周建设走到床前，很随便地把东西放到一边：“于阿姨

……怎么样？”说着便坐在床边的小凳上。

于兆粮的情绪已经因为周建设的到来大大好转，脸上挂着称心的微笑，满不在乎地说：“闪了一下腰……能怎么样？坐……坐。你来得正好……钢铁，过来。”

龚钢铁不悦地站在那儿，他没有动，他甚至想出去换换空气了。

于兆粮说：“肖眉，给他俩每人倒杯水。”

肖眉给周建设倒了一杯水。

周建设接过，眼睛望着肖眉：“谢谢。日本比中国好吧？”

肖眉没有理睬。

于兆粮对肖眉说：“给钢铁也倒一杯水。”

肖眉似有不解地犹豫着望着龚钢铁。

龚钢铁说：“妈，有话你就说吧，要这形式干啥。”

于兆粮慢慢翻身，坐起来：“今天这儿只有我们四人，我要你当着我和肖眉的面，和建设握手言好。”

龚钢铁从心里对母亲不满，因此一声不吭。

周建设笑道：“于阿姨，在钢铁眼里，我是个腐败分子。”

于兆粮盯着龚钢铁，说：“你妈是抓经济改革的副省长，泰隆集团是你妈一手扶植起来的全省改革的一面旗帜，如果建设是腐败分子，你妈就是省里最大的腐败分子……你就说吧，你和建设握手还是不握手？”

“妈，建设是我在这个城市里最好的同学、朋友，和弟兄一样……你说，你搞这种形式干什么？”

于兆粮盯着龚钢铁问：“你握还是不握？”

肖眉给龚钢铁递过一个妥协的眼色。

周建设站起来，笑着说：“就搞一次形式主义吧。”说着伸出手来。

龚钢铁看着周建设那张得意的脸，心里像有个火球在翻腾……恰巧，有人敲门，龚钢铁粗着嗓子说了声“进”，量体温的护士推门进来，一边给于兆粮量体温，一边问：“晚上您想吃些什么？”

于兆粮泄气地答：“随便吧，烧什么吃什么。”

护士面露难色道：“李院长交代过……”

“好啦好啦，”于兆粮不耐烦地说，“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一碟咸菜。”

护士有些吃惊地出去了。

后来，龚钢铁和周建设终没有按于兆粮的想法“握手言好”，于兆粮由于情绪低落，也没有再提及此事。干坐了几分钟，淡说了几句闲话，周建设站起身道：“于阿姨，你好好养着……我走了，公司的股份业绩很好，回头我派人专门向你汇报。”

于兆粮说：“不用跟我汇报，你们泰隆集团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数字，而是要利用好上市的资金，彻底更新设备把那两个国企改造好，彻底地扭亏为盈，不光在全省树立一个国企改革典型，在全国也要当一个典型，争取让中央领导到你们泰隆参观。”

周建设应诺道：“我走了，于阿姨，你出院以后我们就把丙纶厂和玻璃厂的改造计划送给你……”

于兆粮命令道：“钢铁，去送送建设。”

周建设机敏地说：“钢铁，不用送了……我知道送我……不难为你了。”

龚钢铁站住，真诚地对周建设说：“你已经飞黄腾达……以后，无论做什么游戏，都应该顾一下规矩。”

周建设说：“回去吧……你放心，我周建设不会做任何违

法的事。”

龚钢铁冷冷地说：“那就好……”二人握手告别。

傍晚，护士推着一个饭菜车走进病房，车上有许多种稀饭和精美小菜与糕点。护士说：“于副省长……吃饭吧。”

龚钢铁一看饭菜车，疑问道：“不是就要了稀饭馒头吗？”

护士说：“这是刚才那位先生派人送来的……”

于兆粮看看饭菜，高兴地说：“啊……是建设订的……只有他知道我爱吃这种蕨菜。”又对肖眉说：“都吃吧，我们在病房吃个团圆饭。”

龚钢铁一听是周建设订的，马上不悦。

肖眉聪明地说：“钢铁……我们就在这陪妈吃吧。”说着开始盛饭，肖眉端给于兆粮，于兆粮吃得十分可口。

龚钢铁取出一沓钱给护士：“明天，问清这饭多少钱，一块儿给他。”

护士犹豫地望着于兆粮，于兆粮有些生气，说：“接着吧，谁送饭给谁。”

护士只好接过钱。

龚钢铁斗气地对于兆粮说：“妈，今晚我和肖眉在这儿陪你一夜。”

于兆粮淡淡地说：“有这个必要吗？”

龚钢铁冷冷地说：“我是你的儿子，肖眉是你的儿媳，我们不能还没有建设想得周到，还没有建设那份孝心。”

于兆粮听出龚钢铁的话味，看了眼护士说：“想陪就陪吧。”

护士欲走又对龚钢铁说：“于副省长在这是一级护理，规定谁都不能陪护。”说罢走了。

于兆粮好像有些得意地说：“想尽孝心，人家不让。”

龚钢铁沉默着，吃了几口，又把碗放下：“妈……我总担心你有一天会被建设拖进水里……”

这下于兆粮彻底生气了，她把碗放下，筷子拍在碗上，大声道：“钢铁……你来医院是陪护、侍候你妈，还是来教育、提审你妈？这就是你的孝心是不是？如果说这就是你的孝心的话，你妈确实不需要。如果你确实想向你妈尽孝的话，那你就像建设那样，把心思花在家庭上，和肖眉过和和满满的日子，把目光盯在事业上，轰轰烈烈干一番，而不是像你现在，净盯着那些干事业的人，以为所有干出成就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

龚钢铁正要和于兆粮争辩，被肖眉拦了下来。

于兆粮望着龚钢铁：“你们走吧，妈住院就是想图个清静。”

龚钢铁放下碗筷就要走。肖眉厉声道：“钢铁！”龚钢铁才站住。

于兆粮平静地说：“肖眉，让他走……从今以后，我说你也不要处处迁就他，养成这样固执的秉性，对家庭、对工作都没好处。”

龚钢铁一听这话，立刻走掉了。

于兆粮对肖眉似有失落地说：“你也走吧……我以为你应该有能力改变改变他……走吧，回家和他好好谈一谈！”

肖眉尴尬地站了一会儿，拿上挎包走了。

结婚这么多年肖眉还是第一次领教婆婆的批评，虽然那批评并不很严厉，但是由于于兆粮的特殊身份，也因为这种批评的少见，其本身显得更加有分量。回家后，肖眉带着不满跟龚

钢铁长谈了一次，话题非但没有就事论事，甚至波及到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龚钢铁知道肖眉没有说服自己的能力，但是 he 不想再吵架了。不是说到关键地方，龚钢铁均保持了沉默。其间虽然反驳了肖眉几句，但是总体上处于被动和从属地位……实际上龚钢铁早就不耐烦了，但是他尽量地忍让和沉默着。

两个人就这样在客厅呆了足足两个小时。

肖眉铺床的时候，龚钢铁翻着一本书走了进来。

肖眉边拉被角边问：“我说了这么多你都听进去没有？”

龚钢铁应付地答道：“听进去了……”

“听到了你就改一点，宽容一些。”

听到“宽容”这个词，龚钢铁却又突然烦躁起来，语气颇冷硬地说：“该改的是他周建设，我可以宽容，可法律条文会宽容他吗？”

肖眉生气地说：“你怎么总是把他首先认定有罪，然后才来讨论问题呢？”

“不是认定他有罪，是他事实上有罪，我们有他犯罪的确凿证据。”

“证据证据，连你妈都问过你，有确凿证据……你们怎么两次抓人两次放了？三番五次地，要换了我我也急，我看这点周建设比你大度。”

这话说得过了，显然刺伤了男人的自尊，也把龚钢铁逼到了绝境。他的手立刻僵在了欲解的扣子上，失神地盯着肖眉。

肖眉不见应声，回过头来。

二人彼此望着，目光间多了几分陌生。

肖眉忽然把手里的枕头轻轻摔在床上，起身朝客厅走去。

龚钢铁并不拦肖眉，自己关灯躺下。

客厅的朦胧中，肖眉独自坐着生闷气。她手中把玩着水杯，颠来倒去，突然停住，双手一松，故意让水杯摔到桌下，碎了一地。

床上的龚钢铁只欠了一下身，接着翻过身去。

肖眉弯腰拾起一块碎片，失望地看着……

肖眉走到卧室门口，倚靠在门框上。她静静地望着龚钢铁的后背，无奈而郑重地说：“钢铁，你和我这样，一天天的日子……有意思吗？”

龚钢铁想着肖眉的话，意识到什么，折身坐起，拉亮灯，陌生地望着肖眉。肖眉却身子一转：“睡吧。”离开了。

龚钢铁呆呆地坐在床上想着，他的样子有些傻气。

日本友人小伊藤如期来到了中国月江，肖眉直接把他接到了父亲家。肖凤山设宴款待了日本客人。

酒席间，肖凤山说：“来，为几十年后伊藤兼人有你这样的儿子——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干杯！”

肖眉高兴地说：“爸……伊藤先生已经决定把我的《雪白的墙》译成日文了，这次来就是专程来商量有关日文版的出版事宜……”

肖凤山：“那就更该喝掉这一杯——来！”

三人举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肖凤山陪小伊藤游览了市内的几个景区景点，其间小伊藤赞不绝口。晚上，肖家父女与小伊藤在一家特色餐馆共进晚餐，小伊藤更是吃得大汗淋漓。饭后，小伊藤邀请肖眉到他下榻的宾馆喝茶，肖眉不假思索就去了。

在大堂茶座内，肖眉接过小姐手里的茶壶，亲自为他倒水：“伊藤先生，喝水，是龙井。”

伊藤说：“你叫我中国名字——爱华——我爱中华。”说着从包中取出《雪白的墙》一书。

伊藤说：“肖眉小姐……翻译中遇到问题我能随时请教您吗？”

肖眉答：“当然可以，随时都行，我可以到这里，您也可以到我家……”

小伊藤顿时有些兴奋：“请问，书中的这个比喻——爱情有两种，一种是无花果，另一种是橄榄果。无花果和橄榄果怎么会是爱情呢，能不能请肖眉小姐谈谈你的爱情观，谈谈你在家庭中的地位问题？”

肖眉似乎听出了小伊藤话中的弦外之音，站起来：“爱华先生，这样吧，你先休息，我明天专门来和你谈一天……”

小伊藤说：“明天……太晚了，我只能在这儿停一周，能不能今天就开始工作，我们日本人工作起来是争分夺秒的！”

肖眉又犹豫着坐下……

周建设“出院”后，月江市检察院正式召开了一次党组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检讨在周建设问题上犯的鲁莽错误。会议的整个过程，龚钢铁都坐在那儿一脸木然。

黄检察长说：“……刚才赵副检察长已经把前段工作总结得很细……在错抓……暂且就说错抓吧，在错抓周建设的这个问题上，我是检察院党组书记，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检讨书我已经写好了，正在打印，省里如果再批评我们检察院的工作，我马上就把检查送上去……总之，无论多大的压力、多大的困难，大家都不要气馁，反腐工作和我们党的各项事业一样，都不会一帆风顺，有我们党组在前边顶着，大家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决不要手软，不要有任何顾虑……同志们表个态吧……龚

钢铁先说。”

大家都望着龚钢铁。

龚钢铁说：“周建设案已经是两次启动、两次搁浅了，这里最该负责的是我，我不光愿意在这检讨，还甘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有一点，如果有第三次启动周建设案的机会，我希望牵头的还是我龚钢铁。”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龚钢铁身上。

龚钢铁毅然地说：“我决不相信，黑的会变成白的，白的会变成红的！”

龚钢铁的一席话立刻引来一片敬重的目光……

散会时，黄检察长要龚钢铁留一下。

黄检察长说：“钢铁，又把你留下来就是让你明白，周建设案不是停下来，不是到此结束，而是想让你从另一方面拿出一个调查方案……不然，周建设案一天不揭，这颗定时炸弹的危险就在成倍翻番。有一天它在我们党内爆炸了，怕不光会炸死炸伤几个人，还有可能把这个城市的经济命脉给炸断。”

龚钢铁思考着说：“现在……最掌握情况的可能是文清……我昨天刚去病房看了她，从医生那里知道，文清之所以精神失常，是因为周建设要让她当泰隆集团的财务部经理……”

黄检察长惊奇地望着龚钢铁，说：“这也许是最好的突破口。”

第二天上午，龚钢铁、吴小红又一次来到人民医院。他们走进病房时，主治大夫正在指导文清读一本《看图识字》。文清看得极其认真，一脸痴相。

刘大夫指着书中的一种蔬菜问：“这是什么？”

文清答：“冬瓜。”

刘大夫又指一个问：“这个呢？”

文清答：“黄瓜。”

刘大夫纠正道：“不对，这是丝瓜——丝瓜的丝——认识吗？”

文清学着刘大夫：“不对，这是丝瓜——丝瓜的丝——认识吗？”

刘大夫苦笑一下，对龚钢铁、吴小红说：“现在已经略有好转，清醒的时候智力相当于七岁、读一年级的孩子，如果严重时，不认识一、二、三，还往屋里又拉又尿。”

龚钢铁上前一步问道：“文清，认识我吗？我是龚钢铁，是你龚大哥，来这看你几次了。”

文清盯着龚钢铁疑惑地问：“龚大哥？”又摇摇头说：“你不是，龚大哥我认识。”笑了笑，很害羞的样子，“我喜欢龚大哥，我对我姐说，我嫁人就嫁给龚大哥那样的人……”

龚钢铁无奈地站着。

吴小红机敏地诱导：“你喜欢龚大哥，你再看看他……”

文清盯一阵龚钢铁，又摇头。

吴小红突然问：“他是不是你姐夫周建设？”

文清看着，“不像……”

吴小红说：“你喜欢你姐夫吗？”

文清的脸上马上有了惊恐之色，可又突然放松下来，很得意地说：“呀，我知道你们是谁了，你们是检察院的人，你们想抓我姐夫。”

吴小红问：“你姐夫有什么罪，检察院凭什么要抓他？”

文清一笑：“我才不对你们说……我姐夫不在了，我姐、圆圆咋办呢？”

大家相互望着，沉默一阵。

刘大夫说：“请到我办公室里谈吧。”

大家走去，文清像孩子样挥着手和大家再见。

在医院走廊里，三人边走边说。

龚钢铁说：“刘大夫，我有一个问题始终弄不明白，一个正常人精神错乱，肯定是脑神经受了强烈刺激，而像文清这样的人，为什么宣布她当财务部经理她会突然失常呢？”

刘大夫说：“范进中举变成了精神失常，这是我们神经医学上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文清也属此类。”

吴小红说：“……刘大夫，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文清是不愿当这个经理的。”

刘大夫说：“具体情况你们得问文清，得到文清的公司去调查……”

到了刘大夫办公室门前，龚钢铁和刘大夫告别。龚钢铁说：“刘大夫，我们来看望文清，希望你不要跟任何人讲！”

刘大夫说：“我明白，我丈夫也干过你们这一行。”

可是，在医院门口，龚钢铁、吴小红刚上车，他们就看见周建设的专车迎面开来。

龚钢铁迅速熄火，停在那儿。只见周建设的司机小周从车上下来，他唤着送龚钢铁转身回去的刘大夫，大声嚷道：“刘大夫——把支票给你们送来了。”

刘大夫转身，看是小周，说：“你交到财务科去——”

小周往另一方向疾步走去。

龚钢铁有些失落地发动汽车，突然问：“小葵怎样？”

吴小红说：“聪明，太难管。”

龚钢铁说：“千万不敢让他出一点事了……”说着开车走进落日中的月江大街。

这天肖眉陪伊藤参加了一个日中文化交流活动。下午，肖

眉把伊藤送回宾馆餐厅。

肖眉说：“伊藤先生，晚餐我就不再陪你了……”

伊藤热情不减地说：“肖眉小姐……你给我谈了那么多中国文化，今晚，我一定得请你吃饭……”

肖眉犹豫着。

伊藤又说：“我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请教肖眉小姐……”

肖眉有些无奈地同伊藤走进餐厅。

月江宾馆日式餐厅内，环境很优雅，桌上摆着几样日本小菜。伊藤和肖眉隔桌而坐。

伊藤已经喝了几杯酒，此刻他又举起杯，要与肖眉相碰：“来——肖眉小姐，为你的才华、美貌，还有今天你跟我谈的中国人的家庭、爱情、伦理，干杯！”

肖眉很细心地说：“伊藤先生，这种红酒上头，你还是少喝一点。”

“喝，我要喝，我要为我生平碰到你这样才貌双全的小姐而干杯！我要把你、把《雪白的墙》介绍给日本读者！”

伊藤干掉这杯酒后又说：“我要让日本的电视台向全日本介绍你……”

肖眉还是动心了，正要举杯回应伊藤，手机响了。刚要接的时候，又断掉了。她看到是家里的号码，那意思已经很清楚了。这倒也肖眉一个撤走的机会。

于是，在干了那杯酒后，她说：“伊藤先生，对不起，我该走了……有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商讨。”

伊藤遗憾地问：“随时？在哪？”

肖眉说：“哪里都行。我可以到你这里，你也可以到我家。”

肖眉说着便告辞了。

下班以后，龚钢铁疲惫地回到家里。他看肖眉不在，无奈地坐在沙发上。后来，他不经意间看到了墙上的挂历，突然就想起了一个特殊的日子，顿时有了精神，他嗖地站起身，奔厨房走去。

一个小时后，龚钢铁烧好了几样菜，端上餐桌，又摆了酒，坐在桌前等着。

等待的滋味不好受。加上龚钢铁早已饥肠辘辘，拿起筷子想吃，又放下，看了看墙上的闹钟，朝电话机走去，拿起电话……

肖眉进屋的时候，龚钢铁仍然坐在饭桌前等着她。肖眉见此情景，略有内疚，说：“钢铁，我不回来你可以自己吃嘛……”

龚钢铁拿起筷子郑重地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肖眉愣一下，释然道：“过不过，无所谓了……”说着坐下，拿起筷子便吃。

“先吃点儿，我倒也饿了，”龚钢铁夹了一块火腿搁在嘴里，猛嚼，咽下，放下筷子，举起杯子，“生日快乐！”

肖眉也举起杯子，跟龚钢铁碰了下，说了声“谢谢”，然后一口气干掉，“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龚钢铁笑了。他觉得这才是家里应该有的气氛。他说：“我去看了文清……完全疯了……”

肖眉望着龚钢铁。

龚钢铁因同情而自语一样：“是被建设的胆大妄为吓疯的……”

肖眉又有些不悦：“钢铁，你能不能不在我们这个空间谈你的工作，谈周建设？”

龚钢铁哑然。

肖眉从凳上站起来：“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应该问问我的心情，问问我的书要在日本出版的事情怎么样了？”

肖眉说着离开饭桌进卧室换衣服。

龚钢铁也起来站在卧室门口：“你应该去看看文清，见了文清，弄明白了她精神错乱的原因，你对泰隆集团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就有认识了。”

肖眉边换衣服边说：“认识泰隆对我有什么意义，甚至认清周建设对我又有什么意义，我是你龚钢铁的老婆，不是周建设的……”

龚钢铁说：“可恰恰是因为你，才使周建设的案子从简单到了复杂，如果第一次抓周建设的时候，你不给他透那一点风，周建设不会发展到今天——老葵的死，会计师事务所所长的脑溢血、钟小丽的被人陷害、直到现在文清突然成了疯子……这一系列的发展，都是因为你的……”

龚钢铁说着，肖眉慢慢转过身，逼视着龚钢铁：“我是给周建设通风报信了……是给你们办案带来了麻烦……”肖眉说着，从书柜抽出一本法律条文书递给龚钢铁，“翻一翻，查一查，看我犯了哪一条，你也把我抓起来好了！”

肖眉越说声音越大，已经完全发火了。“龚钢铁，说呀，说我犯了哪条法？”

龚钢铁压抑着自己问：“肖眉，你不感到内疚吗？”

肖眉说：“我是内疚，难道你要我内疚一辈子？难道你要我面对你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内疚吗？要我在你们没有把周建设送进监狱枪毙他以前，都要在你面前内疚吗……”

肖眉说着，不屑地把那本法律书扔到一边，目光更加冰冷

地盯着龚钢铁：“龚钢铁，现在你跟我说句心里话吧，你死死地盯着周建设不放，心里到底有几分公，几分私？到底是为了反腐败，还是利用反腐败打垮周建设？”

这番话说得太狠了，直奔男人的脉门而去，要取龚钢铁的项上人头了。龚钢铁眼睛霎时就红了，他血流加快，浑身发麻，抬手就是一记耳光，掴在肖眉的脸上。

肖眉一惊，脸立刻变得惨白，忽而又变红，冷冷地，声音不高但字字铁硬地说：“龚钢铁——你打得好，今天是我生日，我就谢谢你送的这份生日礼物了——你真不愧是检察院的优秀侦查员，不愧是男人，你才是我真正应该认清的人，你下手的时候大概已经不记得我是你的妻子，不记得在我的身体里还怀着你的血肉了吧？！”

说完肖眉拿起外衣就往外走。幡然醒悟的龚钢铁，陡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显然懊悔了，他不由分说拦住肖眉的去路。肖眉动手往一边推龚钢铁，龚钢铁也伸出手阻拦，两人撕扯起来。

这时，喝得微醉的日本友人小伊藤，站在龚钢铁家门外楼梯间，一手提着礼品，一手举着字条，将耳朵贴到门上。房内传出的碎裂声令他很吃惊。

龚钢铁、肖眉仍在撕扯。

伊藤破门而入。不分青红皂白咿咿呀呀上前撕拉着龚钢铁，以保护肖眉。

龚钢铁盛怒之下，飞起一拳，将伊藤打翻在地。

伊藤嘴角血流不止。

肖眉、伊藤都惊恐地望着龚钢铁。室内死一般沉寂。

肖眉夺路而跑。龚钢铁迟疑一下，看了眼伊藤，追了出去。

那年秋天真是龚钢铁倒霉的日子。在周建设案子上屡屡受挫，冷不丁又冒出个小伊藤事件，让他心里甭提多难受了。后来龚钢铁才明白，那一嘴巴下去，打的可不是普通百姓，闹半天那是日本友人啊。而且这个小伊藤还是个不依不饶的主儿。有时候龚钢铁想：要知道他是日本人，我就……可是说什么都晚了。

这不，在检察院的会议室，还是上回做“错抓”检讨的会议室，龚钢铁懊悔地坐着，黄检察长恼火地站在那里开训了。

“……好了，现在好了，这个伊藤通过日本驻华使馆把你告到法院了，连外交部都关注了这件事，你说怎么来收拾吧？”

“我去向伊藤先生道歉……”

黄检察长猛拍下桌子：“这是道歉的事吗？现在伊藤在医院躺着，如果法医鉴定他有伤……哪怕是轻伤，你就得……负刑事责任……”

龚钢铁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抬头望着黄检察长。黄检察长显得忧心忡忡。

马光明在事发第一时间把情况向周建设做了汇报。当时，周建设正在办公桌上看一本人物传记。

马光明说：“现在伊藤在医院床上每日躺着，日本大使馆追得又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法医鉴定伊藤有伤……即使最终不能给龚钢铁判刑，也能把他开除检察院，让他彻底离开执法部门。”

周建设想了一会儿慢慢合上书：“龚钢铁到医院看文清的事弄清楚了？”

“清楚了，他已经同那个吴小红去调查了三次。”

周建设无奈地叹口气：“你亲自去和法医见个面，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说着又在看书。

马光明往外走了两步，又回头请示道：“周总，老葵家的儿子……小葵，确实是在吴小红家里。”

周建设想了想：“你去办吧。”

马光明快步走去。

周建设突然又起了恻隐之心，立刻把马光明叫住了，说：“算了……他还是个孩子。”

马光明提醒道：“周总，你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告诉张中林，有点分寸……”

马光明走了，脚步不似先前那样坚决了。

在法医鉴定中心，马光明很快就见到了负责小伊藤事件的章法医。章法医正在屋里研究伊藤的病理和各种片子。马光明递上自己的名片。章法医看名片后，有些吃惊。

马光明问：“这就是伊藤先生的病理吧？”

章法医点点头。

马光明问：“怎么样？”

章法医说：“还要进一步检查……必要时，得让他再做个核磁……”

马光明取出装钱的厚信封推到章的面前：“那么严重……构不成重伤，也能构成轻伤吧……”

章法医又把那钱推回去：“构成构不成伤害，都要靠病理说话……这个没用。”

马光明威胁地说：“不是病理，是你……”又把钱推到章法医的面前，“不够了，还可以再添，可我拿来了，你让我再拿回去总不合适……日本人走了，咱们在这个城市还要见面，

还要生活……”

章法医有些惊恐地望望那钱和阴笑的马光明……马光明的笑令章法医更加惊恐。

肖眉去妇产医院做了人工流产。

之后，她去了趟教堂。肖眉款款走近圣像，虔诚地跪下。她痴痴地望着圣像，很久很久，泪水无声地落下来，然后呜呜哭起来。

肖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和钢铁的爱情结束了，那个曾经被爱情孕育着的小生命也随之凋谢了。像花，像露珠？还是……直到这一刻，我才那么地想接近他，端详他的微笑，聆听他的呼吸，我知道那就是爱情的呼吸，如今他是那么冰凉、抽象……孩子，你是在天堂吗，你会原谅我吗……”

第二天上午，肖眉去医院看望伊藤。伊藤躺在病床上，脸上裹着白纱。

伊藤一见肖眉，有些兴奋地坐起来，“肖眉……我能这样叫你吗？”

肖眉点头：“对不起，伊藤先生……”

“我没想到你丈夫……这样粗鲁……他读过书吗？”

“你伤得怎么样？”

伊藤摇摇头：“……为了你，我要躺在这里。我要让他为你付出代价……”

肖眉柔中有刚说：“如果你的伤不重，我希望你出院，希望你到法院撤诉。”

伊藤有些不解地问：“你还……爱他？”

肖眉苦笑一下：“这与爱无关……他是我的丈夫，我有义

务让他获得公平……公正。”

伊藤如孩子样幼稚地往床上一躺：“丈夫？你们没有爱情！……我不出院，才是为了你的公平、公正。”

肖眉刚直地站起身，极郑重地说：“伊藤先生，我宁可不在日本出书，也不愿你来起诉他。”

“可他打了我……流了许多血，许多血，你都见了……我不决定他的命运，让法医来决定他的命运吧！”

肖眉的脸终于拉下来了：“伊藤先生，日文书我不出了……”

从医院出来，肖眉更加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了。她立刻去了趟法医鉴定中心。

肖眉对章法医说：“……我是龚钢铁的爱人肖眉……我来只和你说一句话，希望你能公正鉴定。当时，我在现场，伊藤的伤并没有他说的那么重。”

章法医立刻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他看看肖眉不置可否。

其实这些天章法医的内心很不平静。因为马光明不断地给章法医施加压力。章法医已经把钱退给了马光明。马光明已经开始威胁他了。

法官到医院确认伤情那天，马光明及其几个面相凶恶的手下人也到了医院，他们站在门口，气势汹汹地看着章法医走进医院。

但是拉拢和恐吓都没有改变章法医的刚正。

在病房，章法医给伊藤做最后一次检查。

章法医摸着伊藤的肋部，问：“怎么样？”

伊藤叫唤道：“疼……你一碰就疼……是骨头在疼……”

法医取出一张片子看了一阵，问：“真的痛吗？”

伊藤指了指肋部：“他打了我这里……”

“可片子上你的肋骨全部完好，没有一点受伤，皮肤上又不红不肿……”

伊藤有些尴尬：“真的吗……可他的确打了我这里。”

章法医检查他的脸部、下颚等地方，说：“请你把嘴张开……再张大一点……还能张大吗？”

伊藤把嘴张到最大。

章法医取出片子进一步核对。

章法医最终在鉴定书上签字，然后把鉴定书交给法官。章法医说：“不构成轻伤……只是一般被打，现在已基本痊愈。”

法官说：“章法医，你再慎重一些，你知道这份鉴定书不是一般的殴打事件。”

法医刚直地说：“我正是因为慎重，才让病人拍了三次片子，才敢在这儿签下名字。”

法官向法医赞许地点点头。

伊藤突然如好人样跳下床，气急地质问：“你们怎么处理那个龚钢铁？我是外国人——日本人——他是中国的执法人员……”

法官忙安慰道：“伊藤先生，你好好养着，我们一定会对龚钢铁做出合理处理的……”说完跟章法医离开了。

龚钢铁终归没有丢了饭碗。

检察院会议室。全体检察官大会。黄检察长痛惜地走到台上：“龚钢铁——站起来！”

龚钢铁站起来，微低着头。检察官们同情地看着他。

黄检察长气力十足地念道：“现在由我宣读——关于龚钢铁殴打外国友人一事的处理决定：原月江市人民检察院法制局

局长龚钢铁同志，在家庭矛盾中夫妻争吵，而故意殴打走进住宅的日本汉学家伊藤先生，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检察执法部门的声誉，而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为此，经院党组认真研究决定，撤销龚钢铁法制局局长职务，在机关下属单位留用一年，以观后效……月江市人民检察院党组 1996 年 9 月 9 日。”

会场上一片安静。

黄检察长说：“龚钢铁——坐下吧。”

龚钢铁木然坐在座位上。他的脸上布满明显的晦气。

晚上，龚钢铁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他看到曾经画满蜡笔画的那面墙壁雪白如初。卧室的那面画满狂乱线条的墙壁也同样雪白。

龚钢铁低头抵住雪白的墙壁。

肖眉来到父亲家时，肖凤山正在一张巨大的纸上，缓缓写着一个巨大的“法”字。他提笔回身望着女儿时面色严峻。

肖眉眼含泪水：“爸，不要说我，什么都别说……”

“好，不说你，不说……”肖凤山转身，毅然专注地写着那个“法”字。“但钢铁的撤职命令宣布了，留院查看一年啊。”

肖眉泪眼蒙眬。

肖凤山把“法”字写完，满意地看了一眼，将手中的大毛笔往那个法字上一扔，转身往门外走去。

肖凤山到院里仰望着天空，莫名地大声喟叹：“什么都不说了——天真蓝哪！”长叹后，轰然倒地！

肖眉惊恐地尖叫起来。

## 十六 一根导火线被瞬间引爆

肖凤山的遗像摆在家里正屋的桌子上，骨灰盒摆在像前。他最后练书法的那个带墨团的“法”字被裱好，挂在遗像后的正堂中央。龚钢铁、肖眉闷头默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两杯水。他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绝望和哀伤已经随着泪水的流淌消失了。肖眉的心里充满了悔恨，但是龚钢铁并不想怪罪她，他的心肠在失去亲人的疼痛中更加坚硬。肖眉还没有告诉龚钢铁堕胎的消息，而此时，这个话题更让她难以启齿。可是，也不能总瞒下去呀。

肖眉终于还是说了。

龚钢铁抬起头怔怔地望着肖眉，他觉得她十分陌生。

肖眉看着肖凤山的遗像说：“爸爸也走了……我们分手吧……”

龚钢铁仍然沉默着。

“你……要是不同意……”

“不……肖眉，我们结婚十几年了，你后悔吗？”

肖眉摇摇头。

龚钢铁真诚地说：“谢谢你……你去睡吧，我想在这陪爸爸最后一夜。”

肖眉沉默一会儿，动情地说：“那我……能在这陪你吗？”

龚钢铁犹豫一会儿：“不用，我想一个人呆着。”

肖眉站着望着低头的龚钢铁，起身往书房里走去。

肖眉走得很慢，到卧室看到桌上父亲、母亲微笑着的合影时，眼含泪水，默默地跪下，抽搐着哭起来。

那天夜里，龚钢铁面对岳父肃穆的遗像，歪在沙发上睡着了。肖眉面对父母幸福微笑的合影，趴在椅上睡了一宿……

日光照到肖凤山遗像的时候，他们去了社区和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办证的大嫂明显老了。她办完最后一道手续，将绿皮的离婚证分别交给站在对面的龚钢铁和肖眉。

他们从登记处走出来后，发现外边阳光明媚，都抬头向高处仰望，瓦蓝瓦蓝的天空显得十分空旷。

肖眉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了龚钢铁。龚钢铁接过看看，道：“爸走过的路，就是我以后的路……我想爸了，能到那边看看他吗？”

肖眉点了点头。

龚钢铁毅然转身，准备离去。

肖眉望着龚钢铁的背影，又叫道：“钢铁……”

龚钢铁站住，扭回身不解地望着。

“再在一块吃顿饭吧……我想请你……”

“算了吧……我今天就到看守所报到……”

二人默望了一会儿，各自走去，走了几步，肖眉再次回头，龚钢铁也回过头来，两人都凄楚地一笑。

肖眉回父亲家时，在家门口，她见到了守候在那里的周建

设。周建设的车停得远远的，人站在必经之路上，等着肖眉。他看到了一个凄然的肖眉，这让他心里颇不是滋味。

周建设问：“手续办了？”

肖眉点了一下头。

“我想和你好好谈谈……”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谈。”

周建设强硬地说：“肖眉，我必须今天和你谈，现在和你谈。”

肖眉绵里藏针道：“让文娟也来听着……谈什么都行。”

周建设有些不悦地站着。

肖眉推门欲进，不再理周建设。

周建设上前一步挡在门口：“我请你吃饭！”

肖眉说：“到你家，我和文娟一块做。”

周建设有些失望而无奈。

肖眉拉门进屋，顺手把周建设关在了门外。

周建设望着关死的门，对着里边发誓一样叫道：“肖眉，天下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我说要娶你，就一定要把你娶到手！”

肖眉靠在门上说：“周建设——我尊重你是因为你对文娟好。如果你对文娟不好了，我绝不会再给你任何尊重。”

周建设站在门外，怅然地望着天空。周建设没有搭话，极其失落地朝停车处走去。

肖眉在门边站了片刻，听到车走的声响，才放心地朝客厅深处走去……她内疚地望着肖凤山遗像一动不动……

龚钢铁再次被撤职了，周建设内心很是得意。肖眉离开了龚钢铁，周建设的心里就不简单是得意的问题了，他的心情稍

稍有些复杂，失落，乃至躁动。

周建设压抑地坐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面前茶几上随意地放着《雪白的墙》，那是文娟看后放在那儿的。周建设将书拿起翻开，书中照片上的肖眉笑得异常灿烂。

文娟小心地走动着，拐杖的声音轻而均匀。

周建设盯着书与肖眉的照片。

文娟小心地朝这儿看看，轻叫道：“建设，吃饭了，有你爱吃的鱼……”

周建设并不看文娟，突然一下把书狠狠扔到地上。然后怅然地仰面躺下。

文娟害怕地望着周建设。

圆圆从餐厅跑出来，看见周建设的样子，吓得抱住文娟。

文娟蹲下抱住女儿，柔声说：“我知道钢铁和肖眉分开了……建设，需要的话，我可以离开你，只要让圆圆和我在一起……”

周建设望望文娟与女儿，立刻平静下来：“对不起……文娟，公司里的事，让我心烦。”说罢走过去抚摸圆圆，抱起圆圆。

圆圆天真地问：“爸爸，你不要妈妈和我了？”

周建设鼻子一酸：“爸爸至死，都不会和妈妈和你分开的。你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普通的老百姓，你爸爸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普通的老百姓……”

周建设说着，抱着女儿走进餐厅。

文娟泪流满面。

说归说，周建设的内心还是非常烦闷的。第二天，他就吩咐马光明去给他买到澳门的机票。

马光明担忧地提醒他资金紧张，周建设很不耐烦，让马光

明讨了个没趣，还得照办。

小葵到底是失踪了。但是好在没有落到张中林手里。

那天，在吴小红家，吴小红、牛明和小葵正慌里慌张吃饭，楼下传来喇叭的叫声。

吴小红放下碗：“我先走，下午两点钟开会。”

牛明收拾着碗筷：“哎……人家说让你当反贪局局长，到底是真的假的？”

吴小红穿衣出门：“你少管！”又回头：“把小葵的作业检查一遍。”

牛明收拾着饭桌，有些得意地对小葵说：“小葵，你吴阿姨又升了。”

小葵瞪着眼问：“反贪局长？”

“对。”

“管着你了？”

牛明愣一下：“我，她就管不了了，可能管住所有的贪污犯……还有周建设！”

他拍拍小葵的头：“重要的是，还有专车……”

最后牛明把书、作业摆上桌子，掀开书本：“今天做这个练习，我晚上回来检查！千万不能出去啊……知道不知道？”

小葵点头。牛明就出去了。

小葵待牛明走后，坐在桌前愣了一会儿神儿，机敏地推开窗子，盯着牛明骑自行车离开大院，笑着关上窗户，转回来坐在电脑桌前。

小葵打开电脑，玩起了电子游戏。可是，没玩几分钟，软件突然出现问题，死机了。小葵退出游戏盘，看了一会儿，扔到纸篓里，从抽屉里摸出一些零钱，出门了。

小葵到了一家电子商场。在一个卖游戏的专柜前，小葵问：“有《青天一霸》没？”商贩说：“有。六十元。”说罢递上一张游戏盘。小葵看看说：“我不要正版——”商贩吓得左右望望，大声道：“我这全是正版，没有盗版。”小葵还掉盘，遗憾地走了。小葵走出十几米远，商贩又唤道：“小鬼，回来。”小葵便又反身回来。

商贩取出包装很简单的一个盘递给他：“十块。”

“十块呀……八块吧？”

“十块。要不要？”

“要……可我只有一块。”

“八块——卖给你吧。”

小葵付钱后离开了。

小葵又走到路旁一个冰糕柜前，买了一块冰糕，边吃边走，边走边玩。

小葵回到吴小红家楼下，忽然看见楼下停着一辆警车，车下站着一人，正用对讲机通话。小葵警觉地躲到一边。他看见有两个便衣警察从楼上下来，向车旁的人摇头。

车旁的人骂道：“妈的！”摆了一下头，转身的时候，小葵看见那个人是张中林。小葵脑海里立刻闪现张中林当年冲老葵开枪时的样子，吓得手里的冰糕掉在了地上。他慌忙跳过路边的冬青树，躲在树后。

张中林吩咐道：“就在这儿等一会儿，他不会走远。”

几个人迅速散开，若无其事地站到路边，墙角。其中一个人就站在小葵面前，背对小葵，望着吴小红家住的楼。

小葵在那人身后，趴在地上，从冬青树丛后悄悄溜走了……

小葵来到了火车站一个公用电话亭旁，左右看看，拿出一枚硬币，要打电话。吴小红手机拨通后，小葵慌张地把情况说

出，却突然发现有一个警察朝这边走来，忙说：“吴阿姨……我走了，代我向龚叔叔、牛叔叔问好……别找我了。”说完，急急挂了电话，钻入人流中。

聪明的小葵利用手里的零钱，买了一包方便面，手里拿着，大摇大摆地走向登车口。服务员拦住他要票的时候，小葵机敏地说：

“我刚下来，买袋方便面，我妈还在车上哪，票在我妈身上哩。”服务员看了看他，就让他上车了。

吴小红接小葵电话时正在检察院会议室开会，手机的突然断掉令她十分不安。她立刻把情况汇报给在场的黄检察长，黄检察长让她立刻去找小葵。

吴小红到火车站找了一遍，没有找到。她无奈地站在天桥上，望着桥下一辆正在出站的火车，十分恼火。

其实小葵正在那列火车上。

龚钢铁第二次到看守所报到了。他坐的那辆破吉普刚一停在以前他住过的房子前，就有许多看守所的同志迎过来。

龚钢铁下车后大声道：“我又回来啦——”

大家握手，甚至拥抱，然后去车上搬他的行李。在上次看守所工作的那段时间，龚钢铁跟大家处得相当不错，人们十分佩服龚钢铁的刚正不阿，也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

中午，大家给龚钢铁摆了一桌简单的欢迎宴。

下午，吴小红来了。她把小葵失踪的消息告诉了龚钢铁。没有龚钢铁，吴小红心里很没底。吴小红还带来了周建设去澳门的信息。

龚钢铁从办公室送吴小红出门时说：“小葵那孩子聪明，不会出事……现在重要的，是能让文清清醒……文清正常了，

泰隆公司的假账、黑账、呆账，全都摆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吴小红边发动车边说：“趁周建设在澳门，你我明天再去看看文清……”

说完二人告别，车子融入黄昏的落日之中。

周建设这次去澳门赌场豪赌，完全是借赌排遣心里的烦躁情绪。风云变幻的输输赢赢、赢赢输输，总算把他从现实生活的烦躁和郁闷中解脱出来。他甚至告诉随从谁的电话也不接。然而于兆粮很快就把电话打了过来。周建设先是没接，后来觉得实在不合适，才把赌注交给随从，到赌场外的安静处拨打于兆粮的手机。

于兆粮电话一通，周建设立刻谦恭地叫道：“于阿姨……”

正在省委开会的于兆粮站在会议室外的走廊上，“小周啊……你这两天去哪儿啦，无影无踪的……”

周建设撒谎道：“按您说的，我在北京组织丙纶厂和玻璃厂的改造论证会……”

“情况怎么样？”

周建设回头望望赌场情况：“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只有通过彻底更新设备，才能使产品挤入国际市场，不然的话……”

“省里今天也在研究国企改革，我已经向省长和书记保证，从你们泰隆开始，一定要闯出一条国企改革的新路子……你告诉我，下个月新生产线到底能不能引进来？半年内，新产品能不能下线，并投放到国际市场上？”

周建设想了一会儿说：“你放心，于阿姨，你了解我，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于兆粮很平静地说：“那我就这样向省里领导汇报了……”

“汇报吧，我不会给你丢脸的，于阿姨！”

周建设关了电话，若有所思。身后的赌场灯光明亮。

周建设犹豫一会儿，吩咐随从道：“订机票，明天早上就走。”

随从走了两步，又问：“回家？”

“直飞北京，让马助理也务必在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飞过去。”

随从急急走去，周建设又进了赌场。

第二天吴小红单独去了趟医院。负责文清病室的医生告诉她说，文清这几天好得特别快，照这样的治疗效果，本月底就可以出院了。这大大出乎吴小红意料。

三天后，吴小红又去看文清的时候，大夫的话得到了验证。

文清的病果然已好转，她在病房里哼着常跟圆圆唱的小曲，翻看着电影杂志。

医生指着吴小红说：“文清，你表姐来看你来了。”

文清转身，一见吴小红，一脸略有痴呆的愕然。

大夫对吴小红说：“你们聊，多聊一会儿对她的病有好处……”

说着离开了。

吴小红将提来的水果放在桌上，“文清……”

文清有些害怕似的朝后退着：“我不认识你……”

吴小红友善地微笑道：“不记得了……我和龚大哥去过你家……”

文清似乎想起了，点了点头。

吴小红给文清削了一个苹果，递给她：“吃吧……想不想家？”

文清不接苹果，反而把手向身后挪了挪，孩子似的说：“我从小都不乱吃人家的东西。”

吴小红启发道：“那好……一看就知道你从小就善良、正直、品行端正……文清，我想问你一件事——你还记得你是为啥住进这个医院的吗？”

文清回忆着微微点头。

“能给我说说吗？”

文清又摇头。

“为什么？”

“公司的马助理说了，说我姐夫说让我谁也不能讲。”

“能跟你龚钢铁大哥讲吗？”

文清点头……又摇头。

吴小红沉默一会儿，站起来问：“想你姐吗？”

文清马上流出泪水：“想，想圆圆……”

“那好，我去让你姐、圆圆和龚大哥，都来看你好不好？”

文清颇高兴地点了点头。

肖眉一下子就成了单身女人，这多少让她有些不适应。因为就在上周，她还是一个有家有夫的孕妇。可是现在，她什么都没了。只有能够住人的房子，但是那里已经失去了家的意义。

这天刚一上班，收发员就往她桌上放了一堆稿件。

肖眉翻着来稿时发现有一封日本来信。

肖眉用剪子剪开信封，原来是伊藤的，前边半页是日文，后边一句话是中文：“肖眉——我的天使，嫁到东京来吧！”

肖眉平静地看完信，装进信封，丢进抽屉。这样的信已经好几封了。肖眉关上抽屉，烦躁地看了几下别的来稿，扭头望

着墙上挂有蛛丝的《水坝子风光》油画。她突然心潮澎湃，又生出很多感慨。

她拿出本子，把那些感慨记了下来：

离婚了，并不是结束。人在人生之中，就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不知道钢铁在忙些什么，他除了每月去我爸的遗像前站一会儿，别的什么也不说。我知道，他在朝着一个同我父亲生前完全一样的方向努力……倒是周建设，不用打听，每天都从报上看到他在做些什么。他去了美国，去了欧洲，又去了俄罗斯，似乎跑遍了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他把全省最大的企业丙纶厂和玻璃厂设备更换一新，报上说他们生产的氟化玻璃已经打到了国际市场……

周建设跟龚钢铁截然不同的人生令肖眉有一种眩晕感。

吴小红觉得有必要让龚钢铁也去一趟医院。她去看守所找龚钢铁的时候，龚钢铁正在给少年犯们讲法制课。龚钢铁对犯人们说了声“对不起”，搁下粉笔走出教室。

吴小红兴奋地说：“老龚，文清的病有了好转，神志基本清楚。”

龚钢铁惊喜地问：“能谈话吗？”

吴小红说：“我看可以拉上文娟一起去试试。”

龚钢铁跟看守所的同志交代一句，马上急忙同吴小红走去。

他们找到文娟和圆圆，直奔人民医院而去。

到了医院，吴小红要留在车上放哨，龚钢铁什么也没说，只是向她竖起了大拇指。众人走进文清病室的时候，文清正在屋里踱步，她先是一怔，尔后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圆圆叫着“姨”向她跑过去，她张开双臂把外甥女搂在怀里。大家的

心里都有些悲喜交加。后来，她们坐在床上，对拍着手，唱起了“你拍一、我拍一”的儿歌。

文娟坐在一旁。龚钢铁和大夫站在后面。

龚钢铁问大夫：“现在……把她接回家养着行吗？”

大夫摇头道：“刚刚开始好转，她现在又比较配合我们治疗，为了病人，应该再让她在这住上半个月。”大夫说着，把龚钢铁拉到外边：“一星期后，我想你们就可以和她单独谈了。”

龚钢铁点头，和大夫又走回来。

文清和圆圆的游戏做完了，圆圆突然闹着要走。

文清恋恋不舍地送大家，看文娟拄着拐杖，突然蹲在文娟面前：“姐，我背你。”

文娟不让：“我能走。”从一边绕过。

文清又跪到文娟面前：“不！我就要背你。”

文娟无奈，只好让龚钢铁拿着双拐，由文清背着。

龚钢铁和大夫走在最后。

龚钢铁对大夫说：“孙大夫……为了文清的病，也为了工作，我和吴检察员到医院来看文清的事，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泰隆集团那边。”

大夫庄重地点头答应了。

文清把文娟背到吴小红车前，大汗淋漓，放下时自己高兴得直笑。

大家上车，和文清、大夫告别。文娟在车上嘱咐文清说：“清清，听大夫的话，好好配合人家，过段时间姐来接你出院。”

文清点头，冲大家招手。

龚钢铁开窗和文清再见。

文清突然痴情地说：“龚大哥……下次你还来看我啊！”  
龚钢铁嘴上应着，心里掠过一缕温暖。

周建设在北京呆了三天，才回到月江。此刻，他陪着于兆粮在玻璃厂参观。他们头戴安全帽，从机器旁经过时，工人们都投以感激、敬仰的目光。他们边走边说。

于兆粮问：“国外的订单到底有多少？”

周建设答：“初步预算一下，这批产品只要一下线，这半年可以给省里创汇八千万。”

“这样我在大家面前说话就硬了，就有说服力……”

二人说着就走到了车间外的小车旁。周建设给于兆粮打开车门。于兆粮的轿车刚出厂门，就有人急急跑到周建设的面前：“周总，欧洲的这两个机组有许多数据不符合标准，上海的孙总工程师怀疑机组中的部分部件不是 90 年代最新技术……”

周建设一怔，马上返回车间。

在一排精密仪器旁，孙总在电脑上给周建设显示着一排排数据，并交给周建设一堆资料。

孙总说：“周总，机组的中心部件是 80 年代初的技术，外方向你们隐瞒了这一点……”

周建设皱着眉头问：“能正常生产吗？”

“生产可以，可是这些技术，毕竟是花了将近两个亿……”

周建设想了一阵，毅然道：“下月 15 号新产品必须下线，我向于副省长打了保票，于副省长向省委常委打了保票……”

大家都望着周建设。

周建设不容争辩地说：“一边生产，一边再和他们谈判！”

三天后，玻璃厂如期投产了。工厂院落里和车间前挂着

“热烈庆贺氟化玻璃下线”的大横幅。几辆小车在院中停着。于兆粮在周建设等人的陪同下，一起往挂横幅的车间走着。新闻记者扛着摄像机围着忙碌不停。

车间里的机器上到处披红挂彩。

工人们在隆隆的机器旁，有的在工作，有的在等待着什么。

一名技术人员匆匆走进控制室。

控制室中几个工程师，有的忙着抄写数据，有的盯着仪表，有的在电脑前敲着键盘。这里的一切忙而有序……

马光明坐在一电视屏幕前同总工指指画画。一个技术人员来到他们面前。技术人员说：“孙总工，二号、三号机组对接处不时地有火光和轻微的碰撞声。”

马光明望着总工。

总工对马光明说：“应该停机检修一下。”

马光明立刻有些生气：“不是昨天才试过机吗？现在于副省长和新闻单位都来了……”

总工思虑不语。

“边生产边检修呢？”马光明问，“外方和说明书上不是承诺可以不停机检修吗？”

“那好吧。”总工勉强答应，然后跟技术人员一道急急走去。

这时，于兆粮等领导走进了控制室。控制室里的空气既紧张又热烈。于兆粮的脸上挂着明显的喜悦。

挂表时针走向九点时，于兆粮走到一个仪表盘前。随着倒计时的临近，大家以秒为单位，喊起了“十、九、八……”

众人喊过“一”后，于兆粮按下了仪器盘上一个红色按钮……室内立刻掌声雷动，欢呼雀跃，一片沸腾。

半小时后，随着机器的隆隆运转，第一批氟化玻璃从车间

生产线上走了下来……

周建设的司机小周去了趟医院。

文清当时坐在花园的凳上正看着画报，病情已明显好转。一个端着药盘的护士经过时说：“文姑娘，还不出院哪……”文清近于常人地笑着说：“明天，明天就有人接我出院了……你看不看我这画报啊？”

护士摆手走去了。

文清有些生气似的说：“怎么都不看……都不看了我看。”又独自坐在树下看着。

小周这才走到文清面前。

“文清，你看上去好多了……这段时间闷坏了吧，有没有人来看过你呀？”

文清抬头瞟他一眼：“你问这个干什么……不知道。”

小周眨眨眼睛说：“我知道谁来过。”

文清怔怔地望着他。

“龚钢铁来过，你龚大哥过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文清吃惊地问。看上去她还没有彻底痊愈。

小周脸上的神情立刻有些紧张，转身快步离去。

文清继续看她的画报。

小周赶回泰隆集团把情况报告给了周建设，起初周建设听说文清的病已经开始好转很高兴，但是当小周把龚钢铁去了医院的情况说出后，周建设马上严肃起来，他望着窗外，手上捏着一支铅笔，用笔敲着桌沿，敲着敲着，突然停了下来……

这天上午，龚钢铁、吴小红驾车去医院，准备好好跟文清

谈一谈。他们走在医院的走廊里，吴小红说：“老龚，你和肖眉就这样了……我想去找肖眉谈谈……”

龚钢铁并不看吴小红，“你还是想想，见了文清怎么谈吧。”

“你也太牛了，你以为你还能再找到肖眉这样才貌双全的人？”

在拐弯处二人正遇上迎面走来的孙大夫。龚钢铁跟孙大夫打招呼。

孙大夫疑惑地问：“你们……干什么？”

“文清怎样？”吴小红问道，又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单独跟文清谈一次话。”

孙大夫惊讶地说：“文清……文清昨天已经出院了。”

龚钢铁、吴小红立刻怔住了，吴小红问：“出院？……不是说一周以后吗？”

孙大夫说：“昨天……他们家里来人把她接走了，说是她姐和姐夫嫌医院里乱，让她回家静心地养……”

龚钢铁、吴小红彼此愕然地对望着，真是有些气急败坏了。这下倒好，小葵失踪了，文清又被“接走”了。

龚钢铁往外走的时候，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他气势汹汹的样子引起了很多患者的注意。

泰隆集团的第一批玻璃产品就要出港了。

在集装箱码头上，工人们正把最后的几木箱货装到起重机上……周建设和马光明正从工作区往栈桥上走，周建设说：“光明……这些日子你也辛苦了……今晚和我一块去澳门……”

马光明若有所思道：“周总，你去吧，放松放松，我想……今夜再到第三车间看看……”

周建设大度地说：“和我去吧，产品出港了，股市上涨着，多家银行都希望我们去贷他们的款……泰隆集团有如此好的势头，你马光明是我最大的功臣，是我周建设真正的左膀右臂……以前我训你比较多，看到我们泰隆集团有今天的发达，我想……以前，我所有对你的批评，你都不会往心上去吧……”

“周总，我知道我为什么能有今天……”

“准备去吧。”周建设说着，打开手机拨通了家里电话，跟妻子打了招呼。正在择菜的文娟很吃惊，因为周建设答应她明天要去看文清，正要提醒他，周建设已经不耐烦地关了电话。

周建设朝马光明打开的车门走去。已经坐在车里的周建设又伸手为马光明打开前门，马光明犹豫了一下，闪身上去了。

……

澳门赌场让马光明大开眼界，跌宕起伏、大进大出的豪赌惊心动魄，他已经完全被这种游戏吸引了……马光明第一次大获全胜时，欣喜若狂，兴奋得直搓手。

他无法想到厂里发生的事情。

此时，在万里之外的玻璃厂，一组崭新的机器旁，两名技术人员正紧张地测试着数据。生产车间的机组中冒出缕缕白烟。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日常测试，检修，但是对白烟毫无察觉。

车间里的白烟越来越浓。

当他们发现的时候，他们惊呆了。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火光冲天……

白烟滚滚涌出车间门窗……

## 十七 城门失火

这回周建设真是怕了。再大的企业出现这么大的群死群伤事故，老总也是难逃其咎的。他为此做了最坏的打算。但是，于兆粮的一个电话，又给他带来一丝希望。他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于兆粮压根不理睬他，那事情恐怕才严重呢。只要于兆粮肯见他，哪怕被她骂得狗血喷头，也值得。而且骂得越凶，就越有希望。

周建设这样想着走进了省政府那座绿树掩映的西式小楼。

于兆粮果然一见面就大发雷霆，她把一封信摔在办公桌上：

“你太让我失望了。死亡九个，重伤十八个，这是我们省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工业事故……你让我在省委常委们面前如何交代？让我向全省、全市人民如何解释?!”

周建设低着头叫声“于阿姨”。

于兆粮又冷又硬地说：“我不是你于阿姨——我是省委常委、主管经济工作的常务副省长，是这起重大伤亡事故的负责

人!!”

周建设低头不语，做出很愧疚和反省的姿态。

片刻之后，于兆粮的态度稍有缓和，语气却依旧强硬，“实话告诉我，出事故那天晚上你在哪?!”

“在……深圳开会……”

于兆粮脸色突变，哼了一下，又把桌上那封信拿起甩到他面前，盛怒道：“开会？真的是开会?! 揭发信都到了我这里——事故当晚，你和马光明在澳门赌场!”

周建设拿起桌上的揭发信要看……

“放下!”于兆粮突然咆哮道，“揭发你的信，是你能看的吗？我告诉你了揭发信的内容，就已经犯了错误……”

“现在你是胆子越来越大了，连我都敢瞒敢骗……”于兆粮指着那个信封，“信上还说，技术人员曾三次向公司写报告，汇报机组数据有误，可你为了向我报喜——为了让泰隆股市一涨再涨，一涨再涨，竟不顾技术人员的报告……不抓紧派人到国外进行技术谈判，盲目装机、盲目生产……”

周建设低声争辩说：“于副省长，我们已经派专家组到德国谈判了。”

于兆粮瞟一眼周建设，不屑地说：“已经晚了……你的整套操作都违背国际惯例，机组安装没让乙方在场，当你的谈判资料到达时，已经超过了合同谈判期……”

于兆粮说到这里，似乎意识到再说再骂都于事无补，她叹了一口气，坐在了沙发上。

“小周，你跟我说句实话……泰隆股份上市以来，你们向股民公布的业绩是不是都是虚假报表，是不是都是提前在股民面前挖好的陷阱?”

周建设看看于兆粮，不语……

于兆粮终于明白了，动手收拾桌上的东西，准备出门。“我真后悔，当初如果支持检察院，把你认真查一下，今天也不会捅这么大的窟窿。钢铁一再跟我说你们泰隆集团可能是个巨大的黑洞，现在看来并不是钢铁神经过敏，有意和你过不去……”

于兆粮提起公文包，边往外走边说：“我去向省委常委检讨了……你现在再给我到医院去一趟，代表我向所有死者、伤者的家属承诺，他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还有，他们的子女，所有读书的费用，包括读大学以后的全部费用，都由你们泰隆集团承担。”

周建设忙说：“我已经去过了，已经向他们做了承诺，包括死者、伤者家的住房……”

于兆粮提醒道：“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6·23事故发生连锁反应……如果那样，将不可收拾！”

周建设像小鸡啄米般地点头称是。

十分钟后，省委6·23事故碰头会在常委会会议室召开。书记、省长、于兆粮等六七人到会。

李省长说：“对于泰隆集团6·23事故，一定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不然我们无法向全省八千万人民交代……于副省长，你说一下。”

于兆粮从文件包中翻出那张登有“6·23事故案”文章的报纸，并顺手把带出来的那封揭发信往包里放了放，说：“我完全赞成省委陈书记和李省长的意见，一定要查清6·23事故的真正原因……我已经责令泰隆集团必须在明天交出事故报告，也和泰隆集团的周建设三次到医院看望了伤者和受伤者的家属……考虑到泰隆集团连续几年都是我省的纳税大户，安排了上万名下岗职工，周建设又是省里树的经济改革典型，我建

议新闻界还是不要在6·23事故上太做文章，渲染过头……”

大家望着于兆粮，有人不断点头……

这时，省委一名副秘书长走进来，到省长面前低声说：“市公安局报来情况，说泰隆集团的玻璃厂、肉联厂有职工准备停产罢工，要求泰隆还他们的集资。”

领导们都惊得面面相觑。

泰隆集团前所未有地陷入了混乱。周建设痛苦地独坐在办公室，陷入绝境之中。

夏敏走进来小心地汇报道：“周总，财务部报告，泰隆股这三天出现了三个跌停板，说如果再不控制，怕一下滑到……”

周建设听了半截，冲夏敏摆摆手，并不抬头，“把马助理找来……”

马光明一进来就遭到了训斥。

周建设瞪着眼睛问：“我让你马上从银行调动资金，阻止泰隆股份的下滑，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办好？”

马光明把几张《金融时报》、《证券报》放到周建设的桌上，躬着腰解释道：“这几天报纸上总是刊登我们6·23事故的情况，据说《金融内参》还登了一个经济学家分析我们泰隆股份虚报业绩、依靠集资和贷款维持资金流通的点评文章……”

周建设有些意外地望着马光明。

马光明说：“已经有几家银行停止了我们的贷款……”

周建设似乎意识到什么，沉默无语。

夏敏又走了进来，紧张而又急迫地说：“周总，玻璃厂和肉联厂、丙纶厂都有几百职工闹事，他们静坐、罢工，要求把集资的钱和当初发行的内部股按原价还给他们……”

周建设颓然地坐下，一言不发……他似乎已经听到了工人  
们的呼唤和叫骂声……

“我们一定得让公司把集资的钱还给我们！”

“当初公司保证说内部股要在一年内翻一番，可现在，十  
块钱变成了三块二毛钱！”

“走——我们大家到总公司要钱去！”……

周建设的车子刚一进丙纶厂，就有工友喊道：“周建设来  
啦——周总来啦——”

又有人高呼道：“向周总要钱！向周总要钱！”

工人们簇拥着从车间里涌出来，马上向汽车围过去。

周建设在一片混乱中，站在汽车的门槛上，扶着车门，大  
声向工人们说：“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来就是向大家还  
钱的，就是向大家兑现泰隆公司给大家的承诺——！”

人群立刻安静下来。

周建设决定要发挥一下自己的演说水平，“我说过，我们  
泰隆集团是一座经济航母，请大家相信，我们泰隆就一定是不  
沉的航母，6·23事故我有责任，我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现在，  
我们正和外商进行谈判，事故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技术  
……”

可是，很快就有人打断了他：“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还我们  
钱，怎么保证我们当初的内部股每股还是五元吧！”

周建设没理睬那人，继续说：“现在，我们泰隆是遇到  
了一点困难，但请大家放心，我们不会垮台，不会倒闭，而是希  
望每一名职工都以厂为家，共渡难关……”

又有许多人打断周建设的讲话，喊道：“不行！不行。我  
们现在就要我们的钱，那是我们的血汗……”

大家叫着，朝周建设身边涌过来。

“把他从车上拉下来！”

“把它的车给掀翻！”

“泰隆集团是个大骗局！”

局面越来越乱，近乎难以控制。马光明一边劝阻工人一边用身体保护着周建设，就有人揪住他的领子，对着他质问：“就是你，就是你当初向我们保证内部股年内一定翻三番！”

正在混乱之际，突然有人大喊：“于副省长来啦——于副省长来啦——”

人群熙攘着自动闪开，于兆粮从人群中肃然走过来。

周建设、马光明得救似的望着于兆粮。他们终于找到主心骨了。

于兆粮一下跨上汽车，站在汽车顶上：“工人师傅们，请大家静一静……”

院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大家不相信泰隆公司，相不相信我于兆粮？我是代表省委、省政府来和大家说几句话：一、我向大家保证，关于6·23事故我们一定要认真查处，给大家一个交代。如果查出来是管理上的问题，我们将该撤的撤，该换的换——如果这中间有违纪现象，有腐败问题，我们将坚决地予以查处，绳之以法；二、关于大家的钱，我以一个有三十八年党龄的老党员的名誉，以一个省委常委和副省长的名义，向大家保证，一分不少，在一个月内兑现……一个月不行就二十天，在二十天内全部返还大家行不行……”

工人中有人开始议论、盘算起来。

于兆粮又说道：“请大家都把情绪稳下来，都照常上班，这不光是大家相不相信我于兆粮的事，还是大家相不相信政府、相不相信党的事……”

有一位老工人喊道：“解散吧，我们相信于副省长的话！……我们相信政府说的话。”

老人的号召力令周建设舒了口气。

人们开始陆续散去。

周建设略带感激地向于兆粮致谢，伸出手想跟于副省长握。

于兆粮没有理睬，她不悦地环顾一下左右，对周建设悄声而又严厉地警告道：“照我说的，你二十天内必须把工人们的集资还给工人们……要还不上，在前面等着的不光是倒闭、垮台，怕还有公安、法院、检察院……等到检察院、反贪局真的介入了，前边等着的，怕就只有监狱了。”

于兆粮说完，转身向停在远处的小车走去。

周建设怅然地望着于兆粮背影，满脸的孤独和无奈。

在检察院检察长办公室，吴小红把所掌握的有关6·23事故案的连续报道和相关情况，向检察长逐一汇报。她把所有有关泰隆集团的报纸和股市文章全都剪下来，编成序号，贴在了一个剪贴本上，交给了检察长。

吴小红说：“我到工厂去了三次，因为泰隆股份连续大跌，使原来购买泰隆股的股民手里的钱差不多成了废纸，而这些购买泰隆股的人，又有一部分集中在泰隆集团内部职工身上……所以，我认为现在又到了揭开泰隆集团黑幕的时候……”

黄检察长放下剪贴簿：“听说，北京这位给《金融内参》写泰隆股份分析文章的人，与你和钢铁有关？”

“人家是高级记者，经济学家……我和钢铁只是人家来时，给人家提供一些方便。”

“可泰隆这次陷入困境，与他的文章有很大关系……所以，

你要多调动一些外力……也要告诉人家，虽然人在北京，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吴小红点头。

黄检察长站离座位，踱步道：“再次公开成立调查组……还不是时候……但你和钢铁，一定要注意泰隆现在的动向……我预感，纸包不了火，这次泰隆内部的经济危机，会使泰隆这个大火坑不攻自破……”

吴小红再一次点头。

黄检察长问：“文清还没有找到吧？”

吴小红摇头说：“找遍了所有的精神病院……连文娟都不知道文清在哪儿，为此，文娟还惹得周建设大发脾气！”

“可以和龚钢铁好好商量一下，一定要找到文清，她人丢了，就说明她病彻底好了，成了周建设最大的威胁！她将来可能是周案最有力的证据。”

吴小红第三次点头。

其实，这次泰隆内部爆发的不光是股市危机、资金危机和信贷危机，还有周建设本人的精神危机……

此刻，周建设孤独地坐在办公室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当于副省长让他必须在二十天内，把工人的巨额集资分文不少地还给他们时，他感到给他带来更大压力的还不是那巨大的债务，而是于副省长留给他的那个长长的“背影”。

周建设的电话响了，他木然地拿起电话，未接，又放了下来。

他不知道那个电话是从肖眉家打过来的，他同样不知道肖眉在惘然地犹豫一会儿以后，开始穿衣出门了。

傍晚的时候，周建设依然几近绝望地坐在那儿。他没有一

点回家的意思，也没想到吃饭的事。他甚至丧失了很多正常的知觉。

这时，马光明悄悄地走进来，小声地说：“周总，所有的银行都停止了我们的贷款……我刚去了巩行长家，他非常坚决……因为《金融内参》上那几篇文章，各家银行都接到了给我们停贷的通知。”

周建设的声音低沉得有些骇人，“我想……那几篇文章不会与检察院无关……”

“那位经济学家已经回到了北京，但我听说，他人从北京来时，是龚钢铁与吴小红去接的站……”

周建设微微一惊。

“周总，我们是不是……派人去一趟北京？”

周建设瞪一眼马光明，又摆了摆手，缓缓地在手里转着一支钢笔道：“你放心，泰隆翻不了船……检察院、龚钢铁……他们只知道我是这条船的掌舵人，可他们不知道这船的真正的船长不是我……”

马光明又上前半步，更加轻声道：“周总……今天泰隆股又被强制停牌，怕你压力太大，就没给你汇报……如果有一天，我们到了ST板块，就怕……”

周建设把手里的笔一下折断。

马光明看了一眼，谨慎地向外退去。

良久之后，周建设似乎决定了什么，缓缓站起，穿衣，出门。

周建设的大奔款款行驶在灯光迷离、夜色迷人的大街上。

周建设坐在后排，头倚在车窗上。霓虹灯光从车窗玻璃上缕缕划过。他闭上了眼睛。

车子拐进了医院大门。

……一个大病房中，躺了两排事故中炸伤的工人，周建设在外边慢慢走着，他默默地从每个门窗上往里望望，又到下一个病房门前望着……

肖眉到泰隆集团没有见到周建设，当时周建设已经在医院了。但是肖眉在楼道见到了马光明，马光明对她非常客气，这让肖眉大惑不解。

马光明说：“刚刚还在……你进去稍等一下，也许他一会儿就回来……”

马光明出去打开周建设办公室的门，客气地请肖眉进去，然后恭敬地退出。马光明有意把门留了一条缝，然后回到自己屋里，给周建设打了电话。

周建设回来后，故作几分冷淡样，不言不语。

肖眉无声地望着他。

周建设在办公桌前坐定，淡淡地问：“是来批评我还是安慰我？”

肖眉上前一步，郑重地说：“建设，你到了该反省反省的时候了……这么大的事……可那一夜你人还在澳门。事业有成，人就不停地去澳门，这是不是大商人的惟一标志？”

周建设冷笑一下：“是文娟说的？”

“文娟早就跟我说了，她不敢说你，不敢劝你……可还没等到我找你……事就出了……”

周建设嘲弄地说：“你可以写篇文章，或者把出事故时我在澳门豪赌的事情告诉龚钢铁，一下把内幕披露出来，最少判我一个渎职罪，把我送进监狱或看守所……”

“建设，我对你说，”肖眉气愤地打断周建设，“正是因为 我出卖了龚钢铁，你才能第一次走进检察院不到一个小时就回

到这幢大楼里，正是因为这个，我和钢铁才……”

周建设平静而有力地说：“肖眉，我跟你讲，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愿意让你出卖一千次、一万次……今天、现在，回忆我这一生，我有两件失误的大事，一是泰隆上市，太匆忙了，不该为了给全市市民谋求利益，发行内部股向他们集资；二是你和龚钢铁结婚，我太宽容了，我应该像他从我手里把你夺走一样，将你从他手里夺回来。”

周建设说到最后，语调中带着恶狠狠的仇恨。

肖眉听到这儿，知道已经没法再谈下去了，愤然地起身要走。走到办公室门口时，停下来冷静而有力地说：“周建设，你应该想着的不是我，该是文娟，是圆圆……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嫁给你，而嫁给了龚钢铁！”

说完扬长而去。

周建设颓然地坐在桌前，精神似乎要彻底崩溃了。

深秋的又一个夜晚，没有一点月光。泰隆集团总裁办公室，马光明轻轻开门走进来。

周建设非常熟悉马光明的脚步，因此他没有抬头。

马光明小心地说：“周总，有件事……也许我不该现在向你汇报……”

周建设轻轻抬起头：“说吧。”

马光明把两份电报轻轻放在周建设的桌上：“日本、新加坡来了电报，说我们第二批货如果不能按时发出，他们将按照合同约定，拒付我们第一批货款……”

周建设冷漠地看那电报一眼，悠长一叹，“今天几号？”

马光明说：“十一号……离向市民和工人兑现集资款还有

七天……周总，不把这电报给你，我怕……”

周建设淡笑道：“这电报来的正是时候……”说着，起身离座，踱到窗前。

马光明往前走了两步，说：“周总……我们泰隆集团是经过了许多风雨才发展到今天的……无论多大的困难，在你那里，没有渡不过去的时候……”

周建设沉默一阵，仰头长叹一声：“也许这次，我是无力回天了……也许，我们真的不该把泰隆这么快就推进股市……”

马光明还要说什么，被周建设制止了，“不用多说……你知道我是从来不为任何事情后悔的人……光明兄弟，我让你办的那套护照……都办好了吗？”

马光明有些惊异地答：“……都办好了。”

周建设纠正道：“不是我的……是你和弟妹，还有你家的孩子……叫什么呀？”

“小明……”

“对……小明……把护照给她们母子留好，也许有用……”

“周总，谢谢你……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你和文娟、圆圆先走，我留在这儿收拾这一摊子……”

周建设望着马光明，过了许久，动情地说：“也好……但你记住我一句话：你我都是从这社会的最底层奋斗出来的，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要宁可对不起自己，也不能对不住妻子、孩子……”

马光明感动地点点头。然后两人一起回家了。

周建设回到家里，夜已经很深。

他轻轻地打开门，悄悄地在屋里站了一阵，然后向女儿的房间走去。

圆圆睡得十分香甜，周建设站在床前久久望着……忍不住去女儿的脸上轻轻抚摸了一下。转身欲走时，圆圆叫道：“爸爸……”周建设怔一下，又转身回去，看见女儿翻个身，又睡了过去，才知道她是在梦中……他动手给女儿盖被子……

周建设从女儿房间出来，发现文娟拄着双拐站在外边。

周建设看看文娟，无言地坐了下来，打量了一下家里的一切。

文娟给周建设倒上一杯水，放在他面前，“建设，我能给你做些什么吗？”

周建设欲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沉默一会儿，问：“过两天，我想到国外住一些日子，你愿意和我去吗？”

文娟想了想：“我不再拖累你了……你去吧，圆圆还小……如果她再长大一些……”

周建设看着文娟，叹了一口气，站起来说：“文清……病又突然重了，我把她转到了妇幼保健院了。”

说完，周建设悠然出门，走进院子，仰望夜空。文娟也跟着出来了。

周建设背对着文娟，说：“文娟……夫妻一场，你还不知道我小时候住在哪里，还没有和你公爹、婆婆说过一句话，愿意和我回一趟老家吗？”

文娟说了声“愿意”，拄着双拐，缓缓出门……

老街周家胡同里寥无行人，路灯明明灭灭。

周建设驾车停在胡同口。他开门将文娟扶下，放进轮椅，朝胡同深处走去。

这是一条灰暗的胡同。这里的路面已经非常破损，路面上不断汪有积水。文娟悉心看着路面和左右……他们拐进另一条

胡同，在老宅院那扇老门前停下。文娟看着那黑暗中的双扇老门。周建设走上前，异常熟悉地到门楼下，一下拉亮了门楼下又黄又小的灯泡。然后又异常熟悉地在门上找到一个绳结，轻轻一拉，门自然而开。

他们轻脚穿过熟睡的大杂院院子。

他们来到西北角落，立在两间低矮的屋前。周建设从门框上的一个墙缝中摸出一把钥匙，打开了屋门。又拉亮了灯。

屋里满是尘灰、蛛网。周建设父母的遗像、牌位都在正堂桌上。室内的摆设还和多年以前完全一样，老式方桌，陈旧的方凳，靠墙的一张写字小桌……

周建设走进去，望着父母的遗像和他小时母亲抱着他拍的一张发黄的全家福……文娟拄拐慢慢进去，和周建设并肩站着，跪了下去……

夫妇俩在这里度过了后半夜。

东方白亮时候，文娟仍跪在周建设的父母像前一动不动，而她面前的三炷香已基本烧尽。周建设面向屋外，不停地抽烟，那张四方八仙桌上，拧灭了一堆烟头。他手里的香烟又已经吸完，将烟拧灭，去烟盒取烟，烟盒已经空了。

他望望门外天色，捏了捏空烟盒，没有回头，轻声道：“走吧……”

文娟又磕了三个头，费力地站起身。

周建设站在父母像前鞠了一躬。

两人走出老屋。文娟上了轮椅。周建设缓缓锁上屋门，准备把钥匙放进门框上的墙洞，文娟轻声道：“给我吧……”

周建设一愣，看看钥匙，郑重地递给了文娟。

文娟握紧钥匙，周建设推着文娟，如结婚之初样，走去

……

老宅院里，一位买过周建设电视机的六十余岁的退休工人，扫着院子，又在收拾地上铺砖的破烂之处。

周建设推着文娟走来，和老人站着对望……

老人问：“是……是建设吧？这么早，一大早，你……”

周建设望着老人，又望望老人和地上那几块拆掉重铺的破砖，先没说话，继续前行。之后又停下了。从口袋取出笔，从口袋里拿出那个空烟盒，在那上边写了几个字，反身回到老人面前。

周建设把烟纸递给老人：“顾师傅……你拿上这个，今天到泰隆公司大厦里……他们会给拨款，派人来把这个院子和门口胡同的马路、路灯都翻修一下……”

坐在前面轮椅上听着的文娟欣慰地笑了。

老师傅不敢相信地望望手里的烟纸，又望着周建设……

顾师傅跟另外一个刚出来的街坊，走出院落，望着走去的周建设、文娟的背影……

周建设扶着文娟，最后扫一眼大杂院，拐向来时的胡同，慢慢走出去了。刚出胡同口，周建设就见到车边站着两个人，他眼睛一亮。

周建设深感意外地说：“于副省长……”马光明站在于兆粮身后。

于兆粮沉稳而肃然地盯着周建设。

文娟喊了声“阿姨”，于兆粮点了点头。

于兆粮板着面孔对着周建设问：“听说你想到国外？”

周建设瞟一眼马光明，马光明接过轮椅，往别处推去。

于兆粮向前方自己的车子走着，周建设后面跟着。

于兆粮略带嘲弄似的说：“我是真的看错了人，真的错把你当

周建设不卑不亢道：“省里如果真把我当成人才了，真的还记得我周建设在改革开放这些年替政府做了多少好事，给国家交了多少税、赚了多少外汇、安排了多少下岗工人……省里就不会在这个时候支持金融系统彻底中断泰隆公司的贷款，割断泰隆公司的资金链。”

于兆粮哼了一下：“省里不光记住你替政府做了多少好事，给国家纳了多少税，赚了多少外汇，还记住你从宏安公司创业开始，就一直靠的是银行贷款。直到从宏安到泰隆，资产十倍、百倍、千倍地翻番，不光靠的是银行的长期贷款，还靠的是全市市民给你的集资和上市以后虚报公司业绩，让泰隆股份在全省、全国股民中不断圈钱……”

于兆粮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现在有了6·23事故，引爆了这一切矛盾，可没有6·23，也许还有7·23、8·23……没有7·23、8·23，还有检察院，还有反贪局，还有纪委和党纪国法……”

周建设停住脚步。于兆粮发现周建设呆站在那里，自己也不再往前走了。短暂的沉默。

于兆粮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望望左右和远处开始晨练的市民，低声而又不屑地说：“想走，可以，你跟我打声招呼……你和泰隆集团，是我一手扶起来的，你走了，轻松了……就是想让我姓于的被纪委调查，被检察院法办，也让我心里有个数……”

周建设也从鼻子里哼了一下：“于阿姨，于副省长……我周建设从六岁父母双亡到二十二岁念完大学，从一个集体企业到调入市委机关，从在机关独自辞职到创立宏安，成立泰隆，一直到今天的泰隆集团上市，不把路走到最后一步，我不会掉头转身，不会不辞而别……”

于兆粮微微斜着眼睛问：“就是说……向市民们还钱的二十天期限还没到，这几天你还留在泰隆不是？”

周建设眼望着别处不语。

于兆粮冰冷地盯着周建设，又是一阵沉默。

约摸半支烟的工夫，于兆粮打破了沉默：“泰隆上市，给你积累了丰富的上市经验，这就是财富，就是你还市民集资和银行贷款的资金……”

周建设不解地望着于兆粮。

于兆粮说：“现在就动身，马助理把你的机票已经订好了，八点起飞——芜州市的大光集团公司原计划下月上市，现在遇到了一些麻烦，面临着取消上市的可能……你去一趟，如果能帮他们上市成功，你在他们那里最少能占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这百分之三十，不光能让你还掉市民的集资，还能让你有一家自己随时可动用巨款的银行……”于兆粮说着，声调陡然变低：“市民集资的还款……我再厚着脸皮向他们解释，但最迟，不能拖过下月中旬。”

于兆粮说完，毅然地转身走去。

周建设望着于兆粮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为止，他感到于副省长今天的背影真是高大无比。他也想到了那篇著名的《背影》。他知道自己又要绝处逢生了。周建设猛然转身的时候，一轮红日正从东方喷薄欲出。

芜州是一个中等城市，市容古朴，街道干净。

周建设与马光明坐在一辆豪华的轿车中，他们的精神状态与三小时前判若两人。二人精神振奋，举止洒脱。

车前坐着一位中年人，脸上很谦卑地说：“我们这儿还不是太发达，但有不少好的景观，周总如果这次谈判成功了，就

成了我们公司的大股东，以后我可以领周总和马助理到处走走，看看……”

周建设气宇轩昂，点头不语。

轿车驶至芜州宾馆门前。

众人来到一个豪华的大会议室，等候已久的大光集团的老总们立刻站起来，表示欢迎。

那位接站经理介绍道：“这是我们乔总……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泰隆集团的周建设老总，这是周总的左膀右臂马助理……”

大家一一握手，落座。长形圆桌上摆了许多时鲜水果。

乔总说：“坐，坐……周总真是树大根粗……你人没到，于副省长的电话就到了我们市长那里，今天上午市长开会，中午市长给你接风……”

周建设微笑着：“接什么风啊，咱们还是务实一些，抓紧谈谈正事……”

乔总点头，招呼所有员工坐下。

乔总说的是上午的事。那个时候周建设刚上飞机，芜州市市长就接到了于兆粮的电话，他恭敬地冲着话机说：“于副省长的话就是我们的最高指示，周总是一棵大摇钱树，来了，我们就不会放他回去。”

而在双方谈判的间隙，市委刘书记也接到于兆粮的一个电话，于副省长说：“……什么指示呀……是还你的人情，要给你们办一件大好事……”

芜州宾馆会议室内，谈判进入了关键阶段。周建设已经振振有词、滔滔不绝地开始了他的演说了：

“……在飞机上你们上市的材料我都看了……我想简单地

说明一点，关于你们市的申华制药厂，原材料不合格，被国家药检部门查封一事，已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而我们泰隆公司，不是注资改造这家制药厂，而是彻底收购，准备注资一点五至一点八个亿，将其设备、厂房完全淘汰、更新，重新建造一个绿色维生物保健品厂。——基因食品、保健品在全国市场有多大，在国际上有多少市场，我不说诸位都明白……既然你们大光集团上市遇到最大的麻烦是固定资产不够和流动资金不足……当然，还有宣传、包装和领导的支持，有意让我们泰隆参与你们大光股份……那么，我可以明确表态……申华制药厂——即绿色维生物保健品厂可以全部并入大光集团，你们上市的宣传、包装及各级领导的支持，都有我们泰隆负责，你们可以坐享其成。但条件只有两个——一是大光上市以后，总股份有我们泰隆的百分之三十五……二是，泰隆公司异地上市有违国家规定，这里牵涉一个保密和如何合法化的问题。”

听到这儿，大光公司的人有些吃惊，全都望着乔总。

乔总说：“周总，我也说句实话——现在我们大光上市已经基本搁浅。泰隆帮我们完成，我们求之不得。但你们占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又包括在我们市发行的内部股……好像太高了一些。”

周建设很强硬：“没有这百分之三十五，可你们就有可能永远没有那百分之六十五，全国上市计划要严格控制的中央文件已经到了省里……”

会场陷入沉默。

最后，乔总说：“周总，在这个比例上，我们希望你再给我们让出两个百分点……”

周建设犹豫一会儿，说：“我再考虑考虑吧……”

乔总高兴地说：“这一点就这么定了。下一点是上市时

间。”

周建设说：“我不知道你们准备得怎么样……我想，为了抢在中央严格控制上市计划的文件生效以前完成上市，就必须在本月内完成内部股的发行……”

乔总想了一会儿站起身：“可以！”

周建设点着头，也站了起来……

中午，芜州市长率相关部门领导和大光公司老总，为周建设接风。双方推杯换盏，你来我往，特别是芜州方面轮番向周建设敬酒，周建设半推半就喝了一些，那两个百分点算是降了下来。

下午，双方举行了签字仪式。

## 十八 峰回路转

泰隆集团加盟芜湖大光公司并控股百分之三十三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月江，所有股民和员工就这样戏剧性地看到了自己的股票或工厂发生的变化，他们欣喜的脸上还挂着明显的惊愕。同样惊愕的还有月江市检察院，以黄检察长为首的检察官们甚至没来得及想到法制建设任重道远，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自己的苍白，以及周建设的疯狂。他们决定要继续成立专案组，将周案一查到底，还天下以清白，还法律以尊严。

此刻，吴小红和龚钢铁正坐在黄检察长办公室研究方案。

黄检察长掐着腰站在地中央，义愤填膺道：“……百分之三十三，这又是一个天文数字，又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大光凭什么就给周建设百分之三十三的股份？周建设已经到了崩溃的边沿，拿什么去大光换这百分之三十三？……大家分析一下，现在看来，不尽快把泰隆骗局揭开，受危害的不光是我市的经济，可能要波及到芜湖市乃至全省的经济发展！”

大家都认真地听着，等待黄检察长的进一步指示。

黄检察长继续说道：“吴小红任反贪局局长的批文已经下来了，经党委研究决定，下一步，反贪局的中心工作要再次转移到对泰隆的调查上，哪怕三起三落，也要把泰隆的盖子揭开……龚钢铁，你是周案调查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还呆在看守所，这样便于调查……牛明到芑州调查还没有回来，你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文清，一定要从文清那里取得重大突破……”

散会后，龚钢铁赶紧回看守所了。

下午三点半，龚钢铁按照上午约定，准备到看守所门口等吴小红。他经过院子时，一个清扫卫生的女犯人站得笔直，笑嘻嘻地跟龚钢铁打招呼，龚钢铁脚步慢下，随口说了句：“严肃点儿……”然后向大门口走去。女犯人冲着龚钢铁背影飞了一个媚眼。

这一情况被看守所办公楼里的一架望远镜逮个正着。那是董廉生的一个眼线。

吴小红亲自驾车停在大门口龚钢铁身边，龚钢铁上车车走的情形，也同样被那架望远镜窥到。随后，手拿望远镜的人还拨打了一个神秘的电话。

二人却浑然不知，他们一门心思在文清的身上。

龚钢铁问：“有什么线索？”

吴小红答：“文清有下落了。”

龚钢铁问：“在哪儿？”

吴小红答：“妇幼保健院！”

龚钢铁凝神思谋起来。

吴小红说：“北京的周记者被调出报社了。”

龚钢铁怔了一下，面目严峻，当机立断道：“走，去保健院！”

由于泰隆集团渡过了难关，于兆粮感到了少有的轻松。这些天她总是想，泰隆集团出了问题，可问题还不到一棍子打死的地步，这是别有用心呀。看来政治是残酷的，于兆粮想，可我姓于的也不是谁想动就动的主……想借泰隆整垮我，哼，没门儿！……

于兆粮认为在泰隆集团案件这件事上，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因此，当那个她假想中的阴谋宣布破灭的时候，她没有办法不喜上眉梢。

于兆粮甚至认为，通过这次风波，自己跟泰隆集团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于兆粮甚至想到了一个成语——唇亡齿寒，但是她当即从心里又否定了这一想法。我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于兆粮告诫自己，跟一个企业还构不成那样的关系。

但是，于兆粮欣赏黄梅戏的时候，可不会考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了。那个时候她是个纯粹的戏迷。她十分专注。

泰隆剧场台上茶座般的清唱，优美而动人。于兆粮面前桌上的时鲜水果和特色小吃，也非常可口。周建设在一边陪着，在于兆粮的熏陶下，对黄梅戏的欣赏水平也越来越高。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这时，马光明轻轻推门进来，给周建设一个眼色，周建设立刻欠身走了出去。两人站在安静的走廊内，窃窃私语着什么。

“去北京的人回来了……”

“如何？”

“那边办得很好……但检察院的董来了电话，说吴小红当了反贪局长，还说他们现在在四处寻找文清的下落。”

“照我说的……去办吧。重要的是要知道龚钢铁每天都在

干什么。”

“吴小红下午去找了龚钢铁。”

“不怕吴小红，但得设法阻止龚钢铁继续插手这件事……怎么阻止呢？”

“他经常晚上独自回家……看望于副省长，可以在路上……”

周建设冷眼盯着马光明，轻声道：“蠢！……去吧。”

马光明自知失语，有些惭愧地说：“对不起，周总。”说罢转身要走。周建设又说：“文清那边……要多照看一些。”

马光明想了一下应道：“知道了。”

妇幼保健院的病房比人民医院更加豪华现代，但这并不能减轻文清的病情。她木然坐在病房里，丝毫感觉不到环境的变化。

医生、护士从门外走进来，护士端着药盘，医生手拿一本卡通书。医生指着手里的书问文清：“这是什么？”

文清盯着看一会儿，答：“卡通书。”

医生掀开一页问：“这是谁？”

文清答：“机器猫。”

医生又掀一页：“这个呢？”

文清脸上有了笑意：“他是大熊，她是小静……我喜欢樱桃小丸子。”

医生满意地望着护士：“好多了，就让她吃这个药，照这样能够稳定住，也许再有十天半月的恢复就差不多了。”

护士向医生点头，放下药盘给文清倒水，准备喂药。她在配药中，拿起一个药包儿，在医生不备时，迅速地从口袋中摸出两粒小药片，换了原来的药片。药片一模一样，根本无法辨

认。

医生还在和文清交谈，循循善诱。

医生问：“你想家吗？”

文清脸上有些伤感，似有正常人的表情说：“想……”

医生说：“你姐姐文娟每天都在想你，都希望你能早点出院。”

文清脸上就有了泪滴。

护士走上前说：“来，想家了就把这药吃掉，病好了就可以回家和你姐姐团聚了。”

文清接过药，听话地吃了。

医生对文清说了句什么，朝别的病房走去。护士跟在医生后面，也放心地离开了。这位护士可不是什么白衣天使，她是一个道德沦丧的隐形杀手，一个跪倒在钞票面前的奴隶，一个认钱做父的畜生。

而此时，吴小红也驱车行进在保健院外的街道上。

车子正要拐进保健院里的时候，吴小红和龚钢铁才发现那辆紧随其后的老式雪佛兰轿车，那辆车在车流中并不显眼，但是它确实已经跟踪了二十多分钟。

龚钢铁一脸冷峻地说：“不理他，直接进去。”

吴小红立刻扳转向灯，车子拐进了保健院大门。

他们上楼很快就找到了负责文清的主治医生。医生看到他们手上的证件后，把文清的情况做了简单介绍。最后，医生说：“就是这样，时好时坏，有时神志清醒，接近于正常人，有时神志模糊，完全处于无意识状态……”

吴小红问：“什么时候好些？”

医生想了想，说：“没什么规律……不过这几天，文清好转比较快。”

吴小红和龚钢铁对望一下，彼此充满信心地点点头。

他们到了文清的病房。

文清正在看卡通书，转眼间比刚才痴呆许多，完全是个精神病人。因为那位护士偷梁换柱的药片已经见效。

他们走进来后，文清瞟了他们一眼，却旁若无人地继续看书。

龚钢铁、吴小红脸上马上掠过一层阴云。

龚钢铁惊问道：“文清……你不认识我吗？我是你龚大哥……”

文清抬头看着龚钢铁，怪怪地说：“认识——你是机器猫。”又看着吴小红：“你是小丸子。”

龚钢铁取出一张文娟和她的女儿照片，指给文清：“文清，你看看她们是谁？”

文清指着照片上的姐姐和外甥女，笑嘻嘻道：“这是小静，这是樱桃小丸子。”

龚钢铁、吴小红极其失望地看着主治医生。医生眉头紧锁。

龚钢铁像大哥哥样地摸了摸文清的头，将照片夹在卡通书中。

医生陪龚钢铁和吴小红往外走着的时候，无奈地说：“四号就是这样，间歇性很大，好好坏坏，没有规律……”

吴小红问：“没一点规律？”

医生摇头说：“有规律也就有治愈的希望……比如今天，二十分钟前她听到说她姐姐文娟，还有眼泪流出来，可现在……”

两个人听着大夫无奈的解释，走过护士站。护士站里坐着那位送药的护士。她盯着吴小红和龚钢铁远去的背影，嘴角划

过一丝蝎子般的微笑。

尔后，她来到一间空旷无人的屋子，拨通了一个人的手机。她的声音压得非常低，对着话筒汇报了刚才见到的情况。那边问了句什么，她看了看门口，又说道：“对，一男一女，男的姓龚，女的姓吴……没问题，一点纰漏都没有。”

那边叮嘱的不是别人，正是泰隆集团的总裁助理马光明。

今天是龚钢铁的生日，他自己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开饭的哨音响了，他疲惫地走向宿舍，路上拿饭盆吃饭的同事跟他打招呼，他懒得说啥，只是微微向他们点点头。随着开饭的口令，各个狱区传来“报告政府，吃饭”的声音。龚钢铁第一次听到这种口令时颇感新奇，现在耳朵已经磨出茧子了。

龚钢铁正要进门，身后传来文娟的喊声：“龚大哥——”

龚钢铁回身一看，见文娟摇着轮椅过来。

文娟从自己的轮椅上拿出一个精美的保温饭盒，递给龚钢铁说：“龚大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自己包的……”

龚钢铁接过饭盒打开，是一盒还冒着热气的饺子，很是感动。

文娟说：“是建设让我给你送的……”

龚钢铁的表情立刻有了变化。

文娟看着龚钢铁，伤感地说：“我出门少，没有见识……可龚大哥，我总怕有一天你和建设，你们会……”

龚钢铁望着文娟沉默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文娟……我去看了文清……你是她姐，你是惟一最疼文清的人……”

文娟的表情似有难言之苦，说：“……医生和建设……他们想让文清安安静静……”文娟说着，调转车头，慢慢摇着车子走去，走了两步，又回过头，“龚大哥，建设让我来，是让

我请你给个面子，到家里坐坐，他想和你好好谈谈……时间由你定……”

龚钢铁将信将疑地望着文娟。文娟摇车远去。

龚钢铁还想说什么，欲言又止，站在那里，望着文娟慢慢走远，直至消失。

龚钢铁回到办公室，把饺子放在办公桌上，望着它木然不动。

这时，手机“嘀”地响了一下，是短信息的声音。

龚钢铁打开手机，新发来的短信息竟是：“祝你生日快乐……眉。”

龚钢铁表情复杂地放下手机，仰靠在椅背上。

不知坐了多长时间，龚钢铁的手机又响了，他打开一看，见是肖眉编辑部电话，不假思索就按了挂断键。

龚钢铁呆坐了一袋烟工夫，突然想起什么，眼睛一亮，伸手去拿桌上的手机。他给文娟打了一个电话。他决心要利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跟周建设好好地谈一谈。他的电话让文娟喜出望外。

饺子却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桌上……

其实周建设并没有要和龚钢铁谈的计划和乐趣。这完全是文娟的一番好意。文娟认为龚钢铁和周建设都是自己的恩人，自己应该为他们的和解做点什么。于是她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现在，他接到了龚钢铁的回应，就等于计划成功了一半。于是，她果断地拿起电话，要拨打周建设的手机，准备实现剩下的一半。

但是电话占线。

当时周建设正在办公室接听马光明的电话，马光明向周建

设汇报道：“周总，好消息，全面进入牛市……三十分钟内进账二点五个亿。”

周建设兴奋地说：“哈哈，我死不了，我是猫，有九条命呢！”

放下电话后，周建设兴奋地走到窗前，浓重的阳光将他的身影包裹起来。他面向窗外舒畅地伸了个懒腰。

这时，电话又响了。是文娟来的。

文娟在电话里小心地说：“建设，我是文娟……刚才……钢铁来电话，他说想到家里和你坐坐，吃一顿便饭……”

周建设疑惑地问：“噢，真的吗？还有谁？”

“就他一人，他说想和你聊聊……”

周建设在电话那边沉默良久，又问：“什么时候？”

“他下午六点到。”

周建设爽快地说：“好吧，我六点前一定回家。”

文娟放下电话，欣喜地打开冰箱，可刚把一捆青菜拿出来时，她突然一怔，像是想起什么，忙放下青菜，又转身去打电话。

肖眉接电话时一编辑开玩笑问：“有约会了？”

肖眉马上板起面孔道：“整个编辑部属你最俗！”

周建设家的别墅小院在落日中恬淡宁静，奔驰轿车停在院内，又使这座院落充满了华贵。周建设坐在客厅中等着客人。

龚钢铁骑着车子进院时把车铃摇得异常清脆。

周建设起身迎了出去：“钢铁，大驾光临啊！”

龚钢铁支好车子，冲着周建设说：“你请我，我敢不来嘛。”

周建设听着，愣一下，很老练地说：“你现在不是反贪局

长啦，比以前好请啦！”

二人说着进屋了。

周建设让龚钢铁先洗了手，然后将龚钢铁引进餐厅。二人一看桌上的菜，同时都有些发愣。

餐桌上是一盘炒青菜，一盘炒土豆丝，一盘豆芽，一盘蒸红薯和煮玉米，酒是一瓶二锅头……所有的菜都是素菜，还是用大盘盛，与周建设家的环境十分不协调。

保姆又端一盘大白菜走来。

周建设不高兴地问：“就这些？”

保姆说：“都是文姐点的菜。”

周建设坐下，拿起酒瓶看了一下，是一瓶二锅头。

“钢铁，你要不喜欢，我们换个地方，”周建设道，“你说——去哪儿都行。”

龚钢铁端详着酒瓶，“这最好，让我想起咱们过去的聚会。”

周建设似乎想到什么，起身到书房抽出《雪白的墙》的某一页，看看，拿着书出来，递给龚钢铁，“菜谱在这儿。”

龚钢铁接过书瞟一瞟，苦笑一下。

周建设感叹道：“遍插茱萸少一人。”说着，边起身倒酒，边唤道：“文娟，你也来。”

文娟拄着拐杖到门口：“稍等一下，肖眉马上就到。”

龚钢铁吃惊地望着周建设。周建设同样吃惊地望着龚钢铁。

突然，门铃响了。保姆慌忙开门，肖眉闪身走了进来。

肖眉站在餐厅门口，望着龚钢铁、周建设和桌上的菜，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哑然无语。

大家都有些尴尬。

文娟忙打圆场道：“都别介意……坐，坐……”

周建设顿时明白了，他说：“坐这儿，肖眉，生气就生我的气，是我让文娟安排了这桌饭。”

肖眉把手里的一个玩具熊递给保姆，解嘲道：“麻烦你去送给我的干闺女……”说着坐下，“不管谁安排的我都高兴，让我一下又回到了十五六年前……”

大家马上放松下来，纷纷坐下，共同举杯。

“岁月如水，一转眼我们都成了中年人。”周建设道：“来，为我们又回到了十五六年前那单纯、纯净的岁月而干杯。”

“岁月已逝，泼出去的水再也不会回到盆子里……”龚钢铁抬杠似的说：“咱们还是为十五六年后大家还能坐在一张桌上干杯吧！”

肖眉瞪了一眼龚钢铁。龚钢铁有意不看肖眉。

周建设说：“吃菜、吃菜……钢铁你别总是一脸严肃，处处都和大家、和社会格格不入。”

肖眉嘟囔道：“职业病！”怕惹龚钢铁发火，忙把一个煮玉米放在他的面前。龚钢铁已经不是我的丈夫，肖眉在心里嘱咐自己，别搞错了。

龚钢铁举杯独饮，啃着玉米。

周建设意味深长地说：“当年钢铁崇拜杜丘，我看现在杜丘应该崇拜钢铁。”

肖眉看龚钢铁自己独饮，真想一把夺下龚钢铁的酒杯。

文娟把一盘菜调到龚钢铁的面前，又给龚钢铁倒了一杯茶水：“龚大哥，吃这个，喝点水……”

龚钢铁又喝酒，真诚地说：“文娟，谢谢你……你让我们几个重又坐到这儿，让我怀念过去，痛恨现在！”

肖眉忍不住了，纠正道：“是怀念过去，珍惜现在！”

龚钢铁固执地给自己倒酒，拉着长音说：“过去的不会再回来！”

周建设立刻说：“时光不会回来，可是真情不会消失。”

龚钢铁对周建设冷笑一下：“建设，你现在已经不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而是亿万富翁，十亿甚至数十亿的大富翁，如果中国企业排出五十强，我想一定不会没有你……我，龚钢铁为你不忘过去干一杯。”

周建设没有端杯，“龚兄，我听你的话阴阳怪气……今天咱们当着肖眉的面，当着文娟烧的几样同学菜，请你把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

龚钢铁一饮而尽后，似乎微醉道：“好，我喝多了，我就借酒直言——第一，建设，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请你不要再和我母亲有半点来往，我姓龚的什么都不怕，就怕我母亲掉进某个案子里沾上一身洗不掉的脏……”

肖眉提醒说：“龚钢铁，你真的喝多了不是？”

周建设的样子倒是很大度：“肖眉，让他说……大家彼此之间就应该有话直说……”

肖眉只好保持沉默。

龚钢铁又喝下一杯酒，开始有些结巴地说：“第……第、第二，我、我已经不、不是反贪局长，可法律不会因为我不是反贪局长就、就失去尊严，我劝你索性把一切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和以上市为名在社会上集资聚财的……的行为全都自首出来，争取一个宽大！”

肖眉把筷子“啪”地拍在桌上，愤然地声讨道：“龚钢铁，如果你想把这次聚会又变成你的审讯室，我怕你真的要众叛亲离了。”

周建设为肖眉说出这样的话而满意，他平静地呷了一口

酒。

龚钢铁翻了翻眼睛，有些玩世不恭地说：“我不已经是这样了吗，还怕什么？”

文娟有些惊恐地望着龚钢铁，想制止他喝，又不敢说话。

周建设显得大度而随和，自己喝后，又给龚钢铁倒了一杯，伸过去跟龚钢铁碰：“来，喝掉，为你能袒露心胸而干杯。”

“来，干，”龚钢铁一饮而尽后，舌头有些僵硬，人也变得口吃起来，“建设，我没喝多，我还能喝，文娟，你再开一瓶……酒是好、好东西。酒能让人说心里话——我说周建设、周建设、周建设，你和我之间坦坦、荡荡，你没有对不起我，我也没有对不起你……你给我说、说句实话，你现在有多少钱？”

周建设淡淡地说：“你就当我有十个亿吧。”

龚钢铁抬手指着周建设的鼻子：“你、你、你这是犯罪，你……凭什么就有十、十个亿？你对不起这个社会，你对……不起文娟她们母女……你、你要那么多钱……干啥？你有一天蹲监狱了，他们母女……怎么办呢？你要多为她们母女好好……想想……”

说罢，龚钢铁又喝下一杯，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不喝了。我……不是反贪局长了，可我还是一个检察官。我的原则是——不和违法分子坐在一张桌上喝酒……我劝你去自首。你自首了，我们还是好同学，好朋友，我、我天天来陪你喝酒、聊天……”

龚钢铁说着，摇摇晃晃地往外走，嘴里仍然嘟嘟囔囔。

“我真怀念十、十五六年前的好……时光，那时候，我们、几个亲密无间，可是现在……”龚钢铁的样子像是要哭了。

周建设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不言不语。

文娟担心地叫道：“龚大哥……”

肖眉平静地打断文娟：“让他走吧！”

龚钢铁摇摇晃晃地走出餐厅。

大家都安静地坐在那儿。

龚钢铁走着，一头撞在了走廊墙上，头上立时肿了一个青包。

文娟听见撞击声，乞求地望着周建设。周建设出门去送，“钢铁，你在客厅休息一下。”

“我走，我在这儿就是、是与你同流合污。”

周建设怒而不语。

龚钢铁再次指着周建设说：“你是……蛀虫！”

周建设冷笑道：“也许是，也许不是……”

“我一定……能把你挖出来！”他说着，脚下又绊了一下。

周建设提醒道：“挖出我不怕，但你是孝子，一定不要连累了于阿姨……”

龚钢铁慢下脚步，慢慢走出屋子，去开自行车，几下都没有插进钥匙孔。

周建设帮龚钢铁把钥匙插进去，拍拍龚钢铁的肩：“龚兄，看守所的龚检察员，我安然无恙，你好自为之。”

说着，周建设反身欲回。

龚钢铁态度似乎有了好转：“建、建设兄弟，你说我妈她到底和、和泰隆公司……”

周建设没有回头，低沉地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关系；又千丝万缕，没有没有关系的地方……”

龚钢铁脸上呈现微妙的惊异，沉默片刻，又回过头：“那、那我要对泰隆公司……不管不问呢？”

周建设慢下步子：“那你妈就一定是全省最廉洁的好党员、好干部，和肖凤山一样。”周建设说完转身走去。

龚钢铁望着万点星空，脸庞木然。

周建设平静地走回餐厅，坐下。周建设与肖眉各自若有所思地坐着。只有文娟焦虑地看周建设，看肖眉。静默了片刻之后，肖眉站起身，无言地穿风衣，准备离开。

文娟拄拐呆站桌旁，内疚地说：“建设，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从今天以后，你把圆圆带好就行了！”周建设阴沉地说，然后向卧室走去。文娟忧伤的身影在偌大的餐厅显得无比孱弱。

夜色中，龚钢铁摇晃着走在别墅区外的小路上。

肖眉追上来帮他推自行车，讥讽道：“我没想到你这么大的酒量！”

龚钢铁躲开肖眉：“不、不要，自行车是、我的拐杖！”

“借酒消愁，算什么能耐！”

“从反贪局长把我降到检察员……我喝两口酒还不行……”

肖眉不屑地在一边扶龚钢铁，龚钢铁不让，挣开。

“不、不用。这点酒，算啥，我还能再、再喝二斤！”

肖眉停下脚步。

龚钢铁独自又走了两步，突然摔倒。

肖眉慌忙上前，责怪着去扶龚钢铁。

肖眉扶起龚钢铁，发现他手上有血，要用手帕去包，龚钢铁竟从地上抓一把土按在伤处。肖眉愕然地望着。龚钢铁转过身，直着嗓子大声嚷嚷着：“周、周建设，你、你也不送送我……”

之后，龚钢铁摇着身子走，肖眉在边上推着他的车子跟着他……走出别墅区大门……来到大街边。

龚钢铁回头瞟了眼已经很远的别墅，突然如常人一样，清醒地从肖眉手里夺过自行车。他说：“肖眉，别送我了，你走吧。”

肖眉惊异地望着龚钢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来了一辆出租车，龚钢铁一招手，车停后，他打开车门，将肖眉推上车，又给司机扔了二十块钱，冲司机说：“到市检察院家属院。”

出租车走时，龚钢铁向肖眉招了招手。然后翻身上车，熟练地朝另一方向骑去。

出租车快速行驶在大街上。肖眉摇下车窗玻璃，向后面看了看。又回过头来。她心绪复杂地理着北风吹乱的头发，将目光投向迷离的街灯。

男人在有些时候，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征，肖眉想，但他们拥有了智慧、力量，也就同时拥有了不安和痛苦。

肖眉很久以后才知道，那一夜，龚钢铁没有回家，也没有回他在看守所的宿舍，他在野外呆了整整一宿。没有人知道那一夜他都想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都有些什么样的思考……龚钢铁在郊外林荫路上拼命骑车的情形更是无人知晓……他时而大汗淋漓，拼命前行，时而枯坐石上，形如石雕……

清晨，龚钢铁回到城里，他在路边一个简易的饭铺吃过早点，推着车向家里走去。上班的人流从他面前涌过，他的疲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于兆粮手拿公文包正要出门的时候，门铃响了，她冲张姨

摆了摆手，两步过去拉开门，龚钢铁出现在门口。

于兆粮有些意外：“钢铁……”

“妈……”

于兆粮望着龚钢铁疲惫的面容，问：“你怎么了？”

龚钢铁走进屋，坐在沙发上说：“妈，我想住回家里，有可能，你再给我换个工作。”

于兆粮的母性立刻被激发出来了，她心疼地望着儿子：“熬不住了……你早该有这样的想法。”此刻她真实地找到了母爱的感觉。

龚钢铁低着头委屈地说：“住到家总有一碗应时的饭吃……”

于兆粮从身上取一串钥匙，放在龚钢铁的面前，从门口的衣柜上取出衣服，喊：“张妈，给钢铁弄一点吃的。”又回过头对龚钢铁说：“先洗洗澡，把你自己那间屋子收拾一下，换什么工作以后再说。”

于兆粮说完就出门了。

龚钢铁听到外边轿车启动行走的声响。

龚钢铁痴痴地坐在屋里想着，目光停留在母亲的那串钥匙上。龚钢铁看一眼门外，终于拿起那串钥匙，回到自己卧室。在自己卧室，他站住静默了一会儿，突然折身走向于兆粮卧室……

龚钢铁从母亲抽屉中发现了许多定期注射的日本高级补养剂……

龚钢铁脸上有了明显的阴郁。

龚钢铁又从一个箱子中发现了存折，那上边的数额令他的瞳孔立刻放大……他又小心地把存折放回原处。

这时，保姆在楼下唤道：“钢铁，下来吃饭吧……”

龚钢铁赶忙回话：“你先放那里——”然后惘然地站在那儿。

于兆粮的车子没走多远，于兆粮突然想起了什么，脸上即刻呈现出不安的神色，对司机说：“调头回去一下，我有一份文件忘带了……”

龚钢铁在于兆粮卧室翻箱倒柜地找着……他掀开母亲的枕头，什么也没发现……他望着母亲床头一个红绒布盖着的保险柜，拿着一个钥匙，慢慢试着……对上密码，保险柜开了。他小心地翻找，发现柜里全是一些文件、材料，他看着那些文件、材料，有几分失望……

忽然，他又发现材料中夹着一个信封，取出一看，是泰隆公司的五万股原始股股票……龚钢铁顿时大惊失色。

于兆粮开门进来，她急切脚步声传到了龚钢铁的耳朵里。

龚钢铁慌忙把东西放回保险柜，锁上，收拾凌乱的屋子……

于兆粮看餐厅没人，有些紧张地上楼时，看到龚钢铁站在楼梯拐弯处。于兆粮盯着龚钢铁。龚钢铁问：“妈，我上次回来脱在家里的那套制服呢？”

于兆粮放松下来，反问：“衣柜没有？”

龚钢铁用孩子般的口吻说：“我哪都找了，在你的屋里翻了一个遍。”

于兆粮说：“问一下张妈……把钥匙给我，不然我连办公桌的抽屉都打不开……”

龚钢铁走下楼，将钥匙递给母亲。

于兆粮接过钥匙，犹豫一下，又朝楼上走去。

龚钢铁望着母亲的背影，脸上有些紧张。

于兆粮到楼上，站在自己卧室门口，往里一看，便一切都明白了……她站了一会儿，刚硬冷峻地从楼上走下来。

龚钢铁在餐厅镇静地坐着，听到于兆粮脚步声越来越近，慌忙拿起筷子大口吃起来。

于兆粮坐在龚钢铁对面，凝视着儿子。

龚钢铁自语样地说：“家里饭还是好吃。”说着又去盛稀饭。

“妈，你不再吃一点？”

“你吃吧。”

龚钢铁吃得十分香甜、自然，终于放下碗筷，捂着吃饱的肚子站起来，猛然想起什么似的：

“妈，你不上班了？”

于兆粮答非所问，冷厉地说：“钢铁，你去翻了妈的屋子？”

龚钢铁装傻道：“是呀，我不是跟你说我找我那套检察服嘛？”

于兆粮眼睛里颇含了威严地问：“还翻出了什么？”

龚钢铁笑了，内疚地说：“妈，我不是有意的，我发现你有个存折，有好几万块钱……”

于兆粮问：“你用吗？”

“我的工资够花，不过我要再结婚时，妈给我了我不会拒绝。”

于兆粮释然地说：“八点半了，你上班去吧。”

龚钢铁出门前突然问道：“你不去上班？妈……”

于兆粮冷冷地坐在那儿：“你先走吧。”

龚钢铁只好走出餐厅。

龚钢铁在客厅看见张姨正把他说的那套警服拿了出来，让

他去换，可他搪塞了一句：“中午换吧。”就急急地走了出去。

大街上人流如潮，日头刺得人头皮发麻。

龚钢铁的背影走进一个十字路口，站住。他仰望天空，仿佛在寻找太阳的位置，但是强烈的日光让他不得不眯上眼睛。

随后，他坚定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汇入挤来挤去的人流中……

## 十九 时间长河里的暗礁

龚钢铁面临着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抉择。一个人可以不为人夫，不為人父，但要不為人子，恐怕太难了。多少哲人说过，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母爱，只有母爱才是百分之百纯洁、永恒的爱。这些道理回旋在龚钢铁的胸间，折磨着他的良心，蚕食着他的决心，咀嚼着他的信心。他强迫自己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出行动。

他去了趟编辑部，站在编辑部大门的对面，用手机把肖眉叫了出来。然后，他们走进了编辑部对面的茶座。他们夫妻数年，第一次走进茶座竟是在离婚后的三个月。

龚钢铁、肖眉面对面坐着，小姐倒完水离去。

龚钢铁面色凝重。

肖眉揶揄地说：“龚钢铁，这是和你认识以来，咱们第一次坐在这样的地方吧？……有事？说吧。”

龚钢铁愧疚地干笑了一下，看得出他的心思完全不在这儿。他神思略显恍惚地说：“也……没事。”

肖眉生气了，“没事你让我出来干什么？”

龚钢铁郑重地说：“肖眉，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你了解我，我让你出来就是想问你一句话。你说，我龚钢铁活在世上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

肖眉想了想，又坐下，反问道：“让我出来就问这个？”

龚钢铁点点头。

肖眉冷冷地说：“问你自己！”

“我不知道……”

肖眉呷一口咖啡，动情地说：“钢铁，对于我……你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可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对于我母亲呢？”

“你是个好检察官，如果我父亲活着，他喜欢你，不愿看到我们离婚，可对于……你妈妈，她不希望有你这样的儿子，她更喜欢有像建设那样的儿子……”

龚钢铁认真听着，紧咬嘴唇一言不发。

“比起周建设，你对母亲应该感到惭愧，你没有他孝顺……”

龚钢铁闭口不言。有一线血丝从他咬破的嘴角慢慢流出。

肖眉有些吃惊地问：“你怎么了？钢铁……”

龚钢铁拿起餐巾纸，在嘴角擦擦，毅然站起身，向门外走去。

肖眉莫名地望着龚钢铁，付过钱赶忙去追，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钢铁，出什么事了？”

“没有。”

“我不信！”

龚钢铁挤出笑脸，看了眼肖眉，走出门外。他伸手拦住一辆正要经过的出租车，车子停在他跟前，他拉开后门，侧身钻

了进去。

车子启动时龚钢铁冲呆站在那儿的肖眉挥了挥手。

他突然十分想念父亲。他去了烈士陵园。

在烈士陵园，龚钢铁孤独地走在墓地间……

他走到“龚进东烈士之墓”的墓碑前，默立良久。然后跪下，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们的检察官就这样在父亲的墓碑前跪哭了整整两个小时，苍天为之动容，大地为之慨叹，就连附近草丛中的两三只小松鼠，也聚拢在龚钢铁附近十余米的地方，悲伤地望着他。

天空中飞落着细细的雨丝。

龚钢铁把早晨在母亲那里看到的所有情况，丝毫不差地告诉了黄检察长。黄检察长受到了双重震撼，他一方面被龚钢铁的义举所震撼，另一方面又震惊于情况本身。他感到事情重大，他深深知道这件事远远不是月江市能够解决了的，于是他决定立刻去省检察院直接向周检察长汇报。

一个小时后，他坐在省检察院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汇报了大致情况。周检察长、黄检察长、龚钢铁、吴小红等几人围桌而坐。

黄检察长最后补充说：“……五万股，在当时上市之初，合人民币十五万元，可目前已经翻了十三倍……合人民币将近二百万……”

吴小红补充说：“我已经了解过了……接受周建设泰隆股票的省市领导，还不止于兆粮一人……”

周检察长说：“看来犯罪的事实已经露出冰山一角，但还需要进一步立案侦查，必须万无一失啊，老黄，这里面的严重性，我就不再重申了，有关这个案子的情况，以后你直接向我

汇报，一定不要走漏风声，打草惊蛇……”

黄检察长和吴小红点头称是。龚钢铁默不作声。

周检察长说：“没有什么新情况，今天就到这儿了……”

黄检察长犹豫了一下说：“检察长，还有一件事，就是龚钢铁同志对这个案子的回避问题……”

周检察长不明白地问：“回避？小龚同志和于兆粮同志有什么亲属关系吗？”

黄检察长和吴小红把目光移到龚钢铁的身上。

龚钢铁沉默半晌，无力地答道：“我是她不孝的儿子……”

周检察长一怔，沉默了几秒钟后，问道：“……后悔吗？”

龚钢铁淡淡地说：“后悔……可我只能这样。”

周检察长赞许地点点头，然后转向黄检察长，“老黄啊，我们执法办案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这个问题由你全权做主了……”

从省城回来，龚钢铁回到看守所检察室。整个下午，龚钢铁都内心矛盾地躺在宿舍床上。他无法睡眠，也不想干其他什么事情。他甚至连饥饿的感觉都没有。他一直躺到黄昏时分，是母亲的电话使他坐了起来。

母亲在电话里问：“钢铁，你怎么没回来？调动的事你到底是什么打算？也不回来跟你妈商量一下。”

龚钢铁说：“妈——工作我一定要调。可看守所这几天有个案子，我得把这个案子处理结束。”

于兆粮说：“你处理吧，处理完了回来跟我说一声。”

龚钢铁放下电话后，百无聊赖地打开电脑。

突然，他发现电子信箱中有一封奇怪的来信，打开后眼睛立刻一亮，竟是老葵的儿子小葵发来的，内文是：“龚叔叔，

快来帮我，我在平江市亚太电脑公司。”

龚钢铁马上兴奋起来，他在屋里转了几个来回，立刻打电话给吴小红。

龚钢铁在二十分钟后被告知晚上到市检察院开会。

夜里九点，检察院会议准时开始。会议议题直指泰隆非法集资案。会议室气氛相当严肃。检察院的中层以上领导全部到会，吴小红坐在黄检察长的身边，董廉生坐在一角，但其中没有龚钢铁。为了保密和不暴露目标，黄检察长安排龚钢铁静候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议室和检察长办公室虽然只一墙之隔，但是把耳朵贴在墙上的龚钢铁什么也听不清……

“……从今天起，调查泰隆腐败案的专案组正式成立，我任组长，吴小红任副组长，成员是反贪局的全体干警。”黄检察长说，“现在，我宣布三条纪律，一、调查泰隆公司集资案还没有到公开阶段，今天的会议精神，谁走漏了风声，决不是违纪违规，而是违法，知法犯法；二、反贪局用到哪个部门的人员、材料、设备、装备，哪个部门必须通力配合……”

黄检察长讲话的时候董廉生的脸上有了微妙变化……

“第三，凡是与泰隆案有牵扯的检察员，请主动提出来实行回避。”黄检察长说着，看了看座的人，见无人应话，接着道，“考虑到龚钢铁与周建设人所共知的特殊关系，此案对龚钢铁采取回避措施，也请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办案过程中注意这一点……”

吴小红不解地望着黄检察长。

黄检察长最后宣布：“大家如果没有意见，散会……吴小红局长到我办公室。”

大家纷纷离去。

黄检察长带吴小红走到自己办公室门前，取出钥匙打开

门，让吴小红先进去，自己进去后又随手关上门。

吴小红走进去，竟看见龚钢铁在黄的办公桌前端坐着。

吴小红一怔，回头问：“黄检，连我都不信任了？”

黄检察长微微一笑了一下，问龚钢铁道：“没人碰见你吧？”

龚钢铁点了点头。

黄检察长招呼大家坐下，对龚钢铁说：“明天一早你们必须开始按第一套方案进行。你（对吴小红），再到医院了解文清的病情，如果有必要，可以让文清转院，由检察院派人陪护……你（对龚钢铁），马上动身去平江，赶快把小葵接回来。”

吴小红说：“接小葵，我怕老龚树大招风……”

黄检察长说：“谁去合适？重要的是小葵一路上的安全。有了小葵，就有了老葵被杀现场的目击证人……”

龚钢铁自信地说：“应该没什么事……不怕有人盯梢，就怕他们也知道小葵在那儿，比我们先下手。”

黄检察长说：“所以要快。”

正在黄检察长办公室脚下一层房间里的董廉生，无论怎么凝神静气地听，也听不清三个人谈话的内容，急得他抓耳挠腮。最后，一声沉闷的关门声宣告了他的失败，但是他已经从楼上的脚步声里听出，楼上至少不会是两个人。

脚步声消失的时候，董廉生看看四下里没人，拿起电话要打，突然想起什么，又警觉地放下电话。

董廉生用电脑给周建设发了条四字信息——“谨慎小心！”

第二天，龚钢铁按照计划，开始行动。他和狱警到看守所中的一间监狱，去提籍贯平江的服刑犯人。狱警问一个年轻犯人：“准备好没有？”犯人点点头：“准备好了。”

龚钢铁说：“走吧，到你家门口改造去吧。”

犯人点头哈腰道：“谢谢政府！”

龚钢铁打趣地说：“谢什么，还是你厉害，一个人换监，得由我们两个人押解，还得我这局级的检察员出马。”

经过看守所门口时，狱警向站岗的武警出具手续，武警抬头看了眼犯人，拎着脸盆等用具的犯人马上立定，向武警敬礼：“报告政府，换监。”

武警把手续还给狱警，做了个放行的手势。

犯人随龚钢铁等走出门外，与两名干警会合，上了一辆警车。

警车驶离的情景被看守所西边山坡上的一架望远镜摄取。

举着望远镜的家伙急忙转身上身旁的雪佛来轿车，车子迅速启动，朝着龚钢铁警车的方向驰去。

在月江三环路上，警车内的龚钢铁看见了紧随其后的小车，嘴里轻骂了句：“妈的！”

警车按计划拐进了一家自动洗车房。

雪佛来轿车停在洗车房门口外五六十米的地方。

一辆别克小车也跟着警车进了洗车房。

工人为警车洗车，清洗毛刷把警车的车窗玻璃弄得一片模糊……

警车驶出洗车区，停靠在别克轿车旁边，龚钢铁迅速推门下车，麻利地上了别克车……警车迅速地驶出洗车房大门，等在附近的那辆雪佛来立刻跟上……

五分钟后，龚钢铁乘坐的那辆别克车从容地驶离洗车站，直奔机场驶去。

飞机到达平江是下午两点半。

龚钢铁从平江机场走出来，开始在人群中寻找接站人。龚钢铁看见两个穿便衣的人举着报纸，走近时，看见举的报纸竟是《检察日报》，龚钢铁马上警觉地观察四周，果然发现许多可疑人员都在附近。

龚钢铁马上挤入人群走掉。

龚钢铁来到停车场，看见接他的当地检察院的车停在那儿，正要走过去时，发现警车旁的另一辆车上，有个戴墨镜的青年倚在车上东张西望，龚钢铁马上转身，向一辆出租车走去。

过了一会儿，两个身穿检察院制服的人沮丧地回到警车上，对司机发牢骚道：“走吧，根本没来，让我们接什么！”

旁边的墨镜青年警觉地听着。

这一消息在几分钟后传到了泰隆马光明办公室，令他大为沮丧。

而此时，龚钢铁已经从容地下车，大大方方地走进平江市亚太电脑公司。龚钢铁向一个公司女职员亮出证件，要求经理出来。那个公司女职员说经理不在，有什么事可以跟她说。龚钢铁说明来意，把女职员吓了一跳。

女职员答应龚钢铁并立刻领着他去看小葵，边走边说：“……这孩子倒是聪明，公司里的人数他对电脑通，可有好几次公司里的电脑系统全部瘫痪，老板就怀疑他是黑客，把他看起来了，这不，现在电脑系统又瘫痪了，生意一塌糊涂，还得指着他……哎，不会追究我们法律责任吧？”

龚钢铁略有几分惊奇地望着女职员，“等见着人再说吧。”

说话间到了一间上锁的小屋门前，职员一努嘴道：“就在这儿。”说着去开锁。

龚钢铁推开门走了进去，唤道：“小葵……”

正在装电脑的小葵回头看了一眼，又回过头继续组装，可装着装着，突然想起什么，惊奇地扭头道：“龚叔叔！”然后嗖地站起身，朝龚钢铁跑过来。

龚钢铁张开双臂，把小葵抱在怀里，并笑着在他头上拍了一下……

检察长交给的任务，龚钢铁完成了，吴小红却又一次失利。这次她的运气实在差，文清竟然在她到妇幼保健院两分钟前被转院。她甚至和拉文清出院的那辆救护车擦肩而过，周建设的人几乎是从她的眼皮底下把文清抢走，气得吴小红咬牙切齿。但是谁又能注意一辆普通的救护车呢。是吴小红没有经验吗？不是。是新任反贪局长办事拖沓吗？也不是。她完全是在按照前一天黄检察长的计划行动，没有任何怠慢和发挥。那么，问题又出在什么地方呢？是哪个环节出现漏洞了呢？

吴小红一时还弄不明白。

刘大夫说话时的神情又浮现在她的眼前。

刘大夫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惊问道：“四号？……是那个叫文清的姑娘？她不是刚刚转院吗？”

吴小红问：“转院？什么时间？”

刘大夫说：“刚刚，两分钟前。”

吴小红坐在车上，努力使自己从失利情绪中摆脱出来。她告诫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果然，吴小红很快就静下心来恢复了理性。她急中生智，突然心生一计，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吴小红打开手机，拨通周建设家里的电话：“喂……是文娟姐吗？我是文清的同事，文清现在在哪儿，我想去看她一

下。”

善良的文娟问：“你是……小明吧？”

吴小红一看有门儿，立刻说：“对对，我是会计事务所的小明。”

文娟说：“她在市妇幼保健院二区七病室，你忙就不要来回跑了。”

吴小红应答着，沮丧地关机了。她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她稳了稳神，再次拨电话，把情况汇报给黄检察长。

黄检察长在电话里十分吃惊。

吴小红说：“可能泰隆公司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行动。”

黄检察长沉吟片刻命令道：“分头到各个医院，一定要找到文清的下落，找到后就把文清监护起来，安全上不能出半点差错。”

吴小红答应道：“是。”

就在吴小红气急败坏地离开妇幼保健院的时候，周建设沉静地坐在泰隆集团办公室里，正在仔细地看那本怪书。马光明进来后，他把那书慢慢放在桌上，瞟一眼面前的马助理，自语似的问：“都安排妥了？”

“妥了，周总。”

“一定要弄清楚龚钢铁今天一天去了哪里？去干了什么？”

马光明点点头，刚要走，周建设道：“你等等。”

周建设拿起电话，拨通家里电话，异常温柔地说道：“文娟，我是建设，家里没什么事吧？”

文娟告诉了他文清同事要去医院看文清的消息。

周建设微怔一下，放下电话，对马光明说：“听到了吧，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检察院调查泰隆公司的专案组都已经

成立，可这么大的事情，于副省长竟连一点儿都不知道。”

马光明有些紧张地站在那儿。

周建设又自我安慰道：“别紧张，泰隆公司有今天，是从大风大浪中搏杀过来的，小沟小河，盛不下泰隆这条船，更翻不了泰隆这条船……”

马光明点头称是。

周建设淡漠地从身边取过一个箱子，打开，看了里边码得很齐整的人民币，又盖上箱盖，然后递给马光明：“放心去吧……设法把这个交给董廉生。”

马光明提着箱子离开了。

这时，偌大的办公室中，仅有周建设一人，他拉开抽屉，看了看抽屉中的护照，又将抽屉关上，自信地冷笑了一下。

他看了看表，见离晚上去小剧场陪于副省长看戏的时间还早，便又拿起那本怪书，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为安全起见，龚钢铁把小葵直接带到了月江市检察院。吃过晚饭，黄检察长、吴小红和龚钢铁等坐在一间办公室研究行动方案，小葵在一边的套间里玩着电脑游戏，边上放着他的行李。外屋热烈的讨论声传到屋内，但小葵充耳不闻。

分析来分析去，吴小红说：“我觉得我们检察院里边有内奸！”

大家紧张地相互望着。

牛明翻着眼睛说：“你把我们检察院的人看得那么不值钱！”

吴小红瞪丈夫一眼：“没人说是你，你有什么紧张的。”

牛明被噎住，“哼”了一下。

黄检察长摆摆手说：“别吵了……按道理，你们小两口也不能上同一个案子，小牛也该回避，考虑到你们都是骨干，立

案前又都或多或少参与了调查，涉及一个保密问题，我就特批牛明参加专案组的工作，既然这样，就更应该注意不要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中了。”

吴小红和牛明垂下头不语。

龚钢铁意识到自己坐在这里不太合适，失落地说：“检察长，我也该走了……”

黄检察长点头说：“好吧，钢铁，看看还有什么遗漏？”

“我就担心……小葵。”

吴小红立刻说：“还让他住在我家。让牛明天天陪着，寸步不离。”

牛明瞪妻子一眼。

黄检察长看龚钢铁，龚钢铁点点头，黄检察长拍板道：“好，就这么安排。”有人在牛明的腰上捅了一下。

龚钢铁走到小葵身后，摸了摸他的头说：“一定要听话。”

小葵答应着，龚钢铁回身向门外走，人已经在走廊上了。

吴小红追出来，“龚头，对我就没什么要交代的吗？”

龚钢铁想了想说：“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必须找到文清，文清下落不明，就说明她的病有可能治愈，有可能治愈，就有可能威胁泰隆公司……”

吴小红点点头。

龚钢铁穿行走廊时经过一间开着门的办公室，办公室的灯亮着，他下意识地停下来，向里张望。房间里，董廉生正在伏案疾书。龚钢铁打招呼道：“董主任，还不下班？”董廉生尴尬一笑道：“我……再写两句。”

龚钢铁随便说了句玩笑话，继续往前走，表情里渐渐地有了几分疑虑。

带着疑虑的龚钢铁骑车走在大街上，街上行人稀少，灯火

阑珊。

一辆轿车从他身边疾驰而过，但在前方不远处停下，又倒了回来。

龚钢铁警觉地下了自行车。

周建设摇下车窗玻璃，唤道：“钢铁……回家，还是回看守所？”

龚钢铁释然答道：“看守所。”

“来，我送你！”周建设说着下车，打开后备箱，准备放自行车。

龚钢铁不想坐周建设的车，但一时又找不出借口，就有些犹豫。周建设说：“来吧，我这个腐败分子，谁都可以腐蚀，惟一腐蚀不了你！”说着，把龚钢铁的车子放在后备箱中。龚钢铁只好上车。

周建设的奔驰车行驶在空寂的街上，平稳而安静。

“钢铁，你度量太小……没想到那天你能醉成那样。”

“没办法，就是这么个心胸狭窄的性格。”

“改一改呀。改一改是条龙，守一守是条虫。你看现在的‘太子党’们，都比你飞黄腾达……你要稍微大气一些，明白一点儿，怕现在不仅不会在看守所，而且可能已经干到副检察长的位置了。”

“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检察官……现在不是很好嘛！”

“可你不能公开身份参加泰隆公司的专案组呀！不能亲手在我的泰隆公司这条船上凿个洞。”

龚钢铁看周建设的目光已经虎视眈眈了。

周建设笑了：“又严肃起来，换个话题吧……说心里话，你打算对肖眉怎么办？”

龚钢铁眼望窗外：“离了，井水不犯河水。”

周建设认真地说：“你把这话再说一遍。”

“井水不犯河水。”

“钢铁，我们是死对头，好兄弟，请你再说一遍！”

“建设，你有话就直说。”

周建设望着前边，目不转睛，极其正经地说：“我心里还有她。我一辈子心里都有她。”

龚钢铁沉默不语，心绪复杂。

寂静的夜。都市的夜景从车前一一掠过，有一只孤猫在路边闲立着。

周建设又无奈地感叹：“可惜，唉……”

龚钢铁似有些生气：“建设，你停车，我自己骑车回去。”

周建设不仅不停，反而加大油门，“说点你爱听的吧……钢铁，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文清在哪里？”

龚钢铁有些吃惊地盯着周建设。

“我不是检察官，”周建设说，“可我要干了，我想我不会比你差。”

“文清在哪里，只有你知道……如果我知道了，检察院知道了，”龚钢铁顿了下说，“泰隆公司就是一条航母，也有沉船的可能。”

周建设轻蔑地一笑，半是游戏半是嘲弄地说：“一点不错……可我不忍心看着你们检察院大海捞针，我还是告诉你们文清在哪里吧……”

周建设说着从车上摸出一张纸条，边开车，边在方向盘上写了一行字。其间，车歪来晃去，但方向始终在周建设的控制之中，周建设边写边说，透出戏弄与傲气：“文清就在这儿，近在咫尺，按这个地址，去那儿就找到了。”说着，周建设把那张纸条递到龚钢铁的面前。

龚钢铁不看也不动，面目冷峻。

周建设愈发轻描淡写，开玩笑似的说：“要不要……不要我就扔了。”

龚钢铁终于忍无可忍：“周建设，你不要太狂妄了——你别以为我龚钢铁不在泰隆的专案组……可我姓龚的不在，我照样是个检察官，只要我愿意，我照样可以调查你泰隆公司的累累罪行，照样可以把你们这条贼船推到这个城市的光天化日之下。”

周建设不温不火，晃着字条：“那就是不要……是吧？”此时，车已开到郊外护城河的桥上，周建设说着，打开车窗，让那字条顺风飘向河面……“不要，那我就没办法了。”

车在行驶中加快了速度。

龚钢铁脸色铁青。

周建设打开车上的音乐，音乐欢快而富有节奏，是爵士乐。

龚钢铁在音乐中烦躁不安，强压怒气。

周建设在爵士乐中表现轻松，两人的内心形成鲜明对比。

夜色中出现一片浓密的树林。

憋闷到极点的龚钢铁最终怒喝道：“周建设，停车，让我下去！”

周建设继续开车，正正经经道：“你从哪儿学这么大的脾气。一点玩笑都开不得！”

龚钢铁骂道：“你他妈的停还是不停?!”边骂边用手打开车门，似乎要跳车。

周建设关掉音乐，刹车，平静而又意外地望着龚钢铁，深情地说：“钢铁，十年同窗、二十多年的交往，你是我这一生中惟一的好友……可这是我第一次听你骂我。”

龚钢铁顿时也感到有些内疚，缓下语气：“建设，对不起……我这一段日子脾气特别不好。”

周建设大度地说：“我理解，换了我，脾气会更糟。”

二人深情望着，沉默不语。

周建设终于开口：“下车吧……我希望咱们弟兄的关系，也要跟你和肖眉离婚后一样，井水不犯河水。”

龚钢铁默默地下车。

周建设快速调转车头后，又停在龚钢铁的面前：“两个事，一是跟你们的同事说一下，不用再找文清了，找不到……二是你如果同意，我想和肖眉商量一下，我出钱，让她到美国——我不想让你我都爱的人在你我的眼皮子下晃来晃去，眼不见，心不烦……”

龚钢铁沉思的时候，周建设开车走了。

龚钢铁忽然看见自己的自行车还在周建设的车上，扬手欲喊，但突然打住了，呆看着车子走远、消失……

龚钢铁的身影在如水的月光中显得十分孤独。

那天晚上，龚钢铁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后来，干脆开灯坐起来。时针已指向深夜三点。龚钢铁坐在床上木呆着，沉思不动。

哨兵清晰的脚步声让他毫无睡意。他的思维异常敏锐，极富有想像力和开拓性。很快，他就有了一个令自己激动不已的古怪的想法。

龚钢铁从床头拿起一个大手电筒，往外走去……

他来到护城河桥下，独自蹚着水，找寻着什么东西。手电光十分明亮。他从口袋里取出笔记本，撕一张纸条，举在空中丢掉，看纸落在了哪边，然后就往下风口的那边走去……

龚钢铁沿着河边慢慢找着……

龚钢铁的手电筒光照到河中间，看见河中的一堆沙石树枝上挂着一片白色。龚钢铁脱衣下水，走到那里后，才发现那片白色是一些塑料袋和餐盒……

天蒙蒙亮时，龚钢铁失落地沿河返回。欲上桥时，突然看见桥墩临水的地方贴着一张纸条。龚钢铁一惊，到水中揭下那张纸条，发现那张纸露在外边的一面字迹已经模糊，而另一面贴在桥墩上的周建设写的字还十分清楚，是——

“你们永远找不到！”

龚钢铁立刻觉得自己受到了巨大侮辱和戏弄，他僵站在那里，把字条揉成一团，奋力地扔出老远。

龚钢铁木呆一会儿，又气得把手中的手电筒摔在河中，懊丧地朝回走。刚上桥时，突然若有所思地站住，迅速反身……

龚钢铁把找回的那张纸送进了检察院实验室。技术人员在某种仪器下，对那张纸做了特殊的复原处理。那是一张“出国人员体检表”。

吴小红等焦急地守在一边。

技术人员关掉仪器：“实在辨认不出……但从模糊的笔迹看，体检人的姓名和体检医生的姓名可能是由同一人填的……很有可能，这是一张假的体检表。但可以肯定，这不是周建设的笔迹，有可能是司机或别的人丢在车上的……”

吴小红在一张纸上工整地写下“文清”二字，说：“再看看，姓名一栏里是不是这两个字。”

技术人员又看机，琢磨，推敲，一段时间后，他用手比划着，不敢肯定地说：“好像有一个‘月’字……”

吴小红自己趴在镜上细看。看后吩咐道：“到所有有资格对出国人员进行体检的医院进行调查。”

反贪局长一声令下，手下人很快行动起来。

快到晌午时候，一辆警车呼啸着停在楼下，一名检察官兴奋地跑下车，冲进大楼。

跑到吴小红跟前，气喘吁吁地说：“吴局，第二医院……替文清盖过检查身体的章……是周建设的司机办的，以文清要出国治疗为名……”

吴小红精神一振，立刻给龚钢铁打电话，原来龚钢铁已经在黄检察长屋里了。吴小红三步并做两步，急急地向黄检察长办公室走去。她把这一新情况汇报给了领导。

黄检察长当即作出判断：

“许多迹象表明，周建设有可能要把文清弄到国外，表面是为了给她治病，而实际上是要文清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但因为文清不是钟小丽，而是文娟的妹妹，是周建设的小姨子，又因为周建设还没有丧尽天良，时时有恻隐之心，所以让文清出国治疗，是他最好的选择。什么时候出国？可能就在最近几天……”

吴小红说：“目前，到底他会把文清藏在哪儿？医院没有，又不让文娟知道，就是说他不会让文清在任何与文家熟悉的地方呆着……”

大家面面相觑。

这时，坐在那儿始终沉默的龚钢铁突然站了起来，把手里的一枝笔扔在桌上。

期盼的目光都集中在龚钢铁的身上。

## 二十 柳暗花明

龚钢铁蹲在周的老板台后，大气不敢出……

检察官龚钢铁以其超凡的智慧和想像力，又一次在关键时刻为破获泰隆案提供了重要线索，月江市委家属院进入了检察院的侦查视野。

寒冬的一天晚上，检察官们来到家属院，牛明、吴小红等人坐在一辆挂普通车牌的进口面包车上，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监视着周建设、肖眉旧时的新房。终于，他们的视线中，周建设的司机从外边走进那楼中，十几分钟后又走了出来，警觉地左右看看，然后上车离去。他开的并不是周建设的大奔，而是一辆挂公安牌子的普通轿车。

车子离开后，大家把目光集中到龚钢铁的身上。

龚钢铁向大家点了下头。

吴小红带领助手们下车，若无其事地朝那婚房走去。

龚钢铁望着吴小红等往婚房走去的背影，失落而惘然地站

着。两分钟后，他转身朝别处走去。

在二楼过道内，吴小红示意部下守在门口，自己先敲对面房门。对面房中无人应答，吴小红冲牛明点点头。

牛明取出一把钥匙，小心地开着那婚房的屋门……

婚房的门终于被慢慢打开。

吴小红等闪进房内，没有见到文清，第一眼看到的是完全原样的婚房布置，只是“喜”字有些退色，但周建设与肖眉的巨大婚照依旧挂在墙上，一尘不染。吴小红有些吃惊，拿手摸了摸“喜”字，看看手指，一手灰尘。大家小心地走进，依然没有见到文清。吴小红盯着婚床一言不发。

她平静地走上阳台，看到文清正背身坐着，专心玩着绕绳的游戏。她的身边堆满了卡通书。

吴小红上前轻声道：“文清，我们来接你离开这儿。”

文清浑然不知地瞟瞟吴小红，然后痴痴地笑了：“我哪儿也不去……这是我姐姐的新房，我就住在这儿。”

吴小红去扶文清，她猛拧一下身子，挣开，跑进房间。

文清指着墙上的一张周建设、肖眉的婚照。“你看，这是我姐，这是我姐夫，我姐年轻时候漂亮吧……”

吴小红指着肖眉说：“这是肖眉姐姐，不是你姐。”

文清瞪眼：“不是，她是文娟，我的亲姐。”……

显而易见，文清的病情比以前更加严重。

牛明将卡通书从阳台抱回。文清猛地上前抢过那些书：“这是我的课本，你们别动我的课本！”由于她动作过猛，把书本撒了一地。

大家一时惊住。

吴小红沉思了一会儿，最后坚定地说：“撤！”

大家走后，文清独坐地上，无忧无虑地唱着儿歌，整理卡通书。

龚钢铁在大街花店选了一束鲜花，打了辆出租车，来到肖眉家门口，怀抱鲜花向房门走去……他要说服肖眉。

正在电脑前写作的肖眉听到敲门声，起身去开门。

肖眉看到门外站着的龚钢铁，有些惊异地闪开……

龚钢铁望望肖眉，径自走到客厅肖凤山遗像前，将花放好，鞠躬。然后走回门口。

肖眉倚着门，静静望着龚钢铁的动作。

“钢铁，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龚钢铁默不作声，只是定定地站着。

肖眉真诚而期待地望着他，之后离开门口走到客厅中央，没有回头冷淡地说：“既然你不想说，那就走吧……”

龚钢铁立在原地没动。静默片刻，回身道：“肖眉，你应该陪文娟去看看文清，她病成这个样子，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她需要你们这些做姐姐的关心……”

肖眉听着，但没有说什么。身后的龚钢铁拉门出去了。

肖眉孤独地站在那里良久。然后走到电话机前，拿起话筒，拨打文娟的电话。

周建设回到家中，不见文娟影子，一边脱着衣服，一边喊：“文娟……文娟……”

无人应答。周建设怀疑地在屋里找着，仍不见文娟的身影，顿生疑窦，他刚一转身，要出去找的时候，只见肖眉推着文娟从外边走了进来。

周建设惊异而不悦地盯着她们。

文娟的目光饱含了乞求和委屈：“我们去保健院了，我想文清……”说着泪水涟涟。

周建设目光和脸色立刻冷峻起来。

肖眉郑重地说：“建设，你把文清转院，应该跟文娟说一声——她是她姐！”

周建设态度马上有所缓和：“你陪文娟去了？”

肖眉大包大揽道：“是我打电话过来，让文娟陪我去的。”

周建设不信任地一笑，但又有几分大度地说：“谁陪谁都无所谓。你陪文娟，是因为文娟想她妹了，又行动不便……文娟陪你，是因为从文清住院到现在，你还没有去看过一次，想去又不知道她住在哪儿……”这样说着，不屑地望望她们，接着道：“我今天从公司回来得早，也就是想和文娟商量——保健院离家太远。前几天我让人把文清换了医院，又从北京请来了两个精神病专家，会诊后，大家都说文清的病还有希望……但必须抓紧送到国外。”

说着，周建设坐到沙发上，开始削苹果。

肖眉、文娟都有些吃惊地望着周建设。

一阵寂静过后，周建设削了一个苹果，从中间切开，一半给肖眉，一半给了文娟。

“我是文清的姐夫，我不能对不起文清，无论花多少钱，我都要把文清送到国外治疗……何况，文清在公司给我挣的钱，足够能治好一个精神病人的了。”

肖眉、文娟对望一下，无话可说。

过一会儿，肖眉问：“联系好了？”

周建设答：“已经签下来了，明天的飞机，到英国……要是明天你不忙，希望你还能来陪文娟去送送文清。”

文娟在一旁听着，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

肖眉定定地说：“我一定会来……”说着转身往外走。

文娟说：“肖眉，让建设送给你……”周建设嘴上答应着，人已经到门外了。

周建设走近肖眉问：“和龚钢铁还常来往吗？”

肖眉有气地答：“常来常往。”说完朝院外走去。

周建设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后来还是奔车库走去。

肖眉心无旁骛地走在大街的人行道上，周建设的车子慢慢追了上来。肖眉听到周建设喊声，并未回头，反而加快了步伐。肖眉要穿过路口时，周建设的车子突然横在面前。

周建设从车窗探出头，“肖眉，你要去哪儿？”

肖眉的回答平静有力：“看守所！”

“上车，我送你！”

肖眉静静盯着周建设。周建设为她打开前门。肖眉犹豫了一下，侧身上去了。

周建设的车在街上匀速行驶，肖眉目不斜视地盯着正前方，一言不发。

周建设说：“钢铁现在不在看守所……”

“为什么？”肖眉问道，这个话题实在不好回避。

周建设冷笑道：“你想啊，检察院倾巢出动，要抓我这个大腐败分子，他哪能不有力出力、有智出智。能在看守所呆得住吗？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

肖眉讥讽地说：“你真算是个聪明透顶的人啊。”

周建设突然郑重起来，“肖眉，我一直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说吧。”肖眉的语气很冷淡，且不耐烦。

“还不想出国？”

“……不知道。”

“我想给你在美国买套别墅……”周建设说着瞟一眼肖眉，“我可以经常去看你……”

肖眉冷笑道：“把我养在美国？”

周建设强硬地说：“你自己知道你在我心里有多重的分量。而现在，你和钢铁已经形同路人……”

肖眉依然冷漠：“你打算把文娟怎么办？”

周建设似乎有了期冀，把车停在了无人的路边。

周建设说：“我们已经谈过了，女儿再稍大一些，文清的病也好了，就彻底让她做贵妇，一个无忧无虑的贵妇。也算聊补她前半生的坎坷吧。”

肖眉盯着周建设没有任何表情。

周建设进一步解释道：“——她想分手，这是文娟说的。”

肖眉立刻气愤地说：“那你就更应该对她好些，更应该尊重她的感情，更不该明天就要把文清送到国外了，直到今天才告诉她！”

说着，肖眉突然推开车门，下车而去。

周建设的车子又跟上，他摇下车窗玻璃，语气平和但态度强硬地说：“肖眉，我告诉你，我姓周的一生爱你，但我姓周的再也不会像十五年前那样求你半句！”说罢，开车扬长而去。

肖眉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心里竟是若有所失的感觉……

文清的情况大大出乎吴小红的意料，也令她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在关键时刻，丈夫牛明提示了她，让她激动不已。牛明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久违的笑脸。他们带着另一个侦查员来到了军医大学神经科研究室。侦查员守在走廊门口，负责放哨。

吴小红、牛明穿着白大褂进入室内，跟一位老军医握手、寒暄。老军医六十多岁，身穿白大褂，但军装领子还隐约露在

外边。他们把文娟的病情大致介绍给了老军医。

老军医分析说：“……我看你们说的办法可以试一试，如果病人是因心理素质较差，刺激过大而精神失常，从心理医学的角度讲，使用另外一种‘唤醒式刺激’，不排除有精神恢复正常的可能。”

吴小红问：“高教授，您说的‘唤醒式刺激’是……”

老军医说：“我不了解病人以前的情况和心理……总之，就是要通过各种环境信息，唤醒她的回忆。”

这时，牛明电话响了，是黄检察长打来的，原来检察院查了各机票售票处，已经发现一张文清明天飞英国的机票。

吴小红从牛明手里接过电话，干练地说：“黄检，你放心，我们一定在今天把事情办好……是……是！”

吴小红挂了电话，略假思忖，然后说：“高教授，我们今天向您咨询的情况，请您一定替我们保密……”

老军医说：“你们忘了我是个军人了，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医生现场指导……”

吴小红感动地跟军医握手：“谢谢您！我们先告辞了。”

吴小红等从军医大学出来，马不停蹄地直奔看守所检察室。她要把文娟明天飞英国的消息告诉龚钢铁，并跟她商量晚上立刻行动的计划。

龚钢铁正在自己的宿舍兼办公室里踱步，他把困难和问题在脑子里理了一遍，并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新的出路。吴小红带来的消息令他十分振奋。

吴小红说：“……时间不多了，老龚，明天我们如果不让文清走掉，势必打草惊蛇；如果让文清登上飞机，最有力的证据就可能被她带到英国去了……”

龚钢铁担心地说：“可这样势必会违反回避纪律的！”

“那这么说吧，此事与案件无关，我们是为了文清的病。”吴小红带着央求的口吻说，“老龚，请示已经来不及了，今晚你必须出面……”

龚钢铁诡秘道：“好，既然不违背回避制度，我可以试试……”

“一言为定，我去布置环境，晚上八点开始，七点半你准时到场。”

说完，吴小红转身离去。

晚上，众人从周建设的大房间往外接文清时遇到了点儿小麻烦，但有惊无险。当时，肖兵和左娜两名干警打开房间，正和呆坐在床上的文清打招呼时，对讲机里突然传来楼下负责监视的吴小红的命令：“有人上楼——注意隐蔽。”两人迅速躲到阳台上，肖兵还取出了手枪。好在文清对这一切视而不见。

两个周建设的手下进来后，开灯，左右看看，观察着一切。

胖子问：“文清，有人来过没有？”

文清没有反应。

胖子叹了一口气：“哎，好好一个姑娘，可惜了……”

瘦子把饭盒放在文清的面前，“吃吧……吃饱了不想家。”说罢盯着文娟木呆而依然秀丽的面容。忽然说：“贾哥，你说这文清算不算漂亮？”

胖子不屑地望着他：“漂不漂亮和你有关系吗？”

瘦子望着吃饭的文清说：“你说我要向老板提出来把文清娶走，他会不会同意？”

胖子嘲笑地说：“做梦吧你，别看人家傻了，那也是只天

鹅，你不傻吧，照样是个癞蛤蟆。”

瘦子狡诈地笑笑：“……嘿，还不兴想想吗，要是我真能把她娶回到乡下，照样可以不让一个人知道……说不定，在乡下她这病还会慢慢好呢。”

胖子朝瘦子屁股上轻轻踢了一脚：“你以为老板真想让她病好？”

瘦子不解地看着胖子，一脸茫然。

这时阳台那边有些响动，胖子和瘦子机警地探头观望——阳台上却空无一人。他们走进阳台的时候，两名年轻干警都悬空贴在阳台外侧，屏住呼吸。胖子走到他们身边了，但没有往外探身，最终没有发现他们。二人放心地返回去了。

瘦子回来又看一眼文清，给她倒了一杯水，放在她面前：“喝吧，算我向你求爱了啊！”

胖子说：“别臭贫了，赶紧撤吧。”说完走了出去。一场虚惊。

肖兵和左娜爬出，赶忙走进屋里。

不久，楼下传来汽车启动和远去的声音。

肖兵身上的对讲机问：“喂——情况怎样？”

肖兵说：“一切正常！”

众人才上楼。

与此同时，龚钢铁带人去了周建设家，他推着文娟的轮椅，牛明抱着小圆圆，上了一辆小车……在检察院接待室，文娟和母亲紧密拥抱喜极而泣。

面包车在夜色中驶过大街。车上，吴小红和文清等人都安静地坐着。吴小红拿出一沓文家父母及文娟等亲人的照片给文清看，不厌其烦地说：“这是你妈……你妈可想你了，还有圆圆……圆圆天天都在叫‘我要小姨——我要小姨——’”

文清目光呆滞，没有什么反应。

车在急速行驶，同时驶过泰隆公司的大楼。

吴小红指着窗外大楼问：“文清，那座高楼你认识吗？”

文清嗫嚅道：“泰隆公司……”

吴小红放下窗帘：“对，那就是泰隆公司——那这张照片呢？”

吴小红又给她看周建设的照片。

文清有些惊恐地不做声。

吴小红又把龚钢铁的照片拿出来：“认识他吗？”

文清道：“检察官……”

吴小红面带喜悦地说：“对……这是你喜欢的龚大哥、龚钢铁。”……

面包车到达检察院门口时停下，吴小红扶文清走下来，然后交给左娜和肖兵。文清陌生地望着周围的环境。

吴小红用对讲机说：“我们已经到了，请做好准备。”

说罢他们走上台阶。后面的干警留在门口把守着。

在一间空房内，吴小红开灯，文清茫然四顾，望了望客厅中的龚钢铁。

龚钢铁问：“文清，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文清摇头。

在另一间屋内隔门看着文清的文清母亲泪流满面。医生们紧张地做着准备工作。

吴小红问：“文清，这是你家吗？”

文清答：“不是……不是我家……”

吴小红又问：“不是你家……那你家在哪儿？你家是什么样子……”

文清痴呆地说：“我家在泰隆公司，我的屋里有一盆菊花，

有一台电脑，那花就放在电脑上，我还有很多账本、发票、算盘、印盒……那才是我家……”

吴小红看着龚钢铁。龚钢铁向吴小红点点头。

吴小红扶着文清朝另一间屋子走去。

这是一间“克隆”的泰隆集团财务部办公室。

吴小红推开门，出现在文清面前的房间和她在泰隆疯掉时的办公室一模一样——办公桌上堆了一堆账本，电脑左边放了一盆鲜花，电脑右边放了一张圆圆的照片，屋子一角放着纸篓，纸篓里有半篓她扔的纸团……

文清有些木呆。文清过去坐在她的办公桌前，拿起圆圆的照片，放在眼前仔细地端详。吴小红、龚钢铁会意地点头。

龚钢铁突然把墙上的一个挂帘拉开，露出文娟在轮椅上抱着圆圆与周建设在一起的全家福，是和周建设办公室中一模一样的那张巨照……

文清的目光突然变得既胆怯又有些好奇，她走到跟前，呆站着一动不动。

突然，有马光明的录音从录音机中放出来，是那次人事任命的录音……

文清的目光马上惊恐起来，她神情紧张，慌乱，像一个受困的小兽一样，在房间中左奔右突……当录音机中宣布文清为财务部经理的声音传出时，文清尖叫着捂住耳朵，一如从前一样，晕厥过去，倒在地上。

龚钢铁和吴小红喊着文清的名字拥过去。

接待室内，文清的尖叫和龚钢铁等的喊声让屋里所有的人闻声而动，文母第一个冲出去，文娟摇着轮椅和军医们紧随其后……

空房正中一张担架上，文清仰面朝天，慢慢地睁开眼

睛……她脸色苍白，但已经露出常人的神情……她静静地看着面前的每一张脸。

医生在一旁为她量血压，测心率。

文母跪在一旁哭道：“文清……清儿……我是妈妈，你不认识吗？”

文清轻唤：“妈妈……”

母亲答应着，哭了，上前紧紧地抱住女儿。

站在人群外围的龚钢铁和吴小红相视一笑。

此时，文娟凑上前，“清妹……清妹……”文清就有眼泪流出，应了声：“姐……”

圆圆看见文清，吓得直往人身后躲。

文娟说：“圆圆，叫姨，快叫小姨……”圆圆胆怯地叫道：“小……姨。”

文清脸上有了笑意，高兴地答应着：“唉——”然后将圆圆紧紧抱在怀里……

半个小时后，文清的情绪平静下来。龚钢铁和吴小红把文清带到吴小红办公室，经过耐心询问，文清说出了“电脑……姐夫……周总的电脑……”的话。但是当吴小红问她电脑里有什么时，文清突然又害怕起来，哀求道：“龚大哥，那电脑中什么也没有，真的什么也没有……龚大哥，你答应我，一定要救救我姐夫，救救他吧……”说着，哭泣起来。

龚钢铁和吴小红赶忙安慰，并喊肖兵去领文娟和文母过来。

文娟摇着轮椅进来后，神情狐疑地问龚钢铁：“钢铁大哥，到底出了什么事？是不是和建设……”

龚钢铁说：“文娟，今天晚上文清还必须得回去，你到家之后也不要提这里发生的事情，好吗？”

文娟点头，又问道：“可你要告诉我，这些究竟都是为什么？”

龚钢铁在文娟面前蹲下，诚恳地说：“文娟，为什么，我以后会告诉你的，你只要相信，现在的龚钢铁还是十几年前，拉着你们姐妹四处替你父亲鸣冤平反的那个龚钢铁就行了。”

文娟真诚地点头：“钢铁大哥，我信任你……”

文娟、文清和文母被分头送回了。

吴小红和龚钢铁决定连夜行动，打开周建设的电脑。他们同时想到了电脑高手——小葵。但是如何进入周建设办公室，他们还没有相应的对策。

吴小红立刻请示黄检察长。

黄检察长在电话里对龚钢铁说：“为了争取时间，照第二套方案进行。我以检察长的名义，请你出面，去动员肖眉，只有她才能把周建设调出来，只有她能稳住周建设……”

龚钢铁、吴小红立刻出动，兵分两路，一路由肖兵负责，联系牛明，去吴小红家接小葵；一路就是龚钢铁和吴小红，直奔肖眉家，做说服工作。

两辆面包车飞速驶出检察院大门。

飞速行驶的面包车奔驰在夜色之中。

肖眉家。肖眉正在洗漱，有人敲门。

肖眉问：“谁？”

门外答：“我——龚钢铁。”

肖眉一怔：“什么事？十一点了。”

门外说：“你开开门。”

肖眉不耐烦：“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龚钢铁带着点脾气央求道：“你把门开开！”

肖眉打开门，看见吴小红也在后面，只好把他们让进来。

龚钢铁异常熟悉地开亮了大灯。肖凤山的遗像在桌上十分醒目，那像前摆了一束鲜花。

龚钢铁和吴小红走到遗像前，向肖凤山庄重而深深地鞠了一躬。

肖眉静静地望着他们，然后倒水。

龚钢铁给吴小红让座，把一杯水推给吴小红，对肖眉说：“今天是肖伯伯的……三周年……”

肖眉不看龚钢铁，但也有些动情：“谢谢你，钢铁，还记得住这个日子……”

龚钢铁肃穆地说：“检察院的每一个人都记得……”

吴小红和龚钢铁对望一眼。

“肖眉，半夜来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龚钢铁顿了下，直言道，“请你出面把周建设从他办公室叫出来。现在泰隆案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你只要能让他离开办公室一刻钟就行……”

吴小红插话道：“哪怕是十分钟……”

肖眉脸上露出不悦，放下杯子，站起身道：“你们走吧，我该睡了……”

吴小红无奈地看着龚钢铁。

龚钢铁口气有些强硬地说：“肖眉，不是我来求你，是市检察院请你帮忙。”

“龚钢铁，你真无聊！”肖眉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龚钢铁“啪”一下把杯子拍在桌上，愤然站起。

肖眉冷冷地看他一眼说：“我和你结婚十几年，一直陪着

你玩猫逮老鼠的游戏，现在离婚了，你还让我来陪你做这种游戏……还有意思吗？难道你就没有玩烦的时候吗？”

龚钢铁气恼地往外走。吴小红见势上前拉住龚钢铁。

肖眉平静地说，“你们走吧，都走吧，你们也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不希望打扰……”说完，独自走进了书房。

肖眉坐在写字台前，写字台上的笔记本电脑还在开着，但是她已经没有了写作的兴趣。

肖眉取下对面书架上摆着的龚钢铁、肖眉和周建设同学时的合影，盯着看了许久，突然狠狠地摔在地上。

响声没有引起龚钢铁任何反应。吴小红一怔，她看了一眼龚钢铁的背影，转身走进了书房。吴小红看一眼地上的合影，拾起来放在桌上，站在肖眉的对面。

“肖眉，按理我该叫你肖眉姐，你是我生活中最敬重的女人……”吴小红不卑不亢地说，“可是今天，不是说这话的时候，也不是你和老龚争争吵吵的日子，今天是老检察长的三周年纪念日，是检察院为完成老检察长休息以前、谢世以前都努力去做，却没有实现的侦破泰隆巨案最关键的日子。我们在老检察长三周年的日子，没有来向老检察长鞠个躬，献一束花，可我们要能在老检察长三周年的日子里使泰隆公司案取得重大突破，也许这比到老检察长的墓前、像前献一束花、鞠一个躬要强出上百倍……肖眉，肖眉姐，你可以在这个时候，为了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纠纠葛葛不给我们帮这个忙，也可以不给检察院帮这个忙，你有这个权利……只要你能当着老检察长的面，当着你父亲的面，在老检察长的遗像前说一个‘不’字，我们现在就走，就离开这儿……”

肖眉沉默不语。

吴小红紧逼道：“说吧肖眉姐，你说一个‘不’字，我和

钢铁现在就走……”

静寂中肖眉叹了一口气……

那辆面包车驶来的时候，牛明和小葵已经站在路边等了很久。小葵问：“叔叔，去哪儿呀？干啥呢？”牛明拉着小葵的手：“别问，让你去哪儿你去哪儿，让你干啥你干啥。”话音未落，车子就来了。

车上坐着龚钢铁、吴小红和肖眉等人。

牛明拉着小葵一上车，就埋怨道：“肖兵的车抛锚，那你们怎么搞的，也这么慢，让我们……”牛明说着突然看见了正襟危坐的肖眉，忙住口，跟肖眉点头招呼，干坐着不吱声了。

车子飞速行驶在月江大街上。

夜色中，泰隆集团大楼内一片安静。

周建设在自己办公室的电脑上忙着什么，累了，站起身，伸伸懒腰，按下电话键盘的一个键，马光明很快进来了。

周建设问：“文清那边安排好了吧？”

马光明答：“周总，全都好了，英国皇家医院那边在等着文清，钱也已汇到了他们账户。”

“这边的情况呢？”

“万无一失，手下人刚才去过，文清那儿一切如常。”

周建设叮嘱道：“为了预防万一，今天派两个人去守在文清身边，明天早上安排文娟和她妹妹见一面。”

马光明答应着转身欲走。

周建设忽然又说：“对了，你给我交代清楚，无论谁到那两间房里，都不准动那房里的一件东西！”

“明白了，周总……您也早点睡吧。”

马光明走后，周建设继续操作电脑。

几分钟后，电话铃响了，周建设眼睛不离电脑，伸手摸到电话，接听道：“喂……肖眉呀……”表情立刻专注起来，“半夜三更……这可是头一回啊。你还从来没有这么晚给我打过电话。”

肖眉在电话里说：“建设，我在你楼下，你出来一下。”

周建设带着疑虑问：“现在？”

“对，就现在。急事，我睡不着，必须来跟你说。”

“你上来，我派人下楼接你。”

“我不上。你下来……下还是不下？不下我就回去。”

见肖眉态度坚决，周建设拿着电话，到窗前警惕地朝下张望。大厦前的广场上，只有那辆小车和肖眉孤零零的身影。

肖眉厉声问道：“周建设，你到楼下不下来？”

周建设说了两声“好”，回身挂了电话，关了电脑。刚要出门时，突然想起什么，又回转身，打开电脑，按了复杂的密码，方才离开。

走出大厦正门门厅，周建设细心地观察一番，走出大楼，朝肖眉的汽车走去。

楼下，面包车处，龚钢铁带着吴小红、牛明、小葵和一个技术人员，顺着墙角暗影朝大厦右侧小门走去。

由于电梯入口处都安装着针孔摄像机，众人脚踏着特殊制造的消音鞋，轻捷地往六层楼上走。

到达六楼后，在龚钢铁指挥下，牛明守在楼层观望，龚钢铁、吴小红和小葵，蹑手蹑脚地走到周建设的办公室门前。

龚钢铁敏捷地取出钥匙，打开门，轻轻推开，正要进时，马光明办公室的门响了，大家迅速躲进屋里，但是没敢关门。

马光明向周建设办公室走来……

龚钢铁等人蹲在周的老板台后，大气不敢出……

## 二十一 踏破铁鞋

马光明走到周建设办公室跟前，见门开着，微微探头向里张望，见空无一人，随口叫道：“周总……”又叫了一声，仍无人回应。便大胆地走了进去，站在窗前，向楼下张望，他看见在楼前广场东南角处，周建设正向一辆车和一个女子走去，他的脸上立刻露出释然的微笑……但是，一向谨慎小心的马光明忙又绷起神经，在心里说，不能大意，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于是他转身走到老板台前，拿起了内线电话，拨了个号，大声道：“保卫科吗？有什么情况没有？……那也要值好班，最近社会治安不好，你们要特别注意。”

马光明说话的时候，小葵紧张得直打战，龚钢铁的手狠狠地捂着他的嘴……

马光明打过电话，转身朝外走，并关上门，回自己办公室了。

静了片刻之后，大家轻轻从老板台后站起来，由于精神紧张和姿势别扭，他们的腿有些发麻，但是他们尽量忍住，不动

声色。在龚钢铁的指挥下，吴小红站在门后听走廊的动静，龚钢铁在窗前观察楼下的情况，技术人员和小葵负责操作周建设的电脑。技术人员当仁不让地坐在老板椅上，打开电脑。小葵在旁边观望，就在电脑启动的当儿，他还忍不住好奇地东张西望，他的目光被一个男女玉童相吻的玉雕吸引了。

电脑屏上闪烁闪烁，出现了屏幕保护密码栏。技术人员手指不断地按着键码……小葵的目光也终于转到电脑上。吴小红紧紧地盯着技术员的脸，龚钢铁也不时回头朝这里望一眼，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技术员的脸上显现出焦急和不安，慢慢地额头上有了汗珠……

三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楼下东南角的车上，肖眉始终沉默着。她希望沉默能占去两三分钟，因为她深知自己只要和周建设一对上话，很容易出现漏洞和破绽。此时，她的神色有些紧张，并不时偷偷地看着方向盘下的钟表。

坐在一旁的周建设实在有些不耐烦了，突然道：“说呀，你把我叫下来就是为了沉默……”

肖眉叹口长气，心想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装聋作哑了，于是说道：“我就是想见见你……”

周建设有些不信，打开车门要下车。

肖眉立刻说：“建设，我准备……结婚了。”

周建设一震，又关上车门坐稳：“和谁？”

肖眉不语。

周建设扭头看看这辆小车里边，发现是一辆刚刚装修完毕的新车，怀疑地问：“这车……是他送给你的？”

肖眉再次选择了沉默，不过这次沉默十分恰当。

周建设问：“他是干什么的？商人？艺术家，还是作家？当官的？”

肖眉说：“你别管他是谁？别管他干什么……我来就是告诉你，我要结婚了。”

周建设就有些生气了，说：“哼……上午我们见面你怎么没有告诉我？这才过了几个小时……”

肖眉从车座前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周建设，周建设开灯一看，是一张大胡子老外的照片。

周建设不由得心头一震，他按捺住要撕掉照片的冲动，只是故作不屑地把照片丢在肖眉的腿上，说道：“肖眉，我没有想到你肖眉也这样庸俗，这样看重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不就是一个老外吗？不就是一个外企公司老板吗？难道他比我周建设还有钱？比我周建设还有地位？现在，肖眉，我就明确地告诉你，你如果要和龚钢铁复婚，我姓周的无话可说，可你要和另外一个人结婚——那就坚决不行。我对你说，我不会再管他妈的什么道德、什么伦理、什么社会舆论。现在，这个社会是我周建设的社会。这个城市是我周建设的城市。我就是要和文娟离婚，就是要和你肖眉结婚，我要看看谁会议论我们，谁敢议论我们。我要看看伦理和道德到底会不会在百万重金面前低下头来。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些喉舌，我会让他们为你我的结合大唱赞歌。我不光要做这个城市新经济崛起的象征，我还要做这个城市新道德确立的象征……”

周建设在表白中异常激动。

肖眉更加心绪不宁起来，她的表情十分复杂，坐姿不停地改变，忽而歪向左，忽而侧向右……

泰隆集团总裁办公室内，技术员已经满头大汗。

他用微微发抖的右手擦了把汗，失望地说：“龚局、吴局，我没招了。”

龚钢铁立刻对小葵道：“小葵，上！”

小葵坐在了电脑前，重新进入程序……

小葵不停地按键，龚钢铁不时地看着手表……

吴小红催促：“快点儿小葵，快一点儿！”

龚钢铁把手从小葵的头上抬起：“别着急，好好想一想……”

小葵不好意思地望着大家，说：“叔叔、阿姨，我想尿……”

吴小红狠狠地瞪着小葵。

小葵委屈地说：“我真的要尿尿，阿姨……”

龚钢铁鼓励道：“小葵，你别怕，有叔叔、阿姨们在这儿，你再坚持一分钟，如果打不开，我们就撤走。”

小葵在龚钢铁鼓励下，夹住双腿，又开始操作电脑。

大厦前东南角的车内，周建设动情地抓住了肖眉的手，继而把肖眉揽在了怀内。

周建设诚恳道：“肖眉，我们上去吧，晚上就住在这儿。”

肖眉挣脱着。她似乎正承受着一种煎熬——情感的煎熬。她抽出了自己的手，努力摆脱周建设的拥抱。

“肖眉……你？”周建设非常不解，心里想，你不跟我上去，干什么还要在结婚前找我，你他妈到底什么意思。

是啊，周建设哪知道肖眉是什么意思呢。

肖眉痛苦不堪，如坐针毡，坚韧地保持着沉默。她的心理十分焦急。

这时，周建设好像有些平静下来：“你听我的，先出国。

我会处理好我和文娟的关系，绝不会对不起文娟……”

肖眉表情茫然。

仪表盘时钟的指针变化速度缓慢。

周建设再次忘情地拥抱过来，轻轻地吻着肖眉的额头、脸颊……肖眉尽可能不太坚决地反抗着，从而能赢得一些时间，不至于把周建设气跑……但是这反而更加激起了周建设的情欲，他的呼吸更加急促，动作也愈加粗鲁起来……最后，他的一只手竟然伸进了肖眉的胸脯……

肖眉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拼命挣脱周建设的纠缠，推开车门，狂奔而去……

周建设也推门下车，大喊肖眉的名字。他的喊声把西南角面包车内的侦查员吓了一跳，侦查员立刻警惕起来。

肖眉消失在大街上……

周建设望着肖眉远去的背影，不解地回身向楼里走去……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车呢？肖眉不要车了吗？这不等于露馅了吗？周建设呢？他那么聪明，难道没有生疑心？

是的，没有。他们没有，无论肖眉还是周建设，一个沉浸在痛苦的煎熬中，一个忘情于至爱的欢欣中，谁都忽略了这个细节，都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也许这就是生活。

楼前西南角的面包车里，侦查员肖兵见周建设已经向楼里走去，立刻朝楼上发送警示暗号……那边，吴小红的讯号灯亮了。

吴小红紧张地说：“快，周建设已经上楼了。”

大家的目光全都盯在小葵手上。

吴小红去给小葵擦汗。

小葵又按了一组键码，电脑屏幕发生变化，跳出一组表

格。

小葵惊叫：“打开了，打开了……”龚钢铁惊喜得也不往窗外望了，他走到小葵身旁，目光炯炯地盯着电脑显示器。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有用的材料。

小葵把材料拷到一张软盘上，然后关机。大家在慌乱中把动过的东西复原。吴小红的讯号机又一次响起……

大家拉着小葵往办公室外跑去。可小葵像是忘了什么，又跑回电脑旁拿了件东西，才又反身跑回。

周建设回到办公室，打开灯，怀疑地在屋里扫视了一遍，看办公室各处都如原样，才踏实地走至办公桌后坐下。他垂着头，用手轻揉着脑袋。继而抬头晃动脖子。他感到一丝疲惫。肖眉的表现让他有些伤神。他的目光随头的摇动而游弋不定……

突然，他停住了，目光停在了桌子一角上：那个双童相吻的玉雕不在了……

周建设警觉地摸一下电脑，顿时大惊失色，主机的温度说明电脑在几分钟前被人开过。但是他仍然心存侥幸地打开电脑，但令他遗憾的是，拷贝和开机记录都明确显示出机密文件的失窃……

他木然片刻，突然端起电脑，高高举起，狠狠地摔在地上，大骂道：“婊子！婊子！！”

肖眉步履匆匆地行走在街上，黯然神伤，一脸委屈和茫然的样子。她的身后，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光怪陆离……

她一路小跑地横向穿过一个街口。龚钢铁这时正从纵深处露头，发现了肖眉的背影，大喊着她的名字，朝着她迎面跑去。

他追上了肖眉。肖眉并不理他。他超到肖眉前面堵住她的去路。

“肖眉，你听我的……”

“用不着再听你的了，龚钢铁，我尽到责任了，这一生，我欠你的，今天晚上全部还清了。”

说着肖眉转身要走。龚钢铁再次拦在她面前。

“我不是来说什么感谢话的，肖眉，我只想告诉你，不管你是不是我老婆了，我都要告诉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一辈子都爱你！”

肖眉听着有些愣怔，片刻之后呜呜地哭起来……

周建设木呆地站在办公室中。

马光明轻手轻脚地走进来，轻声问：“出什么事了？周总。”

周建设极其镇静地坐在办公桌后，盯着马光明仔细地望了会儿，交代道：“文清不用再走了，你也不用陪她去了……”

马光明一怔。

周建设说：“我想，还是把她交给她姐和她妈好……”

马光明正要提醒什么，被周建设抬一下手，制止了。周建设脸上挂着对马光明的失望，但是他深深知道，现在埋怨和斥责都为时已晚。

周建设不得不安排后事了，他说得很动情。

“光明啊，这些年你跟着我鞍前马后，吃了不少苦，上个月转入银行的那笔钱，只有你能取出来，合适的时候，你就再转一次账，把那笔钱转到你的名下……”

马光明意识到情况不妙，同情地望着周建设：“周总……”

周建设沮丧地摆摆手：“出去吧……”

马光明退出后，周建设拉开抽屉，目光停在一本护照上  
……

天亮时候，周建设提着一个精致小巧的箱子，准备离开。他看了看手表，又把箱子放下，从容地朝衣柜走去。他打开柜子时，看见那套保存完好的嫁衣，苦笑着扯下来，扔在地上，看了一会儿，又用两个指头嫌脏一样提起，看着……

周建设在卫生间不慌不忙烧了嫁衣，又换了一套新的衣服，提着箱子，拿着护照，最后扫视了一眼办公室，把目光落在墙上那张全家福上……片刻后，从容不迫地走出。

周建设一开门，看见马光明立在办公室外。

马光明木讷地说：“周总……”

周建设看上去仍然镇定自若：“照我说的办吧，今天上午，如果来得及，让财务科到银行提一笔现金回来，给每个员工发奖金，想发多少发多少，能发多少发多少……”

马光明点头后催促道：“早些走吧……周总。”

周建设冷笑着，胸有成竹地说：“他们没有这么快……”说完，慢慢走去。

马光明站在那里望着周建设独自缓缓走在长长的走廊上。

马光明想起什么，如往日一样忠诚地替周建设关上办公室门，又急急朝周建设追去。

周建设已经走到电梯门口，他深情地回头望着……

马光明走来，替周建设按了电梯。

周建设走上电梯。马光明招手告别，周建设点头。马光明的脸上有深深的伤感……

周建设从电梯中走出时仍然器宇轩昂。大堂内值班的人见到周建设后，一如既往地鞠躬示礼。也有刚上班的员工向他问候，周建设如往日一样傲慢地点头，走过大堂，走出大楼。在

门外，他望一眼远处的街景，朝门口的信箱里丢了一个信封。

周建设没有开自己的奔驰车。

周建设拦了一辆出租车。

清晨，太阳上了半竿，城市进入了固有的喧嚣和嘈杂。

在检察长办公室内的电脑上，一张软盘被插进软驱。屏幕开始出现泰隆公司的界面。

吴小红、龚钢铁站在一边，黄检察长慢慢浏览，脸色越来越阴沉，最后竟把燃着的烟头在电脑屏幕上狠狠拧灭，压着嗓子怒骂道：“妈的，这群蛀虫!!!”

吴小红、龚钢铁都望着电脑屏上的烟痕不动。这时，于兆粮的名字滚动到烟痕下。

龚钢铁痛苦地说：“检察长……我必须回避了……”

黄检察长说：“钢铁，你记住……你是咱们检察院最称职、最优秀的一个检察官，该怎么做，我想你自己知道。”

过了一会儿，黄检察长镇静下来，转身对两人说：“你们先回去休息，我马上向省检察院汇报。”

吴小红和龚钢铁走回反贪局办公室时，龚钢铁心有所虑地慢下了脚步，又转身回去……

反贪局办公室内，大家都在快活地吃着方便面。

吴小红进来，牛明把泡好的两碗方便面端过来，问：“龚局呢？”

吴小红回头望一下，接过碗面问：“别管他……这是早饭还是夜餐？”

大家兴奋地吃着说着，有人过去拍了拍吃得正香的小葵的头：“这小子，你可立了大功。”

小葵嚷嚷着：“龚叔叔呢……他可说要给我买一个电脑

呢!”

吴小红朝小葵望去，小葵的吃态令她微微露出笑意，但是她很快就严肃起来，小葵手里拿着的那个小玉雕顿时让她一愣。那是周建设桌上的一个摆件。吴小红立刻放下筷子，惊异地走过去，伸手抢过玉雕，怒问道：“小葵，这哪儿来的?!”

小葵说：“……就在……那儿拿的。”

“那儿是哪儿?”

小葵闪闪眼睛答：“就刚才……那……大楼的屋里……”

吴小红突然给了小葵一个耳光：“小兔崽子，你可坏了事啦!”

说着，迅速放下碗面，往门外疾步走去。

小葵伤心地捂着自己的脸。其他人都木呆地僵在那儿。

吴小红进检察长办公室的时候，黄检察长已经在电话里跟省检察长汇报完毕。听了吴小红的汇报后立刻命令：“事不宜迟，你马上带人先把周建设控制起来。”

十分钟后，吴小红便把人马集中到了检察院楼前。

一辆警车嘎地停在门前，吴小红立刻指挥上车。有人在门口给大家发着手枪，每上车一人，就递上一支手枪。

警笛鸣响。警车启动。

龚钢铁未能参加此次行动。

大家一片沉默。

吴小红等人去泰隆集团抓捕周建设的时候，肖眉来到了周建设的别墅前，静静地望着周家的院落。

周建设家一片安静，文娟刚刚起床，正在洗漱。

文娟见到悄悄走来的肖眉，一惊，“肖眉，你……这么早……”

肖眉说：“我今天没事，想圆圆了，想带她出去玩玩……”

文娟在轮椅上擦着脸：“……圆圆还没醒呢。”

肖眉面容哀伤，不看文娟，径自朝圆圆的房间走去。

在布置得如童话世界的一间小屋里，圆圆睡得又香又甜。

肖眉俯首亲吻圆圆，泪水却落在了圆圆脸上。

圆圆睁开眼，又翻身睡去，可又突然翻过身来，睁眼望着肖眉：“干妈，你哭了……”

肖眉掩饰着，忙关上了屋门。她实在没有勇气让文娟发觉和知道发生的一切……

吴小红这回是第三次扑空了。前两次是文清，一次在医院，一次在保健院，都是周建设的人先下了手。这次，是直奔周建设的老巢泰隆大楼，又一次扑空。吴小红懊恼无比，但是当手下还得悠着点，不能太没风度，这令她更为难受。她止不住在心里恶骂了句脏话：

“周建设，妈了个逼。”

骂后她的心绪格外好转，她立刻用手机把情况向黄检察长和龚钢铁通报。她的身后，干警们已经开始搜查。

黄检察长在电话里指示：“执行另一套方案，控制好现场，一部分人到他家里，另一部分人到机场。”

吴小红答应着的时候，周建设的出租车即将出城。

在外环公路上，周建设看到龚钢铁怅然若失地走在人行路上。他让司机拐进自行车道，并按了两声喇叭，龚钢铁猛一抬头，看见了周建设。

出租车停在了龚钢铁的面前。

周建设摇下玻璃，从车窗探出头去，显出一副轻松自得的样子。周建设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说：“钢铁，是散步

还是在替母亲担忧？我猜你就在这条路上。”

龚钢铁愣着不语。

周建设说：“于阿姨没有培养出优秀的儿子，可培养了一个优秀的检察官。我为我有这样的好同学、好朋友、好弟兄感到骄傲……”

龚钢铁平静地劝说道：“建设，哪儿也不要去了，你走不掉的……”

周建设一笑：“是于阿姨走不掉……你和我，大家都还没有到最后，我周建设不光要走掉，而且要跟你明说，飞机还有一个半小时起飞，作为检察官你可以向检察院告发我，可我作为你的好兄弟，我不能不跟你告个别……不过钢铁，事到如今，我想你身上不会没有一点朋友、兄弟的情分吧。”

龚钢铁怔怔地站在那儿。

周建设一脸真诚地说完，摇上玻璃，对司机道：“开车！”出租车开走了。

龚钢铁呆呆地望着远去的车影，脸上一片疑云，终于取出手机，打开后，痛苦地犹豫一下，拨通吴小红电话，道：“……吴局，我是龚钢铁，周建设已经坐出租车离开城区，对，飞机场——车是红色桑塔纳、车号是江A-67663。”

龚钢铁说完，又慢慢关掉手机，怅然地立在那里，表情有一些悲壮和痛苦。龚钢铁的心绪格外复杂，这让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不是一直想拿下周案吗？不是早就盼望捉住周建设吗？可是，这一天来到的时刻——检察官光荣使命完成的时刻，怎么反而高兴不起来呢？甚至于有些失落和伤感……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他回到看守所，站在监墙上，看着哨兵游弋的墙头，看着狭窄的天井，以及天井里活动着的犯人……他的那种感受更

加强烈，他就那样长时间痛苦而寂寞地望着下面。

吴小红在接到龚钢铁的电话后，马上与公安局取得联系，寻求他们的帮助。她在电话里对公安局交警大队王队长说：“……麻烦你们一定守好通往机场的高速路……是红色出租车，桑塔纳，车牌号是江A-67663！”

吴小红的车子疾速向月江机场高速路而去。她要在月江机场上演一部瓮中捉鳖的好戏。为此她激动不已。

她又一次扑空了。

此时，周建设乘坐的出租车已经驶出城外，准备上高速公路路口。

这时，周建设不温不火地对司机说：“师傅，向右拐，我们去浦东机场。”

司机犹豫着，面露难色道：“浦东？老板……你换个车吧。”

周建设取出一沓钱放在司机身边，问：“四千，够吗？”

“够……够了老板。”

车子立刻打开右转向灯，向另一方向驶去。周建设从兜里掏出两份机票，在手上掂了掂，把其中的一份扔出窗外……

周建设的出租车在去往浦东机场的高速路上狂奔不止。

车上的周建设平静而又自信。

吴小红在月江机场第四次扑空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她盛怒的情形一如她八年前恋爱时，遭遇到牛明的那次试探性欺侮一样，怒不可遏。其愤怒程度足以一次性摧毁了牛明的男权主义的气焰。

吴小红无奈地请求检察长发布通缉令。

通缉令对周建设毫无用处。他机票上的名字是“王子野”。

在浦东机场进行安检时，周建设递上自己的机票、证件，安检员接过机票，看了看，又抬头瞟了眼“王子野”本人，然后瞧了眼旁边一张写着“犯罪嫌疑人周建设”的字条，略微笑了一下，放行了。

周建设也向安检员微笑一下，向里边走去……

周建设一手提箱，一手拿登机牌，向停机坪上的国际航班走去。

周建设在走进飞机舱门时回了下头，轻蔑地一笑，并如向送行人告别一样，抬起右臂在头上挥了挥。

两个工作人员莫名地望着他……

他跨进了机舱……

五分钟后，飞机离开地面。周建设始终侧目望着下面，月江市区在他的眼里越来越小，世界在他的眼前越来越大。就是在一千米的高空，他还富于想象地朝看守所的方向望着，他仿佛看到了龚钢铁焦急而丑陋的面庞。

有一架飞机确实引起了龚钢铁的注意。其实他在十分钟前就产生了一丝不安。第六感觉告诉他，狡猾的周建设不会轻易就范。果然，他在一分钟前接到了吴小红的电话。此刻，他仰头望着万里晴空。

天井中的犯人也出于好奇而仰望天空。

那是一种壮观、热望的场面……此时天空已纯净如洗。

这一天对于月江检察院的人来说，又是个郁闷的日子。

跟龚钢铁们一样烦闷的还有肖眉。但是，肖眉通过陪同文娟母女在公园里的尽情玩耍，郁闷已经有所缓释……此刻，艳阳高照，在游人如织的公园里，肖眉乘坐的过山车正飞驰而下，溅在脸上的浪花伴着欢乐的叫声，让肖眉暂时忘记了烦恼

……

于兆粮副省长在这天上午也开始烦闷起来，因为女秘书把一封要紧的信交给了她。信很短，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于阿姨，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周建设。”

脸色顿变的于兆粮立刻拨打周建设的手机，“没有开机”的回音令她大惊失色。

于兆粮犹豫几分钟，又拿起电话，心存侥幸地拨打周建设办公室的电话。

那边，检察院正在搜查的肖兵接起电话，连“喂——”几声，没有回音，他认真地看着来电显示器。

左娜问：“谁的电话？”

肖兵答：“于——阿姨。”

于兆粮放下电话，沉重地陷进宽大而柔软的老板椅里。

## 二十二 平淡处见真情

一个寒冷的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随着泰隆公司巨大腐败案件的侦破工作的深入，市委市政府的邱局长、林处长，还有所有金融上市机构的主要领导共三十几位中高层党员、干部，都已被检察院依法拘留、查办。“泰隆案”——老百姓也称之为“周建设案”的告破，在月江市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界，都无异于石破天惊，天撼地动……

作家肖眉仍然保留着写日记的习惯，她认为日记就是对活生生现实社会的记录，能够为她的创作提供汹涌的源泉。就在“泰隆案”告破那天，肖眉在日记中写道：“……有开始，就有结束，有铺满金子的天堂之路，就有布满荆棘和陷阱的黑暗末途——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命运，这也就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故事……”

肖眉甚至还写了首诗——《致父亲》……

现在，肖眉每天去幼儿园接圆圆，然后送到周建设家门

口，交给文娟。她的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这天早晨，肖眉疲惫地走进编辑部，同事们正在开会。

肖眉进门时，穿了一套新衣服的新任女主编正出门送一个检察院的干警。他们望望她，女主编悄声对干警说：“这就是肖眉，你们龚局长的前妻。”

年轻检察官回头望了眼肖眉。

聪颖的肖眉已经听到了女主编的议论，但是她不想理会，于是不动声色地走进编辑部，和大家打过招呼，坐在一边。大家在安静中等待主编的归来。坐下的肖眉突然发现，挂在她办公桌里面墙上的《水坝子风光》油画掉了一个钉子，斜斜地垂着，于是她站起身，去用钉子固定那画。

这时女主编回来了。她的脚步很绵软，悄无声息。

肖眉没有发觉主编的归位，所以并没有停止，又当地钉了几下，直到主编不高兴地走过来拉了拉她的衣襟，方才住手。

屋子里霎时安静下来。

主编清了清嗓子，不高兴地说：“肖眉，你又迟到了……现在，我们接着讲咱们编辑部的队伍建设……就说肖眉吧，作风有些散漫，但她思想境界很高，刚才检察院来的那个小伙子是落实周建设给咱们编辑部赞助款项的数目，他一再强调，这次我市巨贪大案的最终告破，是我们编辑部的肖眉立了大功，说没有肖眉的觉悟和境界，像周建设这样的特大蛀虫不知还要在我们社会主义大厦的柱子里蛀多久、吃多少……”

肖眉定定地看着主编，她的目光渐露厌恶。

女主编自顾自地讲道：“为了提高我们编辑部的地位，扩大我们刊物的声望，我准备向检察院和市委、市政府写份报告，请求给肖眉同志记大功、发重奖，并请著名作家把周建设

案写成报告文学发在我们刊物……当然，如果肖眉同志自己愿意写这部报告文学……”

女主编把目光落在肖眉脸上……

肖眉的情绪在一瞬间糟到了极点，忍无可忍之际，伸手掀翻面前摆着茶杯的茶几，愤然而去。

茶水溅污了主编的新上衣。

编辑部一片愕然。

女主编抖着身上的水，很委屈地问：“怎么了，我又怎么了？”看了看众人，然后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冲着楼下的肖眉气急败坏地叫道：“肖眉，你别不识好歹——你的高级职称还评不评了?!”

肖眉回头道：“你想让我评吗？——我不要!”

女主编气得一屁股坐下，“这……什么境界啊，还作家呢!”

检察官龚钢铁的工作就要恢复了，但是他一点儿也不高兴不起来。这天上午，他如一个家庭主妇，去菜市场买了许多蔬菜、鸡蛋和鱼，然后向母亲家走去。

龚钢铁要抓紧时间尽一下孝道。他要给母亲烧一顿可口的饭菜。龚钢铁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忍住不让鼻子发酸。

中午，于兆粮疲惫地回来了。

于兆粮洗过手，走进餐厅，看见大都盖在盘下的一桌饭菜，毫无食欲地掀开看看，唤道：“张姨——怎么做这么多呀!”

这时，龚钢铁端着一碗汤走进来：“妈……我让张姨走了，她家里有些急事。”

于兆粮拿盘子的手僵在途中，怔怔地望着儿子。

龚钢铁小声道：“以后我……天天在家侍候你。”

于兆粮坐在桌前，瞟一眼儿子：“不上班了？”

龚钢铁显出高兴的样儿：“我在检察院忙这么多年没有休过假，这次请了长假，什么也不干，就是在家侍候您……”

于兆粮拿起筷子说：“……难得你有这份孝心。”

龚钢铁微微一愣，知道母亲话中有话，端端地坐在母亲面前，内疚地说：“妈——我知道我是个不孝之子！”

“吃吧，知道就行……”说罢，于兆粮开始吃饭。

龚钢铁望着母亲，默默无语。

只吃了几口，于兆粮又放下筷子。

龚钢铁问：“妈，是做的不可口吗？”

于兆粮叹气道：“味道不错，可惜味道再好，妈也吃不下，空费了你的一片孝心了。”

这时电话响了。龚钢铁匆忙起身去接电话。然后扭头道：“妈，是你的……”

于兆粮坐了一会儿，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缓慢地起身……

于兆粮接过电话后，脸色沉重，穿衣、换鞋，准备出门。

龚钢铁立刻说：“妈，你还没吃呢！”

于兆粮往门口走着慢下步，“少这一顿，饿不死人……”说完，没有回头，向门外走去。

龚钢铁愣在那儿，呆望着母亲的背影，突然大喊：“妈——”

于兆粮在门口猛地回头，冷静地问：“有事吗？”

龚钢铁一时语塞：“……晚上，你想吃点儿什么？”

于兆粮沉吟片刻，微笑着说：“嗯……想吃小时候吃的养

麦面了。这东西不好买了，想法儿弄点儿吧。”说完，转身走了。

弄麦面这三个字，如针样扎在了龚钢铁的心上。

半小时后，于兆粮的轿车就停在了省委大楼前的停车场上。她疲惫地从车上走下，望着长长的台阶，她站在那儿定了定神。她第一次觉得这段路是如此的漫长，她似乎感到走完这段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当她起步向上攀走的时候，她的脚步很快，一如往日的风风火火，保持了昔日的神采。

于兆粮在走进会议室时环视了一下与会的领导，并冲省委书记和省长点了点头，然后她步履沉稳地走向纪检书记和政法委书记间的空位，坐下。这是会场中惟一个空下的座位。于兆粮又看了眼坐在外围座位上列席的公、检、法部门的负责人，心里便全明白了。

会议室中的气氛异常紧张。

省委书记严肃地坐在那儿，宣布开会后不久，就直奔周建设案的主题。他略带怒气地说：“这是我们全省最大的经济腐败案，中纪委都感到震惊，为了彻底查清此案，中纪委有明确指示。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在这里表个态，周建设能堕落到今天这一步，有的事情与我不无关系，比如同意树他为全省经济改革的典型，我都是点了头，签了字……所以，在彻底清查周建设案中，凡与我有关系的，请公、检、法照查不误，而与别的领导有关系的，谁若敢于袒护、包庇、隐瞒，公检法机关可以直接越级向我直接汇报，也可以越过我，直接向中央报告……”

有人把目光落到于兆粮的脸上。

于兆粮严肃、镇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省检察院检察长表态道：“只要有省委常委的支持，我们检察院什么都不怕，保证可以排除一切障碍，把周建设案一查到底！”

省检察长坐下后，会场一片安静。大家相互望着。

于兆粮缓缓从座位上站起来，所有的目光都立刻集中到她的身上。

于兆粮保持着她一如既往的风格，沉稳地说：“都讲过了，我说几句——”于兆粮说到这儿，从自己胸前取下那枚党旗徽章，放在会议室的桌子中间，道：“我先把这枚党徽交出来，交给组织，交给大家，交给全省的几百万党员，我的胸前已经不配戴它了——泰隆公司案我有重大责任，我作为一个副省长，一个有三十五年党龄的党的高级干部，已经触犯了党纪国法，已经构成了犯罪，已经成了党的败类……在这里我说几句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那样的话没有什么用处……我只能说，如果我触犯了哪条法律、哪几条法律，我甘愿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对具体的法律条文我还不是太懂，如果需要判刑、蹲十年二十年，哪怕是枪毙……我都无话可说。但如果有可能，我就只想说一点——虽然我是党的高级干部，但我请求在处理我时，不要把我当成高级干部对待，不要把我的犯罪做任何保密和做‘不宜宣传’的批示，我希望我的犯罪经过能让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都知道，引以为戒，警钟长鸣，以净化党员队伍和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于兆粮的发言沉痛而又真诚，她坐下后，所有干部都用赞许的目光望着她，而那枚党旗徽章在桌上分外醒目……

春寒料峭，下午又刮起风来。龚钢铁骑着自行车朝郊外而去。

龚钢铁到张姨家门口，停下自行车，提着礼品走进屋。张姨看到是龚钢铁，高兴得合不拢嘴。几句寒暄后，龚钢铁说明了来意，张姨面露难色道：“眼下生活好了，农民也吃米吃面，荞麦怕是难找了……”

张姨让儿子领着龚钢铁到邻居家问，问了几家，都说没有。龚钢铁只好和张姨的儿子推着车子到集市上。

集市上，一排排卖粮食的农民站在路边，他们面前摆着大袋小袋各种粮食，有高粱、玉米、黄豆、绿豆、小米等几十个品种。龚钢铁从东问到西，又从南问到北，农民们总是不停地摇头。站在集市上，龚钢铁十分失望、无奈、焦急……

这时，有一位老农在他们身后唤道：“喂——荞麦面是吧？要不要？”

龚钢铁立刻回头，惊喜地问：“要，在哪儿？”

农民说：“在我家里，离这儿十二里路。”

龚钢铁拍着自行车后座：“我带你回家怎么样？”

中年农民很诡谲地说：“荞麦面，稀罕物，你可别嫌贵呀！”

龚钢铁痛快地道：“多少钱都行。”

那农民立刻回到自己摊位前，把自己的粮食袋儿捆上，扎紧，又在上边压了只秤砣，然后对一个伙伴说了几句，颠颠地跑过来，说了声“走”，待龚钢铁骑上自行车，快跑两步，嗖地蹿坐了上去……

黄昏时分，于兆粮缓慢地回到家中，精疲力竭地坐在沙发上。

于兆粮有些口渴，想要喝水，刚好看见面前放着一杯泡好的茶水。这时，于兆粮才注意到家里处处都有条不紊，一尘不染，被打扫得一干二净。于兆粮看着家里的变化，心有所动，走进卫生间，发现洗脸池中早已放好半盆水，一条新毛巾四方四正地漂在水面，香皂放在池边……

于兆粮洗过脸从卫生间出来，仍不见钢铁，这才看见进门处放着一张纸条：“妈，你回来了先休息休息。”

于兆粮没有动那纸条，回身慢慢上楼，来到卧室，只见卧室里窗明几净，被子四方四正，中午走时凌乱的拖鞋也都整齐地摆在床下。

于兆粮看见丈夫的遗像同样被擦得干干净净。她望着丈夫的遗像默不作声。又把照片收起，下楼，

龚钢铁提着一个大的送饭盒子站在客厅中央。

刚刚进屋的龚钢铁笑着说：“妈——这是请机关食堂的高师傅做的。”说着进了餐厅。

于兆粮随后跟着走进餐厅，看到桌上摆着一碗又宽又长的面条，而钢铁面前是一碗米饭和菜。

龚钢铁说：“是手擀荞麦面……”

于兆粮坐在饭桌前，挑起面条看看，望着儿子。于兆粮说：“钢铁，你妈今天在省委常委会上把党徽交了，也许……”

龚钢铁望着于兆粮：“妈，无论什么结果，你都是我的母亲，我都是你的儿子……你要能过得惯像张姨那样普通人的日子，你儿子……一定会是天下最孝顺的儿子。”

于兆粮听着听着眼泪就夺眶而出。

龚钢铁默默地起身，拿过一条湿毛巾递给母亲……

肖眉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寂寞和虚无，她的家里没有丝毫

的生活气息，纯净水瓶是空的，煤气罐里甚至连丁点儿煤气都没有。

肖眉烦闷极了。

肖眉盯着电脑看一会，动手打开，玩了会儿游戏，觉得没劲，又上网，浏览新闻，最后检查邮箱。邮箱里还真有一封未读邮件，肖眉立刻打开，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婊子——我忍不住还是要和你联系，告诉你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直到今天还在爱着你！我的婊子——你能告诉我让我怎样才能不爱你吗?!”

肖眉木然地盯着那两行字……她突然吃吃地笑了，起先笑得无声，继而出声，最后竟是大笑得弯下腰来……

肖眉在书房和卧室不停地翻箱倒柜，终于在柜顶一个满是灰尘的皮箱里，找到一把生了锈的钥匙。

她给龚钢铁打了个电话。

她背起一个大挎包，走出家门，走向十年前与周建设差点完婚的新房。

她站在楼下，仰头望了望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窗口。

她走到门前，取出钥匙，开锁。门开了，她并未立刻进去，仿佛是在鼓励自己一样地闭上眼睛，眼前的一切恍若从前……

龚钢铁推门进来后大吃一惊。

房间里阳光浓重，纤尘不染，如同新粉刷一样的四壁，贴上了许多电脑打印出的内容，正是周建设发给肖眉邮件的两行字。字体不同，字号硕大，如同标语一般。

此时的肖眉，端坐在床上。与当年有所不同的是，整个房间被白色的调子所笼罩。没有了红艳和喜庆的颜色。

龚钢铁怔怔地望着这一切，很久很久。

此时的肖眉平平静静，美丽异常。这让龚钢铁顿生怜惜，“肖眉……”

肖眉打断他说：“看见了吗？这是周建设给我发的，是给我的一个评价吧……怎么样，够味儿吗？”

龚钢铁无言地看着她。

肖眉怀旧似的环顾着房间，道：“想想这间房子，十五年前你就是在这儿把我从周建设身边抢走的，也是这个季节。只是现在周建设不在了，到了加拿大，也用不着抢了，谁也抢不走了，我已经不属于你们中的任何一个！”

龚钢铁劝道：“肖眉，你不能这样折磨自己……”

肖眉动情地说：“钢铁，我不会折磨自己的……你放心，从今天起，不论是你还是周建设，都不能再折磨我的感情了。念在你我曾经真心相爱、夫妻一场的分上，我求你以后每年清明时到我父亲的墓碑前，替我站一会儿，放束花，鞠个躬……”

龚钢铁担心地说：“肖眉，你……”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会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地上这张纸上有周建设在加拿大的地址，结束你们的恩怨吧……”

龚钢铁一怔，立刻低下头，捡起地上的阔大白纸。

二人久久望着……

龚钢铁转身将走时，又被肖眉喊住。

肖眉问：“钢铁，你听过这么一首诗吗？——

我看见雪白的墙  
早晨，我上街去买蜡笔  
看见一位工人费了很大的力气

为这长长的围墙粉刷  
他回头向我微笑  
他叫我去告诉所有的小朋友  
以后不要在这墙上乱画

妈妈，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那上面曾经那样肮脏，写有很多粗暴的字  
妈妈，你也哭过  
就为那些辱骂的缘故  
爸爸不在了  
永远不在了  
我爱洁白的墙，永远都不会在墙上乱画  
不会的……”

劳动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肖眉准备离开月江了。她为自己买好了开往水坝子的 1298 次火车票。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一天，周建设被引渡回国了，又回到了这个城市。她在走出父亲家前的最后一刻，打开了自己的日记本——她已经恢复使用笔和本写日记了，在上面写道：

“几个月过去了。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许多人，在这一天中也许过得如同往日，平平淡淡，但也有人，这一天会成为他们生命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纪念日。比如周建设，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这一天要被引渡回国了，又要回到这个城市，而我，在这一天，要离开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中所有的人，做最后的告别……而这，也许就是宿命……”

肖眉背上行囊往外走的时候，一架飞机缓缓地落在月江机

场。

机舱门打开，戴着手铐的周建设最先走出舱口，后面是吴小红等押解人员。周建设衣服整洁，神情平静，从舱口出来，一眼就看到了舷梯下的龚钢铁。

周建设走下来，龚钢铁取出一瓶饮料递过去，周建设接过来看看牌子，仰头喝了，把空瓶还给龚钢铁。

周建设问：“钢铁，文娟和圆圆……来吗？”

龚钢铁答：“她们母女俩都还不知道。”

周建设又问：“肖眉呢？”

龚钢铁不语。

周建设似乎明白，直接走向飞机旁的一辆警车。

……两辆警车闪着警灯飞驰在回月江市区的公路上。

警车即将从立交桥下驰过时，警车内的龚钢铁和周建设看到了桥上凭栏而立的肖眉，她的身边停着一辆出租车。她的秀发在风中飞舞，她的眼睛异常明亮，神态平静。她的目光从容地落在警车内的两位同学身上。

车子驶过立交桥后，对坐着的周建设和龚钢铁同时扭头回望，但是很快就看不见了，肖眉的身影成了一个小小的白点……直到看不见了，两人才对视一眼，又没有任何表情地向自己那边的窗外张望。

警车停在检察院的门前，周建设从车上下来，平静地四望四周，苦笑着说了句“山不转水转”，主动往检察院大楼走去。

龚钢铁没有上楼，而是坐车去了周建设家。他要尽一个同学、一个朋友、一个大哥的义务，他要让周建设见到妻子和女儿，也要让文娟看见丈夫，更要让圆圆得到爸爸最后的亲吻。

作为检察官，他可以刚正不阿，铁面无私，铁石心肠，铁肩担道义，可以抛弃家庭和爱情，甚至举报亲生母亲，但是，当他已经履行完一个检察官的神圣职责后，他还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还是一个重义气的朋友，是一个渴望爱情的男人，他同样要充当一下这些本属于他但是他已感到陌生的角色。而肖眉的离去，意味着他不再拥有任何机会。这一点龚钢铁十分清楚。龚钢铁同样清楚的是，周建设的引渡意味着什么，母亲交出党徽意味着什么。现在，家庭已经裂变，爱情已经云散，友谊也早已破灭，亲情、友情、爱情，在他的作用下，都已灰飞烟灭，离他一一远去……还有什么呢？龚钢铁想，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但是我必须要做些什么，我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龚钢铁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在这样想的时候，如烟的往事一一掠过他的脑海，他想起了岳父肖凤山，想起了杜丘，也想起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无情未必真豪杰。

因此他亲自驾车去了周家。

文娟拄着拐往绳上搭着雪白的床单，她的脚下是碧绿的草坪。圆圆同文清在床单迷宫里捉迷藏，发出爽朗的笑声。

这一幕让龚钢铁眼窝发酸。

他的泪水淹没了这里的欢乐和童趣。

人们静静地走向吉普车。文清和圆圆走在前边，龚钢铁推着文娟跟在后面。善良的文娟望着已经上车的文清，悄声告诉龚钢铁文清对他的浓浓情愫……

龚钢铁的心间划过一股暖流，但是他淡淡地说他不配。

文娟肯定地说是文清不配。

龚钢铁想了一会儿，哀伤地说：“不，文娟，我这辈子不

会再成家了，我忘不掉肖眉……”

文娟也沉浸在哀伤之中，说：“龚大哥，你说，我们姐俩是不是天生的命苦？”

龚钢铁心头一震，发自肺腑道：“文娟，你是这世上最善良的姑娘，你最该得到幸福的。”

检察院走廊林立的哨兵，把文娟她们吓了一跳。龚钢铁表情平静地推着文娟，走在前面。文清抱着圆圆，紧随身后。聪明的文娟已经意识到等待丈夫的将是什么。

文娟被缓缓推进去，她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正中的周建设……

站在房屋四角的法警吓得圆圆紧紧地抱着文清的脖子……

周建设冷峻地望着文娟和女儿……

文娟望着周建设，泪流满面，摇着轮椅，哭喊着丈夫的名字朝他奔去。

龚钢铁接过圆圆，放在地上，在圆圆肩上轻轻推了一下，圆圆怯怯地朝前挪了几步，突然尖叫了声“爸爸——”，扑向自己的父亲！

手铐使周建设无法抱起女儿，只好蹲下拉着圆圆的小手。

龚钢铁示意法警打开了周建设的手铐。

周建设摸摸手腕，微笑着抱起圆圆：“爸爸吓着你了……”然后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推着文娟，在房中慢慢走着……

龚钢铁和文清静静地望着……

周建设停了下来，心平气和，但饱含感情地说：

“文娟，今天是几号？……记住这个日子，我不为我做过的事情后悔，你也不用难过……我周建设生逢其时，也算干出了一番事业，没有虚度此生，有人恨我，也有人对我永生不

忘……今天，是我们一家人见的最后一面，等到行刑，你、圆圆都不要去现场……女儿圆圆，我走了之后，你要让她好好读书，但不要让她读书太多，够用也就行了，不用念什么大学、研究生。书读多了，长大后会和肖眉一样……还有就是，长大了，不要让她从政，不要让她经商，不要让她干公检法、更不要让她像肖眉那样做什么文化人……让她当一个普通人，工人、农民都行，但一定要让她做一个普通人，过普通生活……”

文娟泪如雨下。

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周建设明白见面时间已到，最后抚吻了下文娟，又抚摸着女儿的脑瓜说：“圆圆，爸爸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怕再也不会回来，今后你和妈妈有什么事，就去找你龚伯伯。”

龚钢铁扶住了文娟的轮椅。法警又将手铐戴在了周建设的手上。

周建设拱手对龚钢铁道：“钢铁，拜托了，再给你添点麻烦……”

说罢毅然走去……文清和圆圆扑在文娟的腿上痛哭不止。

这一天真是戏剧性的一天。龚钢铁看到了肖眉离别的面庞，目睹了周建设和家人终极接触的场面，还要回家尽一次儿子的孝道。

龚钢铁没有在家里见到母亲，他只是在母亲卧室的床头上看见一本掀开反扣在床上的书。他从楼上下来，走到客厅父亲遗像前，默默站着。

他驱车去了烈士陵园。无论母亲在不在陵园，他暗下决

心，都要去一次父亲的墓地。

龚钢铁一走进陵园，便看见伫立在父亲墓前的母亲的身影。

北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的神情也因此更加肃穆，她身旁的排排墓碑，透出令人心悸的苍凉。

于兆粮向丈夫的墓地深深鞠躬，淡淡地说：“你真的可以安息了，你的儿子成熟了，成才了……”

说罢，于兆粮长长地叹了口气。转身要离开时，发现龚钢铁就站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

龚钢铁叫了声“妈——”

于兆粮静静地看着龚钢铁，突然像发现了宝贝一样，目光变得柔和、慈爱起来，惊奇地说：“钢铁……我以前总把你当成不成熟的孩子……看来，是妈错了。”

龚钢铁内疚地垂下头。

于兆粮慈爱地说：“你不用内疚，你没有做错什么，你没有对不住妈的地方……如果说妈要埋怨你，也就埋怨你和肖眉结婚那么多年，没有给妈留下一个孙子……”

龚钢铁敬重地望着母亲……

于兆粮离开时又停住脚步。“钢铁，妈想再看一场黄梅戏，来得及吗？”

龚钢铁点点头。

于兆粮高兴地向前走去，自言自语道：“好，就算我最后享受一回特权吧。”

背对母亲的龚钢铁欲哭无泪。

夕阳西下的时候，龚钢铁和于兆粮走进了月江大剧院。一台关于母子情深主题的黄梅戏就此开始。偌大的剧场只有于兆粮母子二人。他们的面前摆着时鲜的水果。

于兆粮专心致志，不时和着声调，打着节拍。

戏正酣时，剧院外驶来两辆警车。黄检察长、吴小红和十余名法警从车上下来。他们从剧院后门进入，有人要冲过去，被吴小红制止。于是大家依次进来，站在最后一排。那样子倒像是前边两名观众的警卫。

坐在母亲身边的龚钢铁听到了响动，他回头看了眼自己的领导和同事，正欲起身，却被沉浸在剧情中的母亲拽住。

于兆粮淡淡道：“别忙了，陪妈把戏看完吧。”

龚钢铁只好坐下。如芒在背的感觉使他明显地手足无措。他顺手抄起一个橘子，剥开皮，慢慢举给母亲。

于兆粮眼睛盯着戏台，手接橘子。但由于龚钢铁的手过于抖动，橘子从于兆粮的手边滚落地上。

于兆粮嗔怪道：“咳，这点可不像你爸爸。”

龚钢铁躬身拾起，无声地吞下。

台上，演员情真意切，唱腔如泣如诉……

戏终于结束了。

剧场内的灯都亮了。

于兆粮起身热烈鼓掌。

报幕员走到台中，嗓音清脆地说：

“大型三场黄梅戏《盼儿郎》到此结束。最后，请允许我代表黄梅戏三团全体同志，向前来观看演出的于副省长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她十余年来对黄梅戏事业的关心和扶持，感谢她对黄梅戏艺术执著的热爱，最后祝愿黄梅戏艺术之花长盛不衰，祝愿于副省长在这优美的唱腔中，永远健康快乐——祝您晚安！”

于兆粮响亮而孤独的掌声在剧场里久久回响，她的眼睛噙满泪水。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儿子的安排。都是儿子的寸寸心

意。是龚钢铁无悔的孝道。

全体演员鞠躬谢幕后，大幕徐徐拉上。

检察院的法官、法警们开始向前聚拢。

于兆粮从容地转过身来，远远地望着黄检察长、吴小红和法警们。她的目光漂移不定，在每个人的脸上游走了一遍，然后眯成一条线，最后又恢复如初……

龚钢铁铁塔般伫立在母亲身后，冷峻无言。

于兆粮伸出双手，带着微笑问：“能让我儿子，给我戴吗？”

黄检察长默默地点头。

龚钢铁用痛苦得撕心裂肺的声音喊道：“妈……”

于兆粮把双手伸到了儿子面前，并示意他动手。龚钢铁咬了下牙，从一干警手中接过手铐，在众目睽睽下给母亲戴上手铐。

于兆粮道：“钢铁，你真的长大了，以后妈不用再为你操心了。”说完，慢慢转身，一步步朝剧场外边走去……

龚钢铁痛苦而孤独地站在那里。

就在此刻，肖眉也孤独地走进了火车车厢。由于人不多，她挑了一个窗口坐下。

肖眉深情地望着车外的一景一物……

火车徐徐开动，离开车站，离开城市。

高楼，公路，林荫大道，人流，车队，都缓缓从肖眉眼前流过，郊外美丽的田野出现在她的视线……

肖眉拿出自己的笔记本，打开后写道：

“走了，一切都似乎消失了，都与我疏远了，无关了，那块人烟稀少之处，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达，等待着一个重新

的开始……”

忽然，一名旅客吹起了《追捕》主题曲的口哨。  
在熟悉的旋律中，她看到一个人向她阔步走来。

## 后 记

这不是一部可供人反复品评的优秀小说，而是一本看上去可以说长道短的美丽而又令人激动、乃至荡气回肠的“故事小说”。或者说，它是一部完全来自生活与时代的撼人写真。我们在写作它时无奈地放弃了许多小说的要素和作家个性的追求，它是我们第一次通过精细地采访而获得的真实的“时代记录”，是为同名电视剧所作的一次小说准备。在为完成这部小说和连续剧的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作家出版社的剧作家、编辑扬葵先生及本剧年轻而有才华的导演高今以及其他的同仁朋友，都为我们和本书无私地奉献了他们的智慧和才情。在此，谨表示朋友的真挚感谢并说明：读者在读了《良心作证》之后，如果感谢，请您同时也记住他们，如果批评，请您仅仅批评我们。

作 者

2002年10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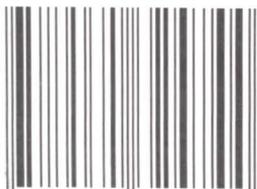
同名电视剧将在全国播映

LIANG  
XIN  
ZUO  
ZHENG

# 良心 作证

这是一部美丽而又令人激动,乃至荡气回肠的小说,或者说,它是一部完全来自生活与时代的撼人写真。作家以其大手笔抒写了社会转型时期,关于人性和情感的裂变……

ISBN 7-5313-2474-1



9 787531 324744 >

ISBN 7-5313-2474-1

定价: 20.00元